

武侠世界
第38年
35
$20.00

編者話 本期續刊高峯先生撰著的「獨臂魔女」連續篇巨型小說「毒龍妖燕」。易敏再遇陸公佑，詢問妻子蓋齊齊之下落，不得而知，易敏斷去其一腿，自己亦重傷昏迷，幸虧大難不死……康復後的易敏武功今非昔比，與義父顏十彤定於招賢鎮相見，便繼續上道尋找妻子下落……高峯先生所著的文章明快生動，使人閱之欲罷不能，恨不得一口氣急追到底。欲知毒龍妖燕之出處源於何處，主人翁易敏又有甚麼令人意料不到的事情發生呢？留待讀友自己去閱讀。

*　　*　　*

司空羽先生新撰著的「夢中劍」在今期刋登，多年捧場的讀友對司空羽先生所著的故事向愛不釋手，新作依舊引人入勝，使人閱之興趣盎然，將由本期起連續刋載，以饗讀友。

朱雀先生所著的「草莽英雄」，麥長庚先生撰寫的「風虎雲龍」亦頗堪一閱。

*　　*　　*

下期將刋登蕭玉寒先生撰著的三國天機風雲之九「俠影神魔」，請拭目以待。

督印人：羅斌
主　編：鄭光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611.00
一年港幣 $1,22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684.00
一年港幣 $1,368.00
外埠連郵：
一區：包括亞洲所有地區，日本除外
半年港幣 $770.00
一年港幣 $1,540.00
二區：其餘所有地區，包括日本
半年港幣 $790.00
一年港幣 $1,5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8年
第35期
（總號194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妖燕毒龍

獨臂魔女故事之二／高　峯・文
可　飛・圖

大難不死　學得絕技

這是一間十分簡陋的木屋，破桌一張，木榻一具，加上一盞在微風中晃搖的油燈，此外別無陳設。但那破桌之上却有一柄鑲着九顆明珠的寶劍，但見寶光四射，連燈光也爲之黯然失色。

寶劍之旁，放着一個土布包裹，與名劍的華貴相比，似乎有點格格不入。

除了這些，木榻上還睡着一個臉色蒼白，滿身傷痕的年輕人，瞧他那滿是詫異，張目四望的神情，他必然是剛剛甦醒過來。

此時，房內「依呀」一聲輕響，一名衣着樸素，白髮蒼蒼的老婦人推門而入，她發覺床上的年輕人已經甦醒過來，不由臉現笑容，道：「小伙子，你終於醒來了。」

那年輕人問道：「晚輩這條命必然是大娘救的了，請問……」

白髮老婦道：「是我的老頭子救了你，你先別忙，我叫老頭子來。」

受傷的年輕人原想起身相謝的，但白髮老婦已經轉身走了出去，其實他想起身也不行，全身疼痛，骨骼似是被人打散了一樣，他怎能起得來呢？

片刻之後，一名鶴髮童顏年約六旬的老者進入房中，受傷的年輕人勉强抱拳一拱道：「多謝前輩救命之恩！」

灰衣老者微微一笑，說道：「別動，小伙子，你的傷勢太重，有話待過幾天後再聊！」

甚麼都不問，甚麼都不說，連姓名也沒有通報，這雙老少竟然是這麼的瀟脫。

在度過四個夜晚之後，受傷的年輕人總算能夠起床了。灰衣老者將他帶到一間簡陋的起居室，這雙老少開始聊起來了。

「請恕晚輩失禮，還沒有請教……」

「老夫顧十形，老妻孟氏，小哥兒是少林門下？」

「晚輩易敏，是少林棄徒。」

「哦，少林棄徒沒有被追回武功，小哥兒似乎未犯大錯？」

「晚輩也不知到底是犯了甚麼錯，要說有，祇是不該娶一個赤狄妻子而已。」

「原來如此，你的妻子呢？」

「被陸公佑騙走了，晚輩踏遍海角天涯找她，結果却入在他們的陷阱，如非前輩相救，晚輩的生命早已是明日黃花了。」

「姓陸的部屬傷亡殆盡，他自己也斷了一條腿，並沒有賺到便宜嘛。」

「前輩都看見了？」

「小哥兒武功不錯，機智更高，老夫十分欣賞，才將你救回來。」

「前輩再造之恩，晚輩粉身難報。」

「別這麼說，小哥兒，老夫沒有望你報答，這祇能說是一個『緣』字，哦，小哥兒的家裏還有甚麼人？」

「晚輩父母雙亡，孑然一身。」

「那是跟咱們夫婦同病相憐了。」

「前輩……」

「哈哈，老夫這一種譬喻並不恰當，你雖然孑然一身，但年輕力壯，來日方長，咱們兩個麼？哈，祇不過風燭殘年，瓦上霜而已。」

「這個……咳，前輩救命之恩，如同再生父母，如果前輩不棄……」

「啊！小伙子，你說願意認咱們做義父母？」

「晚輩正是這個意思。」

「好，好，太好了，老婆子快來，咱們有兒子了。」

白髮老婦孟婆婆可能就在附近，顏十形語音才落，她已笑嘻嘻的走了進來。

「老頭子，我都聽到了，這敢情好，咱們兩個老不死總算有依靠了。」

「說得是，哈哈，好啦，孩子，快起來。」

易敏向顏十形夫婦拜了三拜，拜了認義父母的儀式，以後恭恭敬敬的站了起來。

孟婆婆道：「老頭子，我要替孩子討見面禮了，寒酸了可不成。」

顏十形呵呵一笑道：「教他磨磨、撒網，再加一張漁網，妳看成麼？」

孟婆婆點頭道：「咱們祇有這點東西，不留給孩子，還能帶到棺材裏去不成。」

顏十形說道：「妳呢？妳拿甚麼給孩子？」

孟婆婆道：「咱們女人還能有甚麼好東西，祇好給他一點小玩意了。」

這對夫婦，當眞窮得可以，碌碌一生，留給孩子的祇有一張漁網及一點小玩意，教給孩子的手藝也祇有磨磨、撒網。

易敏是一個不慕名利的敦厚的年輕人，他不因爲義父母太窮見面禮太輕而失望，反而感動得眼眶濕濕的。

「爹、娘，孩兒先謝謝兩位老人家，在河南澠池鄉下，咱們還有十幾畝山田，孩子想將爹、娘接回去同住，以便奉養兩位老人家。」

「好是好，不過要等你學會爹的手藝之後再說。」

這位老人家也眞是的，磨磨、撒網，雖然也有一點訣竅，但算不

得甚麼手藝，他却敝帚自珍似的當是甚麼不傳之秘。

易敏沒有反對，因爲他不忍傷老人的心，而且創疼未癒，閒着也是閒着，學點東西也是好的。

誰知顏十彤臉色一整，道：「孩子，你不要看輕了這磨磨、撒網，要習會這兩項手藝，必須先學習一項獨門玄功。」

易敏一怔道：「學這個也要玄功？」

顏十彤道：「不錯，你注意聽着。」

這位老人家十分仔細的傳授玄功心法，易敏不祇是心頭大震，神色也漸漸凝重起來。

他出身少林，當得是名門高弟，對其他的門派的內功心法，自然具有分辨的能力。

他覺得顏十彤所傳的是一種冠蓋武林，獨步江湖的無敵玄功，任何一派的內功也無法與之相比。

他原本沒有輕視的念頭，此時更是凝神靜聽，心無旁騖，經過了兩個時辰的耳提面命，終於習會如何運功了。

這等高深的絕學，自然不是一蹴可就的，經過半年的苦練，及兩位老人家的全力協助，才算把這項絕世曠代的絕學練成。

除此之外，他還有一種收穫，那就是他的傷勢已經徹底痊癒了。

＊　＊　＊

顏十彤是開豆腐店的，做豆腐自然要磨豆子的，易敏現在就擔任了磨豆子的工作。

磨豆子並不困難，祇是顏十彤要求十分嚴厲，第一要力度均勻，磨盤不得有絲毫震動，第二每一升豆子要濾出多少豆渣，不能有一點差誤。

第一點還不算太難，第二點就不太容易了，經過三個月的磨練，才算大功告成。

原來他所習的玄功名叫「磨盤神功」，是顏十彤由本門玄功再經數十年精練改進所創造的，這個名稱自然也是他取的。

磨盤神功必須磨磨，唯有如此才能收發由心，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

＊　＊　＊

此後，易敏所學是撒網。

他當然不是撒網捕魚，這也是一項獨門的絕技。

在一天早餐之後，顏十彤擺了一張香案，供上了一個祖師牌位，上面寫着：天羅門歷代祖師之神位。

敢情這一對夫婦原是天羅門下。

相傳天羅門是一個十分神秘的門派，該派武功別走蹊徑，中原任何一派都不敢招惹他們。

好在天羅門下從不涉足江湖，自然就不會發生任何武林恩怨，而該派收徒苛嚴，以致人才凋零，有日趨末落之勢，估不到易敏竟習到了天羅門的武功，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異數。

顏十彤夫婦領着易敏拜過了祖師，再取出一張漁網交給他道：「孩子，這是本門獨門兵刃天羅棍，它是以天蠶絲做成的，爹現在傳給你，希望你好自爲之了。」

易敏拜領了天羅棍，但却惶恐的道：「爹，聽說天羅棍祇有門主才能用，孩子怎敢……」

顏十彤道：「爹就是本門的門主，祇是爹老了，已經沒有光大本門的能力，所以把門主之位傳給你，希望你不要辜負爹的期望。」

易敏愕然道：「爹，孩兒的年紀太輕，實在不敢接受這麼重大的責任。」

顏十彤道：「勉爲其難吧，孩子，爹來日無多，對本門已經無能爲力了。」

易敏推辭不得，祇好請示道：「爹，孩兒應該做些甚麼？」

顏十彤回答道：「本門收徒苛嚴，阻礙本門的發展；其次是本門不介入江湖，雖然武功絕代，却不爲江湖人所認識，對廣大的羣衆却沒有半點好處，爹認爲這兩點都是應該改進的，究竟是要如何改進，你不妨酌情處理。」

易敏祇是一個年輕人，忽然擔上這麼一副重擔子，難免有着手足無措的感覺。

＊　＊　＊

此後他日夜沉浸於天羅門的武學之中，除了顏十彤傾囊相授，孟婆婆也將她的獨門暗器「天羅珠」傳給了易敏。

天羅珠是一種極爲霸道的火器，易敏不祇學會了打法，也學會了製法。

一年半匆匆的過去了，易敏已是今非昔比，如果他想逐鹿江湖，必然可以揚名立萬。

祇是他沒有這項打算，唯一的希望是找到他的妻子蓋齊齊。

這天晚餐之後，他向顏十彤夫婦提出了他的意見。

「爹，咱們回河南去好麼？」

「你不是要找你的媳婦麼？等你找到了，咱們再去河南豈不是更好。」

「可是，爹，在澠池家中還有蓋喜拉、阿蘭夫婦，有他們照顧爹娘，孩子在外面會安心一些。」

「不必擔心，孩子，爹跟你娘還能照顧自己，再說咱們這個豆腐店也不能說要關就關，有些事情還要處理一下。」

顏十彤決定在招賢鎮上等候易敏，易敏自然不敢勉强，不過他在

顏十彤家就擱了一年多了，不能不繼續去尋找他的妻子蓋齊齊。

在臨行的前夕，他將隱形衣交給顏十彤道：「爹，這件隱形衣，孩子不想帶在身邊，一旦不愼遺失了，那就麻煩了。」

顏十彤夫婦都聽過易敏對往事的叙述，知道他有一件隱形衣，此時見他雙手捧着，仍有一種怪異的感覺。

「孩子，讓娘摸摸……」

孟婆婆正在煮豆漿，一不小心，幾滴豆漿被她帶得飛了過來。

「啊……」

孟婆婆驚呼一聲，傻楞楞的向前瞧着看。

顏十彤與易敏也目瞪口呆，一副不知所措的神色。

這是怎麼啦？莫非因爲孟婆婆帶過來的幾滴豆漿竟發生了怪事？

不錯，這的確是一件怪事，那幾滴豆漿竟然虛空懸掛着，還能夠說它不怪？

孟婆婆他們全都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但對眼前的這種景象也不禁爲之一呆。

最後，顏十彤咳了一聲，道：「別發呆了，老婆子，快點將它抹去。」

易敏將隱形衣放在桌上，孟婆婆取來一塊布向豆漿一抹。

「啊！」

她又來了一記驚呼，難道又出了甚麼怪事？

的確奇怪，豆漿水雖然抹去了，但豆漿上濺過的地方，却現出了布來了。

孟婆婆不安的道：「對不起，孩子，娘毀掉你的隱形衣了。」

她沒有說錯，隱形衣不能完全隱形，豈不失去了它的作用？

誰知易敏却哈哈一笑道：「不，娘，孩兒時時都在擔心隱形衣會爲江湖帶來禍害，現在就不必怕它了。」

顏十彤點點頭道：「這是冥冥中的安排，老婆子，舀一碗豆漿來，咱們還要再試試。」

孟婆婆果然舀來了一碗豆漿，顏十彤用布沾着向隱形衣上抹去，果然立竿見影一般，布質隨擦抹隨現形。

他們再反覆試驗，沒加過石膏的豆漿，或是祇用石膏水都沒用，祇有加過石膏水的豆漿才有效。

顏十彤道：「天下太大，不可理解的事太多，人類知識有限，無法解釋那些謎團，不過咱們無意中能破除隱形衣，總算是一件好事，老婆子，咱們家中有一具噴筒，妳將它裝滿豆漿讓敏兒帶着。」

孟婆婆道：「帶這個幹甚麼？」

顏十彤道：「妳忘記了蓋齊齊了？她不祇有一件隱形衣，而且連整條右臂都是隱形的。」

孟婆婆道：「這些我都知道，但蓋齊齊是易敏的妻子。」

顏十彤道：「蓋齊齊以前是敏兒的妻子，今後怎麼樣就難說了，妳還是讓他帶着吧！」

易敏也同意他義父的顧慮，此後也就隨身帶着一個裝有石膏豆漿的噴筒。

＊　＊　＊

此時晚餐時間剛過，浦城「一條龍」茶館正是最熱鬧的時刻。

有的下棋，有的講古，有的聊天，儘管天南地北，還是古往今來，人們總是那樣興高采烈的談論着，一天的辛勞這時都完全抛到腦後去了！

人羣中此時忽然響起了一聲尖嗓門道：「艾大哥，你當眞要去？」

姓艾的道：「爲甚麼不去，人生一世，草長一春，咱們難道就這麼窩窩囊囊的過一輩子麼？」

尖嗓門的道：「艾大哥說得是，一登龍門，身價百倍，名利二字誰不喜愛，要是艾大哥登龍門成功，還要不要去燕窩宮裏逛逛？」

姓艾的哈哈一陣大笑：「陳老三你這是說外行話了，祇要在龍門打個轉，就等於全身都鍍了金，閃閃的金光，怕不刺開那些娘兒的媚眼，你說我能不去麼？」

「好，好，名利雙收，美人入懷，艾大哥，小弟眞羨慕你了。」

尖嗓門羨慕姓艾的，他爲甚麼自己不去？

龍門是甚麼地方？爲甚麼祇要到那兒打一個轉，就等如全身都鍍了金。

那燕窩宮又是甚麼地方？

這些都是十分有趣的問題，飲茶的客人似乎人人都知道它的答案，他們高談闊論，句句都離不開燕窩宮龍門。

不知道燕窩宮龍門的不是沒有，鄉下人土包子就不會知道這件江湖大事。

這兒就有一個鄉下人，一身土布短衣，長得敦敦厚厚的，無論由那一點來看，他都是一個十足的土包子。

這鄉下人原來就是剛剛離開招賢鎮的易敏。

他住在隔壁的客棧，到這兒飲茶是想聽聽江湖上的消息。

這一聽他糊塗了，究竟甚麼是燕窩宮龍門？

於是他向身邊一名長衫老者抱拳一禮道：「請問老丈，燕窩宮龍門是甚麼？」

長衫老者向他打量了一眼道：「小哥兒不是江湖人吧？不是江湖人就不必管這檔子的閑事了。」

易敏道：「在下已往不是，現在倒想到江湖上混混。」

長衫老者「啊」了一聲沒有回答，一片笑聲却由四方八面的響了起來。

「怪事年年有，沒有今年多，土包子居然也想跑出來闖江湖。」

「憑他……嘿嘿……」

「他也不撒泡尿照照，看他那副德性也是闖江湖的材料？」

諷刺，辱駡，對一個素昧生平的青年作無情的攻擊，這般人實在太可惡了。

不過易敏並沒在意，祇是淡淡一笑道：「莫非闖江湖還得長出一副特殊的德性，就像各位的嘴臉？」

語出傷衆，這是叫一衆人自我約束的一句警語。

易敏似乎沒有考慮這些，他的話雖然不算怎樣尖刻，却已經傷到了衆人了。

第一個反應的是那個尖嗓門的，他首先叫了起來。

「野小子，你好大的狗膽，滾出來，大爺要不將你撕作兩半，就枉叫踢場二爺了。」

踢場二爺，這個新鮮的名號，易敏不懂，但他却站了起來，道：「好的，找個地方吧，我跟你走。」

氣定神閑，不慍不火，單憑這份氣度，在場之人不由爲之一呆。

踢場二爺也覺有些不妙，這個土包子可能深藏不露，要是栽在他手中，那不祇是寃，以後他也沒得混了。

可是話出如風，陣是他自己叫的，他總不能臨場退却，被人家駡做縮頭烏龜。

此人倒也不愧是一個混混，他竟向姓艾的雙拳一抱道：「艾大哥，這小子祇怕不簡單，還要請大哥替小弟壓壓陣。」

姓艾的道：「好，帶他去城隍廟，我隨後就到。」

有姓艾的這句話，踢場二爺算是吃了定心丸了，轉過頭來對易敏「嘿」了一聲道：「還等甚麼？野小子。」

語音一落，灑開大步就向着城隍廟走過去了。

城隍廟前有一塊廣場，易敏跟着踢場二爺往場中一站，趕來看熱鬧的已經在四週圍了一個大圓圈。

易敏抬頭向踢場二爺打量，見此人身材瘦長，一張皮包骨的馬臉，祇怕找不出四両肉來，不禁可憐的搖搖頭道：「你太瘦了，朋友。」

踢場二爺一怔道：「大爺是來教訓你的，瘦不瘦關你甚麼事？」

易敏道：「怎麼不關我的事，閣下骨頭太多，打起來我的拳頭必會吃虧，再說我要是打斷了你的骨頭那多不好意思！」

踢場二爺大怒道：「野小子，你敢消遣大爺，接招。」

語音未落，就已一拳搗了出去。

別看他一身排骨，這一拳倒也虎虎生風，等閑之人很難招架得住。

可惜他時運不好，拳頭沒有擊中別人，却將腕脈交到別人手中，他剛剛暗道一聲：不好，身體已經飛了起來，「轟」的一聲大響，踢場二爺被別人踢了場，爬在地上不停的哼哈了起來。

易敏微微一笑道：「別爬在地上耍賴，你不是要把我撕作兩半的麼？快起來撕吧！」

「朋友，得饒人處且饒人，別做得太絕。」

說話的絕不是踢場二爺，他哼哈還來不及，那還有時間說話？

易敏扭頭一看，敢情又來了五名找麻煩的。

領頭的彪形大漢他也認識，就是被踢場二爺稱爲艾大哥的，他還帶着四名勁裝大漢，每人都抱着一把長刀。

易敏道：「不要弄錯了，閣下，找麻煩可是你們。」

姓艾的道：「這不能怪咱們，因爲你太狂，語出傷衆，別人自然放不過你。」

易敏冷冷的道：「咱們不必逞口舌之爭，要怎麼，閣下劃下道來就是。」

姓艾的道：「朋友拳脚功夫不凡，在下就以雙掌向你請教。」

此人一上來就繞住易敏兜圈子，絕不輕易出手，可見他的武學修養比你踢場二爺高明得多。

由他擺出的架式，易敏知道他是鷹爪門的高手，因而也暗凝功力，不敢有絲毫大意。

兜過三圈之後，姓艾的以急如閃電的速度，用左手抓向易敏的右臂，但一吐即收，稍沾即走，招式從不用老，絕對掌握主動。

但在二十招之後他就不是這麼輕鬆了，因爲人家一招都沒出手，他却又損耗了不少體力。

他心情有點驚慌意亂，行動上自然也有破綻，這是易敏反擊的良機，他自然不會放棄。

右手以不可思議的速度，一把抓住姓艾的手腕，左手出指如風，一連點上他的兩處穴道。

這只是一招，鷹爪門的高手，一招就已受制。

另外四名大漢呆了，他們雖然人多勢衆，但却呆如木鷄，他們的主人落在別人手中，自然不敢妄動了。

易敏鬆開了姓艾的手腕，冷冷的道：「我住在茶館的隔壁，閣下如果不服，不妨到那兒找我。」

他不再瞧看姓艾的一眼，逕自穿過人羣回到了他的住處。

他沒有睡，只是在床上打坐，房門響起「砰砰」之聲。

「誰？」

「在下艾岳。」

「請進。」

艾岳就是栽在易敏手中的那個姓艾的，他傲氣盡失，神情沮喪，進門之後就向易敏抱拳長揖。

「艾岳有眼無珠，還請少俠高抬貴手吧。」

「艾大俠言重了，請坐。」

艾岳坐下了，易敏微微一笑，道：「艾大俠有甚麼指敎？」

艾岳道：「適才在茶館……」

易敏搖搖手道：「咱們雙方都有不是，過去的事，就不必提了。」

艾岳道：「多謝少俠，只是在下的穴道……」

易敏道：「艾大俠的穴道沒事，你沒有試過？」

艾岳聞言一呆，立即運功一試，但覺百脈皆暢，眞氣毫無阻塞的現象。

適才他被易敏制住穴道的時候，眞氣無法提聚，身體也像大病初癒一樣，有一股弱不禁風的感覺。

現在眞氣流轉，百脈皆暢，被制的穴道自然已經解開了。

適才兩個時辰之內他請來了幾個功力不弱的高手，但這些高手却沒有一個能夠解開他的穴道。

如今不藥而癒，他的穴道竟豁然貫通，他當眞服了，別看人家年紀輕輕，打扮得像個土包子，但武藝太高，不是他能夠望其項背的。

「少俠，在下服了，咱們是不打不相識，如果少俠不棄，艾岳願意交你這個朋友。」

「小弟易敏見過艾大哥。」

「別客氣，兄弟，咱們先喝幾杯。」

艾岳是浦城的大人物，有財有勢，還有不俗的武功，正因爲他被別人捧慣了，才養成一股驕狂的習氣。

好在他是一個君子，才能與易敏化敵爲友。

在他的堅留之下，易敏在浦城躭了三天，從而對燕窩宮龍門有了徹底的了解。

* * *

一年以前，江湖上出現了一個四十多歲的紅衣漢子，他以一對日月雙輪，連闖當代七大門派，擊敗一十三名頂尖高手。

於是一肩擔日月焦鼎之名震撼江湖，被人們尊爲當代武林第一高手。

他在天目山玉柱峯下的龍門谷內設立品級台，將天下武林分爲九級九品，並歡迎各品各級前往晉級挑戰，晉一級爲花紅紋銀百兩，晉一品賞花紅黃金三十両，因爲一登龍門身價百倍，天下武林都以能去龍門作晉級挑戰爲榮。

燕窩宮在湖北荊山西北歇馬河附近，由宮主楊霖兒主持，宮中美女如雲，環肥燕瘦應有盡有，其中以三才、五色、四時、八花是燕窩宮的翹楚。

楊霖兒也是武林中人，因而對前往龍門作晉級挑戰的武林朋友特別優待，只要是參與龍門獲得晉等級者，可以往燕窩宮享受美人醇酒的招待。

以上的情節是艾岳講述的，易敏却抱着懷疑的態度問道：「艾大哥，你去過龍門嗎？」

艾岳道：「沒有，不過我却見到去過龍門的人。」

易敏又問道：「艾大哥可知道你的品級？」

艾岳道：「有人瞧到過了品級牌，慚愧得很，愚兄只名列二級。」

易敏道：「艾大哥不是想去挑戰了？咱們一道去，你看可好？」

艾岳一嘆道：「在沒有遇到兄弟之前，愚兄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現在，哼，能夠名列二級，已經心滿意足了。」

易敏歉道：「對不起，艾大哥，是易弟不好。」

艾岳道：「你沒有錯，兄弟，咱們不談這些，你去龍門，愚兄不能陪你，但願你旗開得勝，馬到功成。」

易敏道：「多謝艾大哥。」

* * *

翌晨他單騎隻劍向浙江進發，此時烏雲蔽空，天色似有雨意，艾岳原是留他再盤桓幾天的，他不想多作打擾，因而獨自上道。

出城向東奔向浙江的龍泉縣境，馳行未及五里，前面就遇到了麻煩。

山道原本不寬，如果再堆集一些樹枝，就變作此路不通了。

這是陽關大道，日常往來的行人頗多，除了有人故意找麻煩，路中央不會堆集樹枝。

莫非有人想攔路翦徑？

易敏勒住馬繮，向四週打量了一眼，他看到了，果然有人跟他過不去。

於是他揚眉一哼道：「小兄弟，這些樹枝是你放的？」

在樹枝前面的道旁，坐着一位約莫十六、七歲的黃衣少年，他咧着嘴在那兒傻笑，易敏才有此一問。

黃衣少年笑容一斂，道：「不錯，是我放的。」

易敏道：「爲甚麼？」

黃衣少年道：「如果我不放樹枝，你不是已經就過去了麼？」

易敏道：「你不想讓我過去？」

黃衣少年道：「不，就算借我三分膽量我也不敢。」

易敏道：「那你是爲了甚麼？」

黃衣少年道：「要等你一道走，路上也好有個伴兒。」

爲了要結伴同行，竟在陽關大道上堆集樹枝，黃衣少年當眞有點少不更事。

易敏又好氣又好笑道：「小兄弟，要跟在下結伴而行當然可以，但你不能妨礙別人走路，來，咱們將樹枝弄開。」

黃衣少年搖搖頭道：「我堆上去你弄走，咱們兩不相欠，要我動手那就不公平了。」

易敏聽得一怔，暗忖：這是那門子歪理？

他秉性敦厚，心中雖有些不滿，嘴裏却沒有說出，還是躍下坐騎，將樹枝一一投向路側。

待一齊弄好，黃衣少年拍拍衣衫站起來道：「多謝你，易大哥，咱們走吧？」

他牽過易敏的坐騎，足尖輕輕一點，便已躍上馬背。

這倒好，喧賓奪主，鳩佔雀巢，別人的坐騎倒變成了他的了。

嘴唇一撇，輕盈一笑，道：「上來嘛，易大哥，還發甚麼呆？」

易敏的確在發呆，他想不到還有這麼一個變化。

不過黃衣少年沒有坐騎，既是結伴而行，總不能一個騎馬一個步行呀？

而且這匹坐騎頗爲健壯，坐兩個人絕對不會有甚麼影响。

在這般情勢下，易敏祇得騰身而上，坐到黃衣少年的身後。

馬匹以穩健的步法在山道上奔馳，坐在後的易敏却有些暈陶陶的感覺。

黃衣少年的衣衫不算華麗，他連馬匹都沒有，只是提着一個小小的包裹，那麼他必然不是富貴之家的公子哥兒了。

不管他的身份如何，他身上發出一股幽香，易敏緊緊貼在他身後，怎能不薰得暈陶陶的？

一個男孩子爲甚麼要塗香料？

莫非他是個女的？

易敏接觸過女人，細娃、蓋齊齊，這兩個夷狄女人都沒有這種香味，難道他不是女的？

他在胡思亂想，心緒不寧之際，馬兒忽然放開四蹄，像箭一般的向前面竄去。

他不防有此一着，如非一把抱着黃衣少年的腰部，一定會摔下馬來。

「哼，你是怎麼樣啦，小兄弟？」

「對不起，易大哥，我餓了，所以我要馬兒跑快一點。」

有道理，餓了就得找地方塡飽肚子，只是馬兒這麼一跑，易敏就很難坐穩了，除了抱住黃衣少年的腰部實在別無他法了。

但，他這麼一抱，又有點兒想入非非了。

細腰幾乎是女人的專利，蓋齊齊就生得一副可愛的腰肢。

但也並不盡然，黃衣少年的腰就敢跟任何女人比上一比。

在思緒飛逝之中，他們終於到達一家野店，由於這是一條官道野店，食物倒也不少。

易敏一向勤儉，上館子從來沒有要過昂貴的菜餚，黃衣少年可就不管這些，儘要昂貴的菜餚。

他要得多却吃得少，易敏忍不住的說道：「小兄弟，這樣太浪費了，以後可得少要一點。」

黃衣少年道：「你多吃一點嘛，我原是替你要的。」

易敏道：「多謝你，小兄弟，我吃疏菜慣了，對油腥倒不感興趣。」

黃衣少年道：「那可不成，一個年輕力壯的大男人，要保持體力就得吃些肉類，啊，我說咱們不能儘吃疏菜。」

他說的沒有甚麼不對，偏偏要畫蛇添足的來了一句註解。

這還不說，在註解的同時，他那張吹彈得破的玉面，竟然無端端的映上一抹紅暈，而且神情忸怩，好像一個女兒家似的。

好在易敏沒有注意這些，總算不致太過難爲情。

經過一陣短暫的沉默，黃衣少年一抬頭道：「易大哥，你好像還沒有問我？」

易敏道：「問你甚麼？」

黃衣少年道：「姓名嘛。」

易敏道：「我以爲……」

黃衣少年道：「以爲甚麼？」

易敏道：「我以爲你不願告訴我，所以我不敢問。」

黃衣少年道：「你胡說，我爲甚麼不願告訴你？」

易敏微微一笑道：「好，好，算是我的錯，請教……」

黃衣少年於是道：「敝姓林，草字雲岫，。」

易敏道：「原來是林兄弟，令師是那一門派的高人？」

林雲岫道：「家師方岩，是恒山懸空寺的方丈。」

易敏道：「令師必是一位世外高人了，可惜在下孤陋寡聞。」

林雲岫微微一笑，沒有再說甚麼，飯後繼續上路，直待月湧東山，才趕到八都鎭投宿。

此後，他們經龍泉、麗水北上，沿永康、金華、諸暨，逕奔杭

州。

走這條路線是林雲岫出的主意，因爲他想到杭州去開開眼界。

這一對萍水相逢的青年，千里聯騎，情感上已經水乳交融，最有趣的是他們還是共坐一騎，而且多半是林雲岫坐馬頭。

習慣成自然，他們甚至認爲共乘一騎，是理所當然的事。

這天到達諸暨，遠遠就看到城外圍着一大堆人羣，林雲岫道：「大哥，這兒好熱鬧啊！」

易敏道：「好像是有人打鬥，兄弟，將馬拴在樹下，咱們擠進去看看。」

易敏要看熱鬧，林雲岫再也高興不過，他將馬拴好，兩人由人羣中擠了進去。

打鬥是兩個人對搏，一名年約五旬的老翁，身材頗爲高大，五官也很端正，祇見汗流披面，臉色顯得有些蒼白。

另一個祇有四十上下，身材修長，一副文士打扮，但長相十分獰惡，跟他打扮顯得有些不配。

這兩個人全都用劍，五旬老者使的是盤龍十八變天山劍法，功力極具火候，但他却招架不住四旬文士的攻勢，看來百招之內，他可能就會敗下陣來。

四旬文士劍法十分怪異，出手的架式有點像是兩儀劍法，但劍至半途，忽然變得極端凌厲，劍鋒所指必然是要害關節。

此種劍法令人防不勝防，勿怪五旬老者被迫得手忙脚亂，汗流浹背了。

此時，林雲岫的身邊是一位虬髯繞腮，鶉衣百結的老者，他忽然長嘆一聲道：「爲了一點虛名，這是何苦？」

林雲岫接口道：「花子伯伯，他們是誰？」

易敏見林雲岫口出言不善，對陌生人竟稱花子伯伯，急忙輕聲叱道：「別瞎說，兄弟，這位伯伯祇是不愛修飾，你不能這樣的瞎稱呼。」

虬髯老者哈哈一笑道：「他沒有錯，是你錯了。」

易敏一怔道：「我錯了？」

虬髯老者道：「你不承認？好，我告訴你，我原本就是花子，他沒有叫錯，你却雌雄不分，將妹妹叫作兄弟，這才錯得離了譜呢！」

易敏聞言一呆，不由扭頭向林雲岫望去。

林雲岫的確是一個女扮男裝的姑娘，此時被虬髯伯伯點破，不由臉色一紅，道：「花子伯伯你好壞。」

虬髯老者再度一個哈哈大笑道：「對不起，姑娘，花子伯伯心直口快，沒有考慮就說了出來，這樣吧，待會兒花子伯伯作東，請你們吃化子鷄，好不好？」

林雲岫大喜道：「花子伯伯，這可是你說的？」

虬髯老者道：「放心，花子伯伯說話算數，哦，妳不是想知道這兩個打架的傢伙是誰麼？」

林雲岫道：「是啊，他們是誰？」

虬髯老者道：「那個老傢伙小有名氣，江湖上稱他爲天山大俠于雲龍並經龍門品題，名列二品。」

林雲岫哦了一聲，道：「這還算是小有名氣，應該是大大有名的人物。」

虬髯老者道：「這點虛名可害了他了，啊……」

最後這一聲驚呼，是鬥場發生了變化，拚鬥者兩敗俱傷，落得一個十分殘酷的下場。

天山大俠于雲龍左肩中劍，傷口直達胸部，上身幾乎被劈作兩半，他自然活不成了，但臨死之前，却盡畢生之力將長劍擲出，劍勢勁急，直貫四旬文士的前胸，找回了一個墊背。

搏殺者先後倒地，看熱鬧的鴉雀無聲，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如此殘酷的場面，人們怎能不爲之惻然。

良久，虬髯老者咳了一聲道：「走吧，咱們去吃化子鷄去。」

易敏解下轠繩，與林雲岫跟着虬髯老者來到了一座破陋的廢園，在斷壁殘垣之中還有兩間可避風雨的破屋，虬髯老者就棲身在其中一間內。

他的確是個花子，但他却不同於一般要飯的，因爲他既不求乞，也不要飯，他祇是遊戲人間而已。

他在一個破鍋之內取出一隻又肥又大，香噴噴的叫化子鷄，還有一壺老酒，十多個饅頭，三個人往地上一坐，邊吃邊聊了起來。

易敏首先問道：「前輩，咱們失禮得很，還沒有請教……」

虬髯老者道：「別酸，甚麼前輩，晚輩的，我叫胡不用，認識我的朋友都叫我假花子，你們小倆口叫我假花子或叫我老哥哥都成。」

易敏道：「老哥哥既然如此吩咐，小弟祇好恭敬不如從命了。」

林雲岫道：「老哥哥，適才你好像說那個同歸於盡的老者祇爲一點虛名？」

胡不用道：「是的，那個文士打扮的是逍遙書生墨獨行，龍門品題列爲三品，他不服天山大俠于雲龍高出他一品，所以來挑戰。」

林雲岫道：「這果然是虛名害人，但天下武林，祇要有頭有臉的，可能都有龍門品題，如果還有人不服，豈不殺伐迭起，天下大

亂？」

胡不用長長一嘆道：「姑娘心細如髮，竟然被妳一語中的，龍門品題的目的就是這樣。」

林雲岫道：「老哥哥，你也別姑娘姑娘的，我叫林雲岫，他叫易敏，你以後叫咱們的名字就是了。」

胡不用道：「好，老哥哥就叫妳林小妹吧，你們還有甚麼問題？」

易敏道：「老哥哥，聽說龍門門主還歡迎到他那兒去挑戰？」

胡不用說道：「是的，到龍門挑戰還可以獲得花紅彩金，所以去的人也不在少數。」

易敏道：「老哥哥，咱們想去龍門挑戰，你看行不行？」

胡不用道：「你想求名還是想求利？」

易敏道：「不，祇是想毀掉它。」

胡不用聽得呆了一呆，忽然放聲狂笑起來。

易敏臉色一整，道：「老哥哥看不起咱們？」

胡不用道：「別多心，易兄弟，老哥哥祇是想到一件有趣的事，忍不住發笑而已。」

林雲岫問道：「是甚麼有趣的事？」

胡不用道：「半年前老哥哥在杭州遇到了一雙兄妹，他們也是要去毀掉龍門。」

林雲岫問道：「結果他們失敗了？」

胡不用道：「也可以說是成功了。」

林雲岫道：「這話怎麼說？」

胡不用道：「三個月後老哥哥又巧遇到那位少年，他比以前神氣得多了。」

林雲岫道：「別賣關子，老哥哥，他們究竟怎麼樣？你快說。」

胡不用道：「他們沒有毀掉龍門，但却變爲龍門門主的至親，因爲那位少年招搖過市，以龍門門主的舅兄自居。」

林雲岫哼了一聲道：「無恥！」

胡不用道：「原先他們是勢不兩立的仇家，後來却變做骨肉相連的至親，人事如此的無常，實在令人好笑。」

其實一點也不好笑，而且十分可悲，不過胡不用旨在警惕易敏及林雲岫，完全出於一片善意。

易敏雙拳一抱道：「多謝你，老哥哥，小弟會知道怎麼做的。」

胡不用雙目暴睜，像是發現了一件極端恐怖的事，半晌，他忽然點點頭道：「老哥哥幾乎看走了眼，告訴我，易兄弟，你是那一門派的高徒？」

易敏道：「小弟是少林棄徒……」

胡不用道：「後來呢？」

易敏摸摸腰間的天羅棍道：「老哥哥看到了這個麼？」

胡不用道：「看到了，令師是天羅門的門主？」

易敏道：「不敢欺瞞老哥哥，家師的確是天羅門的門主。」

胡不用道：「聽說天羅門中，祇有現任門主及未來接任門主的傳人才能擁有天羅棍，老哥哥爲有你這一位小兄弟實在感到光榮。」

林雲岫撇撇嘴道：「那你剛才說的那個笑話還好不好笑？」

胡不用臉色一肅道：「小妹，你們兩位的武功老哥哥相信得過，祇不過人上有人，天外有天，要說你們能夠打遍天下無敵手，祇怕誰也不敢相信。再說，龍門威震天下，決不是僥倖得來的，你們人單勢孤，千萬不能大意。」

易敏道：「多謝老哥哥指教，但小弟勢在必行。」

胡不用一怔道：「小兄弟是跟龍門有過節嗎？」

易敏道：「不知道。」

胡不用詫異問道：「這話怎講？」

易敏道：「因爲小弟的妻子被人拐走。」

胡不用「啊」了一聲道：「這當眞是一件不幸，莫非小兄弟懷疑是龍門所爲？」

易敏道：「小弟不敢如此武斷，不過拐誘拙荊的那人名叫陸公佑，他先勸小弟入幫，在小弟拒絕之後，他才拐誘小弟的妻子……」

胡不用道：「陸公佑？沒聽說過，他是甚麼幫的？」

易敏道：「他不肯說，後來小弟找到了他，却落入他的陷阱，小弟雖然斷了他一腿，自己也受到了嚴重的創傷，如非家師所救，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林雲岫嘟着嘴道：「這姓陸的如此可惡，他既然拐走了你的妻子，爲甚麼還要將你置諸死地？」

易敏嘆息了一聲道：「他說拙荊已是做了幫主夫人，果眞如此，他們自然不願我活在這世上了。」

林雲岫憤然道：「好歹毒，大哥，我幫你鬥鬥他們。」

易敏道：「不，小妹，我不希望將妳牽涉進去。」

林雲岫道：「爲甚麼？大哥，你不承認我是你的朋友？」

易敏道：「我當然承認，祇不過我的仇人陰險狡詐，到如今還藏在暗處，妳跟着我如果有甚麼閃失，叫我怎樣向妳的家人交代？」

林雲岫嘟着嘴道：「我又不是孩子，要你交代甚麼？哼！家師都放心叫我出來闖江湖，你憑甚麼看不起我……」

胡不用哈哈大笑道：「說的是，小妹亭亭玉立，分明是一個大姑娘，你還把她當作小孩子，豈不是天大的罪過？」

林雲岫臉色一紅，纖足一跺，道：「你們兩個欺負我，我不來了。」

小姑娘是當眞生氣了，一把抓着包囊，就待奪門而出。

現在天色已晚，林雲岫又是一個小姑娘，如果讓她負氣而走，叫易敏如何放心得下，因而他身形一晃，已然攔住她去路。

「別生氣，小妹，算我錯了好麼？」

林雲岫的確有點生氣，但千里聯騎，情非泛泛，她怎會捨得就此一走？

她沒有硬闖，祇是櫻唇嘟得很高，眼角的淚水也盈盈欲滴，她的嬌軀却緩緩向易敏胸前靠了過去。

易敏伸手摟住她的腰肢，另一隻手抬起她的下頷，輕輕的一嘆，說道：「小妹，妳……」

林雲岫道：「我怎樣？不配？」

易敏道：「不，是我不配。」

林雲岫哼了一聲道：「別瞎編理由，告訴你，我還能分辨是非。」

易敏道：「可是……」

林雲岫道：「我知道，你有過妻子，祇不過她已不屬於你了，覆水難收，大哥，你還想她做甚麼？」

易敏長長一吁道：「不，我不能怪她，就算她當眞已經移情別戀，我也非要找到她不可。」

林雲岫哼了一聲道：「原來你跟她情深似海，那是我多事了。」

易敏道：「又生氣了，小妹，其實我是情非得已。」

林雲岫道：「怎麼個情非得已？說來聽聽。」

易敏道：「她爹將她交給我由塞外帶來中原，現在人丟了，我如何向她爹交代？還有，她有一條隱形的右臂及一件隱形衣，如果她被壞人利用，江湖上豈不要天下大亂了麼？」

胡不用原是坐在地上看熱鬧，此時竟「呼」的一聲跳了起來，道：「啊！小兄弟，原來隱形魔手就是你的妻子？」

易敏一嘆道：「隱形魔手害得我被少林朱筆除名，最後連妻子都保不住，當眞害人不淺。」

胡不用道：「小兄弟，你也有隱形衣麼？」

易敏道：「有，但已被我毀去了。」

胡不用道：「毀得好，不過有點可惜。」

易敏道：「做人要光明正大，沒有甚麼可惜的。」

胡不用豎起大拇指道：「假花子老眼不花，小兄弟的胸襟果然是超乎常人，祇是你那妻子如果當眞爲禍江湖……」

易敏道：「老哥哥不必擔心，如果她果然當眞爲禍江湖，小弟會大義滅親的。」

林雲岫道：「大哥，她能夠隱形，你對付得了她麼？」

易敏道：「我已經找到了破解隱形衣的法子，但願用不着它。」

這是一句語重心長的話，可見易敏的心情是如何的沉重。

林雲岫道：「大哥，不要想得太多，外面月光很好，咱們出去走走。」

她像一隻依人的小鳥，溫柔體貼，善解人意，這是易敏未曾領略過的。

她祇不過接觸過二個女人，可是全是塞外夷狄，他雖然並不在意這些，但在教養方面，在感受上那就不可同日而語了。

雖然如此，他還是無意接受林雲岫，原先他以爲她是小弟弟，現在祇是將他看作小妹妹而已。

翌晨當他們分別醒來之後，發覺胡不用已經走了，地上留下幾行字，說明有事先走，會在杭州等他們。

於是他略作收拾，也就相偕上道。

擊破石鼓　擔任要職

這天他們到達杭州，在杭州城內一家客棧住了下來，此時才是晌午，飯後，林雲岫提議去遊西湖。

「大哥……聽說西湖很美，咱們前去逛逛，好麼？」

「現在？」

「現在風和日麗，不正是遊西湖的好天氣？」

「妳不累？」

「走這點路有甚麼好累的，大哥，陪我去嘛。」

「好吧。」

「多謝你，大哥，你等一下，我換件衣服就來。」

她奔進房裏去換衣衫，這一換幾乎換了半個時辰，易敏正有點不耐煩，她已像彩蝶般的飄了出來。

「啊，小妹，妳好美。」

易敏覺得眼前一亮，忍不住由頭到脚向她作了一番仔細的打量。

她原來一頭烏溜溜的長髮，原先是以頭巾包着，現在往腦後一抛，配合她那張如詩如畫，宜嗔宜喜的臉蛋，實在美得令人神往。

她穿着一件白綢上衣，灑花長裙，裝扮得十分素雅，使人一看之下，就有一種清新脫俗的感覺。

但是最動人的還是那對纖纖蓮足，瘦不盈握，祇要是男人，都會

對她生出憐愛之心。

易敏吁出了一口氣，道：「小妹，妳走得動麼？」

林雲岫一怔問道：「爲甚麼走不動？」

易敏道：「妳的腳這麼小，我實在替妳擔心。」

林雲岫嬌臉一紅，拋給他一記白眼，道：「我跟着你走過千山萬水，幾時走不動了，一個練武的人沒有腳也能走，何況我還有雙腳？」

易敏道：「好，好，算我說錯了，咱們走。」

他們先往北走，再西遊金門便達西湖。

西湖古稱聖湖，又名錢塘湖，亦名西子湖，湖圍三十里，有外湖、內湖、後湖之別，是一個風光明媚的遊覽勝地。

今日的天氣很好，遊西湖的人十分多。

這般遊客之中，自然有些服色鮮明，英俊倜儻的人物，但易敏與林雲岫却是頗爲出色的一對。

易敏還是一身粗衣布褲，一副鄉下人的打扮，林雲岫白衣素裙，脂粉不施，也無法跟那些千金小姐，名門閨秀相比。

祇不過易敏那敦厚的臉頰之上，却滿臉正氣，英華內斂，祇要是具有深度的人，必然不敢對他輕視。

林雲岫的裝扮雖是樸實無華，却無法掩蓋她的天生麗質，尤其是那份清麗脫俗的氣質，更是人見人愛。

他們看上去似乎有點格格不入，仔細一看又覺得他們十分相配，因而每個人都對他們多看上了幾眼，誰知一看竟看出麻煩來了。

此時他們剛剛走上楊公堤，林雲岫牽着易敏的手，正像一隻百靈鳥，吱吱喳喳的講個不停。

忽然……

「朋友請留步！」

語音來自身後，易敏不由停步，回頭一望。

他身後站着三個人，一名年約四旬的灰衣大漢、兩名二十出頭的長衫青年，這三個人他全然不認識。

他怔了一下，道：「尊駕是跟在下說話？」

灰衣大漢道：「朋友姓易？」

易敏道：「在下易敏，尊駕是……」

灰衣大漢道：「錢塘霸主馬庭芳，朋友應該有個耳聞？」

易敏道：「原來是馬大俠，失敬。」

馬庭芳道：「那邊寬敞一點，請。」

易敏一怔道：「你這是做甚麼？馬大俠，咱們似乎素不相識。」

馬庭芳道：「你認識艾岳麼？」

易敏「啊」了一聲，道：「馬大俠原來是艾大俠的朋友，那就更不必以武相見了，在下與艾大俠不打不相識，已經成爲很好的朋友！」

馬庭芳冷冷道：「我不管這些，你折辱了艾岳，我就得替他討回公道。」

林雲岫怒道：「大哥，姓馬的不講理，讓我給他一點教訓。」

易敏搖搖頭道：「這是無謂之爭，在下不能奉陪，告辭。」

他正待轉身退走，馬庭芳忽然「哼」了一聲道：「要走？那有這麼容易，丟開艾岳的事不談，馬某還要向你挑戰。」

易敏道：「挑戰？你找錯了對象，有勇氣挑戰，你爲甚麼不去龍門？」

馬庭芳道：「我原來是去龍門的，遇到了你就不必去了。」

易敏道：「這話怎麼說？」

馬庭芳道：「閣下最近經龍門品題，名列四品，在下祇要打敗你，就可晉升，自然不必多跑一趟龍門了。」

易敏愕然道：「你弄錯了，馬大俠，易某名不見經傳，怎麼會有龍門品題的榮幸？」

馬庭芳「哼」了一聲道：「不要替龍門丟臉，姓易的，馬某雖然名列五品，也不敢妄自菲薄，走，咱們到那邊去。」

武林之中好名重於性命，既然沾上一個名，就不是言語所能解決的，易敏雖是不願，但却不能不接受馬庭芳的挑戰。

於是一對素昧平生之人，竟然展開了一場爭名之戰。

馬庭芳是一名使刀的高手，掌中一柄斷魂刀，具有近三十年的高深造詣，但一晃百招，他並未佔到便宜。

其實還是易敏心存厚道，不希望毀掉馬庭芳得來不易的那點虛名。

但姓馬的並不領情，斷魂刀招招煞手，每一刀都向易敏的要害之處招呼。

這當眞是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連旁觀的林雲岫也看得大爲氣惱。

「大哥，你這是幹甚麼，難道你看不出人家想要你的命。」

易敏當然看得出，他的九星劍守多攻少，無非是要姓馬的知難而退，現在看來他的好心是白費了。

於是他的招式一變，「刷」的兩劍，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劃破了姓馬的胸衣，回手用力一帶，劍柄忽然撞上刀身，馬庭芳只覺虎口一震，斷魂刀已經脫手飛了起來。

姓馬的當衆出醜，砸了錢塘霸主的招牌，他是咎由自取，當然怪不了別人。

他是咎由自取，旁觀者可是無辜的，如果那把斷魂刀飛向觀衆，豈不是一場無妄之災。

看熱鬧的人實在太多了，當得是盈千累萬，無論斷魂刀往何處，這無妄之災非發生不可。

現在人們不再瞧着鬥場，千萬目光一起投向那把晶芒四射，橫空飛馳的斷魂刀。

「啊……」

刀似流星，比弩箭還要勁急，它越過人羣急向湖面飛去。

如果落入湖中倒也罷了，偏偏湖面停着不少畫舫，也是看熱鬧的。

那把刀却也作怪，它竟然帶着一溜晶芒，直奔向一艘畫舫。

畫舫上的人呆了，岸上的人也呆了，他們都不約而同的發出一聲驚呼。

此時，一條人影忽然凌空而起，他以雷奔電逐之勢，凌空一把抓住那把飛刀，然後輕飄飄的落在那艘畫舫之上。

「好……」

人們驚魂乍定，不由暴起雷一般的叫聲。

那條人影是易敏，禍是他闖的，他自然顧不得驚世駭俗了。

「兄台好身手，倒叫在下開了一次眼界。」

說話的是一名身穿紫衫，神情飄逸的年輕公子，他由船艙迎了出來。

易敏不好意思的雙拳一抱道：「在下不請而來，希望兄台不要見怪。」

紫衫公子連忙道：「好說，易大俠高山仰止，是在下的光榮，如果不嫌簡陋，咱們何妨共謀一醉。」

「不要，大哥，咱們到別處去玩嘛！」

接話的是林雲岫，她也飛上這艘畫舫。

紫衫公子覺得目光一亮，忽然哈哈大笑一陣，道：「這位是易夫人吧？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易夫人何必見外？」

「易夫人」！在林雲岫聽來，這可是一個新鮮的名詞。

其實這個名詞不只是新鮮，而且令人喜悅，要不她就不會紅着臉兒，低下頭去了。

此時船艙之內走出一名濃裝艷抹，滿身羅翠的姑娘，向易敏襝衽一禮道：「賤妾姚素素見過易公子。」

易敏還了一禮道：「不敢當，姑娘不必客氣。」

姚素素嬌軀一擰，握着林雲岫的玉手，說道：「易夫人好美，來，咱們到艙裡聊聊。」

她將林雲岫拖進船艙，易敏就有點進退不得了。

他不喜外交，更不喜歡攀龍附鳳，像紫衣公子這等滿身華貴的公子哥兒，自然不是他交友的對象。

可是林雲岫進艙去了，他總不能這麼甩手一走。

紫衣公子乘機一笑道：「易大俠是高人，在下可是一個俗物，但小坐一下又何妨。」

經他這麼一說，易敏倒不好意思再拒絕了，只得雙拳一拱道：「兄台言重了，因爲在下是一個鄉下人，所以……」

紫衣公子哈哈一笑道：「相逢就是有緣，易兄何必謙虛，請。」

此時此地，易敏實在不便再說甚麼，只好丟掉手中的斷魂刀，隨着紫衣公子跨進艙門。

船艙頗爲寬大，陳設花團錦簇，華麗無比，靠窗兩列長長的錦櫈，中間是一張矮桌，桌上擺着四素一色的菜餚，都是時下的名菜。

紫衣公子邀得易敏及林雲岫入座，兩個清秀的丫鬟立即添上杯筷，替他們斟上了一杯紅似櫻桃的美酒。

紫衣公子舉起杯道：「蔬菜淡酒不成敬意，咱們乾。」

易敏乾了一杯，道：「在下還沒有請教！」

紫衣公子道：「敝姓雲，草字單名飛，承江湖朋友抬愛，賜給在下一個紫衣流星的綽號，其實在下只是浪得虛名，要是跟易兄相比，就差得太遠了。」

易敏道：「雲公子的誇讚不敢當，在下只是一個見識淺陋的鄉下人而已。」

紫衣流星雲飛道：「易兄太謙了，尊師是少林寺的那位高僧？」

易敏知道雲飛是由適才鬥馬庭芳時看出他的武功，但他不願解說，只是淡淡道：「家師道衍，是一磚堂的住持。」

紫衣流星雲飛道：「果然名師出高徒，易兄，咱們乾！」

易敏再度乾了一杯道：「在下不勝酒力，改天咱們再圖良聚，告辭。」

紫衣流星未再挽留，吩咐船孃將船靠岸，雙方抱拳而別。

經過適才這麼一鬧，易敏已經成爲湖海名人，他討厭爭奪名利，却又不請自來。

那麼他自然是萬衆矚目的人物了，足跡所到，必然被人目送目迎。

如此一來易敏可就煩透了，那裡還有遊玩的興趣。

「小妹，我不想玩了。」

「好，咱們回去。」

林雲岫十分可人，只要是易敏不喜歡的事，她決不會做的。

回到客棧，易敏將身軀向床上一拋，林雲岫一連問他幾次要不要吃晚餐，他竟然一言不發。

林雲岫不再問了，逕自往椅上一坐，雙手托着香腮，自個兒的在那兒發呆。

艮久，易敏翻身坐起道：「小妹，妳不回房休息，坐在這兒作甚麼？」

林雲岫立起身來嫣然一笑道：「我以爲你在生氣，而且你還沒有吃晚餐呢！」

易敏道：「我沒有生氣，走，我們吃飯去吧。」

林雲岫道：「就在房裡吃吧。我去叫店小二送來。」

語音一落翻身向門外跑去。

片刻之後，店小二送來了飯菜，林雲岫擺好了碗筷，他們就這麼默默的進食。

飯後，易敏目注林雲岫，帶着歉意的道：「小妹，我很抱歉……」

林雲岫一怔道：「抱歉？爲甚麼？」

易敏道：「適才在姓雲的船上，那姚姑娘……」

林雲岫臉色一紅，有羞意也有喜悅，她向易敏瞥了一眼，道：「你是說，她叫我……那……沒有甚麼嘛！」

易敏道：「那女人口沒遮攔，希望妳不要介意。」

林雲岫道：「我本來就沒有介意，用不着大驚小怪。」

易敏道：「那好，妳就回房休息吧！」

姚素素稱她易夫人她沒有介意，易敏要她回房休息她却介意了，擧目向他一瞪眼，冷冷的道：「你就這麼的討厭我？」

易敏一怔道：「誰說我討厭妳了？」

林雲岫道：「那你爲甚麼要攆我？」

易敏道：「這不是攆，只是男女有別，此時已經是黑夜了，如果給人看到咱們共處一室，會對妳的名節有損的。」

林雲岫道：「咱們晚間相處一室，當眞會損我的名節麼？」

易敏道：「自然是眞的了，我豈會騙妳？」

林雲岫一嘆道：「不錯，名節重於生命，這該如何是好？」

易敏道：「別擔心，妳的名節並未受到損害，只要今後咱們注意一點就是。」

林雲岫忽然「霍」的一聲站了起來道：「好得很，姓易的，你想過河拆橋？」

易敏一呆，道：「妳說甚麼？小妹。」

林雲岫道：「我說甚麼你應該明白，咱們千里同行，日間共乘一馬，晚間共宿一榻，我的名節早已被你破壞得點滴無存，到現在你倒攆起我來了。」

易敏心頭一震，額頭上的冷汗也冒了出來。

林雲岫說的是事實，這種事實是百口莫辯的。

雖然她以往是男子裝扮，但不能抹殺他們的曾經同騎同宿，如果說他不知道以往她是女人，又有誰會相信？

艮久，易敏一嘆道：「小妹，妳知道我是有妻子的。」

林雲岫道：「我知道，但是陸公佑說過……」

易敏道：「陸公佑只是片面之詞，咱們不能就此認定蓋齊齊已經移情別戀。」

林雲岫道：「你還是要去找她？」

易敏道：「是的。」

林雲岫道：「好的，反正我已經不能再嫁人了，將來怎麼樣隨你安排就是。」

易敏道：「小妹，妳不覺得太過委屈了自己麼？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妳何不多作一番選擇？」

林雲岫道：「姻緣是前生所定，你不娶我，我只好去當尼姑。」

這位姑娘似乎已下定了決心，要想解開這個結只怕十分不易，不過人事是無常的，誰也無法預料未來的發展。

其實像她這樣的姑娘，就算打着燈籠也是很艱難找到，人家情有獨鍾的看上了他，應該是他的福氣福份了。

他並不怎樣英俊，敦敦厚厚的像一個鄉巴佬，也只有這樣的人才可靠，也許這就是女孩子喜歡他的原因。

此時，他忽然嘆了一聲，道：「妳要是跟了我，必然會吃很多苦的。」

林雲岫道：「我不怕吃苦。」

易敏道：「有時我很固執。」

林雲岫道：「那不要緊，我一切都聽你的。」

易敏道：「好，回妳的房間去，我要休息。」

林雲岫道：「大哥……」

她似乎想說甚麼，但話還沒有說出，店外已經傳來了一片叱喝之聲。

「朋友，請讓開一點，咱們找的不是你。」

「你們要找誰？」

「姓易的。」

「姓易的是我的朋友，天塌下來由在下一肩承擔。」

「你既然要多管閒事，咱們兄

弟就不客氣了，上！」

聽到這裡，易敏「霍」的一聲站起來，道：「是紫衣流星雲飛，咱們快去看看。」

林雲岫道：「別忙，姓雲的身手極高，他應付得了，我還有話說。」

易敏道：「有甚麼話妳快說。」

林雲岫道：「紫衣流星雲飛不是好人，你不能跟他做朋友。」

易敏道：「原來妳認識他。」

林雲岫道：「誰說我認識他？」

易敏道：「那妳怎麼知道他不是好人？」

林雲岫道：「此人目光邪惡，其心不正，兩腮擴張，刻薄寡恩，鼻帶鷹鈎，心機深沉，這樣的人如何可交？」

易敏道：「妳會看相？」

林雲岫道：「我師父精通相理，我祇學了一點皮毛。」

易敏道：「盡信書不如無書，我不相信這個，再說別人在替咱們與人搏鬥，咱們怎麼能袖手旁觀？走！」

他倆奔出店們，一看見紫衣流星雲飛手挽一紫衣流星鎚正與十幾名大漢惡鬥，此人功力極高，流星所及，哀聲四起，對方十幾名大漢已是傷亡纍纍，潰不成軍了。

易敏高聲呼叫道：「雲飛兄，請高抬貴手放了他們吧！」

紫衣流星雲飛正在追奔逐北，聞言脚下一窒，同時大笑道：「便宜你們了，滾！」

待找麻煩的扶傷帶死，狼奔鼠竄而去，易敏這才迎着紫衣流星雲飛一抱雙拳道：「多謝雲兄，小弟作個東，咱們喝幾杯聊聊。」

紫衣流星雲飛道：「擧手之勞罷了，易兄何必客氣呢？我正想陪易兄喝幾杯，不過這兒並沒有甚麼好吃的，咱們得換個地方。」

易敏道：「小弟初遊杭州，對此地陌生得很。」

紫衣流星雲飛道：「這個易兄放心，兄弟理當充任識途老馬，請。」

他對杭州果然熟悉，經過一陣奔走，將易敏及林雲岫二人帶進一幢深廣的巨宅。

林雲岫有點不安的道：「雲大俠，這是甚麼地方？」

紫衣流星雲飛道：「本宅的主人在京裏作官，是兄弟租下來的。」

林雲岫道：「原來如此。」

紫衣流星雲飛的解釋，並不能使林雲岫滿意，她的不安似乎較適才更勝幾分。

莫非這幢房子太大，林雲岫如同劉姥姥進了大觀園？

這幢房子的確很大，但還不致使林雲岫感到不安，她所以如此，是覺得氣氛有點不太對勁。

甲第連雲，大厦十間，像這樣的建築在杭州城裡並不多見，但住在裡面的除了雲飛就祇有兩名男僕及兩名婢女而已。

當然，房子是他們租來的，祇是主僕才有五個，爲甚麼要租這麼大的房屋？

如果紫衣流星雲飛喜歡排場，房子大可以充充場面，並不是說不過去，不過在林雲岫的感受上却有一種陰森森，甚至危機四伏的感覺。

也許這是女人的特殊敏感吧。

進門之後，穿過幾重廳堂，才到達一個華麗的廳堂，古色古香的大廳之上。

大廳正中吊着一具龐大的油燈，但見光芒四射，整個大廳顯得明亮已極。

此時廳上已經擺好了一桌豐盛的酒席，紫衣流星雲飛擧手相邀道：「粗菜淡酒不成敬意，兩位請坐！」

他要易敏和林雲岫同坐主位之位，他自己在下首相陪，旁邊有兩名清秀的婢女侍候，然後就天南地北的聊了起來。

此人見識極爲豐富，而且擅於詞令，易敏跟他相比，那就差得遠了。

林雲岫的江湖閱歷也不多，自然跟他聊不上來，因而這杯酒言歡的氣氛，顯得並不融洽。

紫衣流星雲飛似乎也覺察了這些，因而語氣一轉，道：「易兄，在下有幾句話，不知道該不該問？」

易敏道：「沒有關係，雲兄請說。」

紫衣流星雲飛道：「江湖上對易兄有一種傳說，看來並非事實。」

易敏道：「雲兄說的是隱形魔手？」

紫衣流星雲飛道：「是的，聽說……聽說……」

易敏道：「她是在下的妻子，在下浪跡江湖，就是爲了找她。」

紫衣流星雲飛「啊」了一聲，目光迅速的向林雲岫投下一瞥，道：「這個，咳，在下就有點兒不懂了。」

林雲岫冷冷的道：「雲大俠是聰明人，這有甚麼不懂的，男人麼，擁有三妻四妾的多得很，雲大俠何必少見多怪！」

紫衣流星雲飛哈哈一笑道：「易夫人說得是，在下該罰。」

他喝了一杯酒，接着詢問道：「易兄，在下有點不解，臂膀是連接着身體的，身體可以看見，臂膀何以能夠隱形？」

易敏道：「這個在下也有點不

解。」

紫衣流星雲飛道：「如非情有獨鍾，一般男人絕對不會娶一個肢體殘廢的女人，依在下猜想，易兄娶尊夫人之前，她的右臂必然還沒有隱形。」

林雲岫冷哼一聲道：「人人都有些不足爲外人道的私隱，雲大俠如此逼問，不覺得有點過份麼？」

紫衣流星雲飛哈哈一笑道：「易夫人責備的是，這是在下的失言。」

易敏道：「多謝雲兄招待，在下已經不勝酒力了，如果雲兄不介意，咱們就此告辭了。」

紫衣流星雲飛道：「別忙，易兄，在下藏有一件隱形寶衣，想請易兄觀賞一下。」

易敏心頭一動，暗忖：他會藏有隱形寶衣？這眞使人不敢相信，莫非他也來自赤狄族人？

一股陰森冷酷的眼神，由紫衣流星雲飛的雙目中一閃而逝，他緩緩的站起，指着右側一個敞開的門戶道：「這件寶衣得來不易，在下在塞外浪費了五年時間，才弄得一件。」

易敏沒有猜錯，紫衣流星雲飛的隱形寶衣，果然是從塞外弄來的，塞外除了赤狄族人有隱形衣，別人沒有，莫非蓋蘇岳父他們出了意外？

他如此一想，自然希望看個究竟，因而微微一笑道：「隱形寶衣，絕世難求，在下怎能不開開眼界。」

他說話之間，便已起身的向那道門戶走去。

易敏去看隱形寶衣，林雲岫自然也要前去，祇是她起身慢了一點，與易敏差了兩步的距離。

兩步伸手可及，但這伸手可及的距離，幾乎天人永隔，造成終身難補之恨。

因爲易敏剛剛踏進房門，祇聽得「刷」的一聲，一道鐵製的房門竟然自動的關了起來。

林雲岫大吃一驚，心知易敏已經跌入紫衣流星雲飛的陷阱，她心頭一陣狂怒，猛吸一口眞氣，一掌擊向鐵門。

「轟」的一聲巨响，幾乎屋瓦皆震，那道鐵門依然紋風不動，這一掌竟像蜻蜓撼石柱一般。

嬌軀一轉，以一雙怒目瞪着紫衣流星雲飛道：「雲大俠，你這是做甚麼？」

紫衣流星雲飛狡笑一聲道：「姑娘，在下可是爲妳好。」

林雲岫道：「此話怎講？」

紫衣流星雲飛道：「姑娘風姿絕世，美逾嫦娥，易敏麼？祇不過是一個不解風情的魯男子罷了，姑娘跟着他如同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這豈不可惜。」

林雲岫此時雖然怒到了極點，却能心神不亂，她知道要救易敏，除了制服紫衣流星雲飛外別無選擇。

因而她强抑怒火，輕盈的一笑道：「你說的並不全對，易敏對我很好啊！」

紫衣流星雲飛道：「那有甚麼用，再好還不是一堆牛糞，姑娘如果嫁給在下，雲某當香花供奉，使姑娘享盡人間的榮華富貴。」

林雲岫嘆了一聲道：「我憑甚麼相信你？」

紫衣流星雲飛道：「在下是四明山的少山主，雖然不敢說是富堪敵國，也當得上是金銀如山，易敏祇是一個窮小子，實在不值得姑娘留戀。」

林雲岫道：「但有一點，你却比不上他。」

紫衣流星雲飛道：「哦，那一點？」

林雲岫道：「武功，易敏龍門品題，名列四品，已是武林名人。」

紫衣流星雲飛哈哈一陣大笑道：「那是姑娘看走了眼了，在下也是名列四品。」

林雲岫道：「當眞麼？但我却有些不信。」

紫衣流星雲飛道：「姑娘要是不信，在下可以陪妳到龍門品題碑上看看。」

林雲岫搖搖頭道：「我沒有興趣去龍門。」

紫衣流星雲飛道：「那不要緊，在下可以找幾個知名人士前來作證。」

林雲岫冷冷道：「知名人物？哼！當今江湖之上，浪得虛名者太多了，你這個辦法不行。」

紫衣流星雲飛道：「要怎麼樣姑娘才會相信？」

林雲岫道：「祇有一個辦法，讓我來試試你的武功。」

紫衣流星雲飛呆了一呆，然後哈哈一陣大笑道：「看來姑娘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了，好，妳先出招吧！」

林雲岫不再言語，纖掌急吐，使了一招「投石問路」。

掌勢快速，有如閃電，祇是勁道不足，內力差了幾分。

紫衣流星雲飛笑了，所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像林雲岫這樣的身手，就算被她擊中，比搔癢又有甚麼兩樣？

此人雖是心存輕視，却有一股憐香惜玉之心，雙掌在隨意揮灑的應付着，口中却沒有閑着。

「這招不錯嘛，令師是那位高人？」

「你管不着。」

「咳，姑娘，隨你聊聊嘛，啊……」

隨便聊聊結果聊不下去了，因爲他那脅下一麻，竟然中了林雲岫一指。

這一指絕不是內力不足，力道之强，幾乎是彈丸掠空一般，他方自神色一呆，又連續被擊中了兩處穴道。

現在他再也輕鬆不起來了，原本英俊的臉頰，立刻蒙上了一片死灰。

「嘿嘿，姑娘深藏不露，原來是一位武林的高人。」

「少廢話，放我的大哥出來。」

「咳，姑娘，何必死心眼，難道在下當眞比不上姓易的了？」

「別往臉上貼金，姓雲的，我大哥是個頂天立地的奇男子，你麼，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一個爲人不齒的賤丈夫而已。」

「妳……」

「我怎麼樣？要不要給你一點苦頭嚐嚐。」

雲飛道：「別得意，姑娘，妳何不回頭看看。」

其實林雲岫已聽到了脚步聲，必然是紫衣流星雲飛召來的兩名男僕來了，據她所知，祇有四名男女僕人，聽上原來兩名丫鬟侍候，現在趕來的自然是男僕了。

及扭頭向廳門一望，她的臉色不由一變。

來人竟有十幾個，手中全都執着明晃晃的兵刃，顯然這是一個預謀，是紫衣流星計劃好了暗算他們的。

林雲岫撇了一下櫻唇，纖掌急伸，一把招着紫衣流星雲飛的脖子，手指微微用力，紫衣流星雲飛不祇冷汗直淌，臉頰也變做一片深紫之色。

「姑……姑娘……請……請放手……」

「放手可以，先叫他們放下手中兵刃，一起站在大廳的左面去。」

「是，姑娘，你們聽到了麼？還不照姑娘的吩咐去做？」

主子落在別人手中，做奴才的那還敢違拗，這般來勢洶洶的大漢，一個個都變成了小綿羊了。

林雲岫放開了手，接着冷冷哼道：「姓雲的，放出我的大哥，否則我要你生死兩難。」

人在矮簷下，誰敢不低頭，紫衣流星雲飛正待打開那扇鐵門，忽然「轟」的一聲巨響，鐵門竟然倒塌下來，同時一股急風向外湧出，威勢之强有如狂飆一般。

林雲岫呆了一呆，一把抓着紫衣流星雲飛，叱喝道：「姓雲的，你敢使詐？」

紫衣流星雲飛苦着臉道：「姑奶奶，在下怎敢，啊，妳看……」

林雲岫早已看見了，而且一聲歡呼。

這條人影自然是易敏了，他道：「小妹，妳還好吧？」

林雲岫櫻唇一嘟道：「你這人，哼！自己差點沒有命了，就祇會關心別人。」

易敏微微一笑道：「妳又不是別人，我自然要關心了。」

林雲岫報以甜甜一笑道：「姓雲的壞死了，不過他陰溝裏翻船，落在咱們手中。」

易敏向臉如死灰的紫衣流星雲飛道：「姓雲的，這是爲了甚麼？」

紫衣流星雲飛臉帶愧色的道：「在下不自量力，請易大俠高抬貴手。」

易敏道：「不自量力？你能不能說明白清楚。」

林雲岫道：「不要問，大哥，回去我告訴你。」

易敏道：「好吧，妳解開他的穴道，咱們走吧。」

林雲岫道：「帶路吧，姓雲的，送咱們回客棧，我會替你解開穴道的。」

紫衣流星雲飛無可奈何，祇得跟他們往外走，待走出十丈之後，易敏停下脚步道：「放他走吧，小妹，他身後跟着一大羣人，叫人煩死了。」

林雲岫流目向四週一望，知道已經脫出了紫衣流星雲飛的勢力範圍之外，若然遇到了攻擊，憑他倆的身手也可以從容應付，便連續拍出兩掌，解開了紫衣流星雲飛的穴道，然後加快步伐，走向客棧。

＊　＊　＊

「歇一下吧，大哥，我走不動了。」

「叫妳不要跟來，妳偏偏不依，現在又叫走不動了。」

「人家脚痛嘛。」

他們是易敏和林雲岫，清晨由臨安出發，經護龍嶺，登上了天目山。

經過一天的跋涉，他們到達了「半山橋」，但見泉如白練，澗如龍吟，四週萬峯插雲，脚下雲海飄渺，身在靈山仙境，不由塵俗盡消。

不管景物如何可愛，但已晚霞含山，是該找尋投宿之處的時間了，偏偏林雲岫一個勁兒喊脚疼，易敏拿她沒法，祇好陪她在一塊石上坐了下來。

「哦，小妹，我忘了問妳，昨天，紫衣流星雲飛說他不自量力，我却有點想不明白。」

「他說不自量力，包括有兩種原因，一是嫉妬你的武功，明知鬥你不過，才設法對你暗算。」

「這太想不到了，一個風流的

公子哥兒，心胸竟然這麼狹窄。」

「這有甚麼稀奇，綉花枕頭嘛，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人比比皆是。」

「那第二種原因呢？」

「這個……」

「不方便說？那就算了。」

「他……要我嫁給他。」

「哦，哈哈……不錯嘛，郎才女貌……」

「不准你瞎說。」

「好，我不說。」

「咳，大哥，那到底有沒有隱形寶衣？」

「如果他有隱形寶衣，他要害我何必費這麼大的周折。」

「不錯，要是他有隱形寶衣，那就糟了，嗳，大哥，你用甚麼方法弄開那扇鐵門的？」

「用天羅珠，那是本門的一種獨門暗器。」

那必然是一種極端霸道的暗器了，鐵門都能炸得開，血肉之軀的人類，誰能當他一擊？」

「是的，所以如非萬不得已，我絕不輕易使用。」

「送我一顆好麼？」

「好，不過妳要十分謹慎的收藏，失落了固然不好，最要緊的別給它炸了自己。」

「看你婆婆媽媽的，我又不是小孩子，難道連這點厲害都不懂得了嗎？」

易敏微微一笑，取出兩粒龍眼大小的黑丸交給林雲岫，她却祇要一粒，十分仔細的藏於百寶囊中，她剛剛藏好天羅珠，一陣脚步之聲忽然傳了過來。

易敏道：「有人來了，咱們走吧。」

林雲岫道：「好的。」

他們正待往上爬，身後已經響起了呼喚道：「易少俠、林姑娘，請等一等。」

易敏回頭一望，來人竟然是假花子胡不用。

林雲岫撇撇嘴道：「前輩高人，果然神秘得很。」

胡不用却苦笑道：「別挖苦，姑娘，假花子爲朋友跑腿，由於時間急迫，所以不辭而別。」

林雲岫道：「現在呢？也是爲朋友跑腿？」

胡不用道：「差不多，你們知不知道龍門谷在那裏？」

林雲岫道：「不知道！」

胡不用道：「這不就結了嗎？我要是不趕來替你們帶路，祇怕夠你們找的。」

易敏道：「果然有點奇怪，咱們問過幾處寺院，他們竟然不知道天目山中有一個龍門谷？」

胡不用道：「龍門谷是一肩擔日月焦鼎取的名字，除了武林中人，別人怎會知道？天快黑了，快走吧，還有七里路才能趕到高峯禪院借宿。」

在天色全黑之前，他們終於趕到了高峯禪院，次日在禪院進過早餐，才由胡不用領頭出發，沿途經幻住庵而至香爐峯。

此地峭石林立，淨白如玉，映着旭日霞光，實在美麗已極了。

到達峯頂，似乎已無路可走，但胡不用却帶他們穿過石縫樹隙盤旋而下，經過兩個多時辰，終於來到了一個十分隱秘的山谷。

胡不用脚下一停道：「易少俠，你要是作晋品挑戰？」

易敏淡淡道：「谷口一個人也沒有，就算晚輩要挑戰，怎樣才能告訴他們？」

胡不用道：「谷口右側的石壁之上，繪有兩面石鼓，少俠可曾看到？」

易敏道：「見到了。」

胡不用道：「紅色的石鼓是供一級挑戰用的，少俠名列四品，應該使用那黃色的石鼓，你祇要在鼓前三尺之處，向石鼓連擊三掌，谷內立即有人出來接待。」

林雲岫道：「石鼓那麼厚，掌力擊在上面有甚麼用？」

胡不用道：「不，那繪有兩面石鼓之處，石壁是挖空的，只是厚度不同而已，九級中的人物，必然擊不响黃鼓，這也是到龍門挑戰的初步考驗。」

易敏道：「好，讓晚輩試試。」

龍門谷兩面的石壁，全都光滑如鏡，左面刻着當今天下武林分品分級的姓名，右面則繪有兩面石鼓。

易敏走向石鼓之際，曾流目向左壁投下一瞥，在四品人物之中，果然發現了他的姓名，天下武林多如過江之鯽，他這麼一個名不經傳的鄉下人都沒有逃過龍門的注意，怎能不使他大爲驚異。

他走到石鼓之前八尺之處停了下來，腰凝磨盤神功，向黃鼓一掌推了出去。

「轟」的一聲巨响，但見石粉激飛，山鳴谷應，威勢之猛，如同山崩地裂一般。

敢情他這一掌竟將石鼓擊穿，勿怪具有如此威猛的聲勢了。

此時胡不用與林雲岫立在他身後五步之處，這一武林罕見的掌力，使他們的臉色爲之一變。

胡不用不由嘆息一聲道：「少俠功力之高，假花子算是開了一次眼界，不過你却闖下了殺身之禍了。」

易敏淡淡的道：「前輩，請你帶着林姑娘馬上走，這兒的事我會應付的。」

林雲岫道：「不，我不走！」

胡不用嘆道：「此時要走也來不及了，假花子年逾五十不算短命，你們兩個麼，嫩牙兒剛冒出來，怎能不叫人惋惜。」

林雲岫撇撇嘴道：「你少說喪氣的話，咱們就不見得鬥不過他們。」

胡不用口齒微動，似乎是想說甚麼，及目光瞥谷口，他又將要說的話嚥了回去。

敢情谷口湧來一批勁裝大漢，人數之多，使得胡不用心神狂震。

來人由三名藍衣老者領頭，後跟着一黑一白兩列武士，這般人每個都是脚步輕盈，氣度沉穩，由他們的表現推想，一身功力必然全都不凡。

現在易敏一行只有三個人，對方却有百名以上的高手，不必等到搏殺，就知道易敏絕對討不了好去。

此時對方三名藍衣老者之一，忽然立下脚步，目注胡不用道：「石鼓是你打破的？」

胡不用道：「胡某沒有這份能耐，不敢往臉上貼金，不過只要你們劃下道來，胡某決不會叫你們失望。」

藍衫老者扭頭望向易敏，面露訝異之色，道：「是你？」

易敏淡淡的道：「這個不能怪我，是你們的鼓面太薄！」

藍衫老者道：「毁壞神器，得忍受五馬分屍的懲罰，老夫慈悲一點，你自裁吧！」

易敏道：「請問閣下，你們是不是歡迎有人前來挑戰？」

藍衫老者道：「咱們當然歡迎，但不能容許有人毁壞神器！」

易敏道：「你是强人所難了，挑戰者必須擊鼓，是你們定的規矩，唯恐石鼓不响，誰都會使出全力，結果擊不响鼓的，你們不肯接受挑戰，擊破了鼓的，就得五馬分屍，這分明是一個騙局，今後只怕不會再有人前來挑戰了。」

藍衫老者臉色一變，道：「你敢侮辱本門，給我拿下。」

他身後兩名藍衫老者之一晃身走了出來，此人臉色冷肅，似乎全身都冒着寒氣，他向易敏的身前一站道：「副巡山鍾愼我，請賜招。」

副巡山鍾愼我，易敏雖然從未聽到過這麼一個名字，却斷定他必然具有一身驚人的武功。

他欲挺身應戰，林雲岫却伸手一攔道：「等一等，大哥，這一場讓我來。」

易敏道：「此人可能身負絕學，妳要當心一點。」

林雲岫道：「我知道。」

她踏上前幾步，柳眉一揚道：「林雲岫候教，請。」

鍾愼我冷冷的道：「妳是他的甚麼人？」

林雲岫道：「你問這個做甚麼？」

鍾愼我：「姓易的犯上了本門的大忌，他必須得到最嚴厲的懲罰，退下去吧，姑娘，妳何苦代人受過。」

林雲岫撇撇嘴道：「別唬人，咱們不是嚇大的，再說他是我的大哥，他的事，就是我的事，別說廢話了，請出招吧！」

鍾愼我一嘆道：「姑娘小心了。」右臂倏吐，五隻枯瘦的手指，逕抓林雲岫的肩井大穴。

林雲岫「哼」了一聲，食中二指一挺，以電光石火的速度劃向鍾愼我的脈門。

這位一臉冷肅的副巡山果然身負絕學，他並不收招避讓，只是以翻雲覆雨的手法，使出一招妙到巔峯的指掌。

但他並未拿着林雲岫的腕脈，却也沒有輸招，兩個人雙掌交纏，奇招百出，刹那之間，已經交手了三十六招之多。

易敏決未想到林雲岫的身手如此之高明，他懸起之心，總算放了下來。

當然，敵衆我寡，未來的搏殺並未樂觀，不過林雲岫的身手足可以自保，他畢竟少了一層顧慮。

他不想再浪費時間，正想挺身向藍衫老者挑戰，一條人影忽由谷口急奔而來。

來人是一個身穿白衣，約莫十五六歲的少年，他遠遠就出聲，招呼道：「門主有令，副巡山不得怠慢客人。」

鍾愼我足尖一點，退後八尺，這一架眼看打不成了，林雲岫只得退到易敏身邊。

易敏由衷的稱讚道：「小妹深藏不露，敢情還是一位高人。」

林雲岫嫣然一笑道：「所以你要當心，以後不能惹我發火！」

易敏一笑說道：「那我豈不是怕老婆了？」

林雲岫纖足一跺道：「不來了，你欺負我。」

她雖是嘟嘴跺足，但那嬌小的身子却緊緊靠近易敏的懷中去，好在場中所有的目光都被白衣少年吸引過去，否則她這一撒嬌，不笑掉別人的大牙才怪。

此時，白衣少年已經向副巡山交代過了，一轉身逕向易敏走了過來。

「易大俠，門主有請。」

「貴門主請我進去？」

「是的，敝門主現在歡心堂恭候俠駕。」

「好，請帶路。」

易敏跟着白衣少年走，林雲岫不便反對，但却不安的悄聲道：「

大哥，咱們不該進去的。」

易敏道：「我知道。」

林雲岫櫻嘴一嘟道：「你知道還進去？」

易敏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咱們如果制服了那位門主，豈不就是爲天下武林除了一大害。」

林雲岫道：「你這人，咳，誰叫我喜歡你，你要我死，我只好跟你殉情！」

易敏笑笑道：「不要這麼悲觀，咱們會平安無事的。」

林雲岫道：「但願如此。」

他們說話之間已抵達谷口，兩人的交談也暫告結束。

谷口的寬度不寬，只有兩丈長短，易敏向谷口內一望，忍不住讚了一個「好」字。

這是一個十分美妙的山谷，有飛瀑，有流水，有亭台，有蒔花，每一個景物全是精心設計，只要一眼望去，就會有一種心胸舒暢的感覺。

由谷口開始是一條白石板鋪成的大道，兩旁濃蔭瀉地，全是排列齊整的蒼松。

走出約莫四丈，一名身着青衫，年約五旬的老者，領着兩名白衣少年及兩名綠衣少女迎了上來。

青衫老者雙拳一抱道：「老朽薛松是本門總管，奉門主之命前來恭迎少俠。」

易敏一拱手禮道：「不敢當，前輩請。」

這位薛總管不只是長相不俗，而且允文允武，他沿途介紹谷內的景色，談吐風雅，涉獵古今，竟然是一個飽學之士。

最後他們來到了一幢美侖美奐、雕樑畫棟的建築物之前，大書「龍門」二字，旁邊是兩根蟠龍石柱，石刻的二條金龍，昂首舒爪，栩栩如生。

進門是一條紅毡，一直通往大廳之上，兩側左黑右白，排列兩行懷抱長刀的勁裝武士。

易敏與林雲岫並肩而行，胡不用落後一步，他們踏上紅毡，目不旁視的向大廳走去。

廳上正坐着一名身材高大的中年人，此人臉色肅穆，不怒而威，的確具有一代宗師的威儀。

他身邊立着一位年約四旬，風姿不俗的半老徐娘，另有一名老夫子及一名彪形大漢站在他們的身後。

總管薛松走前幾步，抱拳一拱道：「稟門主，易少俠到。」

敢情這位中年人就是龍門之主，江湖上稱他一肩擔日月的焦鼎。

哈哈一陣朗聲大笑，焦鼎踏前一步道：「易少俠果然是人中蛟龍，幸會！」

易敏抱拳一禮道：「不敢當，晚輩不請而來，請前輩不要見怪。」

焦鼎道：「那裏話，咱們歡迎還來不及呢？快請坐！」

待雙方就座之後，焦鼎目注胡不用道：「如果本門主沒有猜錯，尊駕就是遊戲風塵的假花子胡不用，胡大俠吧？」

胡不用站起來，說道：「門主果然高明，像假花子這樣的小人物也難逃過門主法眼。」

焦鼎微微一笑道：「胡大俠請坐，這位是易夫人吧？」

一肩擔日月焦鼎問到林雲岫的頭上來了，但易敏難以作答。

焦鼎問的是易夫人，雖然林雲岫早已聲明非君不嫁，只是他們並未成親。

易敏難以作答，林雲岫却答上了話。

「小女子久仰龍門的盛名，所以才跟着拙夫前來開開眼界。」

「好說，聽說易夫人是姓林？」

「是的。」

「令尊是……」

「家父不是武林中人，說出來前輩未必知道。」

「不，易夫人，武人的朋友不一定是武人，本門主就有個經營藥業的朋友。」

「哦，貴友也姓林？」

「不錯，他叫林天鵬，是山西渾源縣的藥材商人，也是當地的首富。」

林雲岫「呀」的一聲站起來，道：「門主當眞認識我爹？可是我却沒有見過前輩。」

焦鼎哈哈一笑道：「妳是七歲到恒山懸空寺習藝的吧？十年隨師習藝，如何能夠見到老朽？」

林雲岫立即抱拳一拱道：「侄女見過伯伯。」

焦鼎欣然道：「我與妳爹是生死之交，賢侄女不必多禮，這是妳伯母史小雅，她昨天還唸着你們父女呢！」

他順便介紹了他的妻子，這位門主夫人史小雅立即接上話頭，道：「啊！十多年不見，岫侄女由黃毛丫頭變成了一個大美人了，快過來讓伯母看看。」

林雲岫過去了，女人的家常話一拉開就沒有個完。

現在好了，寃家變親家，氣氛也跟着爲之一變。

焦鼎揮退所有的武士，吩咐擺上一桌豐盛的酒席，參與者除了門主夫婦，客人祇有易敏這一行三人。

在飲宴間，焦鼎絕口不提易敏闖谷破鼓之事，除了殷殷勸酒就是講一些與林天鵬相交的往事。

最後，易敏忍不住，輕輕的嘆

易敏酒醒，望着身邊的林雲岫發呆……

了一聲道：「門主，晚輩有幾句話，不知該不該說？」

焦鼎道：「不要緊，你儘管說。」

易敏道：「門主功藝、造化，藝壓羣倫，開山立派是理所當然的，但不知門主爲甚麼要將天下武林分成品級？」

焦鼎道：「易少俠，有一句話『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揚』你說這是甚麼意思？」

易敏道：「它當然是說讀書人的辛苦，以及成名後的快樂了。」

焦鼎道：「不錯，文士十年寒窗的辛勤，還可以得到一舉成名的報償，咱們武人呢？朝廷重文輕武，很難有一次武科舉，老夫這樣做是想使才智之士不致埋沒，也爲咱們武人吐一口不平之氣。」

易敏道：「門主之意雖善，祇是對人性方面有些不妥。」

焦鼎道：「哦！」

易敏道：「嫉妒，是人性弱點之一，文人相輕祇不過口誅筆伐，武人嫉妒，就會挺身而起，拔劍相鬥，江湖上就變作殺戮迭起，永無寧日了。」

焦鼎愕然道：「少俠說得對，本門主的確沒有想到這些。」

易敏道：「所以晚輩斗膽，想請門主毀去品級碑，不再接受品級挑戰。」

焦鼎道：「好，少俠的建議本門主完全接受，祇是龍門品題已流入江湖，縱使毀去品級碑，不見得就能制止江湖上的殺戮。」

易敏道：「這個……」

焦鼎臉色一整道：「本門主想到一個笨辦法。」

易敏道：「門主請說。」

焦鼎道：「咱們派人行走江湖，遇到爭名而相搏者，立時告誡，這個法子雖然笨了一點，但江湖上傳言不脛而走，經過幾次告誡之後，必然會收到駭阻的效果。」

易敏道：「看來也祇好如此了。」

焦鼎道：「易少俠，本門主對你有點要求。」

易敏道：「門主言重了，有事儘管吩咐。」

焦鼎道：「平息江湖上的紛爭殺伐，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如非武功機智均達上乘之人，決難擔任，因此我想借重少俠……」

易敏接口道：「晚輩見識淺陋，不敢當前輩的誇讚。」

焦鼎微微一笑道：「少俠此次來龍門，難道是爲了品級而來？」

易敏道：「當然不是。」

焦鼎道：「這就對了，平息江湖紛爭，是少俠此行的初衷，少俠既敢前來龍門，難道會不敢去解決紛爭？」

胡不用道：「易少俠武功蓋代，一時無兩，門主既然借重少俠，你就不必客套。」

易敏道：「別這麼說，胡前輩，在下這點莊稼把式實在算不得甚麼。」

門主夫人史小雅親自替易敏斟了一杯酒道：「少俠，你當真不肯幫助咱們？」

易敏道：「夫人不要誤會，祇要對江湖有益，晚輩一定願意盡一點綿力。」

史小雅道：「少俠是答允了？」

易敏道：「這個……唉，但不知門主要晚輩如何做？做些甚麼？」

焦鼎道：「沒有任何限制，祇要對江湖有益之事，少俠可以隨心所欲的去做便是了。」

易敏道：「好，晚輩答允。」

焦鼎舉起酒杯道：「多謝你，少俠，咱們乾！」

待易敏喝過這一杯酒之後，焦鼎忽然臉色一整道：「本門主還有一點不情之請，希望少俠能夠諒解。」

易敏道：「門主別客氣，請吩咐。」

焦鼎道：「規定品級，本門主是始作俑者，如若不能以龍門名義去平息江湖紛爭，本門主會終身無法安心的，再說，少俠是岫姪女的丈夫，於公於私都應該助龍門一臂之力，因此，意欲聘請少俠擔任本門副門主，希望少俠不要推辭。」

易敏雙手連搖道：「門主太抬舉晚輩了，這項殊榮，請恕晚輩不能接受。」

史小雅道：「門主，易少俠是謙恭爲懷，他不會接受副門主的職位，咱們的總護法不是還虛懸着麼？就讓易少俠委屈一點吧！」

焦鼎道：「這實在有點委屈少俠，你如果再作推辭，就是看不起老夫了。」

龍門門主名動四海，爲了籠絡易敏竟不惜抽絲剝繭，層層進迫。

易敏年歲太輕，無論他怎麼老成，仍然祇是一個大孩子，他逃不過這天羅地網，祇得接受了龍門總護法的職位。

在龍門，除了門主夫婦，就以總護法的職位最高，龍門還沒有副門主，他自然是第三位人物了。

當天焦鼎就命師爺文昌明通告全體門下，並大排筵席，作爲慶祝。

* * *

易敏原來不善飲酒，今天卻也喝得很多。

酒醉之後會意識模糊，甚至不知他做了甚麼。

易敏就是這樣，當他酒醒之後，他竟然目定口呆，一個兒的在發愣。

揉碎了幾許桃花，但見嬌紅點點，這是床褥上的景象。

他身邊還有一個人兒，袒裼裸裎，無牽無掛，她那白裡透紅，潔如美玉的肌膚，使燈光爲之黯然失色。

她卻埋首枕上，羞不可仰，雙肩還在輕輕的抽動，好像在那兒哀哀而泣。

易敏究竟做了些甚麼？

他有過經驗，當然知道他自己做了一些甚麼事。

「小妹，我……該死，但……我不是有意的……」

他身邊的人竟是林雲岫，一個深深愛着他的姑娘。

他道歉，在自責的自己酒後犯了她而感到不安。

但，林雲岫卻猛一抬頭，粉臉上掛着兩行淚水，神色上卻有一份驚怒。

「甚麼，大哥，你說你不是有意的，那你可以不負責任了？」

「不，小妹，妳千萬不要誤會，易敏頂天立地，豈會辜負一個女子？我祇怕酒後亂性，竟然不知道一點憐惜。」

「啊，大哥……」

林雲岫的驚怒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紅雲兩頰，嬌羞無限，最後終於一頭扎進他的懷裏去。

「大哥，我……我不怪你。」

「小妹，唉……」

「怎麼？大哥，你後悔了？」

「別瞎猜，我祇是……祇是……」

「我知道，大哥，如果你找到了蓋齊齊，我叫她一聲姐姐就是了，這還有甚麼好唉聲嘆氣。」

「小妹，妳眞好。」

「大哥，有一件事，我不知該怎麼說。」

「高興怎麼說就怎麼說，咱們之間還有甚麼好顧忌的。」

「我有三個月沒有見到我爹爹。」

「妳是想念他老人家？那很簡單，咱們明天就去妳家。」

「不，你新任龍門總護法，怎能甩手一走。」

「那……妳是要獨自回去？」

「不，有門主夫人陪我去，她跟我爹交情很深，去見爹是她提出來的。」

「那好，有門主夫人同行，我也不必擔心了，妳們甚麼時候起程？」

「她原是要明天走的，我想延後一些日子。」

「爲甚麼要延後？」

「咱們……才新婚嘛，難道你捨得？」

「說得也是。」

奉命仲裁　陷入圈套

十天過去了，這十天易敏可是一個忙人，日間他得瞭解龍門谷的一切事務，以及接見一般門下。晚間更不必說，眞個是夜夜春宵，說不盡的閨房樂趣。

在第十一天的凌晨，林雲岫跟着門主夫人史小雅走了。她們是去探親，預定一個月後返回龍門。

送走了新婚不久的妻子，易敏好像如有所失，這種感覺是以前沒有的。

原來林雲岫像一隻依人小鳥，溫柔、體貼，幾乎無微不至。

一個生活在幸福中的人，如果突然失去了幸福，他必然不會好過，林雲岫雖然是短期暫時離開，易敏仍然有着强烈的感受。

排遣這種寂寞的最好方法，是將心力投入工作之中，可是總護法是閒職，雖是名高位顯，他卻無事可做。

在林雲岫離開後的第五天，門主焦鼎忽然派人將他找去。

「總護法，你看看這個。」

焦鼎交給他一封信，他抽出一看，原來是終南派掌門伍秉權，華山掌門邵仲昭，定於五月十五日在華山蓮花峯金天廟了斷過節，及解決排名之爭，恭請龍門門主前往仲裁。

易敏將信交還給焦鼎道：「門主要不要去？」

焦鼎道：「他們既是誠心相請，咱們不能叫人家失望，不過我有事分身不開，你就代替我走一趟吧？」

易敏道：「門主，屬下去恰當麼？」

焦鼎臉色一整道：「不要看不起你自己，龍門總護法的身份比一般掌門人還要高上幾分，你明早就出發，順道到燕窩宮走一趟，宮主楊霖兒的生日是四月二十日，代我去應付一下。」

易敏道：「門主指教得是，但不知燕窩宮座落在甚麼地方？」

焦鼎道：「燕窩宮在湖北荊山西北歇馬河附近，是去華山的順道，你帶着劍童，就更容易找了，他去過。」

易敏道：「是。」

焦鼎道：「送楊宮主的禮物，我會叫劍童帶着的，你去收拾一下，明天一早動身，不必向我辭行。」

易敏道：「是，屬下知道。」

* * *

依山面水，四週圍繞着千竿翠竹，每當清風徐來之際，但見竹影婆娑，其聲繚繞，宛如天籟之音一般，置身其中，令人塵囂頓消，有着如處桃源的感覺。

不錯，這兒的確如同桃源勝景，但比桃源還要令人迷戀。

翠竹之中，一幢十分美麗的紅樓，建築算不得怎樣雄偉，但卻別具匠心，使人覺得它像一朵花，一株嫩蕊，誰也不忍心對它摧殘或攀折。

像這樣一個極富情調的所在，它的主人如果是些不懂風趣的俗人，豈不是大煞風景。

它的主人的確不是俗人，俗人怎能培養成這等高超的情趣？

這就是名噪江湖的燕窩宮，宮主是一個綺年玉貌的嬌娃楊霖兒。

據說這位宮主原是富家千金，燕窩宮是她祖傳的產業。

她是一個獨生女，由於眼界甚高，因而年近三十，還是小姑獨處。

好在她習得一身十分高明的武功，當父母先後去世之後，她就發下一個宏願。

收養天下的孤兒，但以女性爲限。

她的生日是四月二十日，每年從四月十五至二十日止，燕窩宮會舉行一個盛大的百花會。

百花會除了賞花，還有一個爲天下武林同道所嚮往的節目——「配對。」

燕窩宮的姑娘都會武功，而且個個身手不凡，楊霖兒不願意她們孤衾獨眠，浪費青春，才爲她們舉行「配對」。

凡是屆滿及笄之年的姑娘，都可以參加「配對」。對象限定是武林同道，惟一的條件是武功要勝過出場配對的姑娘。

* * *

今天是四月十九日，燕窩宮熱鬧非凡，除了到處張燈結彩，而且管弦之聲不絕。

一般患有七年之癢或寡人之疾的武林同道，幾乎將燕窩宮擠得水洩不通。

晌午時分，宮前接待處來了一位長相敦厚、個性灑脫的年輕人，他正是龍門谷新任總護法的易敏。

他不再穿着土布衣褲了，換了一身天藍色的長衫，人要衣裝，他當然不再是土包子了。

他看到有人在接待處登記，他不明究裏，自然要詢問一下。

「姑娘，在下來自龍門谷，求見貴宮宮主。」

「啊！公子辛苦了，請先登記一下，小女子馬上派人替公子安排。」

「多謝姑娘。」

在接待做事的都是女人，年紀多半在二十至三十之間，她們全是一身翠綠，衣襟上插着一枚鐵制的大紅花。

易敏將馬匹交給劍童，再按登記部上的規定，寫下了姓名、年紀、門派及出身，然後連同拜帖、壽禮一併交給這位姑娘。

辨好登記手續之後，他被一位名叫菱花的姑娘帶到一幢精舍，此處設備富麗堂皇，是專供貴賓使用。

這幢精舍是由菱花及荷花兩位姑娘負責，她們以誠懇親切的態度侍候着客人，使人有賓至如歸之感。

午餐之後，易敏對菱花道：「姑娘，在下甚麼時候可以拜見宮主？」

菱花道：「總護法是貴賓，宮主理應親自接見，不過在總護法之前登記的貴賓太多，宮主一時接應不暇，不情之處還望總護法多多見諒。」

易敏道：「沒關係！在下等幾天也不要緊！」

菱花道：「咱們這兒熱鬧得很，總護法何不到外面看看？」

燕窩宮美麗得像畫、像詩，易敏自然想出去看看，於是點點頭道：「在下正想開開眼界，祇是怕誤闖禁區，引起貴宮的不快。」

菱花道：「總護法祇要不進後宮，其他各處都可以隨意走動，後宮立有告示牌，一看就可以明白。」

易敏道：「多謝姑娘。」

他隨即帶劍童走出精舍，信步所至，來到一片廣大的花園。

這是一個賞心悅目的所在，無論是嫣紅姹紫，亭台水榭，都令人有一種美好的感覺。

但令人不解的是，像這等美好所在，竟沒有人觀賞，這片廣大的園林，除了他們主僕，再找不到人跡了。

劍童却嘟着嘴道：「總護法，這兒冷冷清清的，沒有甚麼好玩，咱們何不去湊湊熱鬧？」

劍童沒有說錯，燕窩宮裏的確是十分熱鬧的所在，因爲他們剛剛踏進花園，就已聽到一股鬧哄哄的聲浪。

年輕人是喜歡湊熱鬧的，易敏何嘗不是這樣？於是他們循着這股聲浪離開了這座美麗的花園。

* * *

在燕窩宮的左側是一個演武廳，廳的一端搭着一座高台，台中正有一男一女在那兒過招，雖然不是拚命，却也鬥得十分激烈。

其實最熱鬧的還是台下，但見萬頭鑽動，羣情激烈，叫好及呼喝之聲不斷，顯得囂喧之極。

劍童看到這等場面，大爲高興，催着易敏道：「總護法，咱們擠到台前去。」

易敏道：「好的。」

他好不容易擠到台前去，在一個視線頗佳的位置停了下來。

此時台上的過招已經結束了，是男的勝了，那位落敗的姑娘向勝利者嫣然一笑，雙雙併肩走下台去。

台下的觀衆忽然發出一片的掌聲，向勝利者道賀。

約莫盞茶時分，一名全身嬌紅勁裝，年約二十上下的女郎登上了高台，台下觀衆的喧鬧之聲立時爲之一靜。

這位姑娘身材修長，眉目如畫，當得上是千中選一的美人兒。

祇是她目如利刃，臉罩寒霜，她那具美妙的胴體似乎在散發着凌厲的冷氣，人們祇看她一眼，必然不敢喘出一口氣來。

她在台上一站，目光流轉，向台下冷冷的一瞥，嘴角牽起，硬生生的擠出一點笑意，道：「小女子梅花，那一位願意賜教？」

她這一問，台下立即響起了一片議論之聲。

「怎樣？老范，要不要上去試試？」

「要去你去，我……咳，沒有興趣。」

「怎麼，你嫌我不夠美？」

「美有甚麼用？這種母老虎我可不敢招惹。」

那姓范的不敢招惹，却有人不在乎這些，祇聽到「颼」的一聲輕響，一名身材高大的壯漢已經躍上高台去。

壯漢雙拳一抱，道：「在下河間方杰，想向姑娘討教幾招。」

梅花姑娘冷冷的說道：「方大俠不必客氣。」

姓方的是形意門高手，一身外家功夫十分紮實，一出拳吐掌，虎虎生風，打得威武之極。

但梅花姑娘身法靈巧，祇見紅影飄飄，如同一隻彩蝶穿花，方杰連發二十幾招，連她的衣角也無法沾到。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按目前的情況推斷，方杰就算再發一百招，可能還是白費。

姓方的也是當代武林知名人士，在衆目睽睽之下，連一個姑娘都敵不過，這個人他實在丟不起，於是口中一聲暴叱，他的拳勢忽然大變。

這是拚命的打法，姓方的似乎豁了出去。

拳風帶着雷鳴，勢如巨斧開山一般，祇要中上一下，就是銅筋鋼骨也承受不起。

梅花姑娘的神色還是一樣的冷峻，祇是那雙銳利的目光射出一縷殺機。

「滾！」

這是一聲清脆的嬌叱，方杰龐

大的身軀在嬌叱中，飛了起來，他無法控制去勢，終於「轟」的一聲摔出丈外。

觀衆在一呆之後，發出一聲鬨堂的喝彩，這位梅花姑娘果然是一隻母老虎，等閒之人實在不敢招惹。

接着連續三人上台挑戰，每一個都是落得灰頭土臉。

梅花姑娘的武功的確高明，台下這般赳赳武夫，幾乎全部面目無光。

「媽的，這女人太氣人了，如果在當年，我非要教訓她一下不可。」

「算了吧，老兄，當年，嘿嘿，你還不是只有乾瞪眼睛的份兒。」又是剛才議論的兩個，他們雖然不敢上台，却恨不得給梅花一點教訓。

劍童忽然嘟着嘴道：「總護法，這女人使咱們男人丟盡了臉，咱們不能讓她這麼狂妄。」

易敏微微一笑道：「那你就上去教訓她一下吧！」

劍童道：「小的要是能夠打敗她，早就上去替咱們的男人吐氣揚眉了，總護法，依小的看，只有你才能打敗這個女人，上去吧，總護法，劍童求你了！」

易敏原是一個不愛出風頭的敦厚年輕人，此時一時性起，竟然答應了劍童的要求。

足尖輕輕一點，身形拔空而起，距台面還有五尺，憑空一步跨了過去。

「啊！」

台上的梅花臉色一變，台下的觀衆發出一片驚呼。

這是「凌空漫步」，如非內力輕功均達絕頂，斷然不會達到這等成就。

雙拳一抱，易敏向梅花姑娘一禮道：「在下易敏見獵心喜，希望姑娘不吝賜教。」

梅花姑娘臉色冷峻，原是一座無情冰山，現在冰山溶解了，她竟然綻開了笑意一片。

笑，並不稀罕，人人都會。

梅花自然也會，只是她的笑却稀罕已極。

現在她居然笑了，稀罕的笑是十分珍貴的，也使人覺得她十分迷人，可惜易敏不解風情，也並未感到這是一種難求的榮幸。因爲他知道梅花功力驚人，面對强敵，他不敢掉以輕心。

再說他是爲了替男子漢爭回顏面才上台的，心中只有一個必勝的念頭，因而絲毫不爲她的迷人所動。

他的神情似乎觸怒了梅花，笑意收斂了，美麗的嬌臉回復了一片冷肅。

「得罪了。」

三個冰冷的音符，帶來了絲絲勁風，她第一次搶先出手，五隻嫩葱般的手指閃電般抓向易敏的肩頭。

這是一招「五鬼抓魂」，她的五指都帶起勁風，武林能夠將「五鬼抓魂」練到這般境界的並不多見。

好在易敏已經暗凝磨盤神功，全身上下都已佈滿罡氣，縱然讓她來抓，她也無法抓到易敏的肩頭。

梅花姑娘不是常人，五指勁風受阻，她已有了警覺，纖掌倏忽的一收，飄身急退五步。

現在梅花姑娘神情更加凝重了，她向易敏狠狠的瞪了一眼，脚下一個盤旋，身體忽然凌空飄了起來。

她身在空際，忽然腿臂齊縮，然後驟然一伸，挾着令人窒息的勁風，以泰山壓頂，作雷霆萬鈞之勢的當頭一擊。

這一招「鬼王蓋印」，是武林第一煞「風雷鬼王」的獨門絕學。

三十年前，風雷鬼王橫行江湖，造成一股巨大風暴，武林知名之士喪身在他這招「鬼王蓋印」之下的怕不有百名之多。

雖然這名煞星已經銷聲匿跡，三十年未履江湖，但對這招「鬼王蓋印」，人們仍然談虎色變。

想不到這位嬌滴滴的梅花姑娘，竟然習得如此霸道的武功。

想不到這麼一個人見人愛的美人兒，竟會是一個絕代魔頭的傳人。

這是人人都想不到的意外，台下千萬觀衆不禁爲之目瞪口呆，有些膽小的甚至心驚膽戰，或是悄悄轉身向場外開溜。

人人都可以開溜，只有易敏不能，因爲他不想開溜，也沒有將「鬼王蓋印」放在眼內。

雙掌向上一翻，劃了一個圓圈，忽然掌力一吐即收，再彈身下了高台。

「走吧，劍童咱們回去。」

他帶着劍童走了，台下的觀衆仍像木雕泥塑一般，呆呆的向台上望去。

「鬼王蓋印」是一代魔頭的絕世武學。

在江湖上，在武林中，「鬼王蓋印」具有無可比擬的震撼之力。

但在三十年後，重現江湖的「鬼王蓋印」，並不像想像中的那麼可怕，它沒有傷到易敏，梅花姑娘反而由空中摔了下來。

顯然，這位風雷鬼王的傳人是受了傷，雖然她沒有爬在台上，但落地時一個踉蹌，身形搖搖欲倒，如非由兩位少女扶到台下，她可能會當場出醜。

其實，這樣也夠了，人人都可

以看得出，她是落得一個「敗」字。

敗，沒有甚麼。比她先出場的姑娘不是也敗了麼？不過，這是配對比賽，男女雙方應履行比賽的規定。

這不能怪梅花姑娘，是易敏先走了。

* * *

夜色闌珊，易敏正待就寢。

「稟總護法，伍姥姥求見。」

前來傳報的菱花，看她凝重的神色，好像伍姥姥不是常人。

易敏向她打量一眼，問道：「伍姥姥是誰？」

菱花答道：「伍姥姥是小宮主的奶娘。」

易敏道：「小宮主又是誰？」

菱花道：「你是怎麼啦？總護法，日間將小宮主打傷，現在還躺在床上，居然還說不認識小宮主，你這人，咳！」

易敏一怔道：「姑娘是說梅花姑娘就是小宮主。」

菱花撇撇嘴道：「除了她還有誰？哼，想不到你那麼無情，竟然將她擊成重傷。」

易敏攤攤手道：「這麼說，姑娘是誤會在下了……」

菱花搖搖手道：「好啦，伍姥姥還在外面相候，你見是不見？」

易敏道：「當然要見，快請。」

伍姥姥進來了。

伍姥姥並不老，只是一個四旬上下的中年婦人。

易敏雙拳一抱道：「伍姥姥請坐。」

伍姥姥坐下了，她的目光始終沒有離開易敏。

她的臉色是肅穆的，不過那並不是發怒，只是微微有點生氣而已。

「總護法……」

「姥姥有甚麼指教？」

「你爲甚麼要下毒手，打傷咱們的小宮主？」

「姥姥這麼說是冤枉人了，小宮主以『鬼王蓋印』凌空下擊，在下如果不運功自保，豈不要浪擲這條生命！」

「誰說不要你運功自保，但你却打傷了她。」

「她是傷在自己反震之力，姥姥是武林高人，應該懂得其中道理。」

「這個……好吧，咱們不談這些，但你爲甚麼撒手一走？」

「這是在下的錯，因爲在下沒有想到小宮主會身負重傷。」

「哦，她沒有受傷，你就應該一走了之？」

「咳，姥姥，比武過招，勝敗是十分平常事，小宮主何必認眞？」

「老身不是這個意思。」

「那……姥姥之意是……」

「你知道她們爲甚麼比武？」

「不知道，在下以爲是一項助興節目。」

「哼！龍門總護法名滿江湖，想不到你的見聞，竟如此簡陋？」

「在下原是一個鄉下人，實在慚愧得很。」

「那老身就告訴你吧，他們是在作配對的比賽。」

「甚麼叫做配對？」

「本宮有不少待嫁女兒，武林中有不少孤身男子，任何人只要勝過比賽的姑娘，那位姑娘就是勝利者的妻子了，所以老身要恭喜總護法鰲頭獨佔，竟然獲得一個武功超凡脫俗的妻子！」

易敏大吃一驚，他決未想到一時高興上台比試，會惹來這麼一件麻煩事，因而連忙搖搖手道：「這個不行，在下是有妻子的人。」

伍姥姥臉色一變道：「甚麼？你已經有了妻子，那你還爲甚麼上台比武？莫非你要毀掉小宮主的名節？甚至想毀掉燕窩宮？」

易敏道：「伍姥姥言重了，在下與貴宮素昧生平，毫無恩怨可言，怎麼會有那等想法？」

伍姥姥道：「但事實上，你如若不娶小宮主爲妻，她沒有顏面再活下去，本宮也就被你毀了。」

易敏訥訥的道：「姥姥……這……該怎辦？」

伍姥姥道：「本宮每年舉行一次配對比武，天下武林人人皆知，你當衆打敗了小宮主，今後江湖上人人都知道你是小宮主的丈夫了，除了娶她，老身想不出還有甚麼辦法。」

易敏道：「可是……」

伍姥姥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你的妻子是誰？」

易敏道：「在下原先的妻子是蓋齊齊，後來她被人騙走了。」

伍姥姥問道：「以後你又娶了一個妻子？」

易敏道：「是的，她叫林雲岫。」

伍姥姥道：「林雲岫？你們可曾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易敏道：「沒有，不過她已經去稟報她爹娘去了。」

伍姥姥道：「要是她爹不答應呢？」

易敏道：「咱們十分相愛，我想她爹是會答應的。」

伍姥姥道：「不，林雲岫她的爹老身認識，此人眼高於頂，他絕不會將他獨生愛女嫁給你的，而且你們的結合於法於理，全都不合，我看你就死了這條心吧。」

易敏長長一嘆道：「姥姥說的不無理由，但在下却不能辜負林雲岫。」

伍姥姥道：「那你就可以辜負蓋齊齊？」

易敏道：「不，在下與林雲岫已有成約，在下雖然娶了她，仍要找尋蓋齊齊，如果蓋齊齊沒有另嫁他人，她情願以大婦之位相讓。」

伍姥姥搖搖頭道：「這是不可能的，林家富甲中原，他們家的女兒怎會跟人家作小的。」

易敏臉色一整，道：「姥姥的推測也許不錯，不過在下却不能不守這項原則。」

伍姥姥道：「你眞是死心眼，老身將你的原則稟告宮主，看她怎樣決定，你歇息吧，老身告退了。」

易敏道：「姥姥好走。」

伍姥姥走了，易敏却輾轉反側，無法入夢。

他是一個鄉下的農家子弟，想不到萬里尋父，竟然惹來如此多的情孽。

而且有些事情來得十分突然，他雖覺得有些不妥，但又無法找出它的破綻。

思緒百轉，使他的意念陷於混亂，直到夜色深沉，他才迷迷糊糊的睡去。

此後三天是燕窩宮喜慶的高潮，但見人來人往，拜壽者川流不息。

而且每一張臉都是在歡笑，喧鬧之聲響遍每一個角落。

祇有一個人例外，她是小宮主梅花姑娘。

莫非她的傷勢還沒有好轉，還是易敏沒有答允她的婚事？

少女的心，海底的針，小宮主的心事是令人難以捉摸的。

祇有一點絕不會錯，她整天愁鎖眉梢，的確是心事重重。

伍姥姥是她的奶娘，對她最關心的也是這位老人家。她整天呆呆的對着鏡子發愁，伍姥姥再也忍不住了。

「小宮主，妳的傷……」

「我的傷已好了，姥姥不必擔心。」

「那……妳是在恨那姓易的了，妳放心，姓易的如果不給咱們一個滿意的交代，他絕不會活着走出宮去。」

「別這麼說，姥姥，我不怪他。」

「啊，小宮主，妳這是怎麼啦？」

「我很好，姥姥。」

「哼，小宮主，他已經有了妻子，居然也敢跟妳作配對的比試……」

「姥姥，他不是跟妳解釋過麼？」

「妳相信？」

「易敏是一個忠厚的人，他絕對不會說謊。」

「就算這樣吧，但這個人咱們丟不起的。」

「這是命，如果他知道咱們的規定，我就不會遇到他了。」

「啊，小宮主，妳是說無論在任何情況下妳都要跟他？」

「是的，姥姥，這是配對比賽的規定，台下還有千萬個人證。」

「不，小宮主，妳娘是不會答允的。」

「我娘怎麼樣說？」

「宮主沒有說甚麼，不過我看出她十分生氣。」

「姥姥，我求求妳……」

「我？唉，老身人微言輕，妳娘不一定聽我的，不過我可以試試。」

「多謝姥姥。」

小宮主梅花姑娘平時眼界極高，一般武林中的少年子弟，她從來不願正眼一望，參加配對的比鬥祇是好玩而已。

風雷鬼王武功蓋代，他的獨門絕學「鬼王蓋印」更是打遍天下無敵手，梅花姑娘已經獲得該派武學的眞傳，放眼天下能夠接下她一招半式的並不多見。

現在易敏居然能打敗了她，這實在是使她大感意外。

勝敗本是兵家常事，但易敏打消了她的傲氣，也打開了她的心扉。

武林兒女原是豪放的，所以她才直言無隱的求助於她的奶娘。

祇是如此一來，可就難倒了伍姥姥了。

梅花姑娘是很小由她帶大的，她自然知道這位小宮主說一不二的性格，但是她也明瞭宮主楊霖兒的個性，這次不祇是不能成功，說不定還會惹來一頓排頭。

不管怎麼樣，她總得前去試試。

一晃三天，她沒有找到說話的機會，實在因爲楊霖兒太忙了。

直到第四天的傍晚，楊霖兒才獨自在房中歇息。

「稟宮主……」

「甚麼事？」

「這個……」

「看妳，有話就直說，別吞吞吐吐的。」

「是……是關於小宮主參加配對比賽的事。」

「這件事，妳跟我說過，既然姓易的事先不知道，咱們不怪他就是。」

「可是，小宮主她……」

「她怎麼樣？」

「她說易敏勝了她……」

「勝了她又怎麼樣？難道她不知道姓易的已經有了妻子？」

「小宮主知道，可是她說這是

命！」

「甚麼？她願意嫁給姓易的做小的？」

「這個……」

「哼，別說做小的，就算姓易的沒有妻子也不行，妳叫她死了這條心吧！」

「宮主，這是爲了甚麼？」

「妳不必問是爲了甚麼？照我的話告訴梅兒就是。」

「是，屬下知道。」

當晚燕窩宮貼出了佈告，公佈了配對比賽好事，成雙的姓名，內中也有小宮主及易敏，不過他們列爲不分勝負，是惟一不能成雙的一對。

此種結果，易敏是求之不得，燕窩宮不必再躭下去，次日天剛破曉，他就向宮主楊霖兒告辭。

* * *

華山五峯，亭亭玉立，其雄奇險峻，爲宇內名山之冠。

西峯又名蓮花峯，峯頂金天廟有一口古井，俗稱「玉女洗頭盆」，是華山的名勝之一。

名列當代武林門派之一的華山派，就設在蓮花峯的金天廟內。

今天是五月十五日，時方晌午，艷陽當空，兩條人影正由北峯渡蒼龍嶺直向蓮花峯撲了過來。

華山諸峯皆亭亭秀拔，而高絕處乃如斧劈刀削，雖是雄偉奇崛，但却險峻無比，來人竟然輕登巧縱，履危崖如坦途，片刻之間，已到達金天廟前。

他們脚下一停，走在前面的藍衫年輕人，向四週流目一瞥道：「奇怪，怎麼一個人影也沒有，莫非咱們來得早一點？」

他身後的白衣少年道：「時間已是晌午，咱們不能算早，總護法，也許他們在廟裏，咱們何不進去看看？」

這兩人原來是易敏及劍童，他們是來替華山、終南兩派作仲裁的。

但見天風怒吼，除了這些天籟之音，似乎這蓮花峯連一個活人也沒有了。

也許劍童說得對，華山終南派，可能先禮後兵，正在廟裏作比鬥上的某些規定。

再說他們請了龍門門主，仲裁人還沒有到，他們不能不稍作等候。

於是他咳了一聲，舉步就向廟門跨了進去。

廟門是洞開的，他剛剛一脚跨進，兩股凌厲的勁風忽然由左右襲來。

他絕沒想到金天廟內竟暗藏殺手，如非他功力夠高，這一聲不響的偷襲，他必然難逃毒手。

身形後仰，雙手倏吐，同時抓着兩人持有長刀的腕脈，輕輕一擰一扭，兩具巨大的身軀一起向左右兩方摔去。

摔倒暗襲者他才運目望去，原來是兩名年約四旬的道長。

雙拳一抱，易敏帶着歉意的道：「兩位華山門下吧？在下來自龍門谷……」

被摔倒的道長此時已爬了起來，其中一個身材較瘦的沉「哼」了一聲，用一雙怨毒的眼光向易敏望着。

「我知道你來自龍門谷，龍門門主爲武林主持公道，你却用心狠毒，兩手血腥，請問你，姓易的，是龍門門主叫你這麼作的麼？還是你自己惡性難改而擅自作主張？」

「道長，這是怎麼說？」

「嘿……小賊，華山派縱然落得灰飛烟滅，也不會叫你如願，你等着瞧吧！」

不必等着他已經看到了，敢情這金天廟裏竟是一個十分可怕的陷阱。

廟門悄悄的關閉，剛才出手偷襲的兩名道長已經隱去了形跡，他意識到這一點，自己已經身陷險境。

他沒有猜錯，大量濃烟已由殿後湧了出來。

莫非華山派要放火燒他，連金天廟也不要了？

此種猜忖並非沒有可能，但烟中帶毒可能性爲大，因此他迅速閉着呼吸，再找尋逃生之路。好在劍童沒有跟進來，一個人的行動就方便得多了。

於是暗凝磨盤神功，以全力向廟門一掌推去。

磨盤神功是千古絕響，華山門下雖然在門外堆起了不少石塊，但仍然無法阻擋這驚神鬼駭的雷霆一擊。

一聲山搖地動的巨響，兩扇廟門飛了起來，門外推集的石塊被擊得向前激飛，如同彈丸掠空一般。

守在門外的華山門下，不防有此一着，一時逃避不及，竟有十多人被石塊擊中，但見死傷狼藉，到處都是殘肢斷臂，景象之慘，令人不忍卒睹。

易敏逃出可怕的陷阱，他原想稍作解釋，不予追究的，因爲這分明是一場誤會。

及流目四週一瞥，他那敦厚的面頰上竟現出一抹殺機。

劍童只是一個孩子，他却遭到慘死，已被華山門下所殺。

他要將此事弄個明白，華山門下也沒有放過他的打算，只見無數人影由山石草木之間向廟前逼近。

他身負兩家之長，習得一身絕頂武功，只要他想走，相信沒有人能夠留得下他，於是他緩緩吸進一

口長氣，再度提聚磨盤神功。

「啊……」

他暗中一聲驚呼，臉色也爲之大變。

敢情他已中了毒，眞力竟然無法提聚。

這一下可就糟了，由當前的情況推斷，華山門下必然不會容許他作任何分辯，他不想糊裏糊塗的把生命擺在這裡，就得突出重圍再說。

眞力無法提聚，華山門下還是留他不下，因爲他還有救命的法寶「天羅珠」。

他必須及早找地方運功迫毒，因而不敢作半點遲疑，掏出一粒「天羅珠」，振腕就向來路擲去。

樹倒木折，塵土激飛，這一炸之威，幾乎像天崩地裂一般。

只要是血肉之軀，沒有人敢擋他的鋒芒，華山門下潰退了，他終於安安穩穩的突圍而出。

從日影西斜，一直到晚霞含山，他總算逃下了華山，不過他的毒傷已經發作，他找不到一個安全的療傷所在。

他不敢行走大路，只得落荒而逃，待他找到一個山洞，還沒有到達洞口，就已一頭栽倒下去了。

* * *

「怎麼辦？姥姥，過去五天了，他還沒有甦醒過來。」

「不必着急，他的毒已穩住了，不會有甚麼問題，只是今後……」

「妳又來了，姥姥，路是人走出來的，妳老擔心作甚麼？」

「不錯，路是人走出來的，要是無路可走？」

「不要杞人憂天，姥姥，只要他的毒傷能好了，放眼天下，沒有人能夠爲難咱們。」

「是的，天羅絕技冠蓋武林，加上妳這位鬼王的傳人從旁協助，能爲難你們的，的確不多，不過無論你們的武功如何高超，總不能與天下武林爲敵。」

「咳，姥姥，妳顧慮得太多了。」

「不是老身的顧慮太多，事實上你們已經變作衆矢之的，今後只要你們在江湖上出現，人人都不會放過你們的。」

「當眞麼？姥姥，這是爲了甚麼？」

「我也不太明白，不過就易敏在龍門當總護法以及到華山來做仲裁的兩件事來說，老身却敢斷言，必然都是焦鼎佈置的圈套。」

「焦鼎爲甚麼要這樣做？他跟易敏有仇麼？」

「妳知道易敏爲甚麼要上龍門？」

「他不是前去挑戰麼？」

「不是，他是想毀掉龍門。」

「啊，他是爲了甚麼？」

「龍門品題，在江湖上造成了明顯的階級，因而紛爭迭起，殺戮不絕，一肩擔日月却始作俑者。」

「我明白了，焦鼎如果要存心挑起江湖紛爭，他自然容不得易敏，我只是想不透，易敏在龍門之時，他爲甚麼不下毒手。」

「一肩擔日月名滿江湖，對於可能影響名譽的事，他自然要設法避免，現在他却出師有名了，大義滅親，清理門戶，都是他的很好的藉口。」

「那好，咱們就鬥鬥他。」

「妳娘呢？妳也跟她鬥？」

「這個……咳，姥姥，我娘又沒有對易敏怎麼樣？我怎會跟她鬥呢？」

「如果妳娘對付易敏，妳就要鬥鬥她了？」

「姥姥，這是沒有的事嘛，妳盡說這些做甚麼？」

「小宮主，不是老身危言聳聽，或者是存心挑撥，妳們母女間的感情，因爲妳娘必然會跟焦鼎聯手以全力對付易敏的，所以妳必須儘早有個決斷。」

「姥姥這麼說，必然是有根據了，請問……」

「據老身多年的觀察，龍門與燕窩宮的關係似乎是十分密切，妳娘與焦鼎更是交非泛泛，老身懷疑焦鼎所佈置的陷阱，妳娘早已知道，只是她沒有想到妳會參加配對比賽，更沒有料到妳會敗在易敏的手中。」

「是的，姥姥，他們最料不到的是我會這麼死心眼非跟定了易敏不可。」

「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囉，哦，妳還沒有回答老身，如果妳娘當眞要對付易敏，妳怎麼辦？」

「易敏在配對中當衆贏了我，按本宮的規定，他是我的丈夫，也是我娘的女婿，虎毒不食子，難道我娘當眞會對付女兒女婿麼？」

「小宮主，妳想的太天眞了，妳娘早已宣佈，你們不分勝負，否定了配對賽的結果，如今妳私自離宮，她不只不會承認易敏是燕窩宮的女婿，還會加給他一個拐誘的罪名，如果妳要幫助易敏，只怕連妳也不會放過。」

「姥姥，我娘眞會那麼狠心麼？」

「但願我是過慮！」

敢情救易敏的竟然是燕窩宮的小宮主梅花姑娘及她的奶娘伍姥姥了。

梅花個性固執，說一不二，她認定了易敏是她的丈夫，無論生死禍福，她都應該找到他，跟着他，所以她才不辭而別。

她帶着伍姥姥趕奔華山，卻只因為來得晚了一點，所以沒有趕上易敏在金天廟驚心動魄的遭遇。

不過華山出了事，她看得出來，因為金天廟前固然是血跡斑斑一片凌亂，華山門下還在大舉搜山，必然是在追殺敵人。

他們的敵人是誰？莫非就是易敏？

她機伶伶打了個寒噤，隨即作了一個決定。

「姥姥，跟着他們。」

「妳認為他們在搜捕易敏？」

「頗有可能。」

「好，咱們暗中跟着。」

這一跟果然被她們找到了易敏，此時他已毒發暈迷了過去，如果不是梅花找來，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不待華山門下接近易敏，梅花便已撲了上去。

這位姑奶奶是招招殺手，絕不留半點情份。

伍姥姥自然不會閒着，十幾名華山門下，只不過是片刻之間，就已一個不剩。

梅花扶起易敏，輕輕呼叫道：「大哥……大哥……」

伍姥姥道：「他是中了毒，快將本宮的祛毒靈丹餵他幾粒試試。」

梅花一連餵了他幾粒，並以內力助他祛毒。

一晃個把時辰，他還沒有甦醒過來。

梅花滿面憂愁，問道：「姥姥，這怎麼辦呢？」

伍姥姥道：「藥不對症，咱們除了每天以內力幫他祛毒，沒有別的法子了。」

梅花道：「咱們上金天廟？」

伍姥姥道：「華山人多勢衆，咱們卻只有兩個人，而且還要照顧易敏，這個辦法看來很難行得通。」

梅花「哼」道：「易敏要是有個三長兩短，我一定要殺盡華山門下替他報仇。」

伍姥姥道：「易敏功力極高，要他死還沒有這麼容易，不過咱們先要找一個隱蔽的地方住下來，這才能安心替他療毒。」

梅花道：「姥姥有隱蔽的地方麼？」

伍姥姥道：「有，我背他，咱們走吧。」

她們將易敏帶到華山以南的一個山鎮，那兒叫「金堆城」。

離鎮五里有一家獵戶，是伍姥姥的一個族弟的家。

他們就在這家獵戶住了下來。

一晃五天，易敏的毒傷未再惡化，但卻也沒有好轉。

直到第八天的傍晚，他才甦醒了過來。

「啊……妳……」

他一眼看到了梅花，不由大為驚訝。

梅花大喜道：「謝天謝地，你終於醒來了。」

易敏略作思索，道：「我在華山金天廟中了他們的暗算，後來勉强逃下山麓，終於暈倒地上，必然是妳將我救來此地。」

梅花道：「是的，咱們只要晚來了一步，後果就不堪設想了，聽說你是來作仲裁的，為甚麼你卻跟華山派鬥了起來？」

易敏一嘆道：「我也不知道是為甚麼，剛剛踏進廟門，就中了他們的暗算。」

梅花撇撇嘴道：「姥姥猜得不錯，一定是焦鼎幹的好事。」

易敏愕然道：「會是他？實在使人不易相信。」

梅花道：「你這人太忠厚了，想想看，龍門品題，風靡江湖，人人都以品題為榮，一肩擔日月焦鼎豈不是名震宇內，成為當代武林的主宰者，你要破壞它，他自然容你不得！」

易敏錯愕良久，道：「人心險惡，果然十分可怕。」

梅花道：「不要管那些，先試試你的毒傷怎麼樣。」

易敏點點頭，立即盤膝坐好，開始運功。

良久，他睜開眼來，頹然一嘆道：「死不了，但有三處經脈閉塞，真力無法運轉，今後衹怕是一個廢人了。」

梅花姑娘道：「別灰心，大哥，我天天幫你運功，衹要假以時日，打通三處經脈並非難事。」

易敏沉吟半晌道：「梅花姑娘……」

梅花姑娘道：「甚麼事？大哥。」

易敏道：「妳為甚麼要救我？」

梅花姑娘道：「大哥，你忘記配對比賽了麼？」

易敏道：「這個，咳，妳太認真了，梅花姑娘，我是有妻子的人。」

梅花姑娘冷「哼」了一聲道：「不是我認真，是你將女人的名節看得太隨便了，參加配對比賽的女人，衹要輸給挑戰者，不管挑戰者的條件怎麼樣，她必須做他的妻子，這是燕窩宮的規定，當時人人都看見，我輸了，怎能說我認真？」

梅花姑娘事理俱在，易敏無話可說了。

梅花姑娘臉色一整道：「大哥，這是命，也是緣份，我是很少會參加配對比賽的，那天一時高興想上台玩玩，在我想來，師門『鬼王蓋印』，是當代武林的絕響，縱然走遍天下，也很難找到能夠接下這一招的人物，誰知竟會遇到你了。」

易敏一嘆道：「我也不知那是配對比賽，才鑄成這樣一件大錯。」

梅花姑娘道：「不要後悔，大哥，這是命，也是緣份，如果蓋齊齊、林雲岫都會回來，我不會跟她們爭甚麼的。」

易敏十分感動的道：「梅花姑娘，這太委屈妳了。」

他語音甫落，伍姥姥忽然跑了進來。她是到鎮上買東西去的，看她慌張的神色，好像發生了甚麼大事。

及見到易敏醒來了，她那緊張的臉頰鬆弛了，而且換上一片笑容。

「啊，公子醒來了。」

「是的，姥姥，多謝妳救命之恩。」

「別客氣，是小宮主救了你，老身不敢居功。」

語音一頓，回頭對梅花姑娘道：「小宮主，老身聽到幾件不幸的消息，才匆匆趕了回來。」

梅花姑娘道：「不要慌，姥姥，甚麼不幸的消息？你慢慢說。」

伍姥姥道：「聽說華山的金龍劍笈被盜，華山掌門邵仲昭被殺，目前華山已組成三支隊伍投入江湖，要為他們掌門復仇。」

梅花姑娘道：「他們復仇的對象必然是大哥了，我不懂他們怎麼會把罪名栽到大哥的頭上？」

易敏長長一嘆道：「這很簡單，華山門下不認識我，衹要找一個身材相似的稍加改扮一下，他們就無法分辨了。」

梅花姑娘道：「八成是這樣的，還有甚麼？姥姥！」

伍姥姥道：「龍門谷已散發武林帖，除了開除易公子的總護法職位，並組織一支隊伍，協助華山緝捕易公子。」

伍姥姥又道：「妳娘說易公子拐誘小宮主，親率本宮高手，已經投入江湖。」

梅花姑娘臉色一變，道：「她既然不念母女之情，咱們今後衹好各憑手段了。」

易敏道：「梅花姑娘，妳能不能聽我幾句話？」

梅花姑娘道：「好，妳說。」

易敏道：「焦鼎存心除去我，我必然難逃他的毒手，妳跟着我衹有死路一條，再說，妳跟妳娘無論怎麼樣說，總是母女，母女骨肉連心，不要因為我傷了骨肉之情，聽我的話，回到妳娘的身邊去吧。」

梅花姑娘道：「大哥，你是不要我了？」

易敏道：「不，梅花姑娘，我喜歡妳，可是……」

梅花姑娘道：「好啦，衹要你喜歡我，別的話就不必多說了，老實告訴你吧，燕窩宮的女孩子，有半數以上是楊霖兒的女兒，但沒有一個是親生的，包括我在內，這還不說，據我所知，本宮每年舉行一次配對比賽，是一個絕大的陰謀。」

易敏道：「哦，甚麼陰謀？」

梅花姑娘道：「燕窩宮嫁出去一個女孩子，就控制了武林一個高手，甚至一個門派。」

易敏道：「會有這種事？妳不是言過甚其詞吧？」

梅花姑娘道：「我知道你不會相信，但燕窩宮的女孩子都經過特殊的訓練，她們都有一套控制男人的能耐。」

易敏微微一笑道：「妳呢？也學過了麼？」

梅花姑娘嬌臉一紅道：「我當然也學過，你害怕了？」

伍姥姥道：「小宮主沒有說錯，燕窩宮的配對比賽，旨在控制整個武林，的確是一項可怕的陰謀。」

梅花姑娘嬌嗔道：「你還要我回去麼？大哥。」

易敏長嘆一聲道：「龍門品題，挑起武林紛爭；燕窩宮配對，控制整武林，這還成一個甚麼世界？」

梅花姑娘櫻唇一嘟道：「弱肉强食，世界本來就是這樣的，像你這麼老實，處處都會吃虧上當，所以……」

易敏搖搖頭道：「話不是這樣說，世上的人太多，難免會有良莠不齊，其實所謂壞人，衹是少數幾個野心家而已。」

梅花姑娘「哼」了一聲道：「少數的幾個人，就弄得天下大亂，再多幾個壞人，豈不陷於世界末日了？」

易敏道：「這話也對，可是妳別忘了世間上還有不少正義而獻身的人，最後都是邪不能勝正的，壞人還是趨於滅亡，所以咱們不必灰心。」

梅花姑娘訝問道：「你就是獻身於正義的人？」

易敏臉色一正道：「我原先衹望獨善其身，現在麼……」

梅花姑娘道：「現在是要兼善天下了？好，我幫你。」

易敏道：「梅花姑娘，妳應該知道我的處境！」

梅花姑娘道：「當然知道，仇蹤遍地，四海難容。」

易敏道：「妳還要跟着我？」

梅花姑娘平淡的道：「衹要我

還有一口氣在，我就得幫助我的丈夫。」

這位平時冷若冰霜，不苟言笑的姑娘，想不到對名份竟然這般的重視，用情又是如此之專。

易敏被她的眞情感動，自然無話可說，他目前當務之急，是盡快療好毒傷，否則，他是無法向邪惡挑戰，也無法保護自己的妻子。

於是他不再說廢話了，逕自盤膝打坐，開始運功療毒。

梅花姑娘自然也不會閒着，她叫伍姥姥替他們護法，伸手貼上易敏的背心，以內力助他行功。

易敏自習得磨盤神功之後，內力之强，在當代武林已不多見，如今加上梅花姑娘以內力相助，奏效之快，幾乎立竿見影。

約莫一個時辰之後，易敏運功醒來，他起身向梅花姑娘雙拳一抱道：「多謝妳，梅花姑娘。」

梅花姑娘撇撇嘴道：「誰要你謝，姥姥，咱們餓了，可有甚麼可吃的？」

伍姥姥道：「菜飯都是現成的，要不要喝一點酒？」

梅花姑娘道：「酒倒不必了，大哥還有一處穴道未通，飯後祇怕還要花費個把時辰呢！」

伍姥姥大喜道：「眞的？小宮主，易公子的傷毒可以祛除了。」

梅花姑娘道：「咱們的祛毒靈舟，雖是不大對症，但也不是毫無用處，經咱們以內力一催，大哥所中之毒多半已由毛孔中排出。」

伍姥姥道：「好極了，我擔心華山及龍門的隊伍可能會找到這裏來。」

梅花姑娘一怔道：「當眞麼？姥姥，此地偏僻得很嘛。」

伍姥姥道：「這都怪老身不好，我不該上街去。」

易敏道：「姥姥勿須自責，他們遲早也會找來的，不過咱不能不早作準備。梅花姑娘，咱們再來一次。」

這回仍由伍姥姥護法，梅花姑娘幫助易敏運功，眼看就要一個時辰了，他們還在最緊要的關頭。

緊要的關頭是不能打擾的，否則必將導致走火入魔，偏偏就在這個要命的時辰，一隊龍門、華山聯軍逼了過來。

領頭的是龍門總巡山古三化，及華山雙老之一的紫虛道長。

跟在他們身後的，有龍門鐵衫隊十八名，華山門下十二名，這般人的身手全都不凡，是一個十分堅强的組合。

伍姥姥遠遠看到了他們，心頭不由一懍。

她當然不是怕他們，就算古三化與紫虛道長二人聯手，她能在十招以內保持不敗。

祇不過他們不是兩個，而是共三十二人。

一對三十二，這是一個過於懸殊的比數。雙拳難敵四手，這一仗打起來的結果不問可知。

她不在乎個人的生死，但不能不關心梅花姑娘與易敏的處境及安危，祇要有一個人闖過她的攔截，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她正在憂心忡忡之際，一股細如蚊蚋之聲音忽然傳入她耳中：「姥姥，是來了敵人？」

這是易敏的聲音，伍姥姥自然分辨得出來。

一個人在療傷的緊要關頭，居然能夠察覺來了敵人，並能夠蟻語傳音，此等功力實在前所未見。

於是她以崇敬的語氣答道：「是的，公子，來人共有三十二個，老身祇怕無力阻擋。」

易敏道：「在下的百寶囊中，有天羅珠，爆炸力極强，姥姥拿幾顆去對付他們，咱們還要一炷香的時間就可完成。」

伍姥姥聞言大喜，馬上由易敏的百寶囊中取出三粒天羅珠，身形一轉，揚手擲了一顆出去。

此時，來人剛剛轉出十丈之外的一片疏林，一聲轟天巨響，嚇得他們狠奔豖突轉身就逃，這是伍姥姥不想傷人，天羅珠擲出七丈，祇是給他們一個警告而已。

但這一炸之威，强烈無比，來人雖然沒有被直接炸傷，仍有四五個被飛起來的碎石擊中，其中兩人傷勢嚴重，可能有生命危險。

紫虛道長「哼」了一聲，道：「是姓易的小賊，逃下蓮花峯就是他！」

古三化道：「道長，你可知道這是甚麼暗器？」

紫虛道長道：「姓易的曾任貴門總護法，莫非古大俠還不知道？」

古三化道：「兄弟原想摸摸他的底，可惜相處的時間太短，因而未能如願。」

紫虛道長道：「古大俠也不知他是天羅門下？」

古三化道：「這個兄弟倒是知道，難道……啊……我明白了，他使的是天羅珠。」

紫虛道長道：「不錯，除了天羅珠，任何暗器都不會具有如此强悍的威力。」

古三化道：「姓易的一身功力，武林罕見，再加上使人聞名喪膽的天羅珠，咱們就算再加上一倍人手，也不可能將他逮着。」

紫虛道長道：「古大俠說得不錯，不過，如果他身受傷毒，那就另當別論了。」

古三化道：「道長認爲他當眞已經中毒？」

紫虛道長道：「如若他並未中毒，當他突圍下山之時，必然不會使用天羅珠，此時，更不必用天羅珠來阻擋咱們，古大俠認爲貧道說得可有道理麼？」

古三化道：「有道理，不過他的毒傷似乎並不太重，咱們無法接近，如何能夠將他逮住？」

紫虛道長略作沉思，道：「咱們來個左右夾攻，古大俠以爲如何？」

古三化點頭道：「看來也只好如此了。」

於是他們由龍門、華山門下各派五人，分左右兩側包抄過去。

這般人的行動並未逃過伍姥姥的監視，只是她却大吃一驚，敵人三路包抄而來，將使她分身乏術，這該如何是好？

其實她大可以不必爲難，因爲易敏已經大功告成，與梅花雙雙站了起來。

「姥姥，來人在玩甚麼花樣？」

「啊，小宮主，你們已經成功了，這般兔崽子，眞夠狠的，他們派出十個人來包抄我們，要來個三路夾攻。」

易敏問道：「姥姥，來的是那一路人馬？」

伍姥姥道：「有十三個華山門下，由華山雙老之一的紫虛道長領頭，餘下十九人來自龍門，領頭的是總巡山古三化。

易敏道：「好，咱們也分作三路，請姥姥跟梅花由屋後分別向左右迎敵，在下到正面向他們挑戰。」

伍姥姥將剩下的兩顆天羅珠交還給易敏，然後與梅花出後門向左右抄去。

易敏待她們身形消失，才懷抱九星寶劍，緩步走出柴扉，待距離疏林約莫三丈，脚下一停道：「出來吧，各位，易某在此地候教！」

對方出來了，而且一出來就採取包圍的陣勢。

易敏淡淡道：「古大俠，在下對龍門護總法一職並不熱衷，但門主將在下除名，並勞各位出來緝捕，必有一個理由，請教……」

不待古三化回答，紫虛道長已大喝一聲道：「姓易的，好漢做事好漢當，事實俱在，你還想撒賴不成？」

易敏道：「哦，甚麼事實？道長不妨說個事實，道個明白。」

紫虛道長道：「五月十五已過，你將本派掌門約往後山，竟然暗施毒手，將本門掌門殺害，並盜去掌門隨身携帶的半冊金龍劍笈……」

易敏道：「有這等事？道長可曾見過那人就是在下？」

紫虛道長冷「哼」一聲，道：「你縱然燒成了灰，本道長也認得出來！」

易敏接口道：「在下晌午時分到達金天廟，在道長看來，那是去而復返了，但不知又該如何解釋呢？」

紫虛道長道：「半冊金龍劍笈無法滿足你的貪念，你絕未想到本門在極短的時間之內，已經做好了一切準備。」

易敏嘆息一聲道：「栽贓嫁禍，竟然天衣無縫，看來在下是無話可說了。」

古三化道：「焦門主一向愛才，對少俠的成就尤其推重，如果少俠願意隨古某同回龍門，門主會調查眞相，爲少俠洗刷冤屈。」

易敏微微一笑道：「這確是個好主意，只是在下不想再上當，好意心領了。」

紫虛道長舉手一揮道：「小賊惡性難改，不要跟他說廢話了，上！」

華山派七名門下弟子，像風一般的向易敏直撲了過來。

這般人全都用劍，七個人立即佈上了一個七星劍陣。

站在天樞位置的是個年約五旬的道長，他統率全局，指揮若定，使七星劍陣發揮了極大的威力。

易敏由於心存仁厚，認爲華山門下弟子也是受害者，因而只守不攻，竟使自己陷入險境。

見七劍交輝，壓力强悍無比，接戰不過十招，他的衣衫已經被劃破二處。

長此以往終非了局，他如是再不反擊，必然會傷在七星劍陣之下。

在無可奈何之中，他只以八成的磨盤神功，緩緩一劍揮出。

這一招頗爲緩慢，它緩緩迎上當面的四柄長劍，待雙方勁力一接，華山門下四名弟子不由臉色一變。

他們無力接下當面撞來的一劍的那股劍氣，在一陣切金斷玉聲中，四柄長劍變作破銅爛鐵，像紙片遇到了狂風，一起冲天飛去，持劍人也悶哼一聲，同時倒退三步，張嘴噴出一口鮮血。

七星劍陣破了，易敏讓他們退了回去，並未跟踪追擊，但獵戶的兩側却不斷傳來慘叫之聲，必然是伍姥姥與梅花痛殲敵人。

紫虛道長大吃一驚，道：「姓易的，你還有同黨？」

易敏淡淡的道：「這沒有甚麼，誰都會有幾個朋友，是麼？」

古三化冷冷道：「易少俠，拐誘良家少女，已是大大的不該，如果你再讓她們幫你行兇，今後不只是燕窩宮，只怕天下都容你不得了。」

易敏道：「多謝相告，不過那是以後的事，現在麼！嘿，在下就容你不得。」

語音甫落，彈身暴起，長劍化爲一溜精芒，直向古三化當胸扎去！

古三化心頭一懍，脚下斜跨，橫移三尺，掌中吳鈎劍連閃，連續揮出三招，才將易敏的一招接下來。

此時，龍門的鐵衫隊，以及華山門下全部投入了戰局，一時殺聲震天，展開了一場極端兇惡的搏殺。

易敏以寡敵衆，自然要先求自保，他提足了磨盤神功，根本沒有人能突破三尺以內。

沒有人能夠奈何了他，他却能夠揮洒殺敵，不過他只揀鐵衫隊下手，劍光一閃，龍門之下，必然有一個濺血橫屍。

此時，伍姥姥與梅花已然肅清了敵人，先後奔到，她們看見易敏被人圍攻，兩人一聲叱喝，雙雙撲了過來。

伍姥姥使的鋼鑄鳩杖，杖影所到血肉橫飛，根本沒有人能抵禦她的鋒芒。

梅花的兵刃就是梅花鞭，鞭長七尺，共分五叉，一鞭揮出，聲如雷鳴，威力之强，較伍姥姥的鳩杖還要凌厲幾倍。

龍門華山門下，原已死傷狼藉，她們這一加入，更有如摧朽拉枯一般。

此時紫虛道長的長劍正被梅花一鞭砸飛，她不必抽招換式，梅花鞭帶着厲嘯，猛掃紫虛道長的頭顱。

這一鞭快如閃電，力道强，不亞於疾雷撼山，紫虛道長無力逃避，只得暗暗嘆息一聲，瞑目等候死神的召喚。

但……

「梅花住手。」

這是易敏的叫聲，梅花不得不聽，急忙挫腕飄身，紫虛道長總算拾回一命。

「大哥，你是怎麼樣啦？」

「華山門下也是被害者，咱們不必趕盡殺絕，但龍門門下一個都不能放過。」

「好啦，道長，請吧，希望你不要辜負我大哥的一番好意。」

紫虛道長並不領易敏的這一份人情，只是無顏留下。華山門下傷亡慘重，就算留下也於事無補，他走了，華山門下扶傷帶死，片刻之間已經走得一個不剩了。

紅粉陷阱　身中蠱毒

留下的祇有龍門的部下，其實他們剩下的也不多：一個總巡山古三化、三名鐵衫隊的武士，適才是一個龐大的陣容，現在却只剩下寥寥四人而已。

這還是易敏手下留情，希望留下幾個活口，否則他們只怕早已向鬼門關報到去了。

梅花放走了華山派門下，轉身就奔到易敏身邊道：「大哥，你歇歇，這幾個人讓我來打發吧！」

易敏退後幾步，道：「好的，不過要留下活口，我要問問他們。」

易敏收招後退，古三化以爲有機可乘，足尖一點地面，身形倒縱而起，他竟然來了一個溜之大吉。

可惜他的如意算盤並不如意，被伍姥姥迎頭一杖又將他迫了回來。

梅花不屑的撇撇嘴道：「龍門總巡山也是一個成名人物，就算你不怕丟人，焦鼎只怕也不會饒你。」

古三化苦笑一聲道：「龍門與燕窩宮原是一家人，在下不敢開罪小宮主，開溜是情非得已啊！」

梅花冷冷的道：「好理由，不過現在我是易敏的妻子，已經不是燕窩宮的人，不是小宮主，你大可不必顧慮。」

古三化道：「小宮主言重了，在下怎敢？」

梅花道：「這麼說，你還是尊重我這個小宮主的身份了，如果我有話問你，你會不會實話實說？」

古三化道：「這個……」

梅花姑娘道：「怎麼？你不願意？」

古三化道：「小宮主不要誤會，祇因本門門規甚嚴，違犯者會受到極端可怕的酷刑，小宮主的問話在下願意作答，如是涉及本門的，就要請小宮主原諒。」

梅花姑娘暗忖：「好一頭狡猾的狐狸，我今天非要你露出狐狸尾巴來不可。」

梅花姑娘已經想到了一個法子，忽然彈身一躍，連續點出幾指，呆在一旁的三名鐵衫隊武士竟然一起被她制住了。

然後她嫣然一笑，回頭對易敏道：「大哥，你跟古大俠聊聊，可不能怠慢了客人。」

古三化臉色一變道：「小宮主，妳這是做甚麼？」

梅花姑娘道：「沒有甚麼，我祇是想跟他們聊聊，姥姥，帶他們到屋裏去。」

她不再理會古三化，直與伍姥姥押着三名武士，一直跑進茅屋去。

易敏微微一笑道：「古三化大俠，你知道會聊甚麼嗎？」

古三化當然知道，他的臉色難看之極。

易敏一嘆道：「我那梅花妹子一向做事認眞，對說謊的人更加痛恨，依在下相勸，你對她最好不要說謊。」

古三化寒着一張臉，道：「易少俠，在下沒有騙你們，本門的門規的確十分嚴厲，在下如若洩漏任何一點機密，必然會受到慘烈的酷刑。」

易敏道：「這個我相信，不過如果他們三位說了怎麼辦？他們是你帶來的，難道焦鼎會饒你？再說，他們三位說了實話，你要是不說，眼前你就過不了我那梅花妹子這一關。我相信她整人的法子也不會讓人好過的。」

古三化呆了一呆，臉色一變再變，終於嘆息了一聲道：「在下雖是總巡山，但知道的機密並不多，祇怕會使少俠失望。」

易敏道：「不要緊，你知道多少就說多少就是了。」

古三化道：「少俠想知道些甚麼？」

易敏道：「就從我到龍門谷說起吧，那是不是一項預謀？」

古三化道：「是的，假花子胡不用是本門的密探之一，少俠跟他交上了朋友，你的一切，本門自然瞭如指掌了。」

易敏「啊」了一聲道：「這的確是在下的疏忽，紫衣流星雲飛呢？莫非他也是龍門谷的密探？」

古三化道：「那倒不是，此人自命風流，整天在女人中打滾，這種人如何能成大事。」

易敏道：「龍門品題，旨在挑起武林紛爭，貴門漁人得利，隱隱中成爲武林的主宰，焦鼎的野心當眞不小啊！」

古三化道：「焦門主功參造化，本來就是武林的主宰，少俠想要破壞，自然要落得四海難容了，不過門主量度如海，而且十分愛才，少俠如能夠悔過從善，在下願意勸門主不究既往……」

他語音未落，梅花姑娘與伍姥姥已押着那三名鐵衫隊武士奔了過來。

她櫻唇一撇冷冷道：「姓古的，你居然還敢逞口舌之利，大哥，廢了他。」

古三化退後一步道：「小宮主千萬不要誤會，在下祇是有話直說而已。」

梅花姑娘道：「聰明一點，古三化，他們都說了，你如果還敢再故作神秘，那就怪不得我心狠手辣了。」

古三化苦着臉道：「小宮主，既然他們已經說了，何必還要在下重複。」

梅花姑娘道：「不，他們知道的沒有你多，你必須再加說明。」

古三化道：「好吧，小宮主，妳需要知道的是甚麼？」

梅花姑娘道：「對華山掌門下手的是甚麼人？」

古三化道：「此人由門主親自指派，在下的確是不知道他是何許人也。」

梅花姑娘「哼」道：「此話當眞？」

古三化道：「千眞萬確，在下怎敢欺騙小宮主。」

梅花姑娘道：「那策劃華山仲衮，讓我大哥跌入陷阱，必然都是焦鼎的傑作？」

古三化道：「是的。」

梅花姑娘又問道：「焦鼎他們要怎麼樣對付咱們呢？」

古三化道：「散發武林帖，指易少俠殺害華山掌門，盜取金龍劍笈，兇殘成性，是武林同道中的敗類，請天下武林共襄義擧，羣力誅除易少俠。」

他語音甫落，梅花姑娘忽然長鞭一揮，以快如閃電的速度點上他的腰脅之間，他分明看到梅花姑娘出手，却眼睜睜的被毀去了一身武功。

「小宮主，妳好狠。」

「跟着焦鼎爲惡，必然不會善終，我這是救你，快快找個地方隱姓埋名，你還有半輩子好活。」

古三化帶着三名鐵衫隊武士走了，他們的武功全都被廢了，今後也不能做壞事。

易敏却瞧着他們的背影一嘆道：「我眞羨慕他們。」

他們失去武功，自然是不會捲入江湖恩怨，易敏是有感而發。

梅花姑娘瞭解他的心意，輕聲勸慰道：「你灰心了，大哥，你不是要秉善天下，與邪惡週旋的麼？不要洩氣，咱們會開創一個新的局面。」

易敏緊緊的握着她的玉手道：「多謝妳，梅花姑娘，此間已不能再留，咱們走吧。」

梅花姑娘叫伍姥姥給了她的族弟一些銀兩，叫他遷地另居，不必再住在此地了，然後他們跟着易敏北上潼關，過風凌渡，逕向山西省境奔去。

這天到達解縣以西的烏龍鎮，日頭剛剛過午，他們原想在鎮上打一個尖，就趕往縣城投宿的。

但剛剛趕到鎮口，梅花姑娘忽然冷「哼」一聲，同時臉色爲之一變。

易敏與梅花姑娘並肩走着，易敏見狀一怔道：「梅花姑娘，出了甚麼事？」

梅花姑娘道：「咱們被堵住了，說不定我娘也在鎮上。」

易敏擧目向鎮口一望，見兩名背負長劍，身着青衣的姑娘及四名

一身銀色勁裝的懷抱長刀的彪形大漢在那兒守着，梅花姑娘沒有說錯，他們果然被人堵住了。

「別管這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咱們走。」

「好的。」

他們牽着馬匹，緩緩走向鎭口，雙方相距約一丈，四名銀衣大漢，立即橫身攔住去路。

梅花姑娘撇了一下櫻唇向二名青衣姑娘道：「金花，妳們要做甚麼？」

金花雙拳一抱道：「小婢奉宮主之命，在此迎候小宮主，並緝捕姓易的回宮嚴辦！」

梅花姑娘怒道：「大膽……」

易敏道：「梅花姑娘，不必跟她們生這閒氣，讓我來對付他們！」

語音一頓，回頭對金花道：「姑娘，叫妳們的同伴也出來吧，既然挑明了叫陣。又何必藏頭露尾呢？」

街頭原是藏有幾名伏兵的，易敏這一叫穿，他們祇好出來了。

除了原先守在鎭口的四男兩女，現在又湧出了六男九女，合共二十一人。

九名銀衣武士是來自龍門銀衫隊，由副隊長諸葛蒼率領，餘下的是燕窩宮的三才八音。

三名身穿黃衣，年約三旬的女郎，是燕窩宮的一流高手天地人三花，穿青衣的八名是金、石、土、革、絲、木、匏、竹，稱爲燕窩八音。

這般人的身手極高，在江湖之上全有一個響噹噹的名頭，現在是七比一的局面，可見他們是志在必得。

梅花姑娘目射殺光，冷「哼」一聲道：「好一個龐大的陣容，我娘呢？她沒有來？」

這一門一宮領頭的是天地人三花，在燕窩宮，梅花姑娘是以阿姨稱呼她們。

天地人三花之中，成就最高的就是地花，最美的就是天花，心機最深而狡詐莫測的就要首推人花了。

一聲輕笑，人花踏前兩步，道：「小宮主，妳這一走，差點急死妳娘了，大姐二姐妳們看看，小宮主可不是瘦了，趕明兒讓宮主見了，不知有多傷心啦，別鬧性子了，小宮主，快些跟阿姨回去吧。」

這女人口若懸河，舌粲蓮花，梅花姑娘却直在皺眉頭。

待人花說完了，她才「哼」了一聲道：「多謝人姨關懷，我不想回去。」

人花「喲」了一聲道：「妳是怎麼啦，小宮主，莫非妳連娘也不要了？」

梅花姑娘道：「誰說我不要娘了？女孩子嘛，長大了總要嫁人的，我跟着我的丈夫有甚麼不對？」

人花臉色一沉道：「小宮主，這麼說妳是大逆不道了，當時配對比賽並沒有安排妳上台的，妳私自參加已是不該，而且宮主已經明言公佈，你們那一場不分勝負，妳違背宮主的命令，觸犯本宮的規戒，更隨同姓易的私奔，這實在太不應該了。跟我回去吧，小宮主，阿姨一向喜歡妳，會替妳向宮主求情的。」

梅花姑娘冷冷的道：「人姨說的是理，但理也有幾種說法，配對比賽雖然沒有安排我上台，我却可以不受限制，往年我也曾經上過台，並不是今年我才這樣做，再說，我是在衆目睽睽之下敗給易敏的，娘說不分勝負，豈不是自欺欺人，我跟着易敏是爲了維持本宮的威信，娘如果怪我，那就太不體諒做女兒的一片苦心了。」

人花估不到梅花姑娘的口舌竟然如此這般伶俐，不由語爲之一塞。

地花道：「小妮子戀奸情熱，三妹就不必浪費唇舌了。」

語音甫落，伸手一揮，祇見人影晃動，急如流星，這刹那之間，易敏等三人已經陷入重圍之中了。

以易敏三人的功力，放眼天下，能夠接下他們三招兩式的，爲數不多，現在雖是以一比七，未必就能將他們怎麼樣。

但梅花姑娘與伍姥姥却臉色大變，好像突然遇到了兇神惡煞魔鬼一樣。

其實看起來並沒有甚麼，對方祇是擺下了一個旗陣罷了。

金、石、土、革、絲、木、匏、竹，這燕窩八音，每人手執着一柄青色旗幟，正踏着八卦方位，在風流雲旋一般的游走。

她們的圈外是天地人三花，她們站住三才方位，每人手執一支黃旗。

最外圍外是龍門銀衫隊，他們祇是防止逃亡，打個接應而已。

易敏不明白旗陣有些甚麼殺着，因見梅花姑娘及伍姥姥的神色如此凝重，忍不住問道：「梅花姑娘，這旗陣很厲害麼？」

梅花姑娘咬咬牙道：「你懂不懂奇門陣法？」

易敏道：「不懂。」

梅花姑娘道：「那就糟了，燕窩旗陣是我娘秘密訓練的，咱們祇要被困陣中，除了束手就擒，別無他法。」

易敏道：「她們還在游走，是不是陣法還沒有佈好？」

梅花姑娘道：「她們游走祇是使人眼花繚亂，發生錯覺而已，陣法早就佈好了。」

易敏道：「不要着急，讓我試試。」

他睛凝磨盤神功，雙拳伸出向前虛按，然後劃着圓圈，就像推磨似的。

如此一來，奇跡發生了，那些原在交叉游走的青衣姑娘，忽然像着了魔一般，她們不再交叉，而是以整齊機械似的動作，跟着易敏的掌勢行動。

梅花姑娘呆了一呆，忍不住「嗤」的一聲笑了出來道：「大哥好功力，你這像在推磨嘛！」

易敏哈哈一笑，忽然雙掌向上一揮，八條嬌小的身形像稻草人般的飛了起來，她們摔到一丈以外，由於易敏手下留情，她們沒有死，但也得三五個月不能動彈。

此等蓋世神功當得是武林罕見，天地人三花傻傻眼，呆在那兒半晌做聲不得。

易敏冷冷道：「在下不爲已甚，希望各位不要再找麻煩，梅花姑娘，咱們走。」

一記磨盤神功，嚇破了敵人的膽，誰敢再找他們的麻煩？

至少現在不會，所以他們來到鎭上，吃了一頓頗爲愉快的午餐。

當他們趕到解縣，翌晨沿官道北上，準備前往恒山脚下的渾源縣。

到渾源縣的目的祇有一個，易敏要找林雲岫弄清楚她究竟要不要做他的妻子。

這天傍晚時分，他們到達安邑，在城外半里之處，他們遇到了一位年約四旬的黑衣婦人。

「啊！小宮主，妳才來，老身等候你們差不多兩個時辰了。」

「兪大娘，就妳一個人了？」

「妳是怎麼樣啦？小宮主，老身又不是來跟妳打架的，要很多人幹甚麼？」

「那兪大娘等我幹甚麼？」

「妳不能這麼說，小宮主，就算妳娘有甚麼不對，十幾年養育之恩，難道妳都忘了？」

「是娘派人追殺咱們夫妻，這不能怪我。」

「宮主沒有派人追殺你們，這是一場誤會，再說骨肉親情，是不容抹殺的，希望小宮主不要放在心上。」

「好吧，兪大娘的來意是……」

「燕窩宮在當今武林，是一個頗具份量的門派，小宮主于歸自然是一件大事，所以宮主叫老身迎候小宮主及易公子回宮，由宮主擇個黃道吉日，替你們完成終身大事。」

「回宮，娘要咱回去？」

「不，此地咱們有一個分宮，宮主五天前就趕到分宮中了。」

「哦，兪大娘，我娘當眞願意替咱們完成終身大事？」

「小宮主不必懷疑，妳娘雖然怪妳任性，却對易公子的武功十分激賞，昨天她還說妳慧眼識英雄呢！」

「眞的，兪大娘。」

「當然是眞的，老身幾時騙過妳了？走吧，分宮離這兒不遠，老身帶路。」

分宮在安邑縣城的左側，紅牆綠瓦，隱藏在一片柔柳之中，景色的優美，令人有着心曠神怡的感覺。

門外一片廣場，正有三個女孩子在踢毽子，她們看見了梅花姑娘立即齊聲唱喏道：「參見小宮主。」

梅花姑娘道：「不必多禮。」

兪大娘陪他們走進大門，穿過幾重屋子，然後直向後堂奔去。

此地規模不如燕窩宮，但建築及陳設依然是美侖美奐。

在後堂他們見到了名動江湖的楊霖兒，她是一個半老徐娘風韻尤存的女子。

楊霖兒見過易敏兩次，那時都是鬧哄哄的，所以她沒有看得眞切，現在她看眞切了，因爲雙方近在咫尺。

不過，易敏這一看，覺得內心有點不大舒適。

因爲這女人雖是已屆中年，但却風騷入骨，舉手投足之間，都有一股熔金爍石的媚態。

而且她那雙妙目之中，會偶爾發出兩道煞光，易敏不經意的看到了，心頭竟然爲之一驚。

這女人絕不單純，必然是一個十分可怕的人物。

她自然絕不單純，否則她如何能掌理燕窩宮，在江湖上獲得極高的評價。

這是易敏走進廳之時所獲得的印象，及進廳之後，他就隨着梅花姑娘一齊拜了下去。

「晚輩易敏參見宮主。」

「啊，不敢當，易少俠請起，梅兒也起身。」

梅花姑娘與易敏起來了，她却低着頭道：「女兒不懂事，求娘原諒。」

楊霖兒嘆了一聲道：「梅兒，燕窩宮名滿江湖，不是一朝一夕能建立起來的。」

梅花姑娘道：「是的，娘。」

楊霖兒道：「妳却差一點毀了燕窩宮，妳知道嗎？」

梅花姑娘道：「女兒見識淺，請娘多原諒。」

楊霖兒道：「妳是娘的女兒，娘不原諒妳原諒誰？其實在妳要走之前，妳應該先讓娘知道妳嫁易敏

的決心，就不必發生這麼多的波折了。好啦，事情已經過去，不必再說了，你們長途跋涉，一定很累了，快去歇息吧。」

梅花姑娘喜道：「多謝娘，女兒夫婦告退。」

辭出後堂，由杏花、菊花兩名丫頭將他們帶到一幢紅樓，另有荷花、菱花一起過來侍候。

易敏也住在樓上，祇是跟梅花姑娘不同房而已。

當晚，易敏沒有再見到梅花姑娘。

次日，也沒有見到梅花姑娘，晚餐之際，他實在忍不住了，因而詢問侍候他的荷花道：「荷花姑娘……」

荷花道：「姑爺有甚麼吩咐？」

易敏道：「小宮主呢？我想見她，有點事跟她聊聊。」

荷花道：「小宮主住在後樓，不過姑爺不能見她。」

易敏道：「爲甚麼？是宮主不准？」

荷花道：「姑爺不要誤會，咱們祇是遵從習俗。」

易敏問道：「甚麼習俗？」

荷花道：「一對將要成親的男女，在進入禮堂之前，是不能見面的，宮主已經擇定黃道吉日，後天就給你們舉行盛大的婚禮，兩三天後，刹那間即過，姑爺就等不及了。」

易敏臉色一紅道：「別瞎猜，誰說我等不及了？我祇是有點事想跟她談談，既然如此，那就算了。」

荷花道：「如果是急事，等不及三天，姑爺可告訴小婢，由小婢轉告小宮主。」

易敏道：「不必了，沒有甚麼急事，哦，荷花姑娘，我可以出去走走麼？」

荷花道：「別這麼說，姑爺，在本宮除了宮主及小宮主，就算姑爺最大，不過外面亂哄哄的，都忙着辦喜事，姑爺就快要作新郎了，出去似乎有些不便，其實，這幢紅樓的院子很大，姑爺如果悶得發慌，小婢可以陪你到後花園溜溜。」

易敏道：「好吧。」

荷花臉貌清秀，善解人意，有她相陪，倒也可以減去不少寂寞。

易敏是一個秉性敦厚的少年，在入鄉隨俗的原則之下，他祇好聽人擺佈了。

三天過去，在吉日的這一天，一直等到黃昏，才由一對丫頭將易敏引到禮堂。

婚禮並不盛大，觀禮的人全是燕窩宮的部屬，易敏不尚浮華，所以並不在乎這些。

及進入洞房，照例必須喝交杯酒。

易敏不是酒徒，但小小的一杯酒，他絕不會醉。

令人想不到的，他却醉了，而且做了一個好夢。

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在這般的時辰，他的確做了一個應該做的一個好夢。

當金雞三唱，燭泥成堆之際，他的夢醒了，第一個感覺，是他身邊睡着的一個肌膚如凝脂般的美人兒。

他現在是新婚之夜，身邊睡着一個美人兒，是當然之事，並沒有甚麼稀奇。

祇不過當他一瞥美人的嬌容，他竟然是大吃一驚。

因爲這一對新婚夫婦，原來是老夫妻，睡在他身邊的新娘子竟然是蓋齊齊。

「啊，齊齊，是妳。」

「失望了，是麼？」

「不，高興死了，我與梅花姑娘成親，原是迫於無奈的，換了妳自然再好不過。」

「是眞心話？」

「咳，齊齊，我幾時騙過妳了？我此次浪跡江湖，原就是爲了尋找妳。」

「多謝你，你的一切我都明白了。」

「可是我却糊塗死了，告訴我，妳這些日子是在做些甚麼？怎麼忽然跑來代替梅花姑娘？」

「不要急嘛！我要……」

小別勝新婚，年輕夫妻更是乾柴烈火，她要，易敏自然義不容辭。

不過蓋齊齊變了，她絕不是原先的蓋齊齊。

她雖是赤狄的女子，却經過易敏循循善誘，是一個知書識禮的好妻子。

現在的蓋齊齊已經截然不同了，她不止是貪求無厭，那淫蕩之態使得易敏心頭暗懍。

最使易敏不安的是她一些動作，這些動作易敏是前所未經，前所未見的，但這些動作又使易敏飄飄欲仙，領略到前所未有的舒暢。

當他們安靜下來之後，易敏嘆息一聲道：「齊齊，妳變了，告訴我，妳碰到一些甚麼？」

蓋齊齊道：「我不能說，因爲我發過重誓。」

易敏道：「甚麼，妳發過重誓？是誰要妳發重誓的？再說我是妳的丈夫，夫婦之間還有甚麼話不能說的？」

蓋齊齊道：「不，你不是我的丈夫，我已經另外有丈夫了。」

易敏愕然道：「妳在胡說些甚麼？齊齊。」

蓋齊齊淡淡的道：「我沒有胡

說，陸公佑曾經告訴過你。」

易敏「呼」的一聲坐了起來，怒叫道：「妳當眞嫁給一個甚麼幫主了？他是誰？」

蓋齊齊道：「我是他的九夫人，他是誰我不能告訴你！」

易敏怒吼一聲道：「第九個妾侍？蓋齊齊，妳太賤了，妳既然是別人的第九個侍妾，爲甚麼又來冒充梅花？」

蓋齊齊撇撇嘴道：「他說你太自私，果然沒有說錯！」

易敏哼了一聲道：「哦！」

蓋齊齊道：「你不承認？我問你，既然我是你的妻子，你爲甚麼又要娶林雲岫，再娶梅花？」

易敏道：「我娶她們，是形勢所逼，而且，她們答允只要找到妳，仍然尊妳爲大婦。」

蓋齊齊道：「誰稀罕甚麼大婦小婦的，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爲甚麼不能？告訴你吧！我現在的丈夫待我很好，他不限制我隨便找男人，就算我一夜找十個八個男人他也不在乎。」

易敏估不到蓋齊齊竟然變得如此的淫賤，右掌倏伸，一記耳光向她的面頰拍去。

蓋齊齊撇撇嘴，伸手一抓，竟然扣着易敏的脈腕，輕輕用力一扭，易敏痛得幾乎忍不住。

以易敏一身蓋代無雙的武功，竟會被蓋齊齊一把扣着脈腕，而且受不住她輕輕的一扭，無論易敏如何敦厚，也知道大事不妙了，及暗中運功一試，他臉色爲之一變。

他中了暗算，眞力無法提聚，這一次只怕栽到家了。

這不能怨別人，只怨他的心眼太死，分明已看出楊霖兒不是易與之輩，爲甚麼一點也不知道防範？後悔是沒有用的，人爲刀俎，我爲魚肉，他唯一能做的，只是想離開這個賤人。

其實離開她也不容易，他的脈還在蓋齊齊的掌握中。

「放手。」

「可以，先躺下來。」

他當然不願躺下來，只是由他不得，同時一股嬌音附在他的耳根響了起來。

「易敏，外面有人偷聽，我不得不這樣。」

「哼！」

「易敏，我爹到中原來了，現在跟弟弟住在一起。」

「啊，齊齊，我有一件事求求妳。」

「好，你說。」

「去告訴妳爹，說明白我的景況。」

「你想我爹來救你？其實他們並不想將你怎麼樣，只要你跟他們合作，你會獲得自由的。」

「那是以後的事，去告訴你爹，這件事希望妳能幫我。」

「這個……好吧，不過今晚你要使我得到快樂，這是我交換的條件。」

「原諒，齊齊，我實在提不起半點興趣。」

他的確毫無興趣，面對如此一個淫賤的女人，他的興趣如何能夠提得起來。

誰知蓋齊齊竟有一套特殊手法，不管易敏的心頭如何厭惡，他的機能却如斯響應的亢奮起來。

「來啊，易敏，咱們不能讓偷聽者懷疑。」

易敏像一個沒有靈魂的機械人，不管春聲如何蕩漾，他的心情却一片止水。

良久，蓋齊齊在一陣滿足的呼叫之後，終於靜了下來，道：「他總算走了。」

易敏問道：「誰？」

蓋齊齊道：「偷聽者。」

易敏道：「妳不知道是誰在偷聽？」

蓋齊齊道：「不知道。」

易敏道：「妳害怕那個偷聽者。」

蓋齊齊道：「不，我是不願意使你增加麻煩。」

易敏冷冷道：「我？哼，大不了一死，我不在乎！」

蓋齊齊道：「易敏，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你一向是十分堅强的，爲甚麼要說出如此的喪氣話？」

易敏道：「爲甚麼不？心愛的妻子投向別人的懷抱，反過來幫助別人害我，這樣的人生，這樣的遭遇，活下去有甚麼意思？」

蓋齊齊道：「你寃枉人了，易敏，我沒有害你，我來不來你的結果也是一樣，這是他們早就算計好了的。」

易敏道：「妳爲甚麼要來？」

蓋齊齊道：「我聽到他們在談你的事，故向幫主提出了要求，後來只將計劃略加修改而已。」

易敏道：「你們是甚麼幫？」

蓋齊齊道：「我不能說。」

易敏道：「燕窩宮跟你們必然是一夥的，楊霖兒在幫裡是甚麼地位？」

蓋齊齊道：「原諒我，易敏，我實在不能說。」

易敏道：「齊齊，跟我回去吧，我雖然沒有幫主那麼大的權勢，但生活足供溫飽，最起碼不致於當別人的小老婆。」

蓋齊齊道：「謝謝你，可是我已經習慣了現在的生活了，我時常一夜要三四個男人，跟着你就不可能這樣。」

易敏嘆息一聲，不再說甚麼

了，哀莫大於心死，對蓋齊齊，他算是心死了。

最後在最極度困乏中，他睡去了，及至紅日滿窗，他才甦醒過來。

當然，蓋齊齊已經不在身邊了，一夜風流，痕跡猶在。

但留在易敏心頭的却是一片恥辱。

此時房門一聲輕响，一條人影閃了進來。

她是荷花，手中還捧着盥洗用具。

「醒來了，姑爺，快洗洗臉，小婢給你弄早餐去。」

荷花放下盥洗用具就走，易敏剛剛洗完臉，她就捧着熱騰騰的早餐來了。

「姑爺快趁熱吃吧！」

易敏昨晚疲於奔命，加上身中暗算，因而虧損太多，的確要補充營養，但他却食難下嚥，面對美好的食物就是吃不下去。

荷花嘆道：「想開一點，姑爺，咱們不能勉强別人的意思，就像別人不能勉强咱們一樣，再說，天涯何處無芳草？對一個已經墮落的女人，犯不上糟蹋自己！」

易敏一怔道：「姑娘，妳昨晚……」

荷花臉色一紅道：「我不是有心的，是俞大娘要我跟去嘛。」

易敏道：「我沒有怪妳，只是那等不堪入目的醜態，妳一個姑娘家……」

荷花粉首一低道：「那是因爲，因爲……」

易敏道：「好啦，不必說了。」

荷花頭一抬，一臉堅決之色，道：「不，此事不能瞞你，我一定要說。」

易敏道：「哦，那妳就說吧。」

荷花道：「宮主說不能將小宮主嫁給你，是因爲她早已有了婆家，爲了補償對你的歉疚，所以準備將她的義女嫁給你……」

易敏「啊」了一聲，道：「原來其中還有這麼多的曲折，宮主的義女是誰？」

荷花臉現嬌羞，道：「這個……」

易敏道：「那是姑娘妳了。」

荷花點點頭道：「昨晚原說是我的，但九夫人來到，我只好讓她了。」

易敏臉色一沉道：「荷花，妳錯了。」

荷花道：「我錯了？你是說……」

易敏道：「妳應該知道我是一個不祥的人，到現在爲止，連梅花算上我有三個妻子，但每一個都受到無情的折磨和痛苦的分離，所以妳的選擇錯了，而且，我也不想再娶妻子了。」

荷花沉吟良久。

然後她用十分平靜的語氣道：「這件事不是我選擇的，但事前經過我的同意，如果這項同意是一種錯誤，那是命，我也只好認了。」

易敏冷冷道：「姑娘認命也不行，我說過，我不想再娶妻子了。」

荷花不由輕輕一嘆道：「遲了，咱們無法違抗宮主的命令，而且咱們拜過堂，我已經是你的人了。」

易敏愕然道：「這……這怎麼會呢？當時……」

荷花道：「當時，咱們一起拜堂，一同進入洞房，並且一同飲交杯酒，可是一杯交杯酒你却醉了，以後……」

易敏冷「哼」一聲道：「妳在酒中放了些甚麼？」

荷花委屈的道：「不要寃枉我，相公，酒裏的東西不是我放的。」

荷花話已經說明，立刻改變稱呼，乾脆以相公相稱，像夫妻家常閒話一般。

易敏不耐的道：「我問你，酒裏放的是甚麼？」

荷花吶吶道：「三頭蠱，是俞大娘放的。」

易敏心頭一陣發毛，陣陣冷汗立刻由背心冒了出來。

荷花接道：「你不要怨俞大娘，這是宮主的命令，她祇是奉命執行而已。」

易敏道：「宮主爲甚麼要對我這樣？」

荷花道：「其實宮主也是一番好意，她祇是要借重你的長才而已。」

易敏怒「哼」一聲道：「她在作夢！」

荷花道：「相公，你千萬不要衝動，好漢不吃眼前虧嘛！」

易敏道：「妳在威脅我？」

荷花道：「別多心，相公，作妻子的怎麼會威脅丈夫呢？我祇是不忍見你受到傷害，所以才實話實說。」

易敏道：「我武功已失，又中了毒蠱，難道這種傷害還不夠麼？」

荷花道：「不要悲觀，相公，你的武功並沒失去，這祇是服下三頭蠱的暫時現象而已，過了今天，你的武功會逐漸恢復，七天之後就恢復正常，祇不過你要聽從施蠱者的吩咐。」

易敏道：「如果我不聽呢？」

荷花道：「有一種特殊的法子，能夠讓潛伏在你體內的三頭蠱立即活動，那種啃心噬骨的痛苦，

決不是一個血肉之軀的所能承受的。」

易敏呆了一呆。

然後他微微一笑道：「這不要緊，我有一個法子治它。」

荷花雙目大睜，道：「相公，你說有法子治三頭蠱？」

易敏道：「不錯，三頭蠱再厲害，它祇能整治活人，如果人一死，它還能整治麼？」

荷花大吃一驚道：「你要自裁？啊！相公，你千萬不能這樣，咱們慢慢的想法子。」

易敏道：「有甚麼法子可想，難道妳能夠弄到解藥？」

荷花搖搖頭道：「祇有俞大娘才有解藥，除非宮主有令，她是不會給你的。」

易敏一嘆道：「看來妳同意替代梅花還是一個錯誤的選擇。」

荷花堅決的道：「不，我不後悔，如果你要死，我陪你死就是。」

易敏張目瞪着這位清秀的姑娘。

良久，他才嘆了一聲道：「好死不如惡活，我何嘗願意死，不過妳既然自認我的妻子，妳應該明瞭妳丈夫的性格，易某頂天立地，頭可斷、血可流，決不接受人家任何的威迫利誘，燕窩宮想以毒蠱來控制我，那是他們打錯了主意。」

荷花幽幽地道：「相公，我原先祇是喜愛你的人品和武功，現在更佩服你的品格，你放心，你的妻子始終會站在你這一邊的，不過本宮耳目衆多，咱們要時時防範，最緊要的是你打消死的念頭，咱們要堅强的活下去。」

易敏與荷花原本是陌生的，這一陣的懇談，使他們之間的距離拉近了，幾乎達到心靈交流的境界。

不過，經過種種挫折的易敏，已經認識到了人心的險惡甚於毒蛇猛獸，他雖是與荷花的距離拉近了，仍是不敢托以心腹。

荷花沒有打擾他的沉思，逕自招呼兩名小丫鬟將早餐撤換，這才輕聲呼喚道：「吃一點吧，相公，我陪你。」

易敏也實在餓了，現在的情調不錯，他祇得放開心事，吃飽了再算。

飯後他們到園中溜溜，易敏見他居住之處，仍是那幢紅樓，因而詢問道：「荷花，梅花呢？」

荷花道：「小宮主回本宮去了，是今天一早動身的。」

易敏道：「哦，她願意去？」

荷花道：「人在矮簷下，誰敢不低頭，她也中了雙頭蠱，不聽話行麼？」

易敏錯愕了半晌道：「對自己的女兒也下蠱，這實使人不敢想像。」

荷花悄聲道：「小聲一點，相公，唉，他們祇問利害，不講親情，這種事平常得很，其實小宮主原是要被處死的。」

易敏臉色一變，然後嘆息了一聲，默默地在花間漫步起來，他不是一個心機深沉，喜怒不形於色的人，但在此等環境之下，也學得沉默了起來。

現在他下了一個決心，要留下有用之身，委屈求全，以消滅邪惡。

這一天很平淡的過去了，當燭影搖紅，他與荷花在臥房單獨相對之際，他的心情又煩躁起來。

此地還是昨晚那間新房，祇不過物事人非，他的妻子換了一個女人罷了。

他無法忘記蓋齊齊，却對她的淫賤感到無比的厭惡。

矛盾在衝擊着他，使他心情煩躁不已。

荷花是可人的，她沒有說一句話，也沒有作任何一種表示，祇是低着頭坐在繡榻之上，默默的撫弄她的腰帶。

莫非他們要讓時光虛渡，良辰浪擲？

最後，易敏心情總算平靜了下來，他向荷花瞥了一眼道：「荷花……」

「嗯，相公……」

「妳當眞不後悔？」

「相公，天下的女人像蓋齊齊的並不太多。」

「可是我是一個不祥的人，不可能給妳帶來幸福。」

「相公，我認了命，今後不論生死，我都是你易家的人。」

「好吧！」

易敏無法不承認，這麼一個柔順的妻子，也不能辜負她一片眞情，當梅開二度之後，他們輕輕的交談起來。

「荷花……」

「相公……」

「梅花當眞許過人麼？」

「以往沒有聽說過，昨天才聽俞大娘說起。」

「她許給那一家？」

「聽說是商人的一個孩子，詳情我也不大明瞭。」

「荷花，梅花所中的雙頭蠱，情形是不是跟我差不多？」

「是的，發展過程完全一樣。」

「這就是了。」

「相公，甚麼這就是了？」

「荷花，妳跟梅花相處有多少時間？」

「我跟她從小就在一起，咱們十幾年來情同姊妹，可以說是無話不談。」

「妳並不了解她的個性……」

「誰說的?她面冷心熱，十分愛護宮中的姊妹，祇是個性固執了一點，啊!相公……」

「妳也想到了，是麼?她如果不固執，就不會不顧一切後果，私自到華山找我，如果宮主硬要她去嫁人，當她武功恢復之後，妳想會發生甚麼後果?」

「那怎麼辦?相公。」

「咱們自身難保，哪有甚麼辦法?不過知女莫若母，宮主應該會想到的。」

「相公，我想明天提醒宮主一下，你看如何?」

「這樣祇會引起宮主的疑心，對梅花對妳都沒有好處。」

「我擔心嘛!相公，梅花她……」

「妳擔心有甚麼用，除非咱們能夠去救她。」

「這個……唉，相公，賤妾有心無力啊!」

「荷花，咱們夫婦交談，是不是有人偷聽?」

「絕對沒有，相公要說甚麼，儘管放心的說，不過……」

「不過妳並不能幫我甚麼，是嗎?」

「原諒我，相公。」

「妳也跟蓋齊齊一樣發過重誓?」

「沒有，不過宮規嚴厲，燕窩宮沒有一個人敢以身試法。」

「不對吧，我知道有人敢。」

「這……」

「荷花，有一件事祇怕妳還沒有弄清楚。」

「甚麼事?」

「夫妻榮辱與共，死生相隨，這就是夫妻定義，所以民間有嫁鷄隨鷄，嫁狗隨狗的說法。父子至親，夫妻至近，女以夫爲天，丈夫對妻子有絕對的權威，除非妳也跟蓋齊齊一樣……」

「唉……」

在荷花一聲長嘆之後，他們兩個人全都陷入沉思之中去了。

良久……

「我懂你的意思，相公，祇不過咱們如是以私廢公，豈不落個萬人唾駡!」

「以私廢公?荷花，妳又弄錯了，當年湯叛桀，武王伐紂，照妳這等說法，他們不祇是因私廢公，而且是以下犯上，豈不是大逆不道了麼?」

「妳說的道理太大了，咱們怎麼跟一個國家相比?」

「不，荷花，公是衆人的事，在咱們來說，應該包括整個江湖，燕窩宮包藏禍心，每年配對嫁出去的少女，用她們作爲控制武林的工具，妳知道將來她們會做些甚麼?是否會爲江湖帶來極大的災害?」

「這個……」

「荷花，龍門谷和燕窩宮狠狽爲奸，他們的目的是要荼毒江湖，主宰武林，咱們如果能夠摧毀他們，無異積了千萬善功，妳是一個心地善良的姑娘，應該及早作一個明智的選擇。」

「唉!相公，想不到你的說服力如此的强大，好，賤妾完全聽你的，你需要我做些甚麼?」

「第一件我要解除蠱毒。」

「這就難了，祇有兪大娘才有解藥，賤妾實在沒有能力弄到，不過……」

「不過怎樣?妳說。」

「蠱毒潛伏體內，如非外力相引，它決不會發作。」

「外力是甚麼?」

「外力是一種特殊的哨音。」

「妳是說如果能阻止那個哨音，蠱毒就不會發作?」

「阻止哨音是不可能的，但你可以不聽。」

「不聽就可以?」

「當然可以，但如何才能聽不到哨音，這可不是一件容易之事。」

「這個簡單，我習過閉聽覺的功夫，可以不受任何外來的干擾。」

「當眞麼?相公。」

「是眞的，不過，我不能時時封閉聽覺，妳得告訴我，誰會發那哨音?」

「有三個人會，宮主、兪大娘，還有一個是不會害你的。」

「是妳?」

「是兪大娘教我的。」

「好厲害，在床頭放一個殺手，豈不是防不勝防!」

「現在床頭的殺手被你招着脖子，你還有甚麼好怕的?」

「荷花，待我功力恢復之後，難免要跟燕窩宮作生死一搏，只是我的兵刃被他們搜去，妳能不能想辦法替我弄回來?」

「你的兵刃在兪大娘那裡，讓我慢慢想辦法。」

這一夕的長談，易敏獲得極大的成功，他的心情自然安靜下來，但在第三天的傍晚，又發生了一件意外。

* * *

「相公，你看該怎麼辦?」

說話的是荷花，適才兪大娘派人將她找去，這時她却氣急敗壞的奔了回來。

「不要急，荷花，究竟出了甚麼事，妳慢慢說。」

易敏牽着她的手，讓她坐下，她的情緒果然很快的冷靜下來了。

只是她却眉峯雙皺，神情忸怩，吶吶半晌，一句話也沒有說出。

「說嘛，荷花，究竟出了甚麼事?」

「兪大娘她……她……」

「她怎麼樣?妳慢慢的說。」

「她無恥，要你今晚去陪她。」

「啊……」

這的確是一項意外，易敏驚愕的跳了起來。

「相公，我有幾句話，不知該不該說?」

「不要緊，妳說。」

「作大事者不拘小節，能夠接近她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唉，荷花，妳的丈夫不是一個賤男人。」

「我知道，相公，爲天下蒼生，咱們犧牲一點也是值得的。」

「這……」

「相公……」

「好吧，我需要對她作一番的瞭解。就妳知道的告訴我。」

「風雷鬼王你知道嗎，她就是鬼王最小的師妹。」

「啊，這眞是想不到的事。」

「其實燕窩宮就是鬼王門，宮主楊霖兒原是鬼王的妻子。」

「原來如此，勿怪梅花會習得風雷鬼王的蓋代絕學了。」

「燕窩宮的人習的完全是鬼王武功，只是功力深淺不同而已，成就最高的是兪大娘，她不只是盡得本門武功的神髓，而且週身刀槍不入，除了一處罩門，任何人都傷她不得。」

「如此說來，她的武功應該是高過楊霖兒了，但爲甚麼不當宮主?」

「師妹沒有妻子親嘛，莫非你的遺產不交給你的妻子?」

「妳說得對!聽說風雷鬼王已數十年不履江湖，難道他已經死了?」

「這就不知道了，從來沒有聽人提起過他的生死，不過宮主她……」

「她怎麼樣?」

「有一個十分神秘的人物，會來跟她相會。」

「妳不知道那人是誰?」

「除了宮主本人，也許只有兪大娘知道，因爲他戴着面具，沒有人能夠看到他的形貌。」

「兪大娘的男人呢?」

「兪大娘沒有男人，她說她一生從來沒有接觸過男人。」

「那她爲甚麼要找我的痲煩?」

「誰叫你跟九夫人表演得那麼過火。是你挑動了她的凡心，你應該負起這份責任。」

「唔，將丈夫讓給人家，妳倒是大方得很。」

「原諒我，相公，小不忍則亂大謀，希望你委屈一點，唉，宮主跟兪大娘，因爲我深明大義，才將我認爲心腹，想不到，我因爲你而背叛了她們……」

「別生氣，荷花，我聽妳的就是，妳可知道兪大娘的罩門在甚麼地方?」

「沒有人知道她的罩門在甚麼地方，不過，當你跟她歡好時之際，你可能有所發現。」

「哦，妳好像話中有話?」

「賤妾在一個偶然的機會，發現她肚臍之上，繫着一個圓圓的皮塊。」

「啊，那必然是掩護罩門的。」

「也許是，也許不是，不過相公的功力只能提到五成，你如殺了她，咱們還是逃不出去，所以千萬不能輕舉妄動。」

「妳放心，我是不會輕舉妄動的。」

「那好，時間差不多了，我現在送你去吧。」

* * *

猿啼巫峽，流丹染蓆，易敏呆住了，想不到這位青春已逝，風韻猶存的徐娘，竟然還是一個處女。

「易敏，我恨你，我恨死你了!」

兪大娘淚流滿面，提起一對粉拳，在易敏的雄健胸口上輕輕的敲打着。

這是打情駡俏，她絕對不是當眞痛恨易敏。

易敏不是魯男子，但是經過不少風流陣仗，但他一時之間却想不透兪大娘話中的含義。

「妳恨我?爲甚麼?」

「難道你看不出我一世的清白，被你破壞得點滴無存了嗎?」

「這妳不能怪我……」

「甚麼?你怪我。」

兪大娘粉頰，淚水未乾的雙目忽然射出兩道凌厲的煞光。

易敏平淡淡的道:「不要兇，妻子對丈夫總該應柔順一點。」

兪大娘呆了一呆，忽然將頭埋到易敏的胸前，又輕輕的哭泣起來。

良久……

「易敏……」

「嗯……」

「你當眞承認我是你的妻子?」

「這是事實，難道妳還要否認。」

「不，我是說我不配。」

「爲甚麼?」

「我三十二歲了，老妻少夫，豈不讓人笑話。」

「妳錯了，咱們都不是世俗之人，妳爲甚麼會有這種世俗之見?」

「這……」

易敏不讓她再說甚麼，竟然來了一次大張撻伐。

一個年逾三十，從未領略過男

女情趣的女人，她的心扉一旦被人敲開，那就會情海泛濫，沒有任何能力能夠扼止了。

半晌……

「易敏……」

「叫相公，對丈夫應該尊重一點。」

「是，相公。」

「妳要說甚麼？」

「我想請你加入本門……」

「甚麼門？」

「鬼王門……」

「不！」

「相公，本門雖然不是甚麼名門正派，但放眼天下，能夠跟本門相頡頏的爲數不多。」

「妳道我是甚麼門派？」

「知道，你是天羅門的傳人，天羅門武功蓋世絕不在本門之下，但人材凋零，有成就的太少，一木不能支大厦，相公，你很難有所作爲的。」

「妳說我祇是一個人？」

「莫非相公還有奧援？據賤妾所知，你是仇滿天下，知己無一人。」

「妳說錯了，至少我還有妻子。」

「這個……」

「怎麼？妳不願意幫我？」

「相公，我不能跟代師傳藝的師兄作對。」

「是風雷鬼王？」

「相公，我不能說，你不希望你的妻子是一個忘恩背本的人吧？」

「好，我不問妳，紙包不住火的，這些事情遲早總會讓人知道，現在妳只要回答我一句話，跟不跟我走？」

走，不走，這幾個字十分簡單，但兪大娘却吶吶半晌，依然說不出來。

她不說，易敏却說了。

「妳懂不懂嫁鷄隨鷄，嫁狗隨狗的道理？這還有甚麼要考慮的？」

「好，我跟你走，不過今後請你不要逼我對付我的師兄。」

「依妳。」

「多謝你，相公，你歇一下，我替你去拿解藥。」

解藥靈驗無比，服食後運功三週天，蠱毒就蕩然無存了。

此時，天色尚早，他們再度躺下來，易敏撫摸她的圓渾肚臍道：「這兒是妳的罩門？」

兪大娘一呆，道：「啊，相公，你怎麼知道的？啊，我明白了，必然是荷花這丫頭洩了我的底。」

易敏道：「不要怪她，她只是警告我不要輕舉妄動而已。」

兪大娘微微一笑道：「還好你沒有妄動，否則你必然吃不完兜着走。」

易敏道：「怎麼，妳的罩門不在肚臍之上？」

兪大娘道：「在陰交穴，在臍下一寸，所以……」

一頓她接道：「相公，我有一項不情之請，希望你能答允。」

易敏道：「好，妳說。」

兪大娘道：「梅花的確已有婆家，我求你不要娶她。」

易敏道：「我答應妳，不過，梅花的性格十分固執，如何開導她，將是一道難題。」

兪大娘道：「無論她怎麼固執，總撇不開一個理字，趕明兒我將她的文定聘書拿給她看，她就無話可說了。」

易敏道：「就這麼辦，不過……」

兪大娘道：「不過甚麼？相公。」

易敏道：「別人都叫妳兪大娘，妳總不能要我也叫妳兪大娘吧？」

兪大娘嘻嘻一陣嬌笑道：「那可沒法子，我的名字就是大娘嘛。」

易敏一怔道：「那有這樣取名字的，妳是存心要賺別人的便宜。」

兪大娘嫣然一笑道：「絕對不是存心，祇是一項巧合而已，我原名姐孃，別人硬是將我叫作大娘，這可不能怪我。」

易敏道：「原來如此，這的確不能怪妳，不過，我要叫妳姐兒，免得彆彆扭扭的。」

兪姐孃道：「隨你叫甚麼都行，相公準備何時離開這裡？」

易敏道：「我很想念義父母，越快離開越好。」

兪姐孃道：「咱們明天就離開，先去荊山開導梅花，再去拜見你的義父母。」

易敏道：「宮主會讓咱們走？」

兪姐孃道：「咱們說去開導梅花，宮主會相信的。」

易敏道：「那好。」

* * *

這天晌午時分，荊山歇馬河來了三騎快馬，在離鎮約莫二里，他們馳行的速度慢了下來。

領頭的是兪姐孃，這位新承雨露的婦人，此時容光煥發，穿着一身翠綠衣褲，顯得婀娜多姿，健美無比。

易敏跟在她身後，與荷花並肩而行。

荷花是一身紅衣，清秀絕俗，當眞像出水芙蓉一般。

易敏有過幾個女人，全都比現在的兩位美麗，但美麗的妻子他却無福消受，也許祇有黃臉婆才會長久一點，想到這些，他不由啞然一笑。

「相公你笑甚麼？」

敢情他這一笑，竟然被荷花看見了。

「哦，我祇是，唉，覺得兩次來到了燕窩宮，竟是兩種不同的心情，人生……原來是這般奇妙……」

「哼，還說呢，你來了一趟燕窩宮，好好一個清靜的所在，竟然被你弄得天翻地覆，小宮主爲你私奔，兪總管成了你的妻子，虧你還笑得出來，大娘，妳說咱們應該如何罰他？」

兪姐孃微微一笑道：「錯不在他，要罰的應該是妳。」

荷花不服道：「大娘，妳偏心。」

兪姐孃道：「小丫頭，妳說我偏心？好，我問妳，我是相公的甚麼人？」

荷花道：「妳自然是相公的妻子了，這還用問。」

兪姐孃道：「那妳呢？」

荷花道：「我也是。」

兪姐孃道：「那妳適才是怎麼樣叫我的呀？」

荷花呆了一呆，道：「是我錯了，大姐。」

兪姐孃道：「這還差不多，相公，咱們是在鎮上打尖，還是回到宮裡進食？」

荷花接道：「大姐，還是趕回去進食吧，宮裡的東西總比外面的好得多。」

易敏接口道：「荷兒，燕窩宮不是咱們的，今後咱們可能浪跡江湖，妳要學習隨遇而安的習慣。」

荷花臉色一紅道：「是的，相公。」

兪姐孃抿嘴一笑，本想調侃她幾句，但却忽然臉色一整道：「相公，燕窩宮祇怕出了事。」

燕窩宮離鎮不遠，祇要站在鎮口，就可以看到燕窩宮的全部景色，此時鎮上萬人空巷，爭着向鎮口跑，這無怪兪姐孃會這樣猜忖了。

燕窩宮包藏禍心，意圖控制整個武林，就算有人把它毀了，易敏也不會管這閒事的。

祇不過小宮主梅花在宮裡，她身中雙頭蠱毒，易敏就不得不擔了一份心事。

「姐兒，梅花的功力是不是已經完全恢復了？」

「不要擔心，相公，現在已超過七天，蠱毒對她的功力不會有甚麼影響的。」

「那好，咱們快去看看。」

他們來不及打尖，雙腿一夾馬腹，放開韁繩一陣急馳，剛剛馳出鎮口，就看到火光冲天，爆炸之聲響得震耳欲聾。

看來燕窩宮當眞被毀了，但當今之世，誰有這份能耐，誰有這種魄力？

他們雖心存疑念，却不敢絲毫遲疑，片刻之間就已到達廣場了。

此時整個燕窩宮已經陷入火海之中，令人不解的是，他們找遍前後左右，連一個人影都沒有找到。

易敏不解的道：「姐兒，沒有打鬥，沒有人跡，但燕窩宮却毀了，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兪姐孃臉色變得難看已極，一對水汪汪的妙目忽然射出一片煞光，良久才哼了一聲道：「好得很，咱們倒要試試誰行誰不行。」

荷花道：「大姐，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妳說嘛！」

兪姐孃道：「楊霖兒栽贓嫁禍，是我小看了她。」

易敏一嘆道：「跟着我就會仇踪遍地，四海無依，現在妳們後悔了吧？」

兪姐孃臉色一肅道：「別這麼說，相公，咱們已經將一切都交給你了，今後夫妻同命，生死不移，我不相信有誰能將咱們怎樣。」

欲知道易敏夫妻三人的發展如何，請留意本故事之完結篇「風雷鬼王」便有一個完滿的交代了。

（本篇完）

草莽英雄

新派武俠奇情短篇／朱雀・文　可飛・圖

化解恩怨　結爲夫妻

一招雲蒸霧湧，再變午夜驚虹，一道亮晶晶的光芒穿進了一個黑衣壯漢的小腹，使得那年約三十的黑衣壯漢撒去了手中的九耳八環刀，向後便倒。可嘆他雖在江湖之上，闖蕩了十年歲月，也混出一個小小的名堂，但終於在那雷霆萬鈞的一擊之下，了却了殘生。

這是太湖東洞庭山青雀寨的總瓢把子，連環刀李伯候。他以手中一柄九耳八環大刀，在太湖中創下了一片基業，平素專以打家劫舍爲主，縱橫於草莽之間，快意恩仇，刀下有成千上萬的冤魂，可眞沒想到他殺了別人，別人也殺了他。

殺他的人，是一個二十上下的小夥子，身穿黑色勁裝，手持三尺龍泉，劍眉倒豎、星目含威。他持劍的向四週看去，密沉沉的圍了約有數百人之多，每個人皆手提各種不同的兵刃，猶如生龍活虎一般，喊殺之聲震耳欲聾，那年輕人冷笑一聲，劍花之中飛出了數點寒星，當前幾個人已經倒了下去，血從他們咽喉間流出，好快的劍法。那羣青雀寨的下屬，竟然被他這驚世駭俗的劍法嚇得止住了脚步。

人羣之中走出一個年逾花甲的老者，身穿古銅色長衫，手扶楠木長拐，一聲朗笑說：「好犀銳的招式，難怪小徒李伯候會死在你的手下，如果老朽猜得不錯，你適才出手的那一劍是源出於崆峒門下的歸元十三劍吧？」

黑衣年輕人傲然答道：「不錯，你自稱爲連環刀李伯候的師父，那麼一定是霹靂拐詹無畏了，今日之勢已難善了，你出手吧！」

詹無畏一笑道：「年輕人，別急，你尚沒告訴我姓甚麼叫甚麼呢？」

黑衣年輕人道：「在下司空斬，今日來到貴寨，是爲了了却當年一段血案。」

詹無畏道：「小友，你能說得清楚一點麼？」

司空斬憤然的道：「遠在七八年前，在這太湖邊上有一座美侖美奐的莊院，傍山近水，不染纖塵。」

詹無畏恍然哦了一聲道：「我想起來了，那一座莊院名叫避塵軒，乃是司空于飛老居士的居停之地，但如今已成了我們青雀寨的迎賓閣，不知那司空老居士與小友是如何稱呼？」

「那是先父，你們爲了霸佔避塵軒，竟然蠻不講理的殺了我的全

家八口之衆，幸而我在湖邊的蘆葦之中釣魚沒歸，聞警逃走，要不，我全家這一段怨仇，豈非永沉湖底了。」

哈哈一陣豪笑，詹無畏說：「江湖之中，本來就是冤冤相報，我徒弟殺了你小友的全家，你殺了我徒弟替你父母報仇，這也沒有錯，但今天你既已殺了我的徒弟，我這個做師父的不能不替他報仇，否則我在這江湖之上，便無法立足了，小友你說是也不是？」

司空斬冷笑一聲道：「所以我要你出手啊！」

詹無畏一提楠木長拐說：「小心了。」飛步旋身，一拐橫掃而出，他既被譽爲霹靂拐，這拐上功夫非同小可，雖是隨手一拐揮出，却挾着雷霆萬鈞之力，那種聲勢比起適才那連環刀李伯候不知要高了多少倍。

好個司空斬，見那一杖之勢，身形已凌空而起，倒瀉銀虹，三尺龍泉已直貫向他頭頂，詹無畏竟然不閃不讓，一拐硬向他的劍上砸去，劍輕拐重，劍細拐粗，如被砸上，那柄長劍非立即折斷不可，可是，說也奇怪，就在劍拐交接之間，「察」地一聲輕響，長劍切拐而過，而那粗如兒臂的楠木拐杖，竟然一變爲二，另一半飛出三丈開外，方始墜落地面。

這一條楠木拐杖本有七尺長短，此時被削去了一半，那詹無畏的手中祇剩下三尺多長了，他微微一楞之下，變拐爲棒，打出了一路七星輪迴棒法。這七星輪迴棒共七七四十九招，豈但招招狠毒凌厲，而且還暗藏着五行生尅之機。

司空斬龍泉翻飛，互不相讓，鬥到了四十八招之時，突然身形貼地飛旋，三尺龍泉衝起一道光弧，掃向詹無畏的雙腿，此時剛好詹無畏的七星輪迴棒使到了第四十九招，「七星匝地」，雙方僅一接觸，在間不容髮之際，那詹無畏手中的半截楠木拐又斷去了一半，同時右腿齊膝以下也隨之折斷，他腿廢人不倒，單足一點，已退出兩丈開外，高呼一聲：「你們給我上啊！」

此時站在四週的數百個囉嘍，如潮水般的向上湧，將司空斬圍困核心，司空斬冷冷一笑道：「詹無畏，我原以爲你是個很明理的漢子，原來你也是個喜歡打羣架的卑鄙小人。」

詹無畏忍着痛楚，苦笑道：「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啊，我本擬以自己的力量能替小徒報仇，但如今身受重傷，無能爲力，那也祇有靠羣衆的力量了。」

司空斬一聲輕嘆，搖搖頭說：「你爲徒弟報仇，是師出有名，我並不怪你，是以不想要你的性命，但如今看來，我是不能放過你了。」

詹無畏陰笑道：「你祇要能殺得了這青雀寨的數百之衆，老夫就是想跑，也跑不掉了。」

他這話說得沒錯，如今他身受重傷，若無人護衛，他怎能逃走，可是他沒有想到，這樣一來，也祇有導致青雀寨的全軍覆沒。本來嘛，這批盜匪平日殺人越貨，打家劫舍，無所不爲，就是死光了，也是天理昭彰，但對詹無畏來說，他徒弟辛辛苦苦費了十年光陰才創下了這一點點基業，也將會全部斷送了。

司空斬恨聲道：「這些百死不足贖罪的盜匪，殺之並不足惜，祇是小爺今日此來，旨在報仇，不想多傷性命，但你這樣一來，是在逼小爺我動手了。」

詹無畏道：「你也應該看得出來，今日之勢，如果我不運用最後這一點點力量，可能連一點點生存的機會都沒有了。」他停了一下又大喝一聲道：「你們還不給我上啊！」語音剛了，衆人奮力衝上，司空斬長劍一舒，銀虹急泛，殺入人羣之中。

司空斬師出名門，手中三尺龍泉雖非神兵寶刃，但也可以斬金斷玉，削鐵如泥，更何況他尚有一套足以驚世駭俗的劍法，九九連環斬，這九九連環斬共有九九八十一招，靠純陽之氣，劍術輕靈而快速，但見其劍光繞着人影，在那羣囉嘍之中迴環一轉，已有數十人倒了下去，其餘的人被嚇得紛紛後退，他們武功雖然不高，但打打殺殺的場面可見得很多，武功高的知名之士，也見過不少，也從沒見過有人竟在一招之間而能殺了數十個人之多。

詹無畏大吃一驚，如果這些囉嘍一經退走，他這條老命更難保全了。求生乃人之本能，他明知這些囉嘍上前也是白送死，但爲了保全一線生機，不由不大喝一聲說：「你們誰敢退下，就先嚐老夫一拐。」其實此時他手中之拐已剩下不足二尺，祇是他平時對那些囉嘍發威慣了，此際不自覺的又說了出來。

突然有一個囉嘍大叫道：「詹老爺子，你手中之拐已經斷了，何況如今青雀寨已危在旦夕，我們犯不着再爲你賣命了。」本來嘛，物以類聚，這些專門打家劫舍，殺人越貨，唯利是圖的土匪盜賊，那有甚麼道義之可言，眼見大勢已去，上前是非死不可，祇有後退尚有一線生機。

詹無畏氣得臉色鐵青，此時不用說他手中就是有拐，在重傷之餘，那裏還有精力去對付那些囉

嘍，正生氣間，忽聽得一聲嬌叱說：「誰敢不聽詹老爺子的話，就先吃我一刀。」刀光閃燦之間，已經有七八個嘍囉身首異處。

那一羣正欲逃走的嘍囉被迫得又向司空斬身邊躍來。

司空斬一聲輕嘆道：「天理昭彰，絲毫不爽，像他們這樣欲進不得，欲退不能，又何嘗不是因果報應呢！」

他語聲方了，那羣嘍囉已衝到了他的面前，竟然紛紛棄去兵刃，雙膝跪地說：「祇要少俠能救救我們，從此我們便革面洗心，各守本份，決不再做喪天害理的沒本錢買賣了。」

司空斬道：「這倒眞應了佛門的一句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他停了一下又道：「祇要你們能心口如一，我保全你們性命便是。」那剩下的百多個嘍囉，再拜而起，齊退到了他的身後。

司空斬此時才有時間向前看去，原來適才那一聲嬌叱，是出自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女之口，這位姑娘生得體態輕盈，眉山似黛，美是美極了，祇可惜柳眉倒豎，杏眼圓睜，美中含煞，全沒女兒家的半點溫柔之態。

司空斬嘆道：「眞是可惜，這樣一位俏媚的姑娘，爲何偏偏喜歡與那些殺人越貨的强盜混在一起？」

那少女冷冷一哂道：「你錯了，那連環刀李伯候乃是我的家兄，你殺了我哥哥，我這個做妹妹的，豈能不替我哥哥報仇？」

司空斬道：「妳哥哥雙手血腥，殺人如麻，就算我今日不殺他，仍然難逃被別人殺死的命運，妳芳華絕代，又會武功，分明是聶隱娘紅線之流，何不潔身自好，仗劍江湖，做一些有益人羣的事情，再不乾脆找一個人家嫁了，做一個賢妻良母，相夫教子，以全女德，又何苦要在草莽之中打滾？」

少女冷笑道：「看來你很會說話，祇可惜你打錯了主意，殺兄之仇，豈能不報，就算本姑娘要嫁人，也得等殺了你之後，再作打算。」

司空斬道：「以令兄的武藝，尚非我敵，姑娘以嬌柔之軀，豈不自速其死，若能聽我勸告，從此退出江湖，我保證寨中財物，絲毫不動，仍留給姑娘享用。」

少女突然咯咯的嬌笑起來，笑聲之中，一片片的刀花直向司空斬的門面捲來，這連環刀法共有一百零八招，招招凌厲，着着狠毒，一刀連一刀，一刀接一刀，迴環不絕，看那氣勢，比起她哥哥李伯候的刀法，有過之而無不及。

司空斬引身後退了八步，說：「慢着！」

少女嬌軀急竄而起，掌中刀倒垂珠簾，向他的泥丸宮刺下，叫道：「你尚有何話可說？」

司空斬如紫燕斜飛，向右飄出三尺，說：「我們總不能打一場糊塗仗吧？」

少女此時趁他一偏之勢，上步穿身，刀光橫掃而出，如風捲殘雲，叫道：「反正你今天是死定啦，何必還要知道我叫甚麼名字！」

司空斬足尖點地，人已凌空升起了四尺多高，刀光從他的脚下飄過，灑然一笑道：「就是要死，也該知道死在何人之手才是，姑娘總不會讓在下做一個糊塗鬼吧？」

少女趁他身形未落，右腕一翻，施出一招「海底撈月」，叫道：「告訴你也不妨，我叫李素素。」

她這招「海底撈月」，是反劈對方的下陰，本來一個女孩子家，不應該施出這下流的招式，一方面李素素本來就是强盜堆裏長大的，不知道甚麼叫做羞耻，另一方面也是爲兄報仇心切，一心祇想要敵人之命，是以顧不得出手招式的該不該。

司空斬趁她這一刀上撩之勢，右足一曲，剛好點在她上撩的刀鋒之上，人已借勢向左側偏飛開，同時一式「薛禮拖槍」，長劍就勢向後掃出，這是他開始出手的第一招，這一招之威已經夠人驚心動魄，李素素驚叫一聲，向後急退，饒是她退得快，劍氣過處，已將她的腰帶掃下了一截，那條長長垂地的水綠色腰帶頭，此時已祇剩下了八寸左右，而司空斬也趁機落向地面。

李素素一聲嬌叱：「你敢！」刀光起處，如狂風暴雨一樣的掃了過來，本來跟女孩子打架，有很多不可理喻之處，她可以拿刀殺人，而別人却不可以動她一根毫毛，要不然的話，她準會發起小姐的脾氣，跟你亂殺一通。更何況李素素雖是在强盜窩中長大，自小便嬌生慣養，因她父母早亡，是她哥哥李伯候一手帶大的，而且還教了她的武功與刀法，全寨上下，沒有一個不讓她三分，因此也更養成了她一種驕狂之氣。

司空斬的三尺龍泉緊貼手肘之後，展開了絕頂輕功，在她的那一片片刀光刃影之中，身形如穿花彩蝶，飄來飄去，直待那李素素將一百零八招連環刀法施完之時，他始終未出一劍，但也未受絲毫微傷。

李素素刀法一停，氣道：「你爲甚麼不還手？」

司空斬一笑道：「我沒有還手！妳已無奈我何，如果我還手的話，妳又能擋得了幾招？」

李素素怒道：「我寧可死在你

的劍下，也不想承你的情。」

司空斬嘆道：「你哥哥爲了一座避塵軒，竟然出手殺了我的全家八口之衆，我就是將妳殺了，那也是應該的。」

「你殺啊，爲甚麼不殺，我在等着呢？」

「寃有頭，債有主，妳哥哥既已伏誅，在下又何必多傷無辜。」

「你就是不想殺我，我仍然是要殺你。」鋼刀起處，又是連環的飛砍而出，司空斬苦笑一下，立時揮劍反擊，三招一過，李素素的衣襟已飛去了一片，六招一過，她的髮髻也被挑開了，九招一過，那根水綠色的腰帶竟然從中一折爲二，李素素大吃一驚，一聲嬌叱：「你敢！」左手按住，向後急退。

司空斬此時一收長劍向那些囉嘍道：「你們每人可到寨中取十兩銀子，各自尋一正當出路，不可爲非作歹，如果再給我遇上，知道你們又做了喪天害理之事，那時就不能再饒恕你們了。」

百多個嘍囉一齊拜倒叩謝，齊向後寨湧去，本來江湖之中，强存弱亡，如今他們不但得了活命，而且每人尚有十兩銀子可拿，那有不高興之理。司空斬此時才轉身向李素素道：「相罵無好言，相打無好拳，在下並非故意要斬斷姑娘的腰帶，我還是那一句老話，乾脆找一個好人嫁了，做一個賢妻良母，相夫教子，也可以保全女德。」

李素素冷哼一聲，轉過頭去，不再理他。

司空斬又道：「姑娘如無腰帶，勢必導致衣履滑落，難以行走，這條腰帶雖然斷了，結起來還可以用，江湖險惡，步步荊棘，非妳們女兒家可以闖得的，在下言盡於此，告辭了。」他講完之後，便緩緩向前走去，他此時家仇已報，心情輕鬆，是以走得很慢，走了一刻工夫，才走了一里之遙，此際忽聽得李素素尖叫之聲，他心下一驚，難道是那些嘍囉不肯革面洗心，想對李素素下手不成？

他這樣一想，大是不安，身形急向回飄，這里把路程，何需幾個縱躍，已經到了原來的地方，但見橫屍遍地，在屍堆之中，正有一人將李素素按在地面，欲施强暴，而那人不是別人，正是被他斬去一條腿的李伯候的恩師——詹無畏。

李素素本來就生得很俏媚動人，詹無畏對她早有染指之心，因礙於徒兒李伯候的面子，無法下手，此際見李伯候已死，青雀寨的大勢已去，而司空斬也已離開，他在毫無顧慮之下，雖然受了重傷，也難掩去他的色慾之心，李素素雖會武功，却無法抗拒詹無畏的內力，是以被壓倒地面。

司空斬見情況已急，身形未落之際，三尺龍泉已臨空灑射下來，但見那詹無畏的一顆頭顱，如滾西瓜一般從李素素的身上滾了出去，也濺了李素素滿臉鮮血。李素素驚惶的站了起來，竟然忘了穿上她的衣服，司空斬急別轉頭去說：「詹無畏應該是妳的長輩了，以一個長輩之尊，竟然對晚輩也存下了非禮之心，由此可見黑道之中，根本無道義可言，姑娘速速穿上衣服，選一條好走的路子走吧。」

耳際聽到一陣悉索的聲音，想是那李素素在穿衣裳，半晌之後，方敢回過頭來，見她衣服已經穿好，坐在地面，悶不吭聲。

司空斬又道：「我本擬一走了之，但見妳這種情況，實又不忍棄之不管，那山寨之中，想還有些金銀珠寶，我陪妳去取了來，或者嫁人，或者自己做一些正當生意，皆無不可，走吧！」

他講完也不管李素素答應與否，便直向後寨走去，李素素悶聲不响的跟在後面，兩人來到後寨，已是一片零亂，所有銀兩都被那些嘍囉一起取去，所幸還剩下一些值錢的珠寶未被搜去，司空斬整理一下，裝滿了一小箱，交給李素素說：「姑娘可以走了，在下今天實在太累，要借此山寨休歇一宿，明日上路。」講完便不再說話，向床上一躺，閉目養神，李素素躊躇了一下，終於提着小箱子，向外走去。

天色已經黑了，也不知道是甚麼時辰，夜梟之聲此起彼落，有時也有水鳥驚飛的聲音，司空斬一覺醒來，已經是皓月當空，星斗滿佈，淡淡的銀河橫在天際，那一片從窗口透入的清光將他引到了屋外，忽聽到一陣哀哀切切的聲音，猶如少女哭泣一般，他心下詫異，這東洞庭山上，應該已無人跡，何來少女的哭泣？

司空斬信步向發聲處走去，果見一個少女，在大樹下哭泣，一見那身材，他已知道是李素素，忙道：「姑娘怎地還沒有離去？」他不問還好，這一問之下，那李素素反而哭得更厲害了，司空斬嘆道：「姑娘如有困難之處，何妨告訴在下，如我力所能及，願爲姑娘盡一點心力。」

李素素站了起來，她那臉上的血跡仍未洗去，是以在淡月下看起來非常可怖，司空斬又道：「禍福無門，唯人自召，你哥哥雖然死了，那也是罪有應得，姑娘又何必作賤自己？」李素素仍未答話，司空斬又道：「去洗滌一下，換一套衣服，有甚麼困難，我們慢慢再聊，天下無難事，總有解決的辦法。」

李素素伸手去拿小箱，司空斬

以爲她聽了自己的話，拾了箱子再去寨中找換洗衣服去洗澡，但誰也沒有想到就在她的手剛觸及箱子之時，突然移轉了方向，竟然撿起了地上的鋼刀，刀光揮霍之下，一刀向司空斬的小腹刺來，在這猝不及防的情形之下，任你武功再高也難以回避，司空斬雖身形急閃之下，仍被她在右腰上劃了一刀，鮮血隨着她的刀口向下流。

李素素想是爲兄報仇，因自己武功不及對方，故而想施以暗算，對方既已受傷，她就應該以一百零八的連環刀法，乘勝追擊，刀刀不絕，將敵人斬於刀下才是，可是她卻一反常態，撤去了手中的鋼刀，嬌叱道：「你爲甚麼不閃避？」

司空斬苦笑道：「在下確已盡力閃避了，祇是姑娘出刀太快。」

李素素急道：「快讓我看看，傷得重不重？」一伸手撕開了他的衣襟，果見在腰帶的上部，有一道三寸長一寸深的血槽，鮮血還在流着，她說：「寨中尚有金創藥，我去找出來給你敷上。」嬌軀急閃之下，已向寨中飛去。

女人的心思，本來就很難捉摸，尤其是像李素素這種女孩子，本就不是名門大家之女，舉止行爲大失常態，她取了金創藥，强行給司空斬敷上，然後又用撕下來的衣襟替他包紮起來，司空斬一直在怔怔的看着她，未發一言。

李素素忽地噗嗤一笑道：「你看甚麼？」

她本來就生得很美，美得令人難以形容，此時臉上血漬已抹去，淡月之下，這樣一笑，令人有些迷惘，有些銷魂。

司空斬道：「在下難以猜透姑娘此刻是怎樣的心情。」

李素素嘆道：「我自小便父母雙亡，是由我哥哥一手撫養成人，我哥哥被你殺了，我心中難過，所以時時刻刻想殺了你替我哥哥報仇。」

司空斬嘆道：「手足之情，人人皆有，在下並沒有責怪姑娘。」

「但當我失敗之時，你就該殺了我才是，因爲我哥哥也曾殺了你的全家。」

「這一件事情，本是妳哥哥一人所爲，在下又何必多傷無辜。」

「你不但不殺我，反而在你走後，又聞警返身救援，使我得免遭那老賊的汚辱。」

「除暴安良，本爲我輩中人當行之事。」

「你殺了我哥哥，應該是我的仇人，但你又救了我，又該是我的恩人，恩怨相抵。」

「是以在下勸姑娘適人而事，安安樂樂的過這一輩子。」

「唉！但實在想起來，這恩怨

又不能相抵。」

「姑娘的意思？」

「你雖然殺了我哥哥，那是因爲我哥哥曾殺了你全家八口，你是師出有名，何況以我哥哥一人之命，抵你全家八口之命，算起來我們已經佔了便宜，而我卻偏偏仍要替哥哥報仇，本來這一件事是錯在我方，又有何仇可報。」

「同胞骨肉，怎能不使姑娘悲憤塡膺。」

「但我報仇不成，你非但不殺我，而且還救了我，這樣一來，我對你已經有所虧欠，本該就此罷手才是，沒想到我一時氣憤，仍然用刀傷了你。」

「姑娘已經手下留情了，若果在我受傷之餘，姑娘以連環刀法，加緊追迫，在下那裏還有命在。」

「是啊，若果我眞的那樣做了，也將後悔終生，一刻難安，所幸我醒悟得快，饒是如此，已使我做了一件天大的錯事。」

「姑娘當時心情在下能體會得到，所以在下並不怪罪姑娘的莽撞。」

李素素突然伏在司空斬的身上哀哀痛哭起來，哭得甚是傷心，司空斬讓也不好，不讓也不好，尷尬的坐在地面，任由她哭上一個夠，所幸她哭了一會便停止了，竟然破涕一笑說：「很對不起，我竟然忘了你負了傷，我扶你進去歇歇吧。」

司空斬苦笑一下才道：「這點傷不礙事，我自己可以行走。」

李素素嗔道：「別好强啦！你剛剛敷了藥，萬一再碰着了可不是好玩的。」玉手一伸，已扶上了他的後背，一陣酥香透進了司空斬的鼻端，不由心中一蕩，兩人相倚相偎進入寨中，李素素將他扶上了床舖，燃起了一盞油燈，笑笑說：「我想你也該餓了，我先去洗個澡，山寨中尚有好酒，我做幾個菜來，對飲幾杯。」嬌軀一閃，已出了臥室。

有人說月下的佳人美，也有人說燈下的紅粧更美，依我說，月下的佳人與燈下的紅粧都美，祇是情調不同而已，適才那李素素在淡月之下的美，與現在的燈光之下的笑，各有其異曲同工，這兩種情境，使司空斬也被引入了一種迷惘境地。

他竟然不知不覺的睡着了，幻夢之中，但見一片片的彩雲烘托着很多空中樓閣，白鶴成羣，祥麟送彩，鳳凰結隊，玉樹生香，琪花瑤草，各爭其艷，青山綠水，各盡其清，一聲聲仙樂繚繞不絕，一陣陣和風拂面無休。

司空斬忽覺心情大開，信步走去，越畫廊，過曲徑，渡紅橋，來到一處庭院之中，見一羣彩衣少女，大舞霓裳羽衣之舞，嬌軀飄渺，如浮萍與流水，蓮步珊珊，若彩雲飄飄，俯仰之間，似百花之開合，他不由看得呆了，當眞是此舞祇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他正看之間，忽見一黃衣少女，脫羣而出，向他飛撲過來，此人不是別人，正是那李素素，他不由大喜，脫口叫道：「素素！素素」

此際聽得耳邊有人嬌聲道：「我在你身邊呢，酒菜已經準備好了，我扶你到廳上去吃酒。」

司空斬聞聲開目，見李素素正亭亭站立在床邊，此時已經重施脂粉，換了一身杏黃色的衣裙，體態輕盈，喜悅之中帶着二分嬌羞，尤其是那粉頰飛紅，再加上燈光相映，更增了幾許媚態，司空斬怔怔的瞧着她，想起了夢中情景，一時竟看得呆了。

李素素笑道：「傻小子，有甚麼好看的，難道我臉上有花朵麼？快起來，我扶你去吃酒吧。」

司空斬一時失態，臉也跟着紅了，不由一笑說：「倒累了你了。」

酒是燒刀子，菜是魚肉之類，原本是山寨中常食之物，李素素替他斟了一杯酒，便在他對面坐下，兩人對飲了一杯，李素素道：「我是常年在山寨之中，祇曉得打打殺殺，對人世間的事情知道得太少，但自遇上你之後，好像讓我又進入另一個世界之中。」

司空斬道：「人生百態，無奇不有，爾後，姑娘是應該改頭換面，重新做人了。」

李素素道：「你雖然殺了我哥哥，但卻保存了我的清白，也使我認清了那詹無畏的眞面目。」

司空斬道：「畫龍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李素素嘆道：「是啊！直到現在，我才了解這兩句的眞正涵義，誠如你所說，在這殺人越貨的强盜窩裏，那裡有甚麼道義可言，如果你不來，我一輩子也無法了解的。」她邊講之間，夾起了一塊魚肉，用左手挑去了魚刺，輕輕放在司空斬的碗中，說：「剛才我很恨你，但現在我又發覺到你有很多可愛之處。」

司空斬有些受寵若驚，他當年在避塵山莊之時，祇是一個十歲大的孩子，逃去之後，又藏身深山，隨師學藝，對兒女之情從未涉獵過，所以臉也有些紅，喃喃的道：「我有甚麼可愛之處？」

李素素道：「你有仁者之心，有君子風範，更能是非分明，行其所當行，爲其所當爲，祇是有一點我不太贊同。」

司空斬道：「那……那一點？」

李素素一伸玉手，替他斟滿了

酒才道：「我知道你是個君子，但禮法中並沒見規定，君子與姑娘家說話，一定臉要發紅的。」她這句話說得雖然有點道理，但她那裏知道男女有分，陰陽有別，初次邂逅的青年男女，沒有一個不害臊的，不像她自小便在强盜窩中長大，並未受過禮法的薰陶，浪蕩江湖，快意恩仇，那裏知道害羞之事，何況這一件事情與武功之高低根本扯不上關係。

司空斬尷尬的一笑道：「姑娘性情豪爽，更明事理，在下敬佩得很。」

李素素瞧了他一眼，又夾了一塊雞肉放在他碗中說：「你口中雖然這樣說，也許心裏正在想：哼！我出身名門，幼承庭訓，豈能與妳這草莽之中的女子相比。」

司空斬道：「姑娘言重了，如今我已無家無業，隻身浪跡江湖，與草莽中人何異？」

李素素道：「別掩蓋啦，如果你眞的瞧得起我，就不會姑娘姑娘的叫個不停。」

「那妳要我如何稱呼妳？」

「我雖然出身在强盜窩中，但也是個有名有姓之人。」

「那麼在下稱妳素素姑娘如何？」

「又是姑娘姑娘的。」

「我叫妳素素。」

李素素笑了，她這一次笑得更甜、更美，在燈光的輝映下，猶如嬌艷的陽光下綻開了一朵鮮花。她說：「這不就結了麼，來！爲了這一聲素素，我們乾一杯！」

司空斬舉起酒杯，一飮而盡，道：「差不多了，現在離開黎明不遠，但月色尚佳，我們出去走走如何？」

李素素一笑起立，輕輕扶着他，踱到屋外，走向湖邊，但見蕩漾煙波，在淡月之下，動蕩不定，閃燦起一條條銀影，別是一番境界。

李素素啓唇唱道：

月光映水光，
太湖千里長。
魚如點點白，
野花處處香。
八方隱豪傑，
三山踞强梁。
身在江湖中，
難知歲月長。
我欲化爲鳶，
常遊水光上。
月色爲我衣，
白雲爲我床。
魚蝦爲我食，
天地爲我房。

她人生得美，歌聲更美，在柔軟而悠美的歌喉之中，唱出了自然的韻律，清晰而動人，嘹亮而動聽，司空斬一時竟聽得呆了，看着那一片蒼茫的煙波，半晌才道：「好美！好美！這首詞是妳自己作的麼？」

李素素道：「這是一個書生作的，此人有滿腹的才華，生得面如冠玉，舉步成方，是一個道道地地的君子。」

司空斬道：「妳認識他？」

李素素道：「本來不認識，是我哥看中了他的才華，强拉他到山寨來做甚麼軍師，所以我們就認識了。」

「他既是正人君子，爲何甘心屈辱於强盜窩中？」

「他也是不得已啊，一個手無搏鷄之力的文弱書生，既不能反抗，也無法脫逃，是以他心存妄想，想覓機勸哥哥改邪歸正，那知却觸怒了我哥哥，將他斬首。這首歌詞就是在他臨死之前才唸出來的，我覺得很好玩，所以才牢牢的記着。」

司空斬嘆道：「此人胸負奇才，必有托負，可惜他壯志未酬，却死於强盜之手，在百般無奈之際，甘願身化爲鳶，歸於自然，其情可憫，其命何苦。」

李素素道：「我也知道我哥哥這件事情做得很不對，但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啊！」

司空斬聽得一陣默然，兩人沉默了良久，東方已經透出曙光，李素素道：「你傷未好，還是回去休息一下吧。」

人生際遇變化萬千，親者可爲仇，仇者亦可爲親，像李素素與司空斬二人，一個是殺父母的仇人之妹，一個是殺兄的仇人，這兩人本該是生死仇敵才是，但現在却相處異常親密，可見事物無定型，各隨機緣而變化。

司空斬再次回到寨中，已被李素素安排在另一間房中，錦衾銀牀、金鈎紅帳，暗香浮動，桌案上還放着幾本書，李素素將他扶上床舖躺着，盈盈一笑說：「你先前住的那間房子，原是山寨中頭目所住，髒亂不堪，我怕褻瀆了你，所以才帶你到這兒來住。」

司空斬道：「這房子是妳住的麼？」

李素素道：「從前是的，現在不是的了。」

司空斬道：「這話怎麼說？」

李素素嘆道：「從前我是以寨作家，但如今這青雀寨算是完了，今後天涯茫茫，不知何處爲家，那裏還能顧及得到這裏的房舍。」

司空斬一陣感觸，若不是他爲了報父母之仇，殺了連環刀李伯候，何至於弄得她有家難歸，一座聲威赫赫的青雀寨，如今不但是橫屍遍地，更充滿了荒涼的氣氛，李

素素本是個女兒之身，就算是她會武功，也難以一個人在此落脚，他喃喃的道：「妳哥哥殺了我的全家，使我孤身隻影，如今我殺了妳哥哥，也使妳孤身隻影，無家可歸，這難道就是因果報應麼？」

李素素驀然一驚道：「看來這傷天害理之事，可絲毫做不得啊！你好好的住在這裏養傷，一切待傷好了之後再說。」

司空斬道：「妳將房間讓給我睡了，妳睡在那裏？」

李素素一笑道：「這樣大的山寨，難道還會沒有我睡覺的地方麼，在天亮之前，你可好好的休歇一陣，我去了。」司空斬看着她的背影，在裊娜中消失，心想：這是一個很美好的女孩子，可惜在草莽之中長大，不明禮法，任意而作，任性而爲，大失閨中風範。

他想着想着，已進入了南柯夢鄉，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忽聽到雄鷄的啼聲，他睜眼看去，見房中燈火搖曳，那李素素正伏在桌案上打盹，身上仍穿着那套單薄的杏黃色衣裙，不由心下一驚，忙取了一床棉絮，輕輕的蓋在她的背上，那李素素却被驚醒，怔怔的看着他。

司空斬道：「妳怎地如此不小心，萬一着了涼又怎麼辦？」那種關切之情溢於言表，李素素笑了，而且笑得很甜。司空斬又道：「妳笑甚麼，是我做錯了事麼？」

李素素道：「你做對了。」

司空斬道：「我是怕妳着了涼。」

李素素道：「你很關心我是麼？」

司空斬道：「人與人之相處，本應有一種互助的精神才是。」

李素素道：「僅僅是如此麼？」

司空斬聽得一陣默然，一時竟然無法答覆，怔怔的對着她，李素素突然熱淚盈眶，不能自己，司空斬道：「素素，妳怎麼哭了？」

李素素不說話，司空斬又道：「是我得罪了妳麼？」

李素素搖搖頭。

司空斬又道：「那妳爲甚麼要哭？」

李素素輕輕一聲長嘆道：「我兒時便已失去了父母，他二老對我照顧的情形，我已經不復記憶，往後一直是由我哥哥帶着。」

司空斬道：「妳哥哥待妳很好，是麼？」

李素素道：「我哥哥待我很好，有時候也噓寒問暖，但他從未親手給我蓋過被子。」

司空斬道：「我是怕妳着了涼。」

李素素道：「我知道，你待我比我哥哥待我還要好，現在我才明白，爲甚麼一個女孩子要選擇一個好的男人，也唯有如此才能使她感覺到這一輩子都享受在避風港、溫柔鄉裏。」

司空斬又是一陣默然，有人說：女兒心、海底針，任誰也無法猜透，這話一點也不錯，那李素素又噗嗤一聲笑了，她說：「天色還早，你再躺一會，我去準備早餐。」

司空斬一時百感重生，已無法再睡，坐在桌案邊，隨手取了一本書翻開一頁，見上面寫的是：

野有蔓草，
寒露薄兮。
有美一人，
清揚婉兮。
邂逅相遇，
適我願兮。
野有蔓草，
寒露瀼瀼。
有美一人，
婉如清揚。
邂逅相遇，
與子偕藏。

那意思是說，在一片生滿了蔓草的荒地之中，草頭上露珠滾滾，晶圓可愛，在這裏有一個美麗的女子，那水汪汪的一雙大眼睛，與那露珠兒相似，想不到竟然碰在一起，可眞的合我心願，假如我能與她一起躲藏起來，長相廝守，那該多好。

原來這是一本詩經，那詩題便叫做「野有蔓草」。司空斬心想：這個女孩，身如草木之青春，眼似露珠之圓晶，想我司空斬如今是孤身隻影、天涯淪落、無家可歸，若能拋却江湖生涯，與她長相廝守，那該是多麼美好的事情啊！

他又拿起一本看，是「春秋」，他想：那春秋戰國之時，天下荒亂、刀兵四起、八方烽火、民不聊生，那種生涯簡直是生不如死了。他又翻了一本，是「易經」，說一些陰陽變化的道理，他又想：天道迴旋，莫非陰陽，地運流轉，莫非剛柔，人事遞移，莫非治亂，歷古以來，治極必亂，亂極必治，一治一亂，以承兩之間之輪迴，是以人事無常，名利皆虛，我若眞能偕此美人，躲避一生，也不枉在人間走上一回啊，他正想間，忽聽那李素素叫道：「司空哥，吃早餐啦！」

這一聲司空哥，直透入他心靈的深處，他飄飄然的到了客廳，李素素已經將酒菜擺好，兩人對飮了一杯，司空斬道：「妳昨夜爲甚麼不睡覺？」

李素素臉一紅道：「人家害怕嘛！」

司空斬道：「怕甚麼？」

李素素道：「從前寨子裏人口多，我沒有感到甚麼，可是昨天晚

上，這偌大的一個山寨，空蕩蕩的，而且還有很多的死人，我怎敢一個人睡在我哥哥的房子裏。」

司空斬道：「我這傷口至少也要三五日才能復原，難道這幾天妳都不睡了麼？」

李素素笑道：「我就坐在你床邊上陪你。」

司空斬聽得心中一蕩，就在此時，忽見一個帶刀的壯漢闖了進來，還帶着滿身的血跡。

這個漢子一進門便向李素素跪下道：「姑娘，大事不好了，那避塵山莊已被赤龍寨奪去了。」

李素素長嘆一聲才道：「青雀寨一完，那避塵山莊自然也無法保存了。」

那漢子道：「不知道青雀寨垮於何人之手？」

李素素向司空斬一指，那漢子唬吼一聲，一刀向司空斬斬去，原來這漢子叫潑風刀周志，乃是青雀寨的一名大頭目，甚得李伯侯器重，是以派在避塵軒負迎賓之責，因為那避塵山莊已被連環刀李伯侯改成了迎賓閣。

司空斬身形一偏，避過了這一刀，右手一式烏龍探爪，已抓住了那頭目的手腕，鋼刀「嗆」地一聲墜落地面，那頭目被擒，心中着急，大叫：「姑娘救我！」

李素素道：「你放心，他不會殺你。」

司空斬舒指急飛，點了他兩處穴道。李素素驚說：「你這是做甚麼？」

司空斬道：「他受傷太重，失血過多，如果再讓血繼續的流下去，那當眞是無藥可救了。」

李素素本來是誤會司空斬要對潑風刀周志下手，此時見他原是一番好意，不由臉色一紅說：「謝謝你啦！」

司空斬檢查一下周志的全身，竟然有七八處的刀傷，想是他為了保護那避塵山莊，的確經過了一場驚心動魄的惡戰，否則絕不會受到如此嚴重的傷害，他在受傷之餘，仍然還對自己拔刀相向，由此可見此人對青雀寨倒是一片忠心，當眞是盜亦有道了，他取出金創藥替周志敷好，並親手替他包紮起來，他以為像周志這樣秉性耿直的漢子，死了那眞是太可惜了，是以在包紮好了之後，便舒指解開了他的穴道，周志此際目注李素素說：「姑娘！」

李素素在司空斬為周志治傷之時，一直微笑的在一旁看着，並未插手，因為她很滿意司空斬這種做法，此時方道：「還不謝過司空少俠的救命之恩？」

潑風刀周志不但武功不錯，而且閱歷也很豐富，眼下的情形，他已能看出十之七八，忙向司空斬道謝。

司空斬一笑道：「如今青雀寨雖垮，但我們仍可以在此居住着，你且安心養傷，待傷好了之後，我們一起去奪回避塵山莊。」

周志道：「青雀寨既已垮了，奪回那避塵山莊又有何用？」

司空斬道：「因為那避塵山莊本來就是我的家啊！」

周志欲言又止，想是他有很多話想出口相詢，但因礙於身份，無法啓齒。

李素素道：「那避塵山莊是被甚麼人奪去的？」

周志道：「回姑娘的話，是西洞庭山赤龍寨派人奪去的，他們是昨夜子時才搶奪山莊，一共來了五十多人，我領着二十名兄弟，拚命血戰，但因人數太少，可憐那二十名兄弟已全部戰死，雖然敵人也傷亡不少，但我已獨力難支，是以奮力逃脫。」

李素素嘆道：「想那西洞庭山的赤龍寨、馬積山的白虎寨，與我們這東洞庭山的青雀寨，這三山三寨也曾經結盟訂約，互為照顧，想不到那赤龍寨的花槍于通，竟然敢背盟生事，當眞是可惡極了。」

周志向司空斬看了一眼道：「也許他們已經知道青雀寨完了，所以才來一個先下手為強。」話聲剛了，忽覺暈頭轉向，身形一晃，竟然向地上倒去。

司空斬一個箭步，扶住了他的腰部道：「周兄，你失血過多，還是少說話為妙，我扶你去休息吧！」

這幾天，青雀寨一直過得很平靜，司空斬的傷已經完全痊癒，那周志的傷勢也好得多了，李素素的心境當然也開朗了很多，這又是一天晚上，也是司空斬到青雀寨以後，月色最圓的一天，因為那正是十五之夜，司空斬一時難以入眠，信步走出屋外，走到了島邊，正欲欣賞那湖光水色之際，忽聽到一陣爭論之聲，他想：這東洞庭山上，如今祇剩下那李素素、周志與自己三人，難道是他二人在爭執麼？他聽到爭論之聲，便在一塊大石之後，他輕輕走到那大石的背面，果然聽到那周志道：「姑娘，本來妳的事我小的管不着，也不敢管，但無論怎麼說，妳總不該與殺兄的仇人在一起過活。」

李素素道：「他雖然殺了我哥哥，但我哥哥却先殺了他的全家，這筆賬如果算起來，理虧的是我們，佔便宜的還是我們。」

周志道：「當強盜出身的，那裏還能夠講甚麼道理，如果講道理也就不會做強盜了。」

李素素道：「苦海茫茫，回頭是岸，做強盜的，也該有覺悟的一天，我有了今日，深感昨日之非，哥哥之死，是死於罪有應得，我總不能也一輩子學他那樣，落得個臭名千載，死無葬身之地。」

周志道：「本來做強盜的，那會有甚麼好下場，我也早有改邪歸正之心，祇是不管怎麼說，妳總不能與一個仇人在一起生活。」

李素素道：「尚有一件事恐怕你還不知道。」

周志道：「甚麼事？」

李素素道：「我哥哥殺了他的全家，他為了報全家之仇，而殺了我哥哥，但却不肯殺我，但他走了之後，我却險些遭受到那詹無畏的污辱。」

周志道：「是詹老爺子，他是寨主爺的恩師啊，這怎麼可能呢？」

李素素冷笑一聲道：「怎麼不可能，他對我早有不規矩之心，是因為礙着我哥哥的面子，不敢表露出來，那知他竟然在我哥哥死後，而自己又在重傷之下，欲對我……對我非禮。」說着，說着，她竟失聲的哭了起來。

周志切齒恨聲的說：「這個老賊，結果呢？」

李素素泣道：「詹老賊的內力深厚，雖然在重傷之餘，仍使我無法抗拒，幸好那司空斬聽到我呼叫救命之聲，去而復返，才殺了那老賊，而救了我。」

周志這時才嘆道：「原來這中間有這許多的曲折，那我是錯怪姑娘了。」

李素素道：「其實他也救過你之命，你那一身刀傷，如果不是他，又有誰能治得好。」

周志道：「他是個恩怨分明的君子，我周志祇有感謝他，論武功、論人品，他都是一個極好的對象。」

李素素臉一紅，突又「噗嗤」一聲的笑了起來，想是她因為得到了周志的諒解，心情愉快之故。

此時司空斬聽他們談話已經結束，便又悄悄的回到房中，一時思潮起伏，更難入眠，正胡思亂想之時，忽聽到一陣輕微的腳步聲，向他房中走來。

司空斬故意閉上雙目，以觀動靜，燈光之下，一個人已閃身進入了房中，原來正是那李素素。

李素素仍穿着那一身杏黃色的衣裙，外面加罩了件翠綠色的披肩。在暗淡的燈光下，皮膚晶凝如玉，臉色嫣紅若霞，柳眉兒雙尖微翹，杏眼兒神情脈脈，蓮步珊珊的走到司空斬床邊坐下，輕聲喚道：「司空哥！」

司空斬故意「嗯」了一聲說：「誰？」

李素素道：「是我！我是素素。」

司空斬此時才睜開眼來，他本早就知道是李素素，因不知道她來意為何，是以裝睡，他說：「素素，妳怎麼還不睡？」

李素素嫣然一笑道：「我不敢睡。」

司空斬奇道：「從前寨中無人，所以妳才不敢睡，目下已多了一個周志，妳還怕甚麼？」

李素素悄聲道：「你忘了，那周志也是個男人啊！」當眞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

司空斬嘆道：「那妳就睡在我的床上吧，我替妳守衛。」

李素素道：「不行，你傷勢剛好，怎可勞累，我看這樣吧，我們分頭而眠，互不侵犯。」司空斬無可奈何的點點頭，就讓她睡在自己的腳下，兩人雖是和衣而眠，但畢竟是男女同床，這對司空斬及李素素而言，都是破題兒第一遭，同時思潮起伏，更難入睡，奇的是兩人內心雖在想得天花亂墜，但外表誰也不敢表露，甚至連自己身體都不敢隨便挪動，這在司空斬而言，是受了道德觀念的影響，而李素素知道他是個正人君子，唯恐被他瞧不起，更不敢輕魯妄動，也許有人說，啃鐵饅頭的滋味最不好受，而今他們兩人都在啃鐵饅頭，這樣僵持了一刻鐘左右，司空斬突然一躍而起。

李素素吃驚的說：「你……你要做甚麼？」

司空斬「噓」了一聲道：「有人來了。」

李素素道：「這麼晚了，還會有誰來？」

「不知道。」

「是不是那周志來偷看我們的動靜？」

「不是！來人至少也有十個以上。」

「那一定是赤龍寨的人，我們出去看看吧。」

司空斬點點頭，一口吹滅了燈火，拉着李素素的手，竄出房外，女孩子家，身體比較輕柔，宜於練輕身功法，是以李素素的武功內力雖然很差，但輕功却還不錯，她隨着司空斬出了房門，進入了庭院之中，已見有一條人影飛越而來，李素素一聲輕叱說：「甚麼人？」

對方也輕聲答道：「姑娘！我是周志，好像有人來犯了。」

司空斬道：「你的傷勢怎樣了？」

周志道：「已經不礙事了。」

司空斬道：「那很好，我們一起去看看吧。」他們出了庭院，走向南山，果見近水的地方，有十多個人正向寨中摸索，顯然是他們剛

剛下船未久。

司空斬一打手勢，三人閃向一塊巨石之後，見那十數人愈走愈近，一晃已到面前，當頭一人身穿黑色勁裝，手持八尺長的銀槍，後面也都是短衣勁裝，有拿刀的，也有拿劍的，他們並沒發覺到石後有人，竟然揚長而過，直撲青雀寨中。

李素素悄聲道：「你見到麼？那當頭持槍的人就是那赤龍寨寨主，花槍于通，緊貼在他身後的兩人，是赤龍寨的大頭目，拿刀的叫捲地刀王傑，拿劍的叫龍形劍張方，其餘的都是嘍囉了。」

司空斬道：「奇怪，他們夜半更深，來到這東洞庭山的目的又是甚麼？」

周志道：「我想祇有一個，他們搶了避塵山莊，深怕我們報復，所以要來一個斬草除根。」

司空斬道：「好毒辣的手段，以周兄看這一件事該如何處置？」

周志道：「假如我們能將這些人留下來，那赤龍寨便可不攻自破，那避塵山莊也自然會歸還到我們手中。」

司空斬道：「好辦法，欲留下這些人，必先斷了他們的歸路，周兄可將他們的來船放至湖心，青雀寨原有的船隻也都用繩索連起，拖離湖岸，這些人都交給你家姑娘與我了。」

周志急道：「少俠！我還有再戰之能。」

司空斬道：「我知道，但切斷他的歸路也很重要，時間不多，你快去吧。」周志應聲而去，司空斬這才向李素素一笑道：「走！我們去看看吧。」

就在他們接近庭院之時，已聽到有人大叫：「奇怪！明明有人，怎地現在連一個也不見了？」

此際聽得那花槍于通喝道：「你們給我搜，就算將地皮翻轉，也非要替我將這三個人搜出來不可。」

司空斬朗聲一笑道：「于寨主不用搜了，我們正在此恭候大駕呢！」

人隨身現，月色之下，司空斬與李素素二人，並肩而立，臉含笑容。

于通打了個哈哈道：「李姑娘！好久沒見了，一向可好？」

李素素冷冷的道：「我很好，于寨主此來不知有何見教？」

于通道：「聽說貴寨發生了意外，我放心不下，特地趕來看看。」

李素素道：「僅僅是如此麼？」

于通尷尬的一笑道：「當然，尚有一件事必需要向姑娘稟明，就是那避塵山莊，我們臨時借用了。」

李素素道：「我知道，你們還殺了我青雀寨的二十多名兄弟。」

于通臉色一楞說：「原來你全部知道了，是那周志逃回來報的信麼？」

李素素道：「不錯！」

于通嘆道：「眞想不到，他身中了七八刀，我以爲他必死無疑，他竟還能逃了回來，着實是令人難以相信。」

李素素道：「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尚有一件事情，你更沒想到。」

于通道：「甚麼事？」

李素素冷笑道：「你于寨主此來，無非是想趁火打劫，以爲我們青雀寨好欺負，你帶來十多個人手，應該是很夠了。」

于通一聲豪笑道：「在下確有此種想法，而且事實也是如此。」

李素素道：「你錯了。」

于通道：「我怎地錯了？」

李素素道：「我們目前在場的祇剩下兩人，但也祇要兩個人，就可以將你們全部送回老家去。」

于通發出一陣狂笑。

李素素又道：「你笑甚麼？我說的可也是實話啊，祇是有一件事情我不太明白。」

于通道：「甚麼事？」

李素素道：「于寨主怎知道我青雀寨發生了意外？」

于通道：「這是貴寨小頭目李三告訴我的。」

「他人呢？」

于通喝道：「李三出來！」

那十數人中走出一個短小精悍的中年人來說：「姑娘！」

李素素道：「青雀寨的事情，是你告訴于寨主的麼？」

李三道：「姑娘見諒，小的有不得已的苦衷。」

李素素道：「你拿了我寨中的銀子，却不改邪歸正，反而去投順了赤龍寨，這還罷了，更不該的是你不應出賣了我們。」

李三一笑道：「識時務者爲俊傑，于寨主對姑娘早已傾心，依小的看，何不兩寨併爲一寨……」

李素素一聲嬌叱：「住口！」

她語聲未了，忽見一道白光閃燦之下，那李三已經是身首異處，此時聽司空斬冷冷的道：「你既無法改邪歸正，如果再將你留下來，那也祇有爲患民間了。」原來適才那道白光正是司空斬以九九連環斬中一招追魂奪命，取去了李三性命，因他身法太快，是以無人看清。

于通冷冷的道：「閣下大概就是殺了李寨主的司空斬了？」

司空斬道：「不錯，正是在下。」

于通向李素素道：「姑娘，妳不想替令兄報仇了麼？」

李素素冷笑道：「這是我青雀寨的事情，用不着你于寨主操心。」

于通道：「這是甚麼話，我們青雀寨、赤龍寨、白虎寨三寨，情同手足，此仇焉能不報？」一掄手中八尺銀槍，向司空斬胸部便刺，那于通既稱花槍，在槍法之上，的確有其特異之處，一槍刺出，槍尖如飛花亂舞，範圍在五尺方圓。

司空斬叫一聲：「好槍法！」身形就勢退而復進，已施展出歸元十三劍中的九九連環斬，這九九連環斬共計九九八十一招，一招連一招，一招接一招，招招不絕，一經施展，敵人便無還手之力，于通的花槍雖精，終於在第十八招之時，被司空斬一劍斬斷了脖子，鮮血狂噴。

司空斬一聲長笑，回身看去，見十數人已將李素素圍了起來，奮鬥不休，李素素以一柄長刀，力敵赤龍寨的兩個頭目，捲地刀王傑，龍形劍張方，及十數個嘍囉，已陷入了苦戰之中，李素素的連環刀法雖然厲害，但那王傑的捲地刀與他有異曲同功之妙，更何況尚有張方的龍形劍，但見他劍若遊龍，氣勢不凡，迫得李素素已無還手之力。

司空斬一聲長嘯，已騰空而起，臨空一式平沙落雁，捲起了一團劍花，向張方的當頭罩下，這正是歸元十三劍的一劍歸元，那張方無力招架，立時被斬成三段，本來劍法着重於用劍尖，但司空斬這柄劍，劍身全部開刃，鋒銳無比，是以才有九九連環斬之招式出現。

他一招殺了張方，王傑見形勢不對，返身便向來路逃去，剩下的十數個嘍囉，却都死在李素素的連環刀之下，李素素道：「我們應如何？」

司空斬道：「我們先去殺了那王傑，然後乘勝收回避塵山莊，也許祇有那地方才是我們安身立命之地。」

我們這兩個字說得好親密，李素素聽得心中一甜，兩人便向南面追去，到了湖邊，果見那王傑正在尋找船隻。

李素素笑道：「你的船隻已被周志划到了湖心，不用再找了。」

王傑回首一看，不由大吃一驚，一揮手中之刀，便殺了回來，但他那是司空斬的對手！三招沒過，已被腰斬，此時李素素大叫道：「周志！周志！」那聲音在夜空之中，傳出了好遠！好遠！。

忽見周志將船划回來，說：「姑娘！我們原有的船隻都被本寨那些嘍囉划走了，所幸赤龍寨給我們送來這條船，否則我們眞是無法離開這東洞庭山呢！」

李素素道：「你從那避塵山莊逃回來之時，不也有一條船麼？」

周志道：「那是一條小船，我當時身受重傷，又急於報訊，是以忘了下錨，不知道飄到那兒去了。」

司空斬道：「你速速去寨中收拾一些應用之物，我們現在就去收復那避塵山莊。」

李素素應了一聲，帶着周志回到寨中，李素素取了金銀首飾及衣物，周志却挑了一大擔食物，三人立即上船，由周志操舟，向那避塵山莊划去。

那避塵山莊建立於太湖邊上，佔地數十畝，雖然不是甚麼富麗堂皇的宮殿建築，但也是竹樓茅舍，清雅絕倫，祇是被那李伯候佔據了近十年之久，難免染上了幾許血腥之氣。

這時天色剛剛破曉，司空斬的小船已在岸邊停泊，周志下了錨，三人捨船登岸，由後院牆翻入了山莊之內，暗影中立時有兩個人竄了過來喝道：「甚麼人？」

周志朗笑一聲道：「速速進去通報，就說青雀寨周頭目來拜訪。」

語聲剛了，已聽到一人叫道：「周志！你當眞是命大得很啊！」說話的人是于通派在避塵山莊的負責人，叫飛叉劉大，此人善用一十二柄鋼叉，百步之內，可以追人性命。

周志道：「好說，我是托你劉爺的福，是以能保全性命，今日特來道謝。」

劉大道：「識時務者爲俊傑，如今那連環刀李伯候已死，青雀寨已不復存在，周兄若願來我赤龍寨效力，劉某願在于寨主面前擔保，仍不失你一個大頭目的職位。」

周志笑道：「多承劉兄成全，祇是貴寨主現仍在東洞庭山，劉兄若欲爲我說項，兄弟祇好先送你一程了。」

劉大笑道：「那倒不必，祇要周兄有歸順之心，又何必急在一時，兄弟且備下一席水酒，你我把杯話舊，坐等我們寨主回來，那不是更好麼？」

周志道：「劉兄雅意，小弟心領，祇是有一件事情，我不能不向劉兄言明。」

劉大大笑道：「你我交往多年，情同手足，周兄有話但說無妨。」好一個情同手足，周志差點沒死在他手中。

周志一聲豪笑道：「貴寨主花槍于通愛上了東洞庭山的湖光水色，他是不會回來了。」

劉大道：「周兄說笑了，東洞庭山的風物固然極盡江南之勝，但

寨主豈能放棄了自己的基業而長居那裡。」

周志嘆道：「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啊，因爲一個死人是不會移動的。」

劉大似乎吃了一驚說：「你說甚麼？」此時他才從暗影中現出身來，此人身高七尺，赤手空拳，背插一十二柄鋼叉，形像極是威猛。

周志道：「我說的是實話，如今我倒要奉勸劉兄一句，江湖生涯，險難重重，何不放下屠刀，重新做人，也好替未來的子孫積下一些陰德。」

劉大大怒說：「好啊！原來你並非是前來投降。」反手一揮，一柄鋼叉如流星趕月般的向周志的前胸飛來。周志舉刀一格，發出「嗡」地一聲大響，也僅將鋼叉挑偏了數寸，但自己的手臂却又酸又痲。劉大大笑道：「今日你是自來送死，我若不成全於你，別人會說我沒了江湖上的道義。」揮手之間，又是一柄鋼叉飛來。

劉大生得體形魁梧，臂力驚人，這一擲之勢，何逾千斤之力，周志大吃一驚，正待閃避之時，忽見一條人影，後發先至，臨空抓住了鋼叉，反擲了回去，此人正是司空斬。他這伸手接叉，臨空飛擲，一氣呵成，劉大見狀大驚，伸手一接，饒是他的臂力驚人，也難擋得住司空斬的一擲之威，雖然將鋼叉接住了，但身形却被鋼叉帶得向後退了七八步，他大喝一聲：「閣下又是何方神聖？」

司空斬一聲朗笑說：「在下司空斬是也。」身形臨空挾着一道銀虹，飛進了劉大的前胸，劍從前胸刺了進去，又從背後穿了出來！

劉大惶恐的說：「你……你……你……」

司空斬道：「你既無法回心向善，那就認命吧。」一抽長劍，那劉大已經倒了下去，餘下的數十個嘍囉見劉大一死，紛紛逃生去了。

周志此時才搖頭苦笑說：「乖乖，好厲害。」他此際對司空斬的武功已佩服得五體投地。

李素素道：「我們再向各處搜一搜。」

此時天色已亮，他們搜了一圈，已無敵人的踪跡，周志便尋到廚下去做飯，他們一夜未睡，不但是累了，而且也餓了。

＊　＊　＊

這避塵山莊，雖全都是竹籬茅舍，但面目猶新，按理說經過了十年歲月，應該早已廢毀了，可能是那李伯侯佔據此莊之後，經常整修之故，此處共分前後二進，前進有門房，東西廂房，及正廳，後院是一座竹樓，四週環繞着奇花異草。司空斬將李素素安置在竹樓之上，自己則住在前進的東廂，那周志在門房之中，這是一項很合理的安置。廚下的事情暫由周志代作，那赤龍寨在此處尚存有很多糧食及酒，司空斬數年的江湖歲月，此時算是有了一個安定，一晃已是七天，這正是下絃月的時候，天空發射出淡淡的光華，大概是三更了，司空斬睡意正濃的時候，隱隱聽到一陣哭泣之聲，他心下詫異，這地方祇有周志與李素素及自己三人居住，但那哭聲明明是個女子的聲音，這會是誰呢？難道是素素麼，她幼年父母雙亡，依兄度日，偏偏她哥哥又不務正業，落得死無葬身之地，今孤苦伶仃，身世堪憐，他不由起了同情之心，悄悄起身，走向後院，在那一角涼亭之中，果然有一個人伏在欄杆之上，哭得甚是傷心。

司空斬輕輕走到她的身邊說：「是素素麼？夜涼露冷，怎地還不安歇？」

李素素道：「你睡了就好啦！又何必管我。」

司空斬道：「我大仇方復，偶回故居，難免觸景傷情，是以心緒難安，如果在此間我有甚麼不對的地方，還望妳多多包涵。」

李素素道：「你當然沒有得罪我，是我自己得罪了我哥哥。」

司空斬聽得一楞說：「這話怎麼說呢？」

李素素氣道：「我哥一生爲非作歹，殺人如痲，死了是罪有應得，但他對我這個做妹妹的，可是有扶養之恩，他如今死了，我又豈能不傷心？」

司空斬嘆道：「手足情深，本難忘懷，這話也沒有錯啊！」

李素素道：「最可恨的是在他死了之後，我這個做妹妹的，竟然讓他拋屍荒山，而無法將其安葬，你說我怎能不傷心呢！」

司空斬道：「這也是我一時疏忽，本應將令兄遺體運回安葬才是，只是……」

李素素道：「只是甚麼？」

司空斬道：「妳知道我全家八口當年死了之後，我無法替他們安葬，任由你哥哥在避塵山莊後面挖了一個大坑，將他們一起埋了下去。」

李素素臉上現出乞憐之色道：「司空哥，當年之事已了，我求求你，讓我將哥哥的遺體運回安葬。」

司空斬道：「素素，爲人子者，豈有不安葬父母之理，妳知道這幾天爲甚麼一點動靜都沒有？」

李素素搖搖頭。

司空斬一手撫着她的香肩道：「我不是不讓妳安葬妳的哥哥，更不是不願意安葬我的父母，因爲

我在顧慮着一件事情。」

李素素道：「甚麼事？」

司空斬道：「這幾天，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很平靜，但不久便會有一場凶惡的搏殺發生，待這一件事情過了之後，我會親自去運回妳哥哥的遺體，與我父母家人，造一座氣魄宏偉的墳墓，將他們安葬在一起。」

李素素此時才破涕爲笑，說：「謝謝你啦，你說最近可能有一場凶惡的搏殺，那又是怎麼一回事？」

司空斬道：「這避塵山莊本爲我之宅第，後來被妳哥哥搶去，妳哥哥死了之後，又被赤龍寨搶去，目下那赤龍寨自花搶于通死後，算是完了，如今尚有一個白虎寨，他們肯輕易的放過麼？更何況赤龍寨完了之後，所有的頭目及嘍囉們自知無法立足，必然會投奔那白虎寨，挑撥是非，白虎寨得了赤龍寨的人手，勢力大增，如今那東洞庭山、西洞庭山、馬積山，這太湖中僅有的三座山頭皆是他們的天下，他們當然也不會放棄了這座避塵山莊。」

李素素恍然的道：「是啊！我怎地未曾想到呢！」

司空斬又道：「如果妳此時去運妳哥哥的遺體，也必然會落在他們的掌握之中，那時就更不好辦了。」

李素素道：「但是萬一他們的將我哥哥的遺體，隨便與別人埋在一起，那也就無法辨認了。」

司空斬道：「妳說得也是，爲了使妳安心，我現在就去一趟東洞庭山。」

李素素道：「我跟你一起去。」

司空斬道：「去是可以，但妳祇能負責操舟，到岸之後，妳就留在船上負責看守，以免敵人斷了我們的歸路，尋妳哥哥遺體之事，交給我辦好了。」

李素素關心的道：「萬一你被圍怎麼辦？」

司空斬道：「爲了保護妳哥哥的遺體，我不會與他們硬拚的，我相信以我的輕功，他們無法困住我。」

李素素點頭道：「好，我們就這樣辦！」兩人當下喚醒了周志，交代了幾句，便上船向東洞庭山划去。

適時已是四更左右，當他們到那山下之時，天色已將破曉，司空斬囑咐李素素將船停在離岸兩丈開外，立時躍身上岸，直撲那日與連環刀李伯侯打鬥的場所，所幸屍身尚未被對方掩埋，他扛起了李伯侯的遺屍，又向來路奔回，此時後面有人叫道：「甚麼人？」

司空斬只是不理，一口氣跑到水邊，飛身上了小船，李素素急操槳向避塵山莊划去，他們划離岸約數十丈之時，見後面已經有人駕船追來，只是距離太遠，已經無法追上了。

兩人回到避塵山莊，方上岸之時，已經聽到有人喝罵之聲，此時聽得周志喝道：「你不要倚仗人多勢衆，要知道那青雀赤龍兩寨，那一寨沒有數百名兄弟，一樣的垮於司空少俠之手，識時務的，我看你們還是回去吧。」

有人一聲豪笑道：「周志，你竟然拿司空斬的名字來壓我，你知道我是誰麼？」

周志道：「大名頂頂的白虎寨寨主，神箭養由冲，何人不知，那個不曉。」

養由冲大笑道：「你既知道我神箭之名，就不怕我一箭將你射死麼？」

周志狂笑起來，說：「我周志闖南到北，也混了幾十年，可從未受人嚇唬過。」

此際李素素向司空斬對看了一眼道：「果然給你猜對了。」

司空斬道：「我沒有想到他們來得如此之速。」

李素素道：「我們該怎麼辦？」

司空斬道：「我們去會會他。」

他一拉李素素的手，由牆外飛入後院之中，將李伯侯的遺體放在竹樓之下，然後兩人又飛入了前進院子，果見那養由冲帶了一百多名嘍囉，正在耀武揚威。

司空斬冷冷的說：「閣下的口氣可狂得緊啊，避塵山莊與你們白虎寨互不相干，你爲甚麼要率衆前來擾亂？」

養由冲怒道：「你大概就是司空斬了，你知道我們赤龍、白虎、青雀三寨曾訂下了互助之盟，你既毀了青雀、赤龍二寨，我焉有不替他們報仇之理？」

司空斬朗聲笑道：「閣下的確是說得很中聽，但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你此次前來，無非是假公濟私，爲了這一座避塵山莊而來的了。」

養由冲一聲冷哼道：「小小的一座避塵山莊，又豈在老夫的眼下。」

司空斬道：「這避塵山莊比起赤龍、青雀、白虎三寨來，的確是小得可憐，但以地勢而論，却可成爲三寨唯一的耳目之地，那可就另當別論了。」

養由冲被擠得無話可說，又是一聲冷哼道：「這避塵山莊原爲青雀寨之物，如今那李伯侯死了，自當由我收回。」

司空斬道：「閣下大概還不知道避塵山莊本來就是我的家吧！」

養由冲道：「過去的那些老

賬，誰耐煩去算，反正這避塵山莊，我是要定了。」

李素素插嘴道：「就算那李伯侯已經死了，尚有他妹妹在，也輪不到你來操心。」

養由沖道：「李姑娘，妳哥哥被人殺了，妳不給他報仇尚有可說，那是因爲敵人的武功太强，但妳不該與殺兄的仇人生活在一起，像妳這樣的女人，那裏還有資格佔據這避塵山莊。」

李素素怒道：「報不報仇，這是我李家之事，何用你姓養的來管。」

養由沖冷笑道：「妳們李家之事我當然管不着，也不想管，但這座避塵山莊我是非要不可了。」

李素素氣道：「你要這避塵山莊也可以，但先得通過我這一關。」

養由沖哈哈大笑起來說：「李姑娘，妳那一點能耐別人不知道，但我可清楚得很。」

李素素道：「怎麽樣？」

養由沖道：「論姿色做我的押寨夫人是足足有餘，論武功嘛，妳在我手底下走不過三招。」

李素素氣得面泛紅霞，一聲嬌叱道：「那你就試試了。」一掄長刀已飛斬出手。

養由沖身形一閃，又挽弓搭箭，一箭向她的酥胸射來，出手之快，無以復加，由於箭勢太快，李素素一時竟然無法閃避，正緊急間，忽見白光一閃，司空斬已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一劍將來箭格飛。李素素驚魂甫定，大發嗔怒，意欲掄刀再上。

司空斬道：「素素妳回來，由我來收拾他。」

李素素自小因無父母，由他哥哥帶大，而她哥哥又爲一山之主，對她更是百般呵護，自幼便養成了一種驕縱之氣，任何人的話她也不聽，但此時經司空斬一叫，竟然乖乖的退了回來。

潑風刀周志看在眼裏，心想：我家姑娘眞的變了，但他那裏知道，男女之情，千絲萬縷，能將一個活潑的人縛得死死的。

此時聽那養由沖道：「閣下好快的手法，難怪那青雀、赤龍二寨的寨主會死在你的手中。」

司空斬冷冷的道：「好說。」

養由沖又道：「可惜你那點道行，祇能在李、于二寨主的面前耀武揚威，但遇上了我，就不會讓你稱心如意了。」

司空斬道：「是麽？」

養由沖陰陰一笑道：「不信你就試試了。」突然挽弓搭箭，颼！颼！颼！一連射出三箭，他是說打就打，出其不意的連出三箭，養由沖旣有神箭之名，在弓箭之上，自有其獨特的造詣，更何况他這三箭是貫足了力道，也許他知道司空斬武功不凡，是以想先發制人，這三箭分爲上中下三路射出，一奔司空斬的眉心，一奔前胸，一奔小腹。

司空斬在迫不及待之間，身形不閃不避，右手却插劍入鞘，然後左右雙手一式野馬分鬃，接住上中兩支，同時右足飛起，踢飛了下面一支，那被踢飛的羽箭，竟然直貫養由沖的前胸，養田沖大吃一驚，身形急向左偏，司馬斬似已算準他閃避的身法，右手之箭，已後發先至，直貫他的小腹。

養由沖身形飛躍而起，上升未到一丈，已被司空斬左手之箭，射中了眉心，人由半空摔了下來，眼看是不能活了。

司空斬嘆道：「他這神箭之名，並非僥倖得來，看樣子也不知有多少人已經死在他的箭下，他今日之死，也是罪有應得。」

養由沖一死，百多個嘍囉一聲吆喝，立時將李素素、司空斬、周志三人包圍起來。

司空斬大喝一聲：「殺！」周志展開了潑風刀法，李素素展開了連環刀法，司空斬又再次抽出長劍，這些嘍囉都是烏合之衆，那裏是三人的對手，不到半個時辰，已是橫屍遍地，剩下十數人返身便跑。

司空斬道：「斬草不除根，來年又發芽，我們可以趁此機會，將這些餘孽肅清，這太湖一地從此也可以太平了。」

於是三人乘勢追擊，他們駕船返覆於東洞庭山、西洞庭山、馬積山三山之間，將殘餘盜匪一起消滅，掩埋了屍體，使這遭受多年匪患的太湖又恢復了清朗氣象。

司空斬命周志僱工匠，建立了一座氣魄雄偉的墳墓，將自己一家八口，及李伯侯合葬一起，並且隆重的祭了一次，周志替他們選好了吉日，拜墓成親，從此那避塵山莊又恢復了舊日的氣象。

周志同時也去僱了兩名女婢，一名叫春蘭、一名叫秋菊，侍候司空斬和李素素兩人。另有一名老媽子叫李媽，負責廚下之事，而自己則負責守院。司空斬每日教李素素的武功，三年下來，李素素的功力已經比以前高出了數倍，江湖朋友稱他們二人爲草莽俠侶。

（完）



龍虎風雲

現代都市爭霸故事／麥長庚・文　可飛・圖

二梟併峙　爭奪地盤

黃昏，火車總站前人潮如湧。

時間是六時零三分，火車比平時遲到了十七分鐘，所以龍老闆在這裏多等了十七分鐘。

龍老闆是個喜歡灰色的老人，他喜歡灰色的衣服、灰色的眼鏡，甚至連灰色天空都能令他感到愉快。

但龍老闆的人生觀却絶不灰心，在這個都市裏，人人都知道龍老闆是個最積極的大商家。

龍老闆曾經說過這樣的一句話：「守時是成功者最起碼要具備的條件。」

所以，他一向做事都很有原則，也很守時。

他甚至比火車更能準時。所以，他多等了十七分鐘。

＊　＊　＊

能夠令龍老闆親自到火車站恭候迎接的人，恐怕世上沒有幾個。

當然，龍老闆絶不會單獨前往火車站，跟隨他的四周的人，少說也有二三十個。

這二三十個人，也絶不是普通人，每一個都是曾身經百戰的好手。

自古以來，每一位大人物都會將自己放在銅牆鐵壁的固壘中，因爲這樣可以使自己生命安全一些。而大人物的四週的好手，就是固壘。

不過，像龍老闆這位商家，他四周的保護者是否太多了一點？

莫非龍老闆這位商家的底細有特別之處？

整列火車，最遲下車的人是雲松林。

雲松林並不老，祇有三十一歲，但他顎下的鬍子却比許多七八十歲的老人留的鬍子還長。

幸而，他的鬍子仍是黑色的。

他最遲下車，因爲他正在車廂打瞌睡，所以雖然火車已到達目的地，他仍然繼續閉目養神。

雲松林知道，當他抵達這個城市之後，他將會面對很多不可想像的事情，因此，他需要充足的睡眠才能有充沛的精力去應付。

在這一列火車裏面，載着的有不少來自各省各縣的謀生者，而謀生最大的前題的事，自然是，掘金。

祇要有本領，你就能夠在這裏獲得財富。

雲松林有把握，因爲他有的是本領，而且，他已找到了落脚之處。

在這個弱肉强食的社會裏，每一個人都希望有個强而有力的後台，祇有如此，才能不被別人很容易吞噬掉。

反而，你可以去吞噬掉別人。

後台越大，吞噬別人就更容易，而且，也能吞噬得更多、更狠。

雲松林不但已在這個城市找到了落脚之處，而且也找到了一個後台。

一個强而有力的後台。

他的後台大老闆就是龍老闆。

* * *

圓月已昇起，時間是八點卅分。

在那座黃花小軒中，正是酒興方酣的時候。

黃花小軒是龍老闆第八姨太太的居處。這裏的地方也許並不太大，但却已足夠在廳中筵開十席。

龍老闆雖六十多歲，但他對女人的興趣似乎沒有減低。

這時，他不但右邊擁着他的八姨太太，同時左邊還抱着一個梳長辮子的小姑娘。

雲松林剛好坐在這位小姑娘的身邊。

忽然間，龍老闆呵呵一笑，說道：「翠娃吃醋了，那麼我左手的小姑娘怎麼辦？」

雲松林心中明白不過了，看來這位小姑娘遲早都會倒在自己懷中了。

果然龍老闆把小姑娘向橫一推，將這個俏姐兒投到雲松林的懷內，道：「松林你來對付這小姐，免惹得翠娃一會兒刮我的耳光。」

雲松林明白，這是大老闆給自己的一種「賞賜」。

顯然，大老闆早已知道自己最喜歡這種還未完全成熟的小姑娘。

這對於雲松林來說，確是一種極好的享受。

所以，他自然是恭敬不如從命。

同時，他更知道一個永世不變的眞理：有權利，必有享受。

也許享受的代價，是死。

但他已決定，早就已決定，無論享受的代價是甚麼，他都先享受才再算。

直到酒筵散盡之後的深夜，他才發覺龍老闆給自己的享受是何等的奢侈。

那位美麗的姑娘是個處女。

* * *

清晨，沒有半點霧氣。

雲松林早已醒來。

這位美麗而可憐的小姑娘反而睡得很好。

昨夜，她付出了女孩子最寶貴的童貞，究竟她得回了甚麼代價？

雲松林祇是隨便的想了一下，門外已有人敲門。

敲門的人是康小狗——龍老闆的司機。

在那個時代，汽車還不像今日一般的普遍，能夠擁有汽車的人，一定是非富則貴。

但龍老闆却擁有汽車十一輛。

康小狗一看見雲松林，便恭恭敬敬打躬作揖道：「雲爺，大老闆吩咐小的接你老人家到會議廳。」

雲松林今年祇有三十一歲，却被尊稱「老人家」了，連他自己都感覺好笑。

雲松林道：「嗯，你等一等，我就出來。」

他回到了床邊，怔怔的望着那位小姑娘，然後掏出幾十塊大洋，放在她的枕畔。

他明知龍老闆早已給了她一筆代價，而且數目必比這些大洋爲多，但他仍覺得自己應該補償一點。

豈料這位已經熟睡的小姑娘忽然張開了眼睛，還把那幾十枚大洋塞回雲松林手裏。

「拿回你的臭錢，如果你以爲我是婊子，你就錯了。」小姑娘的兩眼睜得又圓又大。

但無論她把眼睜得多大，她都不能控制已奪目而出的淚水。

雲松林的臉上陡地一紅。

但他不想爲了這小姑娘而躭擱太多時間，所以他拿回他的「臭錢」。

然後他啓門而去了。

但他聽到了小姑娘的最後幾句話：「你記着，我叫沈眞眞，總有一天你要娶我。」

沉眞眞，她的名字是沈眞眞？

我會娶沈眞眞？雲松林又想了一下，但隨即又忍不住的笑了起來。

一個像自己這樣的人，又豈能娶妻自絆前程啊！

世界上確有某一種人，不適宜做別人的丈夫。

因爲這種人本就不該擁有妻子的。

然而，雲松林是否屬於這一種人呢？

* * *

龍老闆的「會議廳」在一幢豪華大樓的頂樓。

這幢大樓祇有三層，所以會議廳就在三樓。

這裏雖然看來十分寧靜，但雲松林却感覺得到，這種寧靜是全靠四周銅牆鐵壁的守衛者來維繫的，就像是一隻巨大的野獸，如果沒有利爪及獠牙，遲早必會遭遇到其他惡獸的侵襲。

雲松林第一步踏進會議廳的時候，他立刻遭遇到一種特別的歡迎。

那是空手道的歡迎。

兩個黑袍日本武士用最能置人於死地的招式歡迎他。

空手道中的手刀，力道沉猛，可以碎裂磚石。

任何一個强壯的人，他的咽喉總不會硬過磚石。

現在這兩個黑袍日本武士，正準備用手刀對付雲松林的咽喉。

勢疾如風。

勁猛如虎。

無論是誰看見這個情景都會爲雲松林嘆息——嘆息他祇活到三十一歲就死在日本空手道之下。

也許祇有一個人例外。

如果有人肯打賭，他必定會毫不考慮打賭雲松林絕不會死。

不但不會死，同時，也絕不會敗落在這兩個黑袍日本武士手下。

因爲這一個人向來十分識貨，他深信雲松林會是個好貨色。

這個人，當然就是雲松林的大老闆——龍老闆！

* * *

龍老闆並非料事如神，但他所料者通常也十不離八九。

雲松林果然值得令人喝采，因爲他用最漂亮的手法擊敗了那兩個黑袍日本空手道。

他的手法很簡單，任何人一看便懂，但却是任何人都不容易學到的手法——那是以快打快。

還有最重要的一着，就是：以刀還刀。

日本武士道以手刀擊來，他却用利刀回擊過去。

沒有人能形容雲松林的刀，究竟快到了何等程度，他用鞋底刀的時候，這兩個日本武士加起來已祇剩下兩隻手。

他用鞋底刀，因此刀鋒沾滿鮮血，他似乎祇關心這柄還不夠一尺長的刀子，連眼角也不看日本武士一眼。

那兩個黑袍日本武士瞪眼望着地上的兩隻斷腕，臉色一齊慘白。

他們顯然還未能接受這個事實，在三分鐘之前，他們甚至曾對龍老闆說：「我們一出手，這傢伙就死定了啦。」

但一戰之下，這兩個來自扶桑島國的空手道高手，便宣告吃不了兜着走了。

如果不走，恐怕連另一隻手腕也將不保，冒這種險，可不是一件有趣的事。

* * *

龍老闆坐在一張灰熊皮鋪着的交椅上，露出一種滿意的微笑。

相信無論是誰，看到雲松林剛才的身手都會感到十分滿意，除非這人是瞎子。

「剛才那兩個東洋鬼子，本是我的近身護衞。」龍老闆點起一支雪茄，語氣平靜地道：「可惜他們不服氣，偏要先鬥一鬥名震兩廣的雲中殺手。」

雲松林默然地站着。

龍老闆看了看他的鬍子，皺皺眉頭道：「你沒有刮鬍子多久了？」

「十一年。」雲松林回答得很快。

龍老闆輕嘆了一聲：「我實在有點不明白，你爲甚麼十一年不刮鬍子，照我的眼光看來，如果你刮掉了這些鬍子，你一定比現在更加英俊得多了。」

「我不刮鬍子是十一年前許下的誓言——如果我不能發達，我就永不刮鬍子。」雲松林解釋道。

龍老闆哈哈一笑，說道：「如果現在我要你立刻將每一根鬍子都刮掉，你肯不肯？」

雲松林眼都不眨一下，立刻回答老板道：「當然肯！一千一萬個肯。」

「爲甚麼？」

「因爲先父曾經告訴過我，能替老闆辦事，就是發達的開始。」

龍老闆大悅，拍拍他的肩膊：「果然不愧是雲獨行的好兒子，那麼你現在馬上就去把臉上的鬍子都刮乾淨，然後再來見我。」

* * *

二十分鐘之後，雲松林回來了。

刮乾淨了鬍子的雲松林就像是完全變了另一個人——英俊、瀟洒，充滿男性的魅力，足以迷倒任何一個女人。

龍老闆的眼光果然一點沒有看錯。

「好，很好。」龍老闆一面吮着雪茄，一面又用火點燃另一支雪茄。

這一支雪茄自然是點給雲松林的。

「能夠令我替人點燃雪茄的部屬，除了你父親之外，就祇有你了。」

雲松林接過這支雪茄，臉上木無表情，既不感到喜悅，也未引以自豪。

因爲他的父親雲獨行，雖然備受龍老闆的重視，結果還是死在這個城市之中，所以這支雪茄也許會令人生羨，但却也能令人感到蒼凉澀苦。

「你父親雖然名義上是我的部屬，但實際上我們情誼深重，已不啻如同胞手足，他的死亡不但令我損失了一員得力的助手，也令我損失了一個最親摯的兄弟。」

雲松林依然默默然，他知道龍老闆一向待父親不錯。

「所以，第一件事要你替我辦的事，就是替我的兄弟報你父親的仇。」

雲松林眼睛一亮：「唐殘虎？」

龍老闆點點頭道：「不錯，殺你父親的人就是唐殘虎，你要先殺了他。」

「不過，據我所知，唐殘虎雖然是出手殺死先父，但是背後還有幕後人指使。」

「不錯。」

「那人是誰？」

龍老闆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那人就是唐殘虎的師伯，也是這個地方上唯一敢與我硬撼的人。」

能夠有力量與龍老闆硬撼的人的確不多，而且簡直是絕無僅有。

這一個絕無僅有的人，就是這個城市中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黃金大亨——風九爺。

但最能令他賺錢的生意，却是經營賭場，他的賭場，每天都大殺三方，財源滾滾不絕。

雲松林把雪茄放下，對龍老闆作出保證：「唐殘虎先死，風九爺也要死，這兩個人絕對活不過明年清明節。」

龍老闆大笑：「你果然是個應該發達的人，明天你可以到我的賬房，向賬房先生支取薪水，你要多少就拿多少，用光再拿，別給人說我白白刮了你的鬍子。」

雲松林淡淡一笑，心中正在想着用甚麼方法去殺唐殘虎。

＊　＊　＊

唐殘虎的確有點殘，不過總算殘而不廢。

他一生下來的時候，左邊的耳朵已經不見了，就像留在母親腹中，忘記携帶左耳降臨世上似的。

不過，唐殘虎雖然少了一隻耳朵，但他的耳力之佳，却並不下於黑穴中的蝙鼠。

今天黃昏的時候，他在寓所裏忽然聽見門外有脚步聲，雖然這脚步聲輕盈得有如小貓行走。

唐殘虎今年三十三歲，性格冷酷而又機警，他自從十一歲以來，每一天都過着充滿刺激而兇險的生活。

經過了二十多年的生活經驗，他得到了一個可怕而又現實的結論：你想不去吞噬別人，別人就要吞噬你了。

所謂和平共處，在唐殘虎眼中看來，那是自欺欺人的想法，所以，一直以來，他都盡量去吞噬別人。

現在，在他寓所門外，忽然響起了細小的脚步聲，唐殘虎立時大起戒心防備。

他要防備自己不被別人吞進肚子裏去。

正當他準備出其不意打開大門觀察究竟之際，門鈴已響起。

唐殘虎頓感鬆了一口氣，因為他覺得自己未免太過敏感，門外這人，如果自己沒有猜錯的話，一定是夢珠。

夢珠是一個很美麗的女孩子，年輕，身段結實而苗條，性格聰明而活潑，唐殘虎已開始考慮向她求婚。

一想到來的是夢珠，他立刻把大門開啓。

果然，門外倚站着一個女孩子，正是夢珠。

＊　＊　＊

夢珠為甚麼要倚站着？

因為她自己沒有力量能夠站穩在地上。

為甚麼？

因為她已被一根馬鞭勒斷了咽喉，她現在是個死人。

唐殘虎見過不少死人。

他從沒有為一個死人掉過半滴淚水。

不過，今次例外。

完全的例外。

他大哭，由黃昏哭至深夜。

＊　＊　＊

蘆葦草旁，新墳竪起，氣氛慘然。

夢珠的墓。

唐殘虎手裏，有一束玫瑰，顏色鮮紅如血。

他的眼眶，顏色也玫瑰一樣紅，紅得像欲滴血。

究竟是誰下的毒手？

這件事，連風九爺也被驚動了，風九爺立刻下令調查。

調查的結果，殺夢珠的人就是雲獨行的兒子，一個名震兩廣的殺手。

雲中殺手雲松林殺了夢珠。

昏暗的天色，欲雨而未雨，祇是唐殘虎心裏的仇恨火燄，縱然連下十天傾盆大雨也淋不熄，吹不滅了。

忽然間，遠處傳來一陣脚步聲，聲音由遠而近，直到墓前數丈方始停下。

唐殘虎背對着來者道：「你是誰？」

來者的聲音沉穩而冷酷道：「廣東人。」

唐殘虎眸子閃過一抹殺機：「你就是雲松林？」

「不錯。」

來者赫然竟是雲松林。

唐殘虎背對着雲松林，也居然沒有半點激動。

祇聽得雲松林的聲音，又再響起：「你是否很想將我殺死？」

唐殘虎沒有回答。

如果他將心裏的話吐了出來，那將會是下面幾句：「我要殺死你，慢慢的殺死你，一寸一寸的殺死你。」

誰知道雲松林也正在這樣想。

一個人的仇恨已變成一團最可怕的烈燄，而當兩個人都擁有這種烈燄的時候，縱然雷神施威，電閃雷劈，祇怕也化解不開了。

就在這個時候，昏暗的老天終於洒下了大雨。

好一場傾盆大雨。

老天在哭，哭甚麼？

哭夢珠的死，還是哭泣人類一輩子都活在仇恨裏？

大雨中。

唐殘虎忽然轉過身來。

在這種情況下，兩個人中任何一個人先動，決戰就會立即發生。

唐殘虎轉過身子，他並不祇是想看看雲松林的眞面目，同時更決定送給對方一柄銀光閃爍的短刺劍。

唐殘虎的劍法，師承自隴中武林名宿司空剛的門下。三十年前司空剛憑着一套「沉魚十八刺」絕技，雄霸中原，未曾一敗。

直到八年前，唐殘虎不避忌諱，大膽的將「沉魚十八刺」去蕪存菁，加以創新改進，居然演變成「沉魚六絕殺」全套劍法祇有六招。

這六招短刺劍的劍法，終於連司空剛這位高傲老人，都不能不承認確勝原來的「沉魚十八刺」一籌。

風九爺曾私下對別人談論：除了火槍之外，天下間沒有任何人能制得住唐殘虎。

風九爺還有另一句評語：如果唐殘虎一出動那柄九寸長的銀魚刺劍，天下間就絕對沒有人能避得開。

風九爺的眼光一向看得極準，連他的大對頭龍老闆都暗暗佩服。

不過，也許風九爺不知道世間上除了有唐殘虎之外，還有一個同樣厲害的角色，雲中殺手雲松林。

如果他知道有這麼一個人在世上時，恐怕他的評論就不會如此肯定了。

祇有雲松林，才能避得開唐殘虎這一招「反手沉魚殺」，如果換上別人，他的左胸上已經多了一個大洞。

唐殘虎一擊落空，他還有更狠更絕的「沉魚奪命殺」。但他沒有使用這一着殺絕，反而收回銀魚刺劍。

因為雲松林沒有還手。

唐殘虎的左手仍然握着一束玫瑰花。

最後，他終於還是先把玫瑰花放在夢珠的墓前。

「雲松林，你是否也想殺我？」

雲松林淡淡一笑，道：「當然想。」

「那麼，你剛才為甚麼不動手？」唐殘虎冷冷盯着他道：「難道你忽然害怕了？」

「害怕？」雲松林大笑，肆無忌憚的大笑：「來者不懼，懼者不來，剛才我不動手，只是為了要你明白一件事。」

「你說。」

「夢珠小姐並非我所殺。」雲松林一字一字的說道。

唐殘虎一怔，繼而哈哈大笑：「你以為我會相信嗎？」

雲松林臉色一寒：「唐兄，你曾殺我父親，你已是我的死敵，我何必騙你？」

唐殘虎今次眞的怔住了。

只聽得雲松林冷峻的聲音又道：「我來此澄清這件事，是因為夢珠小姐被勒斃前曾遭强暴凌辱，雲松林甚麼死罪都不怕頂上，但這種先姦後殺的禽獸罪名，雲某人不願被人誣蔑。」

唐殘虎的臉色，越來越是發白。

夢珠如果不是雲松林殺的，那麼兇手究竟是誰？

雨點越下越大，但唐殘虎却像是一具木頭人，連眼眉毛都沒有跳動。

顯然這人的心境已經紊亂到了極點。

如果雲松林在這個時候施以突襲的話，唐殘虎將會連死亡的滋味也不會領略得到。

因為他已痲木了。

雲松林並不是個笨蛋，這一點他早就看出來了。

但他沒有動手。

他甚至連動手的念頭也沒有想過，這位名噪一時的雲中殺手，從不乘人之危。

直到雲松林用手拍拍唐殘虎的肩膊，唐殘虎才猛然一驚，醒了一醒。

「你曾殺我父親，你我終有一場生死決戰。」雲松林緩緩的道：「但，這場死戰之前，我給你一個月的時間，讓你將此案查個水落石出，等你手刃姦殺夢珠小姐的元兇後，我就在這堆蘆葦草前等着你。」

然後，雲松林就在大雨中消失了踪影。

只留下唐殘虎——一個殘了左耳，也殘了心的淪落人。

＊　＊　＊

大雨終於變成了小雨，不久之後，連小雨也已下完。

雲松林在望鄉樓上，吃着一碗熱騰騰的雲吞麵。

廣東製法的雲吞麵。

這裡距離廣東雖然有好幾千里路，但這裡的廣東雲吞麵却炮製得似乎比廣東的還好吃。

所以，他一口氣連吃了三碗。

正當他吃完最後一箸麵的時候，忽然有個男人慢慢的走近雲松林這張桌子。

這個男人大概是四十歲左右，如果要形容這個人的身形，也許有一句話比較適合：這人是個大漢中的大漢。

據雲松林記憶中所及，似乎是一輩子都未曾見過任何一名大漢，能夠比得上眼前這個特級巨無霸。

雲松林的身材，一般人已稱之爲「高大」。

但與這個高大的巨無霸一比，雲松林就變得成了一個侏儒了。

那巨無霸走到雲松林那桌前，一手拿過三張櫈併在一起，然後坐了下來。

如果沒有三張方櫈，只怕他也不必坐了，因爲他實在長得太龐大。

雲松林喜歡看女人，却從不喜歡看怪物。

一個人若長得高大，高大得簡直不像一個「人」的時候，無疑是怪物的一種。

所以，雲松林不再打算吃第四碗雲吞麵，而準備到掌柜處結賬。

但巨無霸却在這個時候道：「雲先生，厤煩閣下多坐頃刻，小的有點事情要向兄台請教！」

如此一位名副其實的大人物，居然自謙稱爲「小的」，倒教別人不知如何自稱才會襯配了。

雲松林雖然不喜歡看怪物，但怪物言辭有禮而謙虛，着實令他不好意思不顧而去。

何況這位巨無霸一開口便稱自己爲雲先生，顯然此人是有來路的，此時雲松林立刻抱拳回禮道：「在下雲松林，未請教尊兄貴姓大名！」

巨無霸咧嘴一笑，道：「小的姓沈，名大頭。」

沈大頭，這人的頭果然也眞大。

沈大頭接着又補充說：「沈大頭是我的眞名眞姓，如有半點虛假天誅地滅。」

這人忽然就發個毒誓，倒嚇了雲松林一跳。

「沈兄，這裡的雲吞麵的確不錯，我剛吃了三碗，不過沈兄必然胃口比在下要大，先叫伙計來五碗如何？」

這一下，却輪到沈大頭被嚇了一跳，他連忙搖頭擺手：「小的只要一碗就夠了，再多半碗也不行了。」

「一碗？」雲松林一呆。

沈大頭苦笑了一下：「醫生吩咐過小的，說小的有甚麼血壓病，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吃喝。」

雲松林又是一呆。

「老實說，我最喜歡吃的就是這種雲吞麵，去年小的曾在這間望鄉樓天天都吃雲吞麵，不過每天祇吃三餐。」

「每餐吃多少碗？」

沈大頭的臉上忽然一紅，最後才道：「十碗，最多都不超過十五碗。」

雲松林聽得幾乎昏了過去，本來他自己剛才吃了三碗，已覺得自己「胃口驚人」的了，但和沈大頭一比，自己又變得像個五歲大的娃娃。

過了好一會，雲松林才問：「沈兄找我，不知道有甚麼事？」

沈大頭笑了一笑，神態十分古怪：「你眞的不知道，還是假的不知道？」

「沈兄，厤煩你別吞吞吐吐，在下與你素未謀面，又有甚麼事情知道不知道？」

沈大頭的臉立時漲成了紫紅色：「雲松林，你怎麼在這個重要關節上裝蒜了，我問你，你打算幾時娶我女兒過門？」

這一下，倒不由雲松林不大嚇了一跳，這個沈大頭，莫非是個大瘋子？否則怎麼無緣無故會問自己打算甚麼時候娶他的女兒？

「沈兄，你一定弄錯了。」雲松林苦笑道：「你的女兒即使只有你一半身段，也必比在下龐大上一兩倍，在下自問身輕如燕，豈可高攀？」

沈大頭大怒，怪吼一聲，道：「你少放屁，我女兒連毛帶皮還不夠九十斤，你又不是沒有見過，怎麼你把她說成像是我這種大怪物。」

雲松林忽然心中一亮，道：「你女兒的名字是……」

沈大頭大聲道：「她叫沈眞眞。」

沈眞眞？

這一次雲松林呆了，眞的完全呆了！

* * *

「你記着，我叫沈眞眞，總有一天你要娶我。」

那個眼睛大大美麗的小姑娘，竟有一個如此這樣巨型的父親。

但沈眞眞明明是龍老闆賞賜給自己享受的啊！難道這件事情中出了某些差錯？

但以後呢？

沈大頭會死纏着他，同時，沈大頭的背後是不是還有另外一個後台？

* * *

今夜無月，也沒有星。

在黃花小軒的大廳裡，雖然有十多人，或站或坐，但誰都沒有發出半點聲音，氣勢靜得令人窒息。

龍老闆就在大廳中最靠牆的一張灰色大沙發上。

他喜歡靠牆坐立，因爲他不想背後捱黑鎗。

對於背後而來的黑槍，龍老闆

雖然未曾挨過，但別人挨黑槍的例子，他却是看得太多了。

因爲龍老闆年輕的時候，就是放暗箭、開黑槍的能手。

直到五十五歲的時候，他還開過近年來最後的一記黑槍，這一槍，他殺了一個與自己合作了三十年的好拍檔。

這個好拍檔曾與他共患難三十年，但却沒有機會與他去享富貴。

因爲這人知道得太多了。

這一件事，只有雲松林的父親雲獨行知道，但後來雲獨行也死在唐殘虎的銀魚刺劍之下。

所以，沒有人知道龍老闆除了分秒提防挨黑槍之外，同時也有分秒準備向任何人開黑槍。

* * *

時間一滴一點地溜過去。

大廳之中，每一個人都在等待，等待一個逃犯。

龍老闆發出命令，將汽車司機康小狗抓回來。

因爲沈眞眞這個處女是康小狗抓回來的。

沒有人事前能料到，這件「賞賜」竟然會引起一場嚴重的風暴。

沈眞眞的父親的確是沈大頭，但沈大頭却絕不僅僅是個身軀龐大的巨無霸那麼的簡單。

在這個城市裡，風九爺的地盤在西方，龍老闆的地盤是在東南方，而東北一帶一十六條街道却是屬於沈、譚，兩姓家族的地盤。

沈、譚兩姓家族，由曾祖父那一代開始便已交好，百年以來，兩家互相通婚，互助互持，久而久之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而這兩大家族所控制下的十六條街道，雖然地方不算很大，但其中却已包括了這個城市裏規模最大的一個賭場，和兩座艷名遠播的妓院。

風九爺雖然勢力龐大，但却也不敢去動這兩大家族的人，而龍老闆向來深謀遠慮，他知道自己的頭號敵人，並非沈、譚兩家族，而是風九爺，所以，他更加連摸都不敢去摸這十六條街道一下，免得自己變成兩面受敵之局。

而沈眞眞的父親沈大頭，正是沈氏家族中，七大金剛之首，他的諢號就叫做大頭金剛。

* * *

康小狗究竟用甚麼辦法能令沈眞眞的父親沈大頭讓自己女兒去陪雲松林睡了一夜？

難道他保證了雲松林事後會娶沈眞眞？

龍老闆突然嘆了口氣：「這種事，我實在想不通，唯一可以解釋的，就是沈大頭是個瘋子，他女兒也是個瘋子，連康小狗這畜牲也是。」

但其實沒有人瘋。

每一個人都很正常，包括每一個人看來都是瘋子的人。

* * *

龍老闆既然發出了命令，要抓康小狗，那麼康小狗遲早總會被抓回來。

果然，康小狗終於回來了。

但他却是躺着回來的，因爲他的左半邊臉被削去四分之三。

血淋淋的半張臉。

在剩下來的半張臉上，康小狗的神態充滿了憤怒和震慄。

而龍老闆的神態看來也和他一樣。

雲松林祇是淡淡的笑道：「無論怎麼樣，我絕不要沈眞眞，如果他父女堅持如此，我寧願還給他倆一條胳臂。」

龍老闆明白，他明白雲松林何以絕不肯娶沈眞眞。

因爲雲松林的心裏，早已有了一個女人，一個沒有任何人能代替的女人。

雲松林可以玩任何女人，却不能娶，因爲他的未婚妻子已經在等待他回來完成婚禮。

龍老闆又是一聲嘆息：「你不娶沈眞眞，祇怕沈大頭倒會來娶你回家去了。」

雲松林大笑道：「沈大頭娶我？」

「不錯，娶你回去斬開萬段。」

龍老闆的眼睛開始有點疲倦了。

但是他的野心却永遠不會疲倦。

* * *

雖然今夜天上無月，也沒有星星，但雲松林心中却既有明月，也有繁星點點。

他絕不會忘記那天晚上，正值星月爭輝，連河畔的螢光也特別燦爛悅目的時候。

「我們雖然從未山盟海誓，但我一定回來，回來娶妳。」

她相信他。

他也相信自己。

所以，現在他惦念的女人，絕不是沈眞眞，而是他的未婚妻子——喬小歡。

喬小歡，也許並非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

但最低限度，她是廣東省第一號大美人。

在蘇州，現時最漂亮的，是鄭家第三位小姐鄭梨芝，但與喬小歡一比之下，却頓有花容失色之感了。

而蘇州出美女，這已是人盡皆知之事。

難怪追求喬小歡的男人多如螻蟻。

但這位廣東大美人，却祇看上一個浪跡江湖的浪客。

這個人就是雲松林。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自古紅顏多薄命。」

這兩句話，都有一點共通之處，那就是但凡擁有任何美好的事物的人，總比平凡者更易招惹是非而遭殃。

喬小歡也不例外。

現在，她的臉龐確實很美，很美。

但卻美得很恐怖，美得令人不寒而慄。

因爲她的頭顱已被切下，放在一個滿盛載防腐劑的玻璃箱裏。

現在，這玻璃箱子已送到雲松林的手中。

送出這份人頭禮物的人就是沈大頭。

「你大概可以放心娶眞眞了，因爲從現在開始，你的未婚妻再也不會吃醋了。」

沈大頭果然絕不簡單。

任何人能使用這種手段的都不簡單。

雲松林木然地看着玻璃箱內喬小歡的臉，祇不過如此見面，却已經陰陽相隔、人鬼殊途。

忽然間，有人在敲門。

門啓，冒出一張憔悴、蒼白的臉。

唐殘虎。

在他的手中，有一瓶已喝得七七八八的烈酒。

「我的夢珠死了，你的喬小歡也死了，爲甚麼我和你還要活着？」他的聲音比起他的臉更加憔悴。

雲松林忽然大笑，笑聲撼動整個房子。

大笑！淒蒼、可怕的大笑！

終於，由大笑變爲大哭。

莫謂英雄不彈淚，祇因未到傷心時。

當傷心的時刻來到之時，又有誰能不哭？

唐殘虎怔怔的盯着他，彷彿不相信這位名震嶺南的雲中殺手，也有如此傷心的時候。

每當一個人在最傷心的時候，也就是防範最鬆懈的時候，如果唐殘虎要殺雲松林，現在無疑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但唐殘虎連指頭都沒動一下。

同是天涯淪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識？

現在不管彼此是否同是淪落人，也不管彼此是否相識，反正酒已在手，又何不開懷共謀一醉？

「唐兄弟。」雲松林伸手握着唐殘虎的肩頭：「雖然將來我們必要拚一次命，但現在我却是你唯一最好的酒伴，來！今夜你我不醉無歸！」

結果，兩人都喝得酩酊大醉。

* * *

就在這兩位名震南北的殺手喝得最醉、最昏沉的時候，忽然大門被撞開。

門外却閃進七個人。

七個肥瘦、高矮，相貌完全不同的人。

其中一個，長得彷如一座大塔，赫然就是沈大頭。

沈大頭一看見唐殘虎，就像老鷹看見一隻山羊，俯首便向他撞去。

一隻山羊遇見了老兀鷹，顯然不妙，何況這隻山羊還是喝醉的！

祇見沈大頭偌大的身軀，已直壓着唐殘虎，但雲松林連一點施以援手的意思也沒有。

因爲他已看見這隻喝醉了的山羊，還沒有醉到連怎樣用羊角去還擊都忘了的地步。

唐殘虎的「羊角」，就是他袖中的一柄銀魚刺劍。

沈大頭以爲唐殘虎已經醉得幾乎連動也不能動，又怎料到對方忽然間會施以致命的還擊！

就在他大感意外的一刹那，銀魚刺劍已在他的腹部上狠狠刺了下去。

直到這個時候，沈大頭才聽到雲松林淡淡的笑聲：「能夠死在唐殘虎的銀魚刺劍下，的確死而無憾。」

沈大頭漲紅了臉，怒道：「放……」

可是他祇說了一個字，便已倒下。

沈大頭是沈氏家族七金剛之首，他死後中仍有六金剛，而這六位金剛，正是一起與沈大頭出現的人。

* * *

沈大頭爲甚麼急不及待要殺唐殘虎？

難道這兩個人之間，又有着某些恩怨？

但結果，死的不是唐殘虎，而是沈大頭……這個世界向來都是很現實，弱肉强食。

沈大頭看來也許十分强壯，但唐殘虎却比他更强十倍，能夠閃得過「沉魚六絕殺」的人，世界上並不多。

沈大頭死了。

沈氏家族中的七金剛，從此祇餘下六個。

現在六金剛的老大，是本來號稱腫臉金剛沈寒衣。

沈寒衣並不胖，整個人還不到九十斤，但他的胖臉却大得很，那不是胖的臉，而是浮腫的臉。

沈寒衣盯着已經斷了氣的沈大頭，輕輕的嘆道：「我這位大哥甚麼都好，就是太過自不量力，明明知道前面一座刀山，也偏要闖過去，唉，眞是的。」

唐殘虎的醉臉上露出一絲微笑，道：「沈寒衣，風九爺曾經說過，你的一雙手最少值五十塊大洋。」

沈寒衣道：「你想不想要？」

唐殘虎搖搖頭：「你的手雖然值錢，但却太腥太臭了。」

沈寒衣大笑道：「專殺女人的一雙手，最少在腥臭之中，還有點脂粉香味！」

唐殘虎的眸子裏忽然閃出一股濃厚的殺機：「是你殺了夢珠？」

沈寒衣伸出兩根指頭：「除了董夢珠，還有一個廣東省的大美人。」

這一下，連雲松林的酒意也醒了：「喬小歡也是你殺的？」

沈寒衣桀桀的大笑：「不錯。」

雲松林冷冷的盯着他，問道：「動機何在？」

沈寒衣腫臉一沉，道：「動機祇有三個字，我喜歡。」

他再補充下去：「祇要我喜歡殺誰，我便殺誰。現在，我又要殺人了。」

唐殘虎與雲松林齊聲道：「是不是要來殺我？」

沈寒衣搖搖頭道：「不是你們，而是……」

說到這裏，沈寒衣忽然雙腿翻飛，以一種匪夷所思的奇快速度，踢向其他五金剛身上。

沈寒衣飛腿一揚，雲松林便已看見他一雙鞋尖之上，藏有閃閃生光的利刃。

刹那之間，站在他身邊的五位金剛，紛紛倒了下去。

好快的腿法，好鋒利的鞋裏金刀，前後不到幾分鐘，七金剛就祇變成一金剛。

* * *

沈寒衣爲甚麼要這樣做？

他先殺董夢珠，再殺喬小歡，然後，又殺了七金剛其中的五個金剛。七減六，僅餘一。

但這僅餘一的金剛，忽然又好像害起病來。

雲松林對唐殘虎嘆了一口氣道：「他不是害病，而是自吞毒藥，他自殺了。」

結果，七金剛連一個也沒有剩下了。

* * *

唐殘虎又呷着了一杯酒。

「這件事你的看法怎麼樣？」雲松林倚立在門旁，望着地上那些橫七豎八躺着的死人，「這七個人，好像是故意來送死似的。」

唐殘虎也有同感。

但他覺得，被沈寒衣用鞋裏金刀殺死的五金剛，却並不想死。

唯一要負責的，似乎祇有沈寒衣一個人。

但這樣做法，又有甚麼目的呢？

唐殘虎想不通，但雲松林却有一些頭緒。

因爲他知道一個秘密，一個關於腫臉金剛的秘密。

沈寒衣本來並非姓沈，而是姓譚。

他的父親，是沈、譚兩家族中，最窩囊的一個酒鬼。

當沈寒衣十二歲那年，他將兒子賣了給沈寬，沈寬是沈、譚兩家族裏的長老人物。

同時，雲松林更知道一件更鮮爲人知的事，就是沈、譚兩姓家族，近年來爲了利益的衝突問題，內部已呈重大的分裂，直到近數月來，這種分裂之局更爲嚴重。

沈寒衣殺董夢珠、喬小歡，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將事情嫁禍到沈氏家族的身上。

七金剛死清之後，沈寒衣預料唐殘虎與雲松林會移恨到沈氏家族身上，極可能會將沈氏家族的其他猛將趕盡殺絕，同時，城裏的風九爺與龍老闆也會趁機猛打落水狗。

祇要沈氏家族完蛋，譚氏家族便可以大權獨攬。

所以，沈寒衣在這一場殘酷內訌中扮演的角色，是一個譚氏家族裏犧牲的「偉大英雄烈士」。

根本上沈寒衣並非姓沈，而是姓譚名潛志。

* * *

雲松林知道了這些秘密，並不值得驚訝。

因爲雲松林向來做事都頗有精密的一面，在望鄉樓會過沈大頭之後，他知道事情並不尋常，所以，他立刻展開一連串調查沈氏家族眞實情況的工作。

在龍老闆麾下，委實有不少精明幹練的探子。

雲松林雖然初臨此地，但却早已與這些探子聯絡得很好，所以幾經派遣手下調查之下，終於獲悉了不少關於沈、譚兩姓家族的內裏情況。

但有一點，還是雲松林苦思不解的。

沈、譚兩姓家族，除掉了沈家之後，譚姓家族豈非會有唇亡齒寒之感？沈氏家族滅亡，譚氏家族豈可力足自保？

城西的風九爺，東南方的龍老闆，隨時都有可能乘虛而入，將東北一帶十六條街道地盤霸佔。

雲松林甚至可以絕對肯定，譚氏家族既然肆無忌憚打算一舉滅掉了沈氏家族，那麼他們必然又有了另一個伙伴在後撐腰，其力量能使譚氏家族無後顧之憂。

問題是：這一個幕後組織又是些甚麼樣人？

經過一番縝密的研究後，雲松

林覺得祇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支撐譚氏家族的是風九爺。

第二個可能性，支撐譚氏家族的是龍老闆。

祇有風九爺與龍老闆二人，才有這種力量。

換而言之，譚氏家族已經合了這兩者其中之一的力量，去對付沈氏家族。所以，沈氏家族的敗亡似乎乃是必然無可避免的事。

現在，沈氏家族中的七大金剛，已經蕩然無存了。

接下來要遭殃的，恐怕會是譚氏家族了。

＊　＊　＊

富門大街，是這個城市東北方最大的一條街道。

這條街道，原來不叫富門大街，而是叫做土安路，但自從這條街道的盡頭，由沈、譚兩姓兩家族開設的富門賭坊啓業後，這條街道便被改了一個新的名字，就是富門大街。

富門賭坊經過了很多年的經營，可以稱得上是一帆風順。

當然在這一帆風順之中，其間也會遭遇到多少風波，因爲富門賭坊實在是一塊大大的肥肉，難免不會令同業中人垂涎三尺。

所以，在富門賭坊啓業之後的三年內，先後一共有四個賭業集團人馬前來諸多干擾，有的是直接想踩盤子，有的強壓強買強賣，目的無非祇是希望搶這一塊肥肉而已。

但結果這四個大集團，皆滿懷野心而來，焦頭爛額而去。

最後第四夥人馬的結局更加烏呼哀哉，由老大哥以至老二老三等十多個領導人物，沒有一個能夠離開富門大街，祇餘下十餘個嘍囉小卒，負創亡命逃去。

經此一役之後，富門賭坊可算是根基已完全穩固了，誰也不敢妄圖向這裡打甚麼歪主意。

但是，富門賭坊仍有某種隱憂潛伏，因爲這個大城市裏還有兩隻吃人不吐骨的大老虎。

那就是風九爺和龍老闆。

這兩隻大老虎多年以來，都未向東北方的十六條街道進軍。

祇因爲這兩隻大老虎互相之間，有一種彼此制約的微妙關係，所以他們才按兵不動，等候時機。

越是厲害的人，越加不會輕舉妄動，貿貿然地去打一場沒有把握的仗。

雖然每一個人都會說，勝敗乃兵家常事，但有時候你縱然勝了百次千次，但祇要敗了一場，便得全軍覆沒，連想再打一仗的機會也沒有了。

（未完・二）

綠林山東響馬故事／史　金・文
可　飛・圖

綠林紅粉傳

上文提要： 劉全乃山東響馬龍頭老大，找楊安兒配馬鞍，其妹楊四娘代爲接待，楊安兒回來，誤會……白玉兒被迫嫁給李提刑作妾，哭哭啼啼不肯下轎，楊安兒伸手管這事……李提刑不忿，請求其老師完顏霆派親兵給他殺楊安兒，官逼民反……白雲乃白玉兒同父異母兄妹，見賞格起異心，亦對楊四娘的美貌起淫心，於是勸說其妹……

草莽稱帝定國號　節節敗退居海上

四娘在房中，對燈支頤而坐，顯然也是滿懷心事的樣子。見了玉兒，懶得站起，祇叫了一聲：「嫂嫂。」

玉兒在四娘對面坐下，問道：「是不是軍情吃緊，城要守不住了？」

四娘點了點頭道：「別的倒沒有甚麼，祇是城中的糧食看看要完啦，沒糧怎打仗？」

玉兒急問道：「那怎辦？要棄城而逃？」

「誰知道？」四娘說。

玉兒見四娘懶得說話，也不敢多問。折回自己房間，安兒仍是那副愁眉不展的樣子。

安兒心中在想甚麼？玉兒猜測不出。但局面嚴重，這是可以肯定的了。

局面嚴重，做丈夫的卻不對妻子說一聲，這教玉兒的心涼了半截。

「哥哥的話不錯。」玉兒心裏這樣思忖：「他壓根兒沒把我當作妻子，連自己人也夠不上。」

想着，她不禁潸然淚下。

其實，安兒這時和四娘發生了意見。安兒要棄城撤退，四娘卻主張守得一天算一天。

爲甚麼四娘明知糧盡，還要堅守呢？

這是她的私心，因爲離開了益都城萬一劉全回來時，就沒處找她了。

兄妹們爲了這事，在路上衝突了幾句，是以回來後，彼此都悶悶不樂。

到了第二天，玉兒醒來，發覺安兒已不在房裏，一問侍婢，原來安兒到了四娘房間裏。

安兒去見四娘，是答應她繼續留守益都城，到不得不走時才撤退。

四娘這才回嗔作喜，並對安兒說道：「你可以派人通知張汝輯，教他燒金兵的糧草，這叫絕鬥絕。他們人多，糧草被焚，自然非解圍而去不可。」

安兒撫掌道：「此計大妙，但不知那一個能衝出重圍去？」

四娘想了想，道：「此事少不免由妹子親走一遭。」

「你去了，我不是更孤單了？」安兒說：「還是另外想別人吧。」

「你就是一步不離開我？」

安兒笑道：「你是女諸葛，怎可以少？」

兄妹們繼續商量了半天，想定了派往聯絡張汝輯的人，這才雙雙巡城去了。

玉兒本想問問安兒，進四娘房間去幹甚麼？

可是，她沒有機會問。安兒回房，取了腰刀穿上鎧甲，便到外頭

去了。

這一來教玉兒一發傷心，竟倒在床上痛哭起來。她想自己是被遺棄了，在楊家她變成外人。

她怎知道安兒不通知她，是免得她操心。

安兒兄妹出去不久，玉兒聽得侍女報說：「舅老爺來了。」

玉兒連忙擦乾了眼淚，出見白雲。

白雲一望玉兒，詫道：「咦，妹子，甚麼事把眼睛都哭腫了？」

玉兒遣去侍婢，說道：「哥哥的話不錯，他們眞不把我當是自己人，好教我心灰意冷。」

白雲忙問其故，玉兒把經過說了。

白雲聽了，心中暗喜，表面上却現出一派同情悲憫，說道：「此事爲兄的早已看出，唉！妹子你的命眞苦。」

玉兒聽了，眼淚就汨汨落下來。說道：「哥哥，我眞想離開他回娘家去，你容不容我？」

白雲道：「你若眞正的離開他時，爲兄的自然讓你回娘家住，不過，他不知肯不肯讓你走？」

玉兒道：「這不由他不肯，我可以一聲不響逃了回來。」

白雲道：「你捨得他？」

玉兒泫然道：「我捨不得他，他不要我，我也枉然。」

「妹子，你若打定主意，我却有個好辦法。」

「甚麼辦法？」

「把他們兩兄妹捉住，獻給金兵，那時，你不再是强盜老婆，而且可以領二千兩的金子。」

「你眞是妙想天開了。憑你妹子的力量，就能把他捉着麼？」

白雲道：「這個我自有法子，祇要你肯聽我的話。」

「好，你告訴我吧。」玉兒說。

白雲在身上摸出一包準備好的藥末，交給玉兒道：「這是蒙汗藥，無色無味，祇要你放些在酒中，教他們喝了，他們就會昏迷不醒，任由你我擺佈了。」

「眞是這樣容易嗎？」

「我騙你幹嗎？」

玉兒接了蒙汗藥過來，不覺手顫，問道：「今天晚上就下手麼？」

白雲道：「當然愈快愈好。」

玉兒到底是個心地善良的女人，要她向丈夫下毒，實在辦不到。

白雲見玉兒遲遲不決，便向她催促，要她立刻把蒙汗藥下在酒裏。

「哥哥我幹不來的。」玉兒的手劇烈顫抖着。

「你不要那二千兩金子裏？」

「我不要。」玉兒說：「哥哥，請你馬上帶我回家吧。」

白雲道：「你不聽我的話我不能帶你回去。」

玉兒掩臉大哭道：「你們都不理我，父親、丈夫、哥哥全不理我，我到底自己犯了甚麼罪啊！」

白雲跌脚道：「不是做哥哥的不理你，你不依我的話，就是賊眷，金兵進城，首先要捉拿你，教我如何保護你呢？祇有連我的命也賠在裏頭。」

玉兒怎樣也不肯，把藥交還白雲，流淚說道：「那末我走我的路，不要你們那一個理。」

說着挪動脚步，便要往外走。

白雲見玉兒要走，這一走可大大的累事，不獨全盤計劃破壞了，並且還怕安兒找他麻煩。着急起來，惡念陡起，一拳擊向玉兒的後腦。

玉兒哼了一聲，就倒下了。

白雲立刻把她抱起，放在床上。

然後，在房間裏找安兒的酒瓶，把蒙汗藥放在瓶子裏面搖勻。

他匆匆忙忙在酒裏下了藥後，便聽得外面人聲雜沓，料是安兒兄妹回來了，急把酒瓶放在原處。

才放好，安兒，四娘已進來。

安兒見玉兒和衣睡在床上，人事不知，十分驚訝，便向白雲問道：「大舅子，這是怎麼回事？」

白雲極力鎮定，說道：「我也不知怎麼回事，進來的時候，妹子就已經哭着，連眼睛也哭腫了，正要問個詳細，她突然昏倒，大概是砸了後腦，人事不知。祇好把她抱了進來，放在床上。妹夫，你們倆口子拌嘴來？」

「沒有呀！」安兒說：「俺從來沒有和她拌過嘴。」

四娘連忙上前，一驗玉兒鼻息，知道她沒有性命之虞，又見她的眼睛眞是哭腫了，睫毛還濕。心裏起了狐疑道：「是誰惹她如此傷心？」

當下便把玉兒身邊的丫頭叫進來，向她盤查。

丫環回道：「夫人自姑娘和老爺出去之後，便開始躺在床上哭了。其後舅老爺來，她才勉强起來，帶着紅腫眼睛出見。舅老爺問她怎把眼睛哭腫，她沒有回答，就叫我退下，以後的事我都不知道。」

四娘妙目一抬，對白雲說道：「嫂子沒有把她哭的原因告訴你麼？」

「就是沒有，祇是哀哀的哭，像受了莫大委屈似的，因此，我才想到她是和妹夫拌嘴。」

四娘把眼光移向安兒道：「那就一定是你得罪了她了？」

安兒跳了起來，嚷道：「烏龜王八蛋才得罪她，我起來時，她還

睡着。後來我到你房間去，回來時，她雖已醒，但我趕着去巡城，掛上腰刀便走，連話也來不及多講一句，怎會得罪她？」

四娘也想不通這內裏的原因，她知道玉兒死不了，那祇好等她醒轉來再問。

安兒巡城回來，肚子餓了，一叠聲教人開飯，並對白雲說道：「大舅子，你也吃過飯再走吧。」

白雲心裏想：「玉兒不至馬上醒來，我在這兒吃飯，正好看着安兒兄妹給我麻倒，祇要麻翻了他們，就可以動手行刺，玉兒可惡，少不免也給她一刀。」

主意已定，便答應下來。

四娘道：「你們到外面去吧，別吵着嫂子。」

安兒和白雲祇好都出去了。

這裏四娘餵了玉兒一服還魂丹，也自到外面來，留下丫頭看着玉兒。

不多一會，飯菜已端上來了。還有那瓶已經下了麻藥的酒。

安兒教人多拿一隻杯子來，對白雲說道：「大舅子，你也喝杯。」

白雲忙推辭道：「熱孝在身，不敢飲酒。妹夫請便吧。」

安兒不便勉强，但杯子已拿了。四娘說道：「大舅爺不喝，我却想喝點。」

白雲聽了大喜，想道：「正要妳喝，却自投羅網，可別怪我。」

安兒把瓶子裏的酒，斟到杯子裏，然後給四娘斟上半杯，說道：「妹子一向不喝的，今兒怎麼忽然要喝？」

「喝點酒容易睡得着。」四娘說着便舉起杯子來。

安兒也舉杯要喝，突然一樣東西破空飛來，正落在桌上，砰然一聲，把盤裏的菜磕飛了。盤子也四裂。

在座各人全都吃了一驚，四娘眼快，早已看出飛出的是安兒佩刀的刀鞘。急向來處一望，祇見玉兒挺立在房門前。

「不要喝酒，喝不得！」玉兒力竭聲嘶嚷着。

白雲見了玉兒，像見了鬼一樣，他知道甚麼都完了。呆坐椅上，雙膝發抖。

玉兒服了還魂丹，悠然醒來，祇覺得腦子渾渾沌沌，再過一會，她清醒了，聽得外面白雲的聲音說：「不敢喝酒」，她暗叫道：「不好，哥哥一定把藥下在酒裏了。」立刻爬起來，連想也沒多想，找了安兒的刀鞘，就向桌子擲去，在間不容髮之頃，救了安兒和四娘。

安兒、四娘齊齊起立，向玉兒奔去。

可是，他們已來遲一步，玉兒已順手把安兒的刀，刺進自己的肚子裏，腹破腸流。

玉兒不願害安兒，也不敢見哥哥被安兒所殺，迫得她走上自殺之路。

安兒見玉兒如此，痛徹心窩，顧不得血腥，抱着玉兒問道：「你這是爲了甚麼？」

「你們……都不理我，我祇好死……」玉兒說罷，兩脚一撐，已經氣絕。

垂死之前，她的眼睛，還迸出兩點清淚。

安兒、四娘同樣地悲痛欲絕。

白雲却抹了一額汗，玉兒死了，死前沒有說出他那一套陰謀，這條命總算撿了回來。

他祇覺得僥倖，却不覺得慚愧。這時却湊上前來，貓哭老鼠，抹了抹眼，假意兒哭道：「妹子妳死得好慘，究竟……」

他還想說下去，但安兒那悲憤而凌厲的眼光已森然向他射來，嚇得不敢多說。

安兒慢慢在地上拾起那把刀來，朝白雲一指道：「大舅子，誰在酒裏下了毒？你說！」

「我不知道。」白雲的臉又發白了，人急智生，繼續說道：「恐怕是她自己下的藥意圖自盡，剛好我剛來，她來不及喝吧？」

好個白雲，他這幾句話，說得合情合理，連安兒也相信了。

安兒緩緩把刀插進鞘去。帶恨說道：「他奶奶的，這宗事好教我不明白，玉兒受了甚麼委屈，竟然一再尋死？」

精明如四娘也沒法猜得透，她被白雲那番合情合理的話蒙蔽着，也相信酒裏的藥，是玉兒自下要毒死自己。

安兒把玉兒棺殮了。白雲看着妹子入棺，然後回家，一路上想着，一路上冒冷汗。

四娘回到房裏，對於這件突發的事，總覺得事有可疑。特別是玉兒臨死所說「你們都不理我」這句話，教她十分困惑。

「我和哥哥都沒說過不理她呀，唔，這一定是中了別人的饞言，誰向她進饞？進饞用意何在？」

四娘循着思路，細想下去。終於想出這是白雲搗的鬼，同時也想出白雲的用意，是要利用玉兒，謀害她和安兒，以便領賞。到緊要關頭，玉兒突然悔悟，這才自殺。

雖然四娘想出了究竟，但事無佐證，不便說出來。

不過，四娘經此之後，却起了警惕，覺得處境實在危險。城裏十多萬人，誰能知道他們不會存有像白雲那樣的陰謀？

於是，她再不堅持留守益都的主意了。

安兒派出去聯絡張汝輯的人，一去便如石沉大海，金兵的糧草也沒有被燒，這更促使四娘要放棄益都。

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裏，安兒和四娘帶領着兵士，開了城門，當先開路，直衝金營。

兩兄妹聯手殺進，有如虎入羊羣，金兵在黑夜裏不敢作戰，四散奔竄。

到天明時，他們已殺出重圍，安然抵達張汝輯的寨裏。

張汝輯迎着安兒兄妹，讓他們休息了兩天，第三天，金兵便開始向張汝輯進攻了。

以前，因有楊安兒據着益都，清兵不敢攻張汝輯，恐怕背腹受敵，現在，安兒已敗，金兵便全力來對付張汝輯。

張汝輯兵力本不多，禁不得金兵如潮湧至，祇好且戰且走。

十天之後，這才擺脫了金兵。路上，劉全率領了一批响馬來會，來的人馬雖然不多，但個個都是非常勇壯的。

四娘見了劉全，喜問道：「你這時候才來？」

劉全道：「我到益都時，你們已棄城走了，害得我日夜趕路，這才追上你們。」

安兒道：「你去了這些日子，召集了多少人馬前來？」

「山東响馬全部都來了。」

「人呢？」安兒問。

劉全道：「祇要大哥有地方落着，三天之內，他們就全部到齊。」

安兒道：「我準備到登州去。」

「爲甚麼要跑這麼遠？」

「登州刺史耿格，是我的人。」安兒說。

劉全問道：「你們是甚麼關係？」

安兒道：「他的命是我救的。」

張汝輯道：「登州靠海，守起來容易，不過要進取却難。」

安兒道：「咱們現在正需要一個守得住的地方，駐屯下來，再作道理。」

劉全也說道：「大哥的話也是，咱們在那邊開創基業，然後進取未遲。」

張汝輯自然同意了。

於是，大夥兒便向白狠河進發。

劉全不見玉兒隨行，便對四娘問道：「玉兒呢？她怎不隨行？」

四娘慘然說道：「她死了！」

「死了？」劉全詫異地問：「她是怎樣死？」

四娘把經過，對劉全細說。劉全不勝感嘆。

當晚安兒等在白狠河畔結營。白狠河是山東响馬出沒的地方。晚上，但聽得四野狠嘷之聲。

安兒焦躁道：「他奶奶的，那裏有這許多狠？咱們不要給狠吃了才好。」

劉全道：「這不是狠，正是我們弟兄們來了。」

「你的弟兄是狠？」安兒問。

「不，」劉全說：「這是他們用狠語來傳遞消息。」

說着，走到帳外，放了一枝信號箭，一條光燄，挾着呼嘯聲音衝天而去。

四野的狠聲馬上寂然。

劉全從帳外回來，說道：「咱們可以安枕無憂了，我的弟兄們知道了我在這裏，他們就在外圍保護。」

果然，這晚上安然渡過。

次日，安兒一行人馬渡過了白狠河，繼續向登州前進。

登州是山東瀕海的地方，首縣是蓬萊，因爲臨海有舟楫之便，也十分繁盛。

一行人到了登州城外，楊安兒駐屯了兵馬，便要入城去會耿格。

「我和你一同去。」楊四娘說。

「你去幹甚麼？」

四娘道：「哥哥和耿格不見了許多日子，知道他還是不是從前的耿格？」

安兒道：「怎會不是？」

「很難說。一個人時常會變的，我和哥哥同去，他變了還是沒變，我一眼便可以看出來。」四娘說。

「好哇，又要女諸葛勞駕了。」安兒笑說。

四娘正色道：「這不是講玩的，耿格若是有變，咱們陷進網羅，給人一網打盡，不可不小心。」

劉全也說道：「四娘智慧，大哥帶她去吧。」

當下安兒、四娘，騎着兩匹快馬，逕向登州而來。

到了府衙，安兒下馬，對衛兵說：「多煩通報貴上，就說益都楊安兒求見。」

那衛兵問道：「朋友是黑……」

安兒瞪了他一眼道：「別多說，快去通報。」

耿格聞報喜道：「恩公來了。」連忙吩咐大開中門，把安兒兄妹迎了進來。

到了堂上，分賓主坐下，耿格先向安兒行了禮，然後對四娘說：「你是四妹子，不見兩三年，出落得更加嬌艷了。」

四娘笑道：「耿家哥哥，你也胖了，穿起官服，像個城隍爺，神氣十足。」

耿格大笑道：「你這張小嘴兒，還是那樣俏皮，拐着彎來罵我。」

「誰罵你來？」四娘說。

「你罵我泥塑木雕菩薩，當我不知道？」耿格笑着說。

四娘道：「別說這個了，咱們談談正經的事兒吧。」

耿格道：「大哥到來不知有甚麼吩咐？」

安兒道：「難道益都的事你至今不知道嗎？」

耿格愕然道：「發生了甚麼事？」

安兒把經過大概，對耿格說了。

「原來如此。」耿格說：「但大哥爲甚麼不通知我？」

「來不及通知，完顏霆那厮已經把城圍了。」安兒說。

耿格道：「那末，大哥的人馬呢？」

「都在城外。」

「有多少人？」

「四千不到。」

耿格道：「人不多，這兒還能容納得下，就都請進城裏來吧。」

「好的。」安兒說：「我們暫時別過。」

耿格送了安兒兄妹出來，說道：「請馬上進城，小弟這就準備他們的營盤。」

路上，安兒對四娘說：「你看耿格怎樣？」

「是誠意的。」四娘說：「不過，他也不懷好意。」

安兒大驚道：「那末，他就不算誠意了。」

四娘笑道：「你別緊張，他對你是誠意，對我却不懷好意。」

安兒道：「哈哈，原來他想作我妹夫。」

四娘道：「你願不願意作他的大舅子？」

「那要看你的。」

「我嗎？」四娘沉吟着，「我給他一個不即不離。」

「怎叫不即不離？」

「不即就是不嫁，不離就是不一定不嫁。」

安兒苦笑道：「妹子，你愈說愈糊塗啦。別儘繞圈子說話，我不耐煩。」

四娘道：「我們現在正當用人之際，我不得不敷衍他，這才教他死心塌地聽我們命令，爲我們効力。但我却不想就嫁給他。」

安兒點頭道：「這個我明白了，不過，假使他迫你非嫁不可呢？」

「那有這麼容易。」四娘笑着說：「沒有人能夠迫我嫁的，除非我自願。」

安兒道：「耿格得不到你，便會失望，由失望而變心嗎？」

「哥哥少擔心。」四娘說：「我自有應付的辦法。」

安兒道：「祇要有辦法才好。」

說着，不覺到了營前。

張汝輯、劉全迎將出來，問道：「怎麼啦？」

安兒道：「都妥當了。」

「這就進城？」劉全問。

「是的。」安兒說。

四娘接着說道：「且慢，咱們這幾千人，操兵似的操進去，太碍眼了。」

「怕甚麼？耿格是刺史，這地方是他管的。」安兒這樣說。

「話雖如此，但何必太張揚？」四娘說。

劉全道：「四娘的話也對，咱們便分批進城也好。」

安兒道：「好，咱們聽軍師之命令便是。」

四娘把所部分爲三批，安兒四娘領益都兵行頭，張汝輯領本兵弟兄繼後，劉全率山東响馬作最後一批。

調撥已畢，安兒、四娘率隊先行入城。

耿格已派了旗牌官，在城門恭候，並引導各兵士，入駐營帳。

新營帳全部在城北，城北臨海，空地最多，耿格所部，也駐在那裏。

安兒率領親兵，四娘也率領着新訓練的女兵，一同進府。

當女兵經過大街時，轟動了老百姓夾道來觀。

「咦，怎麼有女兵？」

「女人也能打仗麼？」

「這年頭甚麼都變了。」

那些觀看的人，紛紛這樣議論着。

四娘當然聽到，但她沒有理會，隨着安兒，直到刺史衙門來了。

耿格全副戎裝，站在轅門恭候。

安兒、四娘滾鞍下馬，上前拉着耿格的手道：「老弟台，你這不太客氣嗎？」

耿格一路陪着安兒進入大堂。堂下鼓樂之聲大作，原來耿格已擺好酒席。

安兒道：「咱們分三批進城的。還有兩個朋友，隨後就來。」

耿格道：「那就等他們來齊後再開席吧。」

說着，把安兒、四娘，延入後堂，並教夫人出來相陪。

原來耿格自幼貧窮，父母早死，流浪益都城，討飯爲生。有一天衝撞了一個金朝軍官，被那金朝軍官用馬鞭抽打到昏絕，恰好給安兒見了，他搶了那金朝軍官的鞭子，拖了耿格回家，把他留在店裏，養大了他，並且教會他武藝。

因此耿格把安兒當作重生父母。

由於耿格給金人毒打幾乎死

去，他痛恨金人。

但安兒勸他忍耐着，俟機報仇，後來安兒保送他投軍，數年之間，已做了刺史了。

他娶了妻子，却是陰陽人，祇是名義上的夫妻，中看不中吃的。那位夫人，時常勸耿格另娶，但耿格却沒有遇上一個滿意的，是以至今他還沒有子嗣。

耿夫人見了四娘，不禁衷心佩服，極力稱道四娘長得好看。四娘知道耿格有了妻子，心裏也就放寬了。她和耿夫人親切地談起來。

耿夫人知道四娘還懂得武藝，更加佩服。不住問長問短，連有沒有婆家，也問到了。

談了一會兒，張汝輯、劉全兩批人馬，都進了城，兵士駐屯好，他們便到刺史衙門來了。

安兒引見過耿格，大家便歡呼暢飲起來，耿格和安兒、張汝輯和劉全全在外面。耿夫人和四娘却在內堂。

外面的幾個人，喝了幾杯酒，豪情勝概，便縱談起天下事來。

安兒對耿格道：「賢弟一直說要報金人鞭撻之仇，我却一直制止你，如今這機會來了。」

耿格舉起杯子來說道：「願從大哥起義。本州水陸合計，不下五十萬戶，也可以算相當富庶的。」

安兒慷慨地說道：「那就好極了，兵精糧足，人才濟濟，這基礎實在不壞，可是，俺們用甚麼名義呢？」

耿格道：「要圖大事，自然要建國號，改元，然後號令天下。」

劉全首先贊成道：「小弟願率山東路全部響馬，聽候號令。」

張汝輯也說道：「小弟也率青州豪傑，跟隨起義。」

這幾個人，就在筵前商量了，大家都舉安兒爲帝。安兒照例謙遜一番，也就接納了。

安兒定國號爲隋，改元爲天順，以耿格爲丞相，兼水陸兩軍大元帥，登州節度使。

張汝輯作左都督，青州節度使。

劉全爲右都督，領樞密使事。

擇定吉日，祭告天地，安兒便黃袍加身，登基大吉。

登州刺史衙門原有的屬吏，一律加了官，脫了金朝的制服，蟒袍玉帶，列班向安兒朝賀。

耿格把登州刺史衙門讓了出來，作爲皇帝的行宮，却在城南另建了大元帥府，和都督府。

雖然是草創，規模却也具備。

安兒下令大赦，並且出榜招賢。

劉全見安兒已有了基業，便下令各路的響馬寨主、大龍頭、幫主等全部集中到登州來。

張汝輯也召集青州各地豪傑，率部來朝。

安兒眼見有這些勢力，不勝之喜。分別接見之後，俱各封官。大抵寨主做了節度使，大龍頭、二龍頭做了制置使，幫主做了團練使。

然後，發了賞錢，教各人回防，招兵買馬。

由於安兒的聲勢浩大，山東全境，歸附的風起雲湧，金朝皇帝也震驚了。

金朝僕射安貞，奉旨爲山東討使，山東行省完顏霆，則兼任招討副使，文武官員都歸節制。

安貞是金朝的名臣，出將入相，十分能幹。一奉了朝令，立即到了濟南來，調兵遣將。

但金朝的行動，瞬即被劉全的屬下探到了，那些響馬們，一站傳一站，很快的便傳到登州。

安兒聞報，笑道：「他們來得好，我正要起兵誅戮安貞、完顏霆這兩個傢伙。」

劉全道：「安貞這廝，很能用兵，咱們倒不可不防。」

安兒道：「那怕他是個諸葛亮，我也要他變成諸葛壳。」

當下安兒決定御駕親征，耿格和張汝輯同行。留下劉全和四娘守着登州。

四娘道：「哥哥，你連軍師也不要了，這怎麼行？」

安兒道：「你留在城裏，陪伴耿夫人。前線重要，後防也是要緊的。」

四娘祇好答應了。並且把十籠訓練馴熟的海青，交給安兒道：「哥哥，你帶了這個去，有甚麼要緊的消息，要通知我的，便放一隻海青，給我攜信來。」

原來這種海青，是一種鷹類，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都有。兩地的居民，都豢養着一兩頭，代替信鴿之用。這種海青，也和鴿子一樣，無論帶牠到多遠去，都會得飛回家。而且比鴿子飛得還快，且飛得更遠。

劉全也交了十多支信號箭給安兒道：「此去若遇有甚麼艱險，把號箭射出來，附近的本幫弟兄見了，自然會來救援。」

楊安兒收了鷹籠和號箭，三聲炮響，大隊人馬向西南而行。

到了白狼河畔，金兵已到了，金兵在對河列陣，人數也有幾萬人。

安兒不敢造次，祇得在白狼河東岸紮營，雙方隔河對峙。

白狼河是黃河的支流，水勢湍急，不容易架搭浮橋，金兵又把所有舟楫全部截留，既無舟楫，又沒橋樑，安兒的兵竟是無法飛渡。

安兒和耿格、張汝輯商量，耿

格提議暫時退兵，引誘金兵過河，然後圍殲。

安兒道：「我們到此，沒有和金兵打過一仗，就退却了，豈不有失威風？」

張汝輯道：「皇上何不探聽有甚麼地方可以渡河的？白狼河這樣長，總有一處能過。」

安兒聽了張汝輯的話，便放出號箭，把響馬召來，問他們那裏可以渡過白狼河。

響馬告訴安兒，靠近昌邑那兒，有個地方名寒亭的，那兒的水最淺，人馬涉水可渡。

當下安兒便派了張汝輯，在寒亭方面渡河，果然沒有甚麼阻碍，便渡過了。

張汝輯渡過了白狼河，馬上引兵向金兵殺來。

完顏霆的兵似乎毫無防備，立刻向後撤退。

安兒、耿格的大兵也就安然渡河，和張汝輯會師，向金兵追殺。

但，出乎安兒意料之外，一路趕來，却沒有追上半個金兵。

「他奶奶的韃子兵，怕得要死，溜得夠快。」楊安兒在馬上對耿格說。

耿格道：「他們逃得快，也許別有陰謀，我們還要步步爲營，以免中計，千萬不要輕敵。」

張汝輯道：「聽說完顏霆部下，有個經歷叫黃國的，這人足智多謀，不可不防。」

安兒切齒道：「這賊娘養的黃國，本身是漢人，却專門巴結韃子兵，欺負漢人，捉住他非碎屍萬段不可。」

大軍緩緩的推進，又走了一天，仍沒有發現金兵。安兒焦躁起來，便要揮兵疾進。耿、張極力勸止。

次日，安兒來到了駐馬店，紮好了營寨。

駐馬店是個要隘，四面羣山環繞，中間祇有一條官道可通。

安兒紮好了營寨，便與耿格登上高阜瞭望，到得高阜上，祇見有一個鐵箱放在路邊。

安兒教兵士打開來看，箱蓋一掀，便有成羣的鴿子，從箱中裏飛出，在空中盤旋。

耿格見了大吃一驚，忙對安兒說道：「不好，我們中伏了。快下去！」

安兒也覺不妙，立刻縱馬回營。才至中道，已聽得金鼓之聲大作，四面八方，全是戴了花帽的金兵，掩殺過來。

原來安貞、完顏霆，聽了黃國之計，把大兵埋伏在附近山裏，一見鴿子飛出，便知道安兒已經到了，就從埋伏處衝殺而出。

同時，金兵預先埋伏着大炮，也猛向安兒的營地轟擊。

安兒的兵不戰自亂，安兒等冒死衝突，敗退了四十里才穩定下來。檢點人馬，傷亡過半。

金兵勝了這一仗，馬上把安兒包圍起來，漫山遍野，都是花帽子兵。

安兒一看情形不妙，便和耿格、張汝輯商量退兵，一面放出信鷹，教四娘、劉全派兵，到寒亭方面接應。

四娘接到安兒的信，不禁大驚道：「頭一次出師，怎麼就這樣的大敗。」

劉全道：「勝敗乃兵家常事，我們且到寒亭去，把他們接回來再說。」

安兒且戰且走，幸而沿途都有些響馬，不斷向金兵擾亂，金兵不敢進得太急。

及至到了寒亭，劉全和四娘的兵已到，接了安兒回到登州去。

但不久金人的大兵，已進圍登州城。

登州城的城垣雖然高峻，不容易攻打，但日子久了，終於被金兵攻破，耿格和張汝輯二人，力戰而死。

劉全祇得奉了安兒入海，幸而他在事前，已造好了二三十條大戰艦，每艦可容納百多人，還裝了大炮，這才能夠保全得一部份兵力。

安兒到了船上，不勝悲憤，對四娘說道：「我們總不能長在海上，俺要回到陸上，親手殺死黃國、完顏霆、安貞這三個狗娘養的，才消此恨。」

劉全說道：「俺們到文水去，再上陸不遲。文水對面就是遼東地界，那邊也有響馬，我們到了文水，可以號召他們歸順。」

安兒聽了劉全的話，心中大喜，便起程往文水去。

一晚，船泊在巨禹山，月明星稀，照得海上金蛇萬道亂竄。在月色之下，更顯得波濤壯闊。

安兒教人在船頭置酒，邀了劉全、四娘同來吃喝。

三杯下肚，安兒突然想起耿格和張汝輯來，他是個性情中人，不禁悲從中來，掉下幾滴英雄淚。

四娘見了，便問道：「哥哥，好好的又哭的甚麼？」

安兒道：「沒想到這次起事不成，先喪了我的肱股耿格和張汝輯，教人好恨。」

四娘道：「生死有命，他們這樣壯烈犧牲，已寒虜膽，總不愧是我漢族的好男兒了。」

安兒拍案叫道：「好男兒，好榜樣，我要向他們致祭一番。」

隨即命左右備香案來。左右向船主曲成去要香案。（未完・二）

九手抓鬼

江湖踪雲生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 劉勇等四人爲了保護桂小玉與司徒長江帶來的人打鬥，雙方拚得兇，幸虧沈形雲得到丁杰的通知及時趕到，司徒長江也不是沈形雲的對手，原來司徒長江帶人前來是叫他去替司徒文正解穴……沈形雲追踪「殭屍」，發現竟是桂夫人所扮，桂夫人向他道謝照顧女兒，沈形雲提出欲見桂浩然之面……孟婆告訴沈形雲，汪宏發陰得很……



地道秘密晤鏢頭　綜合所知得結論

桂夫人道：「應是一條綫上人，沈公子，你走向桂家莊後院去吧！」

沈形雲道：「秘道在後院？不是被人挖地三尺了嗎？」

桂夫人傳來冷冷一笑，道：「他們是有手段，但想找到桂家莊秘道，他們休想！」

沈形雲道：「好，我這就去桂家莊的後院，但夫人你……」

暗中的桂夫人道：「實言相告，我還要守在這兒，爲的是怕別人走來。」

沈形雲立刻往桂家莊中走去。

* * *

眞是凄慘，死人也不得安，只見聽前後院中放了二十七具棺木，未有人爲他們抬回房中去。

再看屋內，已被挖得坑洞處處面目全非了。沈形雲明白，這就是霸，天雷幫吃定四方了。

想着司徒長江的尖刀，那確實夠霸氣的，放眼江湖，也難怪司徒長江父子目空一切了。

* * *

沈形雲的心情是沉重的，但也充滿了好奇，因爲他還以爲桂家莊上的秘道就在正廳一邊的牆下吶。

他躍過後牆，立刻發現井邊不一樣，只見那套在轆轤上的繩索一段一段的打着結，長索又是垂下去的，這在沈形雲的眼中，立刻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

沈形雲心中雖然明白，但他却仍然在井邊四下觀望着，一陣等待中，忽的有聲音自井中發出來。

「叮！」

有東西砸在井水中，井邊的沈形雲不稍停，立刻沿着繩子往水井中滑下去。

三丈八尺處，井壁開了個三尺見方的壁洞，沈形雲立刻手攀洞口鑽進去了。

沈形雲的身子剛進去，那洞口已滑堵起來，有個少年却在暗中道：「沈公子，你請跟進來。」

有石階，石階是潮濕的，那少年走得很小心，沈形雲跟着這少年走了十幾丈處，才發現地勢有些往上升，地道也不再潮濕了。

沈形雲發現有了燈亮在遠處，他問這少年道：「小兄弟，幾歲了？」

「我十五！」

「叫甚麼名字！」

「我叫桂小寶！」

「小玉是……」

「我姐姐！」

沈形雲一聽，心中一緊，桂小玉是女子呀，女子是要嫁人的，那麼家中的秘道也不知道，因爲女兒將來是外人，這正是中原人的偏見。

江湖中傳絕藝的也一樣，有道

是「傳媳不傳女兒」，大概也是這個意思了。

沈形雲心想：「也難怪桂小玉不知道有此地道了。」

* * *

沈形雲往前走着，他問桂小寶道：「小寶，你想不想你姐姐？」

「想，想死了！」

「你姐也想着你們，她至今還不知道你還活着，她好痛苦！」

桂小寶道：「我知道，我娘常哭，可是壞人還在外面，他們挖我家地呀！」

沈形雲嘆了一口氣，道：「說來說去爲了寶，我眞弄不明白，有了寶有了銀子又怎樣？」

「說的好，可是幾方梟霸却不如此想。」

這聲音來自前方，聲音雖然不宏亮，但衷氣之足，顯然具有上乘功夫的人發出來的。

沈形雲抬頭看過去，果見一位壯碩大漢斜站在地道一邊，正撫髯望過來。

沈形雲知道這人必是桂浩然了。

桂浩然果然未死，他躲在桂家莊附近的地下了。

* * *

就在沈形雲要走到那壯漢面前的時候，就聽這壯漢忽然大吼一聲，道：「接招！」

這眞是突如其來的發難，沈形雲絕想不到這大漢會向他發難。

沈形雲幾乎喪失閃避的機會，因爲在這地道中，實在沒有太大的空間閃躲。

但沈形雲見對方併指點向小腹，他不閃不躲只吸腹。

沈形雲弓腹一尺深，那是常人無法達到的境界。

壯漢的指尖沾上沈形雲的身，但他的招式已老，沈形雲回敬一指點去，果然逼退壯漢。

這壯漢仍不死心，他退步中又叫：「小心吶，刀來了！」

果然銀芒激射，好快的一把尖刀指過來。

只不過這一回沈形雲提高警覺，於是他的絕藝出現了，而且比對方出刀更快。

是的，沈形雲那「九手抓鬼」怪招使出來了，就聽他一聲淡淡的笑，道：「來得好。」

一片掌影中虛虛實實又實實虛虛，你就無從分辨出何者是虛何者爲實。

當這壯漢的尖刀扎入一片掌影中的時候，突覺腕門一麻又疼，忍不住就要抽刀，但還是被沈形雲扣住他的腕門不放手。

就聽沈形雲哈哈一笑，道：「老鏢師呀，這似乎不是待客之道吧！」

「哈……」壯漢笑了。「好，高明，果然高明！」

沈形雲道：「老鏢師這『天外飛虹』快刀手法也高明，有與那司徒長江一搏之勢，哈，哈……」

「哈……可惜逃不過沈公子的『九手抓鬼』絕招，桂浩然十分佩服。」

他手上尖刀收起，身子一偏，禮讓道：「沈公子，你跟我來！」

沈形雲點點頭，跟着桂浩然往地道內走去。

這壯漢果然就是中原老鏢師「快刀」桂浩然。

沈形雲在他身後走，他發現這地道十分怪異，走不過幾丈就會有一道暗門阻住，看上去好像已到盡頭，但在桂浩然的撥推下，巧妙的又露出通道來。

桂浩然很自豪的對沈形雲道：「既然把沈公子引來此地，桂某不妨對沈公子明言，此地通到土坡上，每一段都會有暗門，如是不明情況的人進來，一旦弄錯暗門，這一段暗道就會崩塌！」

沈形雲一笑，道：「難怪桂老鏢師會躲在這兒了！」

又走了一段地道，只見前方有燈光出現，一間方圓十二丈大的地下室在八根粗柱支撐下出現了。

沈形雲剛與桂浩然走進去，便聽得一聲女人的聲音傳來，道：「沈公子到了嗎？歡迎！」

沈形雲抬頭看，燈下站着兩個人，那是一男一女二人，女的沈形雲見過，正是扮僵屍的桂夫人，那男的沈形雲也知道，引他進來的就是這男童。

沈形雲上前見禮，不料桂浩然立刻與桂夫人雙雙向沈公子抱拳，就聽桂浩然對那童子叱道：「小寶，替咱們桂家給沈公子叩頭！」

沈形雲一怔間，那男童已跪在地上叩起頭來了。

沈形雲忙上前拉住小男童，道：「使不得。」

桂夫人已帶着嗚咽的道：「沈公子，這邊請！」

沈形雲正自奇怪，這麼大的地方只放了些糧食乾果之類的東西與十幾個酒罈子。

沈形雲不及細看，跟着桂夫人又走入一間地室小廳上，這才發覺幾樣小菜與酒杯已放置在桌上。

顯然，這是等着招待他了。

* * *

那桂浩然硬生生請沈形雲上坐，他夫妻二人陪坐在兩側，祇見那小寶已在火盆邊把熱酒提過來了！

桂小寶細心的爲各人斟酒，然後站在他娘身後。

桂浩然再細看沈形雲，不由點點頭，道：「果然有江南第一奇人

之相！」

沈彤雲一笑，道：「桂老鏢師，我想事情發生的一切經過已到了敞明的時候了！」

桂浩然虎目一厲，道：「沈公子，我想請問一句，當今開封知府與沈百萬老爺子的交情如何？」

沈彤雲一怔，道：「聽說姓汪的在南京當知府時候常邀我大伯進府衙暢談，那知府也常到我大伯家走動！」

桂浩然道：「聚寶盆乃沈家至寶，怎能輕言借人呀？」

沈彤雲道：「聽我大伯說過，這幾年中原鬧災荒，有十多縣還鬧蝗蟲，那汪知府就是要爲黎民多弄些銀子，才苦苦懇求要借我大伯的聚寶盆，祇是……」

桂浩然道：「你大伯答應借了，汪知府便找上我前往押運回那件寶物來！」

沈彤雲道：「桂老鏢師，你却把寶物押失掉！」

桂浩然道：「是的，寶在徐州弄丟的，我想那件寶在我身上帶着，吃飯睡覺不離身，兩個徒弟守外圍，可是那寶物就是失掉了！」

沈彤雲道：「桂老鏢師，你想想有誰會有這麼大的能耐呀？」

桂浩然道：「誰？實在想不出來！」

沈彤雲道：「我知道！」

「是甚麼人？」

沈彤雲道：「江南有神偷兄弟二人，他們的外號叫『偷天』與『換日』！」

「你說是久未在江湖走動的風大山與風小山兄弟二人？」

「不錯，就是他兄弟！」

「你是怎麼知道的？」

「消息有人送到南京，我大伯這才派我來了！」

桂浩然跌足，道：「這兩個老渾蛋！」

沈彤雲道：「我來除了查那寶物之外，就是在找這風家兄弟，我知道他們仍在開封城中！」

桂浩然吃驚的道：「他們來了開封城？」

「不錯，他們早不在雁蕩了！」

桂浩然道：「是誰那麼黑心的殺入桂家莊？」

沈彤雲道：「我以爲是天雷幫，但又覺不對，所以至今我還在五里霧中！」

他頓了一下，又道：「今夜能來此地，就是想把雙方所知的拼湊起來，也許會找出些蛛絲馬跡！」

桂浩然道：「在中原道上，如想一舉殺了我桂家莊那麼多人口的還不多，難道是……」

「天雷幫？」

桂浩然道：「天雷幫怎會知道我自南京押寶回來？」

「可是天雷幫爲寶而在你這裏挖地三尺！」

桂浩然道：「是的，他們必是爲寶，但問題是他們又怎麼知道這件事？」

沈彤雲道：「我有幾個想法！」

「你請快說！」

沈彤雲道：「第一個想法，乃是風家兄弟劫了寶之後必需躲避江湖黑道的追殺，所以他們便入中原而不回江南，他們投靠某一個幫派了！」

「天雷幫？」

「有可能！」

「但天雷幫這幾天夜裏花那麼大的功夫在我桂家莊上挖地三尺，他們又是在挖甚麼？」

沈彤雲道：「這正是天雷幫高明之處，他們來挖地，就是一種虛張聲勢，瞞天過海，無中生有的手段，而實際上那寶已在天雷幫了！」

桂家夫妻二人齊點頭，桂浩然道：「大有可能了，這是桂某未曾想過的！」

桂夫人急又問：「沈公子，你的另一想法呢？」

沈彤雲道：「我的第二個想法則是這風家兄弟二人又是怎麼知道這件事的？」

桂浩然道：「是呀，他們又怎麼會知道的？」

桂夫人道：「沈公子，你是說有人花銀子僱他們下手的呀！」

沈彤雲道：「可能！」

桂夫人道：「怎麼說？」

沈彤雲道：「如果風家兄弟不是受僱於人，他們又爲何躲藏在開封？」

桂浩然道：「他兄弟如果是躲在天雷幫中，祇怕咱們很難找到他們，因爲天雷幫人多勢衆，一般人休想接近朱仙鎮北面的天雷幫！」

沈彤雲也有同感，因爲沈彤雲就曾去過，他也祇不過到了天雷幫附近的大坡上就被人發覺了！

那件事還是大半個月以前的事情！

* * *

一時間三人相對無言而陷入沉思中！

桂夫人道：「來吧，咱們避難於此，也無甚麼可以招待沈公子的，水酒一杯而已！」

桂夫人向沈彤雲舉杯，三人邊喝着酒！

那桂夫人很是注意沈彤雲，她想了半天，才緩緩向沈彤雲道：「沈公子，你與沈百萬是……」

「沈百萬是我大伯。」

「你們一家人吶！」

「應該說是一家人，祇不過我不常回去！」

桂夫人道：「沈公子成家了？」

沈彤雲坦白的道：「我已有紅粉知己了！」

他此言一出，桂夫人臉色一變。

桂浩然也帶着幾分不悅的看看他妻子。

沈彤雲立刻也笑笑道：「爲了大伯這件事，我快一個多月未曾與圓圓相聚了！」

桂夫人開門見山的道：「沈公子，聽說我女兒小玉如今與沈公子同住呀！」

沈彤雲道：「不錯！」

桂夫人道：「沈公子，你如何對待我女？」

「我答應爲她找到兇手！」

桂夫人道：「所以她才與你同住！」

哈哈一笑，沈彤雲道：「夫人聽過有句話嗎？」

「甚麼話？」

「色而不淫！」

「甚麼色而不淫？」

沈彤雲道：「桂小姐的孝義令我感動，不錯，她有意以身相許，以換取我爲她找出兇手爲她一門報仇，她的行爲令我感動！」

「所以你才與她同床？」

沈彤雲道：「我說過，她是孝女，我們雖共床，但色而不淫！」

桂夫人冷冷道：「兩個年輕男女共睡一床，叫人如何相信不會幹下那事來？」

沈彤雲道：「夫人，我如果接納桂小姐，我剛才就不會說出秦淮畫舫中我有個圓圓在等我的這事了！」

一怔，桂夫人道：「如果圓圓嫁你，我夫妻並不反對。」

桂浩然在點頭，接道：「我女兒必是看上你了！」

沈彤雲道：「桂小姐的二師兄才是愛她的男人！」

桂夫人道：「可是你出現了！」

沈彤雲道：「夫人，世上祇有被愛的人才會幸福，愛別人不一定幸福！」

桂浩然點點頭道：「嗨，這件事以後再說，眼前大局才最要緊！」

桂夫人道：「沈公子，那第二種想法！」

他三人又回到正題上來了！

* * *

沈公子吃了幾口菜與乾果，他思忖了一下，才道：「桂老鏢師，我有個可怕的想法！」

桂浩然一驚，道：「你請快說！」

沈彤雲道：「如果是那知府動了歪念，他收買了風家兄弟二人盜走了寶物，然後傳話給我大伯，說那寶物被盜，之後，這知府私下派人到天雷幫，言及寶物在你這兒，然後天雷幫便來個血洗桂家莊！」

桂氏夫妻大驚失色！

沈彤雲又道：「桂家莊完了，我大伯的寶物也完了，天雷幫白忙一場，好處盡由這汪知府所得！」

桂浩然一聽，臉色大變，他出氣有聲。

* * *

雖然聽起來這沈彤雲之言有些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意味，但聽在桂浩然夫妻二人耳朵裏，猶似茅塞頓開的意味，更有豁然開朗之感！

桂浩然想了一下，道：「這光景大致就是沈公子這兩種情況之一了！」

桂夫人道：「浩然，前者咱們可以找天雷幫司徒長江老兒拚命，但如是第二種情況，姓汪的乃朝廷命官，咱們能殺官嗎？」

桂浩然憤然咬牙，道：「死過的人怕誰呀！」

是的，他們躲入地下，官府與天雷幫的人早就以爲他們死了，那麼他們如果暗中進行報仇計劃，任誰會想到是他們夫妻幹的？

沈彤雲道：「桂老鏢頭，咱們把事情有了總結之後，才能按步進行，這件事當初的發生是……」

桂浩然道：「姓汪的在我這裏也是說的爲一方庶民借你大伯的聚寶盆，希望求些財以便救救災民……」

沈彤雲道：「姓汪的千方百計要得到我大伯的寶物，如果眞被我猜中，姓汪的眞是無所不用其極了！」

桂浩然舉起酒杯，對沈彤雲道：「沈公子，爲了你大伯的寶物，爲了我桂家莊死去的人，你我都應攜手合作，找出兇手！」

桂夫人也站起來，道：「是的，沈公子，你看我桂家莊毫無緣由的夾在這件事中間發生如此凄慘之事，我夫妻祇不過爲那一萬兩銀子呀，更何況咱們祇拿了兩千兩訂銀就發生慘事了！」

沈彤雲道：「二位放心，你們暫時不宜走出去，我自會在外面查出眞兇來的！」

桂浩然道：「聽說有幾方面的人想把你沈公子坑死，沈公子，你多當心吶！」

沈彤雲一聽，忽然想到當初他被毒奶奶孟婆在半道上送他吃的那碗蓮子稀飯，他被孟婆在稀飯中下了迷藥之事，雖然他是將計就計，但他想不到會是汪宏發與胡師爺二人的主使，他們爲甚麼要坑害他？

沈彤雲的心中一緊，立刻把這事對桂浩然夫妻二人說了一遍！

桂浩然一聽之下，點頭道：「這件事情有問題，那汪宏發不可能因爲與司徒文正交好而出面坑殺你！」

桂夫人道：「祇是你沈公子的出現，又因你來自南京，才使姓汪的對你起了疑心！」

她頓了一下，思忖着又道：「要除去心中的疑慮，最好的辦法就是殺了你才乾淨！」

沈彤雲冷冷一哂，道：「想坑殺我沈某人，那得憑藉些甚麼！」

他一聲冷笑，又道：「姓汪的這幾天未再出現，他與那胡師爺大概被我整怕了！」

桂浩然道：「沈公子呀，千萬別有輕敵的念頭，一旦姓汪的再站在你面前，就會有更厲害的手段了！」

沈彤雲道：「我不懼甚麼，但我也不會輕視我的敵人，這一點我是最明白不過！」

桂浩然道：「這幾天來，沈公子的功夫早已令我那好兄弟丁杰折服得不得了，我也告訴丁杰，叫他與沈公子多多配合，大家一條心，盡早找出兇手來！」

沈彤雲道：「有你桂老鏢頭這句話，我已不覺孤單了，至於令嫒小玉，三位放心，我沈彤雲不是登徒子，更不是色鬼人物，我祇會照顧她！」

桂夫人道：「如是你們同過床，且等此事一了，你就帶她去南京，便是把她當丫頭使喚，我夫妻也無話可說！」

沈彤雲一笑，道：「便是同床又怎樣，桂姑娘仍是完璧無瑕人呀！」

桂浩然道：「好，咱們絕對相信沈公子的話！」

沈彤雲道：「有了這次會晤，事情我已明白個八九了，桂老鏢頭，我要出去了，我怕天亮以後再出去不方便，是不是？」

桂浩然道：「沈老弟，出去以後多與丁杰聯絡，那個孟婆乃是丁杰當年的情人，如今他們又在一起了！」

一笑，沈彤雲道：「我兩次放過孟婆，如換別人，孟婆早死了！」

桂浩然道：「這就是丁杰他二人對你佩服之處！」

於是沈彤雲又沿着地道往井的方向走去了！

桂浩然在前面帶路，沈彤雲却向桂浩然道：「這條地道祇有那井口爲出道嗎？」

桂浩然很坦然的道：「還有另外一條！」

沈彤雲一笑，道：「那是桂老鏢頭的最後一個救命出口了！」

桂浩然道：「不錯，所以我不會帶沈公子去那個出口，沈公子你體諒了！」

二人已走到井水相平的石壁了，祇見桂浩然自石壁上拖拉一塊大方石頭，那桂小寶舉着燈，他對沈彤雲看了又看，道：「沈公子！」

沈彤雲低聲道：「小弟，你有甚麼事？」

桂小寶道：「好好照顧我姐，我姐好苦啊！」

沈彤雲心頭一緊，道：「你們一家人都苦，小弟，人呀，處在這個時候更應堅强！」

他拍拍桂小寶的頭，低身向外鑽出去。

那井一丈方圓，正中間垂下一根結了節的繩索，沈彤雲伸手抓住，他回頭對洞道中的桂家父子二人點點頭，立刻抓住繩子往井口上升！

井下祇聞「轟」的一聲，石壁又還原了！

沈彤雲揉揉往井口上升，就在他剛剛到了井口往上面四下瞄了幾眼，他才彈身到了地面上！

沈彤雲大大的出了一口氣，立刻往牆下走去，就在這時候，突然傳來人聲！

沈彤雲順着聲音方向看過去，那是正廳的北牆下。

沈彤雲奇怪，這會是甚麼人？

於是，沈彤雲不走了，他來過這兒已不祇一次了，地方的情況他最清楚。

沈彤雲看看院中四處放置的棺材，沈彤雲也游身在這些棺材中間，當他登上正廳的時候，那聲音又傳出來了，而且這聲音也令沈彤雲吃一驚。

沈彤雲喃喃的道：「怎麼會是他？」

這時候祇聽北邊內牆傳來的聲音：「就在此處，他娘的，找了個大半夜！」

忽又聽人在低叫：「尹正，尹正，過來幫忙推！」

這聲音又是很熟悉，沈彤雲冷笑了，他貼着牆壁不動了，他等着看好戲了！

沈彤雲也斷定廳中應祇有這三個人了！

果然，大廳的北牆下忽然傳來「沙沙沙」的響聲來，沈彤雲幾乎想笑出聲來了！

＊　＊　＊

「開了，開了，哈……」

「快，咱們進去，把燈舉過來呀，伍曼天，哈……果然還是被咱們找到了，娘的，你爭我搶的弄了個滿城風雨，其結果，便是棺材全部抬出來，挖地十丈又怎樣？咱們一邊等着撿便宜，哈……」

「老闆，而且咱們馬上撿到了吔，哈……」

聲音越來越小，這證明三人進入暗門地下室中去了！

於是，沈彤雲搖頭了。

這世上沒有人自認是傻子，誰

都以爲自己聰明，當然，大家樂賭坊的錢通神更是以爲自己是能人！

不錯，進入正廳的北牆下的三人正是大家樂賭坊老闆錢通神與他的兩個貼身助手「五手遮天」伍曼天與「八指神賭」尹正二人！

錢通神一直隱藏着他的實力，想不到他也暗中打桂家莊的主意了！

＊　＊　＊

原來錢通神早就得知桂家莊因爲護寶而遭滅門之事，但寶物實在令他心動，祇是因爲天雷幫的暗中動手，錢通神是不敢同天雷幫作對的，他祇有暗中伺機了。

當司徒長江在大家樂賭坊被沈彤雲打敗，又聽桂家莊被人挖地三尺，錢通神以爲機會來了，於是他這才帶着他的兩大助手潛入桂家莊中了！

現在，錢通神的前面由八指神賭尹正舉燈前行，伍曼天走在他身後，三個人匆匆的走入那間地室中了！

錢通神看看地形，他得意的道：「再挖過三五丈就會被他們找到這兒了！」

忽的，尹正舉燈指着三口木箱子，道：「老闆，找到了，你們看這箱子！」

錢通神急忙叫道：「快，打開來瞧瞧！」

伍曼天忙走過去，雙手祇一掀，那木箱中發出輕微的卡聲，好像有甚麼東西撞到甚麼似的，三個人齊齊低頭看，立刻間，三人的臉色也變了！

隨之，三人一個個的歪倒在地上了！

「轟！」上面的假牆又合上了，立刻把錢通神三人給困在地室中了！

沈彤雲當然明白錢通神三人出不來了，如果此刻他不出手救人，錢通神三人一個也活不成！

祇不過當錢通神三人昏絕地室中，上面的假牆又自動滑動關閉的時候，桂家莊外面忽又出現一批人來！

沈彤雲原是要救人的，但因爲這批人的到來，他祇得閃躲在暗中了。

這時候大雪早停，天空泛出魚肚白，應是五更天了吧，這批人奔入桂家莊的院中，立刻就聽一人吼道：「馬上把棺材抬回屋子放妥！」

數一數這批人一共二十多，二十多人立刻動手抬棺材，一具具棺材抬到各屋裏之後，又聽那人吼道：「快，把各房門上封條，大門也上封條，以後如有人敢再來鬧事，抓回府衙治罪！」

暗中的沈彤雲一聽，才知道這些人來自官府！

沈彤雲以爲必是府衙捕頭包爲仁來了！

＊　＊　＊

還眞被沈彤雲猜對了，是的，果然是姓包的來了！

包爲仁站在院中四下看，他走到井邊低頭看，井中的水很清澈，夏天喝幾口必定很涼爽！

包爲仁他封房間門了，他走到房門口，口中喃喃道：「死了死了，世上恩怨別提了，走吧走吧，閻君那兒再投胎，這兒官家已出面，你們大伙安息啦！」

隨着他的話，一張三尺長的封條已貼上門了！

這包爲仁帶着兩個捕快專門貼封條，然後看看各屋中被挖的地面，他冷冷一笑，不開口了！

走到大廳正面，包爲仁才走進大廳上，見九具棺材好不容易的安放妥，他便叫大伙快出去，因爲有個捕快準備在大廳的正門貼封條了！

包爲仁又喃喃的道：「桂浩然祇有個女兒了，這兒又鬧鬼，他的女兒是不會一個人住在這兒的！」

「砰」的一聲大廳門關上了，那捕快眞快，已把封條貼在四扇落地木門上了！

那包爲仁回頭看，桂家莊上他帶來的二十多人全部走出莊門外去了！

立刻間，便包爲仁也覺這桂家莊上陰森可怖！

——「快，把大門的封條貼了回去交差了！」

兩個捕快走得比他快，包爲仁甚不高興，忍不住的喝叱道：「幹甚麼那麼快呀，怕鬼嗎？鬼在那兒？」

他這話才完，突的後院傳出「砰」的一聲大震，那聲音聽起來就如同棺材蓋子落地是一樣的！

包爲仁猛一驚，他大叫：「你們聽着，去後院瞧瞧是甚麼聲音！」

他叫誰呀，誰也不會去的！

有個捕快道：「捕頭大人呀，任務已了，何必多事，咱們好不容易把棺材放妥又上了封條，還是快回去交差吧，你說對不對？」

包爲仁又跳出大門外，他指着門內道：「後面的聲音那麼大，咱們應去瞧瞧的，你們這些膽小鬼！」

那捕快道：「大人，惡人强盜小偷咱們不怕，而且咱們下手抓，但鬼怎麼抓，咱們沒人學過抓鬼呀！」

他這話令所有的捕快齊點頭！

包爲仁叱道：「放屁，誰叫你們去抓鬼呀，我祇叫你們去後院看看，是否藏有壞人呀！」

那捕快道：「大人，咱們抬棺

安棺全累得跟龜孫子一樣，不如你大人辛苦一次，咱們在這兒等大人出來！」

包爲仁叱道：「放屁，是你聽我的，還是我聽你的？」

那捕快一怔，包爲仁又道：「你，就你一個進去，瞧，天都亮了，怕甚麼，快去！」

「我一人進去呀！」

「不錯！」

「爲甚麼叫我一人進去？」

「因爲你話多，去！」

那捕快滿臉無奈的道：「你們要等我呀，我進去，你們在門外叫呀！」

包爲仁叱道：「少囉嗦，快進去！」

那捕快祇得往院中走回去！

他慢慢的走，口中唱起歌兒來了！

「開封府有個包青天，他不吃乾飯喝稀飯！

他省下了銀子救飢荒，淸官的美名天下傳呀，咳！」

他唱的聲音大，他也回頭看包捕頭，他的心中想，兩個姓包的不一樣！

因爲包公不怕鬼，但這個姓包的却怕鬼！

* * *

這捕快轉過大廳走過道，就快走入後院了，他大聲的喊叫：「甚麼聲音！甚麼聲音！」

他老兄剛往院中走，忽聽左面又傳來「吱」的一聲叫，隨之又是「轟通」一聲響！

嚄，這捕快來個回馬跑，還大聲叫：「鬼，鬼呀！」

他叫着奔出大門外，大伙一見這捕快狂奔，想想黃河灘死的兩個人，誰不怕死呀！

立刻間，這批人往桂竹林中狂奔去了！

前面那跑的捕快奔出桂竹園，雪地上他被人一把拉住，道：「別跑了！」

那捕快一看是包大人拉住他，另外二十多人還在後面跑吶！

「你別拉我呀，大人！」

「你看到鬼了，甚麼樣子？」

這捕快原本聰明，他自以爲也聰明，自以爲聰明的人也多口！

他木然的想了一下，心中以爲，我若說祇聽聲音沒見鬼，大人必會揍人！

「大人，那是個奇醜血淋淋的鬼呀，披髮過膝，舌頭半尺還滴血，嗨，我怕死定了！」

包爲仁楞了一下，後面的人追上了！

包爲仁道：「眞如你所見？」

「騙你不是人！」

包爲仁道：「你們都來了，祇不過咱們可以不再進桂家莊，但這大門的一張封條是要貼上去的！」

「大人，誰去呀！」

包捕頭一聽火了：「混帳東西，是我派人去還是由你派人去？」

那捕快一怔，道：「當然由大人分配！」

包爲仁這才點點頭，他指着天空，道：「瞧，如果不是陰天下雪，太陽早出來了，這太陽一出，甚麼妖魔鬼怪全躲在陰司不敢出來了！」

他手一指對那捕快又道：「去，貼封條不費事，咱們大伙等你回來！」

那捕快指着自己鼻頭，道：「還叫我一人去呀，不敢，剛才差一點拉大便嚇破膽！」

「你去不去？」包爲仁發火了！

不料那捕快頭一伸，指着脖子道：「大人，你砍我的頭也不去！」

大伙一見這光景，更證明他是眞的見了鬼，一個個忙着把頭低垂！

包爲仁咬咬牙，道：「眞沒出息，膽小如鼠！」

那人道：「大人，這一回勞你駕，你表率一番，來一個身先士卒吧！」

包爲仁忍不住罵了一句：「你娘的！」

沙的一聲，包爲仁接過那張最大的封條，他迎風猛一抖，道：「養了一羣膽小鬼！」

他舉步往桂家莊大門走去了，走得地動山搖似的好一副威風樣！

怎麼稱得上威風呀，這年頭別人不敢做的事情，他包爲仁敢去做，當然就威風八面了！

包爲仁走入桂竹林中了，突聽那幾乎被嚇破膽子的捕快叫道：「大人吶，那話兒要向你撲過來，千萬回頭逃，誰說的『刀砍鬼虛飄飄，鬼抓人命難保』呀！」

這幾句話傳入竹林中進入包爲仁的耳朵裏，這眞令包爲仁脊樑骨一酥的起了一身雞皮疙瘩！

於是，包爲仁又回頭出了竹林子！

他衝着吃驚的捕快們道：「咱們這是團體行動，我不便單獨去，走，大家都走！」

他見大伙猶豫，立刻又道：「咱們大聲唱軍歌，歌聲要嘹亮，聲音震九霄，便閻王老子也嚇一跳！」

有個捕快道：「咱們就會一道歌，不到莊門就會唱完了的！」

包爲仁叱道：「不會接下來唱第二遍，唱第三遍，第四遍，咱們一邊唱一邊貼封條，唱到咱們大伙走出莊外的竹林，我保證你們不會再遇上鬼！」

大伙一聽便無奈何的站起來了！

包爲仁一聲起唱：「開封府……唱……」

大伙立刻齊聲唱：「開封府有個包青天，他不吃乾飯喝稀飯，他……」

包爲仁大吼：「別唱了，他娘的，你們甚麼意思呀，造反吶！」

有個捕快道：「不是叫咱們大聲唱歌嗎？」

包爲仁道：「我問你們，開封府那兒來的包青天呀，你們指我嗎？」

他見大伙發楞，又道：「開封府有個汪青天，汪大人，汪知府大人，要唱汪青天！」

他忽的一聲大吼：「唱！」

衆捕快祇得又開始齊步走，唱軍歌！

「開封府有個汪青天，他不吃乾飯喝稀飯！

他省下銀子救災荒，淸官的美名天下傳呀，咳咳一咳又一咳！」

這是軍歌，可以接連不斷的唱，衆捕快邊走邊唱，到了莊門前已經唱了五遍！

衆人邊唱邊往莊內瞧，眞怕殭屍跑出來！

捕頭大人這時候膽子也大了，他不用別人出手，自己動手拉門，準備上封條！

包爲仁拉門「咚」的一聲響，不得了，那兩扇大門中的左邊一扇門忽的往內就倒，門下的臼槽裂了！

門倒如何貼封條，包爲仁一聲罵：「娘的，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忽然，怎麼軍歌不唱了，他回過頭去瞧，不料身後一個人也沒有了！

原來門倒發出「轟」的一聲響，衆捕快拔腿就逃！

包爲仁再是膽子大，他也祇有回頭逃了！

包爲仁剛跑出五七丈，好像聽得一聲沉悶的聲音自身後傳來！

「慢走，慢走，不送不送！」

包爲仁能慢走嗎，刹時衝進竹林中，祇見前面的衆捕快們還在跑吶！

「站住，站住，你們這些混蛋！」

繞過土坡了，衆捕快才一個個大喘氣的站住了！

包爲仁奔上去，他火大了，出手打起人來了！

「叭叭」之聲起處，每個捕快挨了他兩個大嘴巴！

「你們他媽的是怎麼幹的，娘的，有難要同當呀，怎麼的，有難你們先逃呀，太過份了！」

有個捕快道：「大人，如今門倒了，這封條就無法再貼了呀！」

「貼！」包爲仁大吼！

衆捕快一聽，面面相覷！

包爲仁道：「不貼封條就是未完成任務，這是失職，你們那個能擔待？」

他回頭瞧瞧，又道：「大伙聽我指揮，一個口令一個行動，再要拔腿逃，回去關三天不管飯！」

大伙誰也不開口，包爲仁大吼：「兄弟們，拔刀！」

「曾曾曾」一陣拔刀聲，捕快們的腰刀舉得高！

包爲仁道：「咱們這刀是喝過人血的，沾上血腥就辟邪，甚麼樣的妖怪見了也逃！」

還眞管用，衆捕快刀在手，舉刀又往桂家莊上走過來了，而且開封府的唯一一首軍歌又唱起來了。

當然，唱的還是那幾句老詞……開封府有個汪青天……

* * *

這一回大家齊步走到莊門前，每個人做事還高歌，一邊抬那倒地的門，再看那門臼，似乎被人砸裂一般，所幸並未毀掉。

包爲仁叫大伙把門安裝好，他這才匆匆的把那張封條貼在門縫中央。

他似乎愉快的道：「好了，好了！」

他對衆人點點頭，大叫：「向後轉，跑步！」

他這是下命令叫大伙跑步了，大概看吧，天下排隊跑步的人們，大只有這些捕快們跑得最快。

大伙衝出竹林，摸一摸，每個人都已是滿身汗水了！

當然那是嚇的，包爲仁跑在最後面，他忿怒的叱罵：「娘的老皮，你們這叫跑步呀，失魂落魄差不多！」

他又得意的道：「我說吧，刀子擧得高，妖魔鬼怪都逃掉！」

他這兒話甫落，嚄，竹林中傳來幾哩叭拉聲與尖尖的吱吱叫，遠看過去，好像有東西往空抛。

包爲仁拍拍手，道：「咱們正不與邪鬥，任務已完，回去交差了！」他當先往城門方向走，走得比跑還快。

當然，衆捕快跑得也不慢，是那位仁兄說的「恨爹娘少給他們生了兩條腿」！

* * *

沈彤雲幾乎笑彎了腰，這批捕快們的擧動盡被沈彤雲看了個淸楚，當然，沈彤雲也暗中做了些小動作。

那門臼就是他毀的。

沈彤雲原是要回開封城內，他打算等到第二個晚上再來救出錢通神三人，因爲沈彤雲對有人覬覦寶物總是不太愉快，那麼叫這些人多吃些苦頭也是應該的。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穆秀珍買回六個木頭雕刻的人頭，因見木蘭花不悅，將一個擺設在鋼琴上，其他五個順手丟進閣樓深處，未幾，木蘭花竟發現一個獨脚人在她們的門口窺視……獨脚人慘死，臉上中毒刺，木蘭花從他身上搜出一張紙片，半路上却被人搶走半截，她手上祇剩半截紙片……擺設的人頭被人換掉了，另五個……



現代奇俠偵探故事／魏力·文 可飛·圖

海底火龍

潛進酒店取箱子 鬥智鬥力得鑰匙

木蘭花舉起了手。

「小姐，我相信你一定從天香酒店回來，因爲我回去找過，那火柴盒已不在了，小姐，你的駕駛技術很好，但這樣玩忽生命，却也太不應該了。」

「先生，你不以爲入屋偷竊是一項犯罪行爲麼？」木蘭花語氣中帶着譏諷。

「而且還暴力傷人，擊傷了一位美麗的小姐！」那漢子却毫不在乎地補充着：「小姐，請你聽我的勸告，事情與你無關，你不要多管閒事。」

「那你未免在說笑了，你車後的東西，是我所有的財產八分之三換來的，如今給你取走了，這怎可以說和我無關？」

木蘭花說的是實話，因爲當穆秀珍以三百元的價錢，買這六隻木雕人頭的時候，她銀行的存款祇有八百元，那確是她財產的八分之三了。

但是，那句話在不明眞相的人聽來，却會誤以爲木蘭花是用了很大一筆款項將這六隻木雕人頭買下來的。那正是她有意要造成的錯覺。

那瘦漢子的神色略略一變，道：「你……也知道了？」

木蘭花其實甚麼也不知道。但是她却點了點頭，道：「是的，我知道了，七一〇……」

她祇說出了「七一〇」三個字，那漢子又怔了一怔，他的臉色突然一沉道：「小姐，你已知道得太多了，如果你不保持緘默的話，你會非常之危險的，我在逼不得已的時候，也可能傷害你。至於你所受的損失，我可以保證你一定能夠得到補償。」

「我不要甚麼補償，我祇要得回我的東西。」

「固執的小姐，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之下，你如何能達到目的？」

那瘦漢子陡地放槍，射向木蘭花汽車的車胎，他連放了兩槍，汽車的兩隻後胎立時洩了氣，木蘭花臉色蒼白，那瘦漢子跨上了電單車，揚手道：「希望我們不要再見，還有，你那位女伴，未免太好睡了。」

他跨上車子，疾馳去了。

當「嗚嗚」響着的警車來到木蘭花身邊的時候，木蘭花站在汽車旁不動。她站着不動，是因爲她這次，竟遭到了空前未有的失敗！

她將事情整個地想了一遍，覺得她的敵人是兩方面的，那個歐洲人，和那個日本人一定不是同路人。她也希望他們不是同路人。因爲如果他們是同路人的話，那麼木蘭花就失去了一切，從此事情和她無關，也就是說，她在這件事上徹

底失敗了。

但如果日本人和歐洲人不是同路人的人，那麼她就仍有反敗爲勝，由被動轉爲主動的希望。

佈置錄音機的是日本人，搜屋的是日本人，日本人先取走了一隻木雕人頭。

歐洲人後來，取走了五隻木雕人頭。

木雕人頭一共是六隻，而木蘭花一隻也未曾得到。照說，她已經失敗了。但她却還有機會，那便是得到一隻木雕人頭的日本人，會以爲還有五隻在她的手上，而得到五隻木雕人頭的歐洲人，也會以爲有一隻還在她處。

木蘭花深信六隻木雕人頭是不可分割的，她手中雖然一隻也沒有，但却還有機會。

正當她想到這裏的時候，警車到了。

從警車上躍下來的警長是認識木蘭花的，他來到木蘭花的面前，十分恭敬地道：「穆小姐，有人報告說這裏有槍聲。」

「噢，沒有，」木蘭花回答：「祇不過是我的車胎破了而已。」

「那麼，讓我送穆小姐回去吧。」

木蘭花點了點頭，上了警車，讓那位警長一直送她到家中。

木蘭花開門進去時候，穆秀珍仍然歪在沙發上在打瞌睡。

木蘭花搖了搖頭，推醒了穆秀珍，她也不去責備她，祇是催她快去睡覺。

木蘭花人雖躺在床上，但是她却並未睡着，她仔細地想着一切的事情。

那六隻木雕人頭落在穆秀珍的手中，當然是極其偶然的事情，但是當穆秀珍回家的時候，已被那獨脚人跟踪，那却是事實。

獨脚人死了，木蘭花認爲那獨脚人是死在那個日本人之手的，因爲獨脚人可能是納粹的近衛隊員，而那日本人又有着近衛隊員特有的「勇者之槍」。他們可能是舊相識。

而那個歐洲人，則是另一方面的人馬。

事情十分複雜，也對木蘭花十分不利，因爲木蘭花除了「七一〇計劃」和「火龍」這兩個名稱之外，甚麼也不知道。

第二天，是穆秀珍先起身，到中午時分，穆秀珍接待了一個十分有禮的日本人，那日本人遞過了名片，上面印着「石川虎山」四個字。石川虎山是來求見木蘭花的。穆秀珍上樓去通知木蘭花，木蘭花匆匆穿了衣服，下客廳來會客。

她才走下了一級樓梯，向客廳中一看，便不禁呆住了。

她的確絕未料到，來見她的石川虎山，竟就是昨天晚上和她交過手的那個日本人！

而那時候，穆秀珍正毫無警覺地在石川虎山的身邊，木蘭花呆了片刻，腦中迅速地在思索着，應該如何提醒穆秀珍，叫她快些避開。

石川虎山也看到了木蘭花，他站了起來，向木蘭花行了一禮。

木蘭花吸了一口氣，緩緩向下走來。

木蘭花到了客廳中，石川虎山仍然以不十分純正的中國話道：「冒昧來訪，請穆小姐原諒。」

「請坐，石川先生，你昨天晚上的那一下摔倒，令我佩服之極。」

「可是，我也奪不回我的手槍。」

石川虎山和木蘭花的對話，令穆秀珍目瞪口呆！

本來，石川虎山的面目雖然不怎麼討人歡喜，但是他却總是彬彬有禮，穆秀珍以爲他是有甚麼來求木蘭花的訪客。

可是如今聽來，兩人竟是曾經動過手的敵人！

那麼，石川虎山來作甚麼呢？顯然是不懷好意的了，而木蘭花則是被自己說有客來訪而叫下來的，可以說是一點準備也沒有，石川虎山如果對她不利的話……穆秀珍越想越是緊張，幾乎立即要向石川虎山撲了過去。

那時候，木蘭花也已經看到穆秀珍那咬牙切齒的緊張神情，她連忙向穆秀珍作了一個手勢，叫她不可以胡來。

「石川先生，我想你今天來，不祇是爲了取回閣下的手槍吧？」木蘭花一面擺出一個請坐的手勢，一面帶有試探性地問。

「那柄手槍……本來是我的一件紀念品……」石川虎山遲疑着。

「可是希特勒親自送給你的？」木蘭花突然的問。

石川虎山的臉色陡變，起先，他的臉上現出了一種極其兇狠，令人一望便毛髮直豎的神情來。接着，他臉色灰白，身子也搖了一搖，坐在沙發上，半晌不語。

看了石川虎山的這種情形，木蘭花不必他回答，也可以知道自己是料中了。她也想起一些傳說來，據說，在德、日組成軸心國期間，日本天皇曾派了他自己的一個近身侍衛去保護希特勒，希特勒便將之編入他的近衛隊中，那個人，自然就是如今坐在沙發上的石川虎山了。

要不然，何以一個日本人，會做過納粹最核心的近衛隊員呢？

石川虎山臉上變色，當然不是沒有理由的，他過去的身份已被木

蘭花認了出來，他的身份一公開，那麼他一定逃避不了正義的審判！

「石川先生，你的手槍，我是不會還給你了，相信你不會反對吧！」木蘭花沉重地說。

「不反對，不反對。」石川虎山抹着額上的汗。

石川虎山來這裏，不是爲了取回那柄手槍，那麼他又是爲甚麼而來的呢？木蘭花迅速地轉着念頭，她並不出聲，祇是等石川虎山先開口。

「穆小姐，」石川虎山終於開了口：「我向你提議進行一件交易。」

「甚麼交易？」穆秀珍搶着問。

「我準備以一筆相當可觀的現款，向兩位小姐購買一些東西。」

「你準備多少現款，要向我們購買的，又是甚麼東西呢？」木蘭花饒有興趣地問。

「我準備以一萬美金的代價，向兩位購買那五隻木雕人頭。」石川虎山鄭重其事地說。

木蘭花聽了，聲色不動。

可是穆秀珍的反應却不同了。她幾乎直跳了起來，嚷道：「蘭花姐，你聽聽，我們不是正好用完……」

她本來一定是想說「用完了錢」的，但是話未曾講完，她便覺得叫了出來，不好意思，紅了臉，跳到了木蘭花的身邊，在木蘭花的耳際低聲道：「賣給他，蘭花姐，我們賺大錢啦！」

木蘭花握住了她的手，向她笑了笑。

「石川先生，我能問一問，爲甚麼五隻木雕人頭會值那麼多錢麼？」

「不能，這是我們交易的先決條件。」

「那麼，」木蘭花笑了笑，「如果我將價格抬高到十萬元美金呢？」

「我的天！」穆秀珍以手拍額，叫了起來。

她以爲木蘭花是在開玩笑，要不然就是她已經瘋了，五隻木雕人頭，就算那是埃及妖后克婁巴親手雕刻的，祇怕也值不了十萬美金的吧！

可是石川虎山却並不以爲木蘭花是在開玩笑，他的臉色十分鄭重。他沉思了一會，才道：「我們如今手頭上沒有那麼多的現金，但是我保證在三個月之內，將其餘九萬元美金付清，祇要穆小姐先將五隻木雕人頭給我們。」

穆秀珍拚命地推着木蘭花，她的意思是要木蘭花立即答應下來。

但是木蘭花却緩緩地搖了搖頭。

「不！」她十分乾脆地說：「有十萬元美金現鈔，我立時將五隻木雕人頭給你們，如果沒有，那麼交易就不成功。」

石川虎山悻然地站了起來，道：「穆小姐，你別太固執了，我們……」

「我知道，」木蘭花不等他講完，便揮了揮手，打斷了他的話頭，「你們一定有好幾個人，而且全是受過嚴格訓練，極不易對付的人物。你們也已經用特殊的方法取走了一隻木雕人頭，但你們却得不到其餘的五個，除非你們籌足了十萬元美金。我想你們一定會去設法的，因爲那六隻木雕人頭中所包含的秘密，其價值一定遠遠地超過十萬美金這個數字，是不是？」

當木蘭花講到最後時，石川虎山的臉色又爲之變了一變。

他靜靜地聽木蘭花講完，才向木蘭花彎身鞠躬，道：「小姐，我會隨時來拜訪你的。」

「我也隨時歡迎閣下來。」木蘭花彎腰答禮。

石川虎山向後退去，木蘭花一直將他送到了門口，看着他消失，才轉身回來。

穆秀珍早已等得不耐煩了，她一見木蘭花便大聲叫道：「蘭花姐，一萬元美金啊，你還不賣？」

「秀珍，你怎麼了？那五隻木雕人頭，可是還在我們處麼？」

「啊呀！」穆秀珍坐倒在沙發上，「我聽到可以有一萬美金的收入，太高興了，竟忘記了那五隻木雕人頭已被人搶去了。」

「你忘記得很好，剛才你神情逼眞，那使得石川虎山肯定那五隻木雕人頭還在我們處，我們就還可以繼續參與這項秘密的爭奪！」

「蘭花姐，你說，那六隻木雕人頭，究竟有甚麼秘密？」穆秀珍問。

「我如今一點頭緒也沒有，但是我想一定和德國納粹有關，噢，是了，你替我去打一個無線電報，在電報局中立等回電，你可能要等上兩三小時，在沒有等到回電之前，不要回來。」

「打給甚麼人？」

「你不必多問。」木蘭花取過一張紙來，寫上了幾句話，道：「這就是電文。」

穆秀珍接過來一看，祇見地址是西柏林，那個收電人的名字，穆秀珍也是認識的，是在盟軍總部檔案室工作的一個朋友。電文很簡單：請查納粹七一○計劃有關資料，速回電相告。

穆秀珍摺好了紙，準備出去。

「你要小心些，如果你被人擄劫了，那麼你一定要毀滅這張紙。若是你在回程時出事，那麼回電也必需毀滅，你明白了麼？」

穆秀珍顯然因爲受托去進行一

件重要的事，而顯得十分高興，她跳跳蹦蹦地向外走了出去。木蘭花到了樓上，看到穆秀珍駕車離去，她換了衣服，又收拾了一些東西，也哼着歌曲，駕着一輛電單車，離開了屋子。

木蘭花其實並沒有地方可去，那個昨晚搶走了木雕人頭的歐洲人，木蘭花對之毫無線索，她這時離開住所的目的，就是爲了要離開屋子。

因爲她深信石川虎山和他的伙伴，一定正在窺視着她，等她離開了之後，好再來進行搜索，所以，她在離開的時候，將電單車的聲音弄得特別響。

而她在門口略一審視間，已發現在路旁的電線杆上，鬆鬆地垂着一條不應有的電線。

那條電線一直向前通出去，當木蘭花駕車在路上飛馳的時候，她仍在注意那條電線通向何處，結果，她發現那條電線，是通向離她家約有半里處的一所花園洋房之中的。

木蘭花知道那所花園洋房的主人，是本市著名的一位富商，目前全家正在瑞士渡假，他的花園洋房顯然是被人利用了。

木蘭花也曾注意到，在離她家最近的一根電線柱上，也就是那根多出這條電線的盡頭，是連着一個如壘球般大小的黑色儀器的。

木蘭花這時還不能肯定那儀器是甚麼，是遠距收聽器呢？還是電視攝像管呢？

但總之，這是一項監視她行動的東西。

木蘭花的電單車駛過了那幢花園洋房，又過了小半里，便在一間小屋子面前停了下來。木蘭花將車推進了小屋，取出了螺絲批等工具，不到五分鐘，她已經將那輛電單車上的油箱、摩托等等，完全拆了下來。而在這些設備被拆除之後，她那輛電單車，便成了一輛普通的單車，和其他的單車，絕無不同之處。

木蘭花又取出了一套衣服換上，那是郊區農民的常服，她又在頭上戴了一頂已很殘舊的草帽，這些都是木蘭花在離家時帶在身邊的。她又在臉上略事化裝。

總共不到十分鐘，當木蘭花推着單車從小屋中出來的時候，她已經是一個郊區農村中的年輕農民，她騎上單車，不急不徐地踏着，向她家而去。

照木蘭花的估計，當她踏到家門的時候，一定可以遇上石川虎山等人，又在搜索她的住所了。

木蘭花在到了她家門的時候，甚至連望也不望一眼，便踏了過去。

但在踏過了幾十碼之後，她便轉入了一條小路，將單車放在草叢中，藉着灌木叢和草叢的掩遮，向前迅速地奔去，奔到了她家的圍牆下，才停了下來。

她又取出一隻小小的方盒子來。那方盒子看來像是一具小型的半導體收音機，而且上面也的確連着耳機。但木蘭花當然不會在這時候來欣賞音樂或是連環小說的，那是一具半導體音波擴大器，也就是俗稱爲「偷聽器」的儀器，有一塊極薄的薄膜，輕微的，不能引起人耳膜震動的音波，却可以引起這塊薄膜的震動。

薄膜震動之後，再經過一系列的放大，可以使人在耳機中聽到三十呎外耳語的人，正在講一些甚麼話。

這種東西在歐美各國，是商業間諜的常用工具，木蘭花祇想聽一聽她家中是不是眞有人在搜索。

可是她聽了半晌，屋子中却是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證明屋中絕不會有人。

爲甚麼呢？石川虎山難道眞的乖乖地去籌備十萬美金去了麼？還是估計她絕不會將那五隻木人頭放在家中呢？

木蘭花不禁感到十分失望，因爲若是早那樣的話，那麼她一定趁石川虎山走的時候便設法跟踪他了，如今她已陷入了兩頭皆無綫索的困境之中！

木蘭花收起了偷聽器，從後門回家去，她在廚房中坐了下來，靜靜地沉思着。

過了半小時，木蘭花跳了起來，她陡地想到，從她家門口開始，通過那花園洋房的那根電綫，當然是爲了對付她的。木蘭花自從在昨天之前，還未曾見過有那麼一根電綫！

那麼，自己何必在家裏守株待兔，何不去那花園洋房中察看究竟呢？

當然，那條電綫放得如此容易被人發現，可能是一個圈套，是特地引誘自己前去的。

但是不入虎穴，又焉得虎子呢？

本來，木蘭花是完全可以置身事外的，但她却被這件事的神秘，離奇，深深地引起了好奇心，使她不甘退出。

她仍由後門出去，仍騎着那輛單車，向那幢花園洋房而去。

在那幢洋房的附近，她停了下來。她略爲觀察了一下，便決定從洋房的後面圍牆上翻進去。木蘭花的動作十分快疾，當她翻進了圍牆之後，她貼着圍牆，站立了一會。

四周圍十分靜寂，一點聲音也沒有。

木蘭花輕輕地向前走着，穿過了天井、廚房，備餐間，來到了餐廳中。

她仍是一個人也沒有遇到。這更使木蘭花堅信這洋房中有古怪。因爲主人去旅行了，所有的工人難道也都放假了麼？

她進了那陳設華麗的客廳之後，在柔軟的地毡上停了一停，正準備去察看的時候，忽然聽到身後響起了一個優雅的男子聲音：「小姐，私入民居是有罪的，你不介意我提醒你這一點麼？」

木蘭花站着不動，她心中苦笑着，整件事情，似乎一開始就對她不利：當穆秀珍買回那六隻木雕人頭的時候，正是她們經濟發生困難的時候，而以後，一切事情，她似乎都在茫無頭緒的情形下進行着的。

木蘭花當然可以聽得出，那在她背後響起的聲音，正是那個奪走了五隻木雕人頭的年輕歐洲人，木蘭花雖然背對着他，但是她還記得那年輕人英俊的臉容，和那堅毅的神情。

「嘿，」木蘭花苦笑了一下，「先生，你釣魚的本領很大。」

「不敢，小姐，你明白得很快，那電綫盡頭的，祇不過是一塊黑色的木頭罷了，事實上，從這裏要觀察你的動靜，一具長程望遠鏡就可以了。小姐，如果你沒有惡意的話，我想和你好好地談談。」

木蘭花心中迅速地想着：「這人是甚麼身份呢？自己該怎樣對付他呢？」

她聳了聳肩，道：「惡意？我還能有甚麼惡意呢？」

「那麼，」對方也笑了起來，道：「請坐。」

「我可以轉過身來了麼？」

「當然可以。」

木蘭花轉過身來，出乎她意料之外，那年輕人的手中並沒有武器，祇是十分瀟洒地站着。

木蘭花坐了下來，對方也坐了下來。

「我叫彼得遜，小姐，直到今日早晨，我才知道你是大名鼎鼎的人物。」

「那太可笑了，大名鼎鼎的人物，却被你設下的圈套輕易地引了來！」

彼得遜了笑，充滿了男性的魅力，木蘭花對他的印象好了不少，雖然木蘭花的心中仍充滿了警惕。

「穆小姐，」彼得遜搓了搓手，「這件事，如今發生着的這件事，其實和你是一點關係也沒有的，你不要捲入這件事的漩渦中，好不好？」

「先生，」木蘭花也報以微笑，木蘭花的微笑，顯然使彼得遜十分着迷，「你這樣說法，未免太一廂情願了。你剛說私入民居有罪，可是你私入民居，又搶走了屬於我的東西，同時又打傷了人，這是不是有罪呢？這又怎能說和我無關呢？」

「嗯……」彼得遜沉吟了片刻，才道：「我相信你是一個能守秘密的人，你應該知道，一個執法的人，即使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殺了人，他仍是無罪的。」

「那麼，你是一個執法者麼？」

木蘭花心中想，對方的身份，已經漸漸地要揭露了，他究竟是甚麼人呢？可以肯定，他絕不會是本地警方的人員。

彼得遜道：「可以這樣說，」他伸手入袋取出了一份證件來，道：「你看，這是我的證件。」

木蘭花不必接過那證件，她便可以知道那是國際警察部隊高級人員的身份證明。木蘭花並不伸手去接，她祇是直了直身子，道：「我明白了，我們祇是平民，所以祇能在你這種有特權的人面前低頭，任由你們侵佔我們的權益，是不是？」

「小姐，你這樣說，是不是太偏激些了？你要知道，這件事牽涉的範圍十分廣，好幾個國家的國防機構，也予以密切的注意！」

「那麼，究竟是甚麼事情呢？」

「請恕我不能說。」

「好，我想我們可以再見了。」

木蘭花悻然地站了起來。

「我的要求你未曾答應哩，小姐。」

「我已經表明過態度了，我不答應。」

「那麼，」彼得遜的聲音像是十分遺憾，「我就必需將小姐你暫時拘留起來，直到我們辦完了事情爲止。」

彼得遜的話使得倔强的木蘭花也發怒了。

她斜着眼望着彼得遜，道：「你以爲你可以做得到這一點麼？」

彼得遜用大拇指相扣，發出了「得」的一樣，立時有兩名彪形大漢走了過來，一個在左，一個在右，站在木蘭花的身邊。

木蘭花忍不住笑了起來，道：「彼得遜先生，你犯了一個大錯誤，你將自己估計得太高了！」

她這句話才一講完，身子便陡地向後退出了半步，站在她身邊的那兩個大漢迅即轉過身來，但是木蘭花的手已按在沙發背上，整個人騰了起來，雙腳向那兩個大漢的下頷猛地踢出。

顯然將自己估計太高，而將木蘭花估計得太低的不止是彼得遜，那兩個大漢也是一樣。

事實上，木蘭花和兩個大漢相

比，纖細弱小得可憐。

但是木蘭花動作的靈敏，却又絕不是那兩個大漢所能比擬的。當她雙足飛起之際，她的身子已趁機向後翻了出去。

那兩個大漢下頷上中了重重的一脚，身子向後跌翻了出去，木蘭花已到了沙發的後面，她用力一推，將那張巨型的沙發推向前去，壓在那兩名大漢的身上，而她已向後退去。

她以背部「砰」的撞開了一扇門，一個筋斗，翻向後面，她的動作幾乎是一個接着一個，絕不停留的，她翻出了一個筋斗之後，身子又斜斜地彈了起來，在一扇窗中翻了出去。

她一到了窗下，便立即蹲了下來。

她剛一蹲下，便有一陣脚步聲奔到了窗前，彼得遜的上半身，已從窗中掠出來。

這本是在木蘭花意料中事，她立即直起身來。

木蘭花直起身子之後，她和彼得遜兩人間的距離，幾乎還不到半呎。

木蘭花倏地伸出了手臂，勾住了彼得遜的脖子，身子微微一矮，已將彼得遜的整個人從窗中直摔了出來，跌在窗外的草地上。

木蘭花並不忍心擊昏彼得遜，因爲彼得遜是一個十分惹人好感的英俊青年，但是木蘭花爲了要得回那五隻木雕人頭，却不得不下手，她的膝頭向下跪下去，撞在彼得遜的背部。

彼得遜怪叫一聲，翻過了身來。

但是他才一翻身，木蘭花的右手已向他的頸部砍了下去。彼得遜頭一垂，昏了過去，木蘭花一躍而起，滾到了窗口，才站起身來。

她向窗內一看，便發覺自己的小心是多餘的，因爲那兩個大漢還是直挺挺地躺在地上。

木蘭花轉過身，來到彼得遜的身旁，在他的衣袋內搜索着，她找到了她要找的東西，一柄酒店房間的鑰匙，她在那花園洋房的車房中，發現了彼得遜的電單車，她以法律所不允許的速度，向市區馳去，直到進了市區，她才將速度慢了下來。

在飛馳之中，她不禁十分得意。

她曾經好幾次挫敗在彼得遜之手，但如今，除非彼得遜有直昇機可供利用，否則絕不可能追得上她的了！

木蘭花在天香酒店的前門停了下來，向酒店內走去，在漂亮的玻璃門前，她却被穿着制服的司閽人擋住了。

木蘭花一怔，但是她立即想起自己這時的打扮，完全是一個鄉下人，第一流的大酒店，當然是不會歡迎這樣的人進出的。

她一句話也不多說，就退了開去，轉過小巷，來到了後門，在小巷中找到了一隻木箱，托在肩上，裝着是送貨的工人，混了進去。

那柄鑰匙上，連着一塊金屬牌子，上面有着「五一五」的阿拉伯字，木蘭花由樓梯上樓，奔上了六樓，走廊中沒有人，她迅速地開了門，走了進去。那是一間套房，木蘭花以熟練迅速的手法，開始搜查，不到幾分鐘，她已經在一隻皮箱之中，找到了那五隻木雕人頭。

木蘭花得意地笑了笑，她提起皮箱，向門口走去。她才來到門口，便呆住了。

門上發出「克勒」一聲，而且門把正在旋轉着，那是三歲孩子也可以知道的事：有人要開門進來！

木蘭花立即後退，進了臥室，將臥室的門虛掩着，留着一綫。

房門被打開了，首先進來的是兩個全副武裝的警官，站在那兩個警官之後的，却是高翔。

木蘭花立即明白了。

她明白了，彼得遜眞的是國際警方的高級人員，而他在醒過來之後，發覺自己失了鑰匙，便立即以電話向本市警方求助，所以，身爲機要工作室主任的高翔，便帶着警官趕到了！

木蘭花向後退去，退到了窗口，她毫不猶豫地便向窗外跨去。

天香酒店是現代建築物，木蘭花跨出了窗子，站在寬約七吋的窗簷上，向旁移動着，直到了另一扇窗前，她才又翻了進去。

那間房間中，一個肥胖的女人正在沉睡，木蘭花提着箱子，躡手躡足，在床前經過，打開了房門，到了外面的套房中，她才略鬆了一口氣。

但是，當她打開了房門的時候，她却又不禁倒抽了一口氣，連忙縮了回來。

走廊之中，至少有六個警官如臨大敵在那裏守衛着！在那樣的情形下，她是絕對沒有辦法可以提着一隻皮箱而混出去的。

木蘭花退到了房中，她還要保佑那肥婦人不要醒來，她想了兩分鐘，輕輕地拿起了電話，撥了她家中的號碼，她希望秀珍已回家了。

電話鈴響了幾下，便有人提起了聽筒，但是，在電話中傳來的，却是彼得遜的聲音：「主人不在家，請你別打電話來了！」

木蘭花連忙放下話筒，心中暗叫了一聲「好險！」彼得遜已經在她的家中了，哼，他「私入民居」就沒有罪麼？

木蘭花十分焦急，她得到了那五隻木雕人頭，但是却沒有法子攜帶出去！而且，她在這裏，絕不是辦法，這間套房的住客是隨時會醒來的！

那麼，她怎麼辦呢？等待彼得遜趕回來，發現了她，而將她拘捕麼？

木蘭花想了沒有多久，連忙又撥了一個電話，電話是撥到電報局的。

可是電報局却回答說，穆秀珍已經在一刻鐘前得了回電離開了。

木蘭花的額上開始有汗珠滲出，她來回踱了幾步，探頭向窗外看了看，酒店高六層，她在第五層上，要爬下去，不是沒有可能，但必然引起人家的注意。仍是不能安然脫身。

她想來想去，只有暫時將這五隻木雕人頭留在此處一個辦法！

木蘭花正在無法可施間，電話鈴忽然響了起來。電話鈴一響，臥室中的肥婦人便發出了伊啞之聲來。木蘭花連忙踏出一步，拿起了電話。

因為鈴聲再響下去，臥室中的肥婦人，勢必被電話鈴聲吵醒了。

她拿起了電話後，祇聽得從電話中，傳來了一個十分有禮貌的聲音：「夫人，你準備上飛機了，可要我們派人來替你先將行李送到機場去麼？」

那是酒店經理的聲音！

本來，在這時響起來的電話聲，使得木蘭花已經困難的處境更加困難。可是世事往往是正反相成的，木蘭花如今眞得感謝這來得合時的電話！

「謝謝你的提醒我，」木蘭花壓低了聲音：「我有一隻箱子，請你立即派侍者上來，將一隻箱子帶到機場去。」

「是，夫人，遵照你的吩咐。」

木蘭花輕輕地放下了電話，她閃到了臥室門口，看到床上那胖婦人，翻了一個身，抱着一隻枕頭又睡着了。

木蘭花回到了門口，祇聽得走廊中有人問喝：「做甚麼？」一個侍者答道：「這間房間的住客要起程了，我來拿行李。」

喝問的顯然是警探。「住客是甚麼人？」

「是美國有名的富婆莎莎夫人。」

木蘭花幾乎想笑了出來。她笑自己的運氣好。莎莎人是有名的富婆，名列世界一大富有的女人之一，警探當然是不會懷疑她的。

接着，便傳來了敲門聲，木蘭花將箱子放在一開門就可以看到的地方，她打開了門，人閃到了門後，沉聲道：「就是這隻箱子，你替我送到機場去等我，這是給你的貼士，快去！」

木蘭花人在門後，遞出了一張大額的鈔票，侍者的眼也凸了出來，接過了鈔票，點頭躬腰，走了出去。

木蘭花連忙將門關上，貼耳在門上，向外面聽去。祇聽得兩個警探正在交談。一個道：「哼，你猜，這箱子中是甚麼？」

「怕不全是美鈔！」一個回答。

「你我要是有那麼一箱美鈔……」

「別胡說了。」

木蘭花不再聽下去，她來到了窗口，向外看了一眼，酒店的下面，甚至街道的對面，也全是警探，但是木蘭花看到，那侍者提着箱子出了大門，召來了的士，疾馳而去。

木蘭花舒了一口氣。

難以解決的問題就此解決了，而且還解決得如此輕易。

接下來的事情簡單極了，她祇要堂而皇之地走出去，到機場去找那侍者，將箱子取回來就行了。

她打開了門，走了出去。

她才走出了兩步，才發現警方動員的人力之多，遠在她的想像之中！利時之間，四面八方，已全是便裝或武裝的警探了。

而高翔也從鄰室趕了出來，推開衆人，來到了木蘭花的面前。

「穆小姐！」高翔的聲音十分嚴肅，「你該知道我們為甚麼在這裡等你了。」

「為甚麼啊？」木蘭花笑嘻嘻地反問：「警方甚麼時候權力大到可以在公共場所，隨意將人的去路堵住，不讓人走路呢？」

「穆小姐，我們接到國際警方一位高級人員的緊急求助，有一份重要的情報，在這酒店被你竊走了。」

「嘿，」木蘭花冷靜地回答着：「看來我是解釋不了，你們可以派女警來搜查我的身，看我是不是身懷這份重要情報。」

高翔揮手，三個看來像是酒店清潔女工的女警，將木蘭花帶到了房間中。

搜身足足進行了十分鐘，高翔隔着門，不斷的詢問着結果。當然他是失望了。

過了二十分鐘，彼得遜也匆匆趕到，他知道房間中正在進行搜身，不禁嘆了一口氣，道：「不必了，那份情報的體積十分大，絕不是可以放在身邊的東西，當然不會在身上的。」

不多久，木蘭花在三位女警的陪同之下走了出來，她臉上帶着勝利的笑容，同彼得遜和高翔兩人行了一禮，道：「國際警方和本地警方的高級人員，我這無辜平民，可以離開了麼？」

高翔的神色十分尷尬。彼得遜英俊的臉上表情十分嚴肅。

「穆小姐，」彼得遜嚴肅地道：「我承認你是很聰明勇敢的女子，但是你認為和國際警方作對，是很光榮的事情麼？」

「對不起，」木蘭花的臉色一沉，「我不知道和甚麼人作對，我祇知道取回我們買自古董市場的東西，難道私有財產受保護的法律現在已經不存在了麼？」

彼得遜啞口無言，木蘭花揚長而去。

木蘭花當然知道，她的身後，有着各種式樣的跟踪者，她來到了酒店大堂中，打了一個電話。

她撥的號碼，連她自己也不知道是甚麼人的，她祇等對方取起了話筒電話鈴不響了之後，便道：「秀珍麼？我是蘭花。」

故意將聲音放得十分低，她知道聲音的高低是一樣的：對方的跟踪者一定有着偸聽器的。

她繼續地說道：「你到天光道去，等候一個穿黑衣服的男子！」

她講完那句話，便立即放下了話筒，又戴上了那頂草帽，由酒店正門走了出去，司閽瞪着眼睛瞧着她，不知她是怎樣來的。

出了酒店之後，木蘭花慢吞吞地在街上逛着，一遇到有電話的店舖，她便進去打電話，總是叫對方在甚麼地方等她。

木蘭花一共打了十五個這樣的電話。

她留意着後面跟踪着她的人，開始的七八個電話每一次之後，跟踪的人中，總有一個人匆匆地離去，那自然是偸聽到了她的話，趕到她順口說出的地點等候了。

可是到了後來，跟踪者顯然也已經知道木蘭花是在開他們的玩笑，她的電話已經不能再支開跟踪者了，跟踪她的人已不再重視她的電話了！

這正是木蘭花求之不得的事！

她打了第十六次電話。

這一次，是在人聲最嘈雜的茶樓中，她打到家中，電話鈴響起，便有人接聽。

「是秀珍麼？」木蘭花壓低了聲音。

「是啊，你的聲音怎麼那麼低，大聲些可好？」

「我不能大聲，秀珍，你聽着，你立即到機場去，有一個天香酒店的侍者，手中提着一隻箱子，你自稱是莎莎夫人派來的，在他手中將箱子接過來，立即回家，你明白了麼？」

「我明白了，但是，為甚麼……」

「別廢話，快去。」木蘭花放下了電話，回過頭，她看到一個跟踪者在皺眉。那當然是因為茶樓中太吵了，跟踪者聽不到她的話。

但是跟踪者隨即不在乎，因為他們想：那又是另一次無聊的玩笑，我們聽到了也不會上當，未曾聽到，當然也沒有甚麼損失。

木蘭花在茶樓門口的報攤上，拿了七八份報紙，走進茶樓，坐了下來，一面飲茶，一面看報紙，足足過了一個小時。

她估計穆秀珍已經取到那隻箱子了，這才站了起來，走出茶樓，召的士回到了家中。

當她到家門口的時候，她看到跟踪的人也已經趕到了。木蘭花笑了笑，推了花園的鐵門，穆秀珍已跳了出來，叫道：「蘭花姐，我……」

「噓……」木蘭花將手指放在唇間。

穆秀珍吐了吐舌頭，要講的話也吞了回去。

兩個人一齊進了客廳，木蘭花才低聲問道：「得手了麼？」

「那侍者一點也沒有疑心，我一到就取來了，順利得很。」

「那太好了，這五隻木雕人頭，終於被我取回來了。」木蘭花欣慰地說。

「甚麼？」穆秀珍却立即站定，臉上現出了十分奇怪的神色來，「你說甚麼？」

「你知道甚麼，秀珍，那隻箱子中所放的，就是我費盡心機奪回來的五隻木雕人頭，如果我們容易滿足的話，那麼五隻木雕人頭，是可以十萬美金的價格，立時脫手的。」

穆秀珍呆呆地站着，忽然，她的身子搖了幾下，坐倒在沙發上。

「秀珍，你可是高興過頭了？那箱子呢？」

「蘭花姐，那箱子……那箱子……」

「怎麼樣？」木蘭花覺出事情有一些不對了。

「蘭花姐，」穆秀珍哭喪着臉，「我一將箱子帶到家中，便打開來看了，箱子裡面……」

「甚麼，木雕人頭已不見了麼？」

「根本沒有甚麼木雕人頭，祇是一箱女裝睡衣，是最好的質地……」

「秀珍！」木蘭花一躍向前，按住了坐在沙發上的穆秀珍，「你可是在天香酒店的一個侍者的手中，將箱子取來的？」

「是啊，那侍者穿着制服，我還未曾提起莎莎夫人，他便將箱子交給我了。」

「那箱子呢？」

（未完・二）

上文提要：秦百年收買孔二娘、方寬厚、花滿天等人，目的就是要鏟除沙成山，因此派孔二娘送信給方寬厚，方捕頭看了來信，便將沙成山藏身山洞之事告知江厚生……沙成山欲除去反覆無常的方捕頭，方小雲出面求情，原來他們均生不如死的受控制於秦百年的手中……沙成山明白憑一人之力不能救出妻兒，欲去大漠找戈二成與柳仙兒，遇到三個喇嘛……



江湖鏢客傳奇故事／辛　彥　五・文
可　飛・圖

彎月刀

鋤强扶弱挫喇嘛　虎穴應戰遇故知

三個喇嘛聞言，立刻知道上當，不由得相視哈哈大笑起來……

虎子一頓手中關刀，吼道：「你們笑甚麼？王八蛋們六根不凈，擄走我阿寶哥老婆，還把人打傷，可惡！」

中間的瘦高喇嘛冷冷哼道：「這麼說來，你這頭驢並非是周倉老爺了？」

虎子憤怒的道：「我比周倉老爺還要迫不及待的搏殺你們三個野雜碎了！」

中間的紅衣大喇嘛嘿嘿冷笑，道：「你有殺佛爺的雄心，祇可惜你缺乏殺佛爺們的本事！」

虎子雙手端着大關刀，咆哮道：「那要交過手以後方才知道！」

左面的大喇嘛哈哈笑道：「好，勇氣可佳，就由佛爺陪你過過招吧！」

他「吧」字出口，砍刀平推，沙成山看得清楚，那是一招「推窗望月」，看似平淡，實則陰毒。

敵人如果硬吃，砍刀就會退一尺進三尺，半旋刀身便會遞到敵人的面門！

虎子不是沙成山，他當然不知此招陰毒！

然而他身材高大，出手威猛，大關刀雖不鋒利，但他却福至心靈的退一大步，雙臂一揚，大關刀斜劈過來，「唬」的一聲直往敵人頭上砍去！

紅衣喇嘛猛的一縮身，砍刀立刻流電也似的已到了虎子面前，那眞是怪異得令虎子暴退不迭！

於是大關刀就在虎子身前左擋右攔的不成章法，倒逗得另外兩個紅衣喇嘛哈哈大笑起來……

便在虎子一路被那紅衣喇嘛殺得往廟門退的時候，突然間，那揮刀的大喇嘛「啊」了一聲，便在他的暴退中，伸手後頸摸出一節帶着鮮血的樹枝！

事出突然……

是的，連另外兩個喇嘛也撲上前來！

虎子豎起關刀，另一手扶着廟門直喘大氣……

是的，他絕對不是三個喇嘛的對手，因爲阿嬸說的對，這三人全是能人！

三個喇嘛剎時間便併肩站在一起，原來站在中間的高大喇嘛沉聲冷冷道：「何方小子，膽上生毛了是不？竟敢在暗中向佛爺們偷施暗襲，媽的，算甚麼英雄好漢？」

頸上流血的喇嘛尖聲駡道：「狗操的，出來！」

樹上面，沙成山突然運起內力，雙臂抓牢樹枝猛的一陣抖動……

「嘩啦啦」的響聲，令地上站的三個喇嘛吃驚的看上去，三個紅衣喇嘛便不約而同的閃身在五丈外站定。

祇見那麼茂密而又青綠的樹葉子，竟然雲狀似的紛紛往地上落下，直待地上落了寸厚的樹葉子。

沙成山却人在牆頭上坐着，他沉聲冷冷道：「三位出家人，你們是在駡我？」

月光下，病懨懨似的沙成山，雙手環抱着前胸，不慍不火的緩緩跳下高牆，往三人走去！

頸上的鮮血流個不停，大喇嘛哇哇吼道：「他媽的，你是誰？」

沙成山冷酷的站在三人面前，道：「三位，看來你們才是佛門罪人！」

三個喇嘛對望一眼，他們絕對不相信面前這小子會有那麼大本領，別說飛枝傷人，便剛才樹上的那手「撼天柱」功夫，三個人就看傻了眼！

然而沙成山的外貌實在容易遭人「誤解」！

不錯，他臉無血色，而且一副病懨懨的樣子！

中間的大喇嘛冷哼一聲，道：「你是甚麼玩意兒？要你跑來管佛爺們的閒事？滾你娘的蛋！」

沙成山冷笑道：「咒駡足以顯示自己的怯懦，三位出家人，你們犯下佛門大戒，當知萬惡淫爲首的戒律吧？」

被戳破頸子的喇嘛猛的又橫起手中砍刀，沉聲道：「是又怎樣，你咬不了佛爺一口！」

沙成山雙目一厲，道：「你們給我聽清楚，每人斷去一臂快滾！」

三個大喇嘛忽然仰天大笑，道：「媽的，你好像是西天來的索命神？狗操的，你唬誰？」

另一個也抗聲道：「兩位師弟，我們合力做了這不長眼睛的東西！」

三個喇嘛已「品」字形把沙成山圍在中央。

正面的大喇嘛平舉砍刀，沉聲道：「我們認準了上，覷準了下狠手，千萬不能稍存仁厚之心！」

廟門口，虎子已喘過氣來，他見沙成山乾瘦的樣子，又被三人圍在中央，便虎吼一聲，道：「朋友，千萬小心哪，我來助你……」

虎子尚未走近，沙成山已怒聲道：「退開，別來煩我，進去帶那女人快走！」

虎子一怔，道：「你不要我幫你？」

「你祇能阻礙我殺人！」

虎子楞楞的道：「朋友，你能敵過他們三人聯手？」

「我沒有你那麼笨！」

虎子立刻明白沙成山是對自己的愚行不表同意，顯然這位瘦兮兮的朋友本事一定不小！

就在這時候，三個喇嘛已抖起大紅袈裟，繞着沙成山遊走不已！

沙成山猛的又喝道：「還不聽我的，快進去帶走那女子走！你這傻蛋！」

虎子聞言，立刻橫着關刀跨進廂屋。

他雙目已赤，短髭抖動不已，見阿娟嫂上衣未扣，赤着一雙漂白雙足，遂沉聲道：「阿娟嫂，快跟我走！」

不料屋子裏傳來女子聲音，道：「我不回去，開那麼一爿小飯舖，吃飯不飽，住屋又漏，我苦夠了！」

虎子粗聲道：「阿寶哥對妳不壞，人要有良心，妳就這樣子住在廟裏？妳……」

女人尖聲道：「我不回去，你殺了我吧！」

外面，三個喇嘛旋動的身形更見快速，幾乎沙成山的四週盡是紅衣喇嘛……

而沙成山却又平靜的站在那兒垂着雙肩！

就在他聞得屋內女子聲音之後，重重的道：「大個子，女人狠了心，六親皆不認，你走吧，回去告訴那個開店的，等着我會把這賤女人的人頭送過去，也好叫他知道是誰殺了他老婆！」

屋子裏面，虎子粗聲道：「阿娟嫂，好死不如賴活，妳眞要被人砍頭才死心？」

突聞女子聲音，道：「阿寶都快死了……」

虎子狂吼一聲道：「誰說阿寶哥會死？妳到底走不走？我可要走了！」

女人的身影又出現在門口，她驚嚇的踏着一地厚厚的樹葉子望向冷靜的沙成山！

虎子一把拉着女人手腕便往廟外走！

便在這時候，旋動的人影突然往一個定點滙聚！

三團黑影宛如虎狠爭噬一擁而上，三把砍刀摟頭蓋臉的狂揮而下，那種架式，便是一座石山怕也會被劈裂！

暴叱半聲，「二閻王」沙成山身形力彈，「銀鍊彎月」便隨之而迎向上方——好一片極光流閃，好一陣金鐵撞擊，極光中閃射出血肉點點，撞擊聲裏碎芒無數……

三個往上圍殺的喇嘛如碰彈簧般反往外彈開，三把砍刀抛上了半天空，淒厲的粗聲狂嗥裏，祇見三位大喇嘛惡毒的直視着懨懨而立的沙成山！

三人皆以右手捂住往外溢血的脖子，但却沒有倒下！

沙成山沉聲道：「三位，可知

我爲何未下重手？」

其中一大沉喝道：「朋友，江湖一把刀，不爲他人操，你太多事，也爲自己製造了麻煩，你會後悔的！」

冷冷的，沙成山道：「我從不知道甚麼叫後悔，三位，你們應該死，因爲你們未遵照我的話各斷一臂，然而……」

另一喇嘛哼道：「然而你身在大漠，你怕以後的日子不好過，是嗎？」

沙成山重重的道：「如果三位如是想，那是你們把事情想差了，我之不殺你們，是因爲那女子——那個賤女人，她甘願跟着三位，這錯就不全是在三位了，所以我爲三位留下命！」

另一喇嘛嘿嘿冷笑，道：「佛爺們的事，你竟然插手評判，你是甚麼東西？」

高大的喇嘛咬着牙，道：「朋友，你惹下殺身之禍了，而且即將大禍臨頭……」

沙成山冷笑一聲，道：「是嗎？」

「當然是，朋友，你等着挨宰吧！」

「看來三位的幕後尚有靠山，倒要領教領教了！」

三個喇嘛相視之下，其中一人尖聲道：「好，朋友，這可是你自尋死路，怨不得我們心狠手辣！」

沙成山想笑，旋即哼了一聲道：「聽起來像是那麼一回事，說的相當認眞，三位，不能單憑嘴皮子吧？」

中間的喇嘛用一條布巾猛纏住脖子傷口，重重的道：「朋友，往北五十里，有個地方叫『閻王坡』，明日過午，佛爺們在那兒候你的大駕了！」

點點頭，沙成山道：「切莫令我失望！」

三個喇嘛立刻往廟外走，刹時走得無影無踪！

沙成山正要往回走，身後一聲「阿彌陀佛」！

一怔，沙成山回頭，只見暗影中走出一個老僧，這老僧灰色袈裟，白眉寸長，身後尚且跟了個年輕和尚，二人正往沙成山走來！

沙成山驚異的望向二人，老和尚已稽首道：「施主，你爲本廟解了倒懸之苦，請裡面坐！」

沙成山雙目一凜，道：「這廟不是他們三人卓錫之地？那麼……」

老和尚搖搖頭，道：「關聖廟原由貧僧主持，但在大漠生存不易，常被這些喇嘛們佔住一時，喇嘛們有的也稱得上有道之人，但似這三人凶殘成性，又在廟中荒淫，連貧僧也不敢多說他們！」

年輕的和尚接道：「剛才暗中見施主打得三人鮮血直流，眞是令人稱快！」

老和尚回頭瞪眼，道：「出家人怎可幸災樂禍？」

沙成山道：「老師父，那『閻王坡』又在甚麼地方？」

老和尚猛搖頭，道：「施主千萬別去，不錯，他三人一定是去找那個厲害人物了，你可千萬別去『閻王坡』！」

笑笑，沙成山想起小客店中的阿寶，便對老和尚道：「我不坐了，大師父，你只要告訴我閻王坡是個甚麼地方就好了！」

老和尚嘆口氣，道：「看來你是非去不可了！」

「是的，我必須要去，否則，三個惡喇嘛必然還會再來此廟！」

「阿彌陀佛！」老和尚道：「北去十里有個小土坡，坡南面一片矮樹，林中是個小屯子，那兒住了個十分厲害人物，此人武功之高……怕施主不是他對手！」

沙成山笑笑，道：「小屯子裡住了不少人吧？」

「雖是小屯子，却只住一戶，却是僕婦人等不少，總有二十多人吧！」

於是，沙成山抱拳道：「夠，大師父，在下這就告辭，他日有幸，再來打擾！」

沙成山匆匆的回轉小鎮上，他躍過後屋進到院子裡，正巧對面廂房裡走出個大漢，這大漢仍然穿着廟裡周倉老爺的蟒袍，手中握着大關刀！

不錯，正是虎子！

虎子見沙成山從屋上面躍下來，月光之下一眼便認出是在廟裡幫過自己打架的人，忙趨前施禮道：「原來恩公住在這裡，也算我阿寶哥走運！」

西廂屋內傳來老太婆聲音：「虎子，你在同誰說話？」

虎子高聲道：「大嬸子，我們恩公回來了，就是住在你們店裡的客人！」

好一陣咳嗽聲，便聽得阿寶道：「娘，我要當面向恩公叩頭……我……我要起來……」

沙成山不慣這些，他更知道明日必有一場惡戰，今夜必須好好睡一覺，如今三更已盡，若是再這麼折騰下去，不是辦法，這家小店也住不下去，倒不如拉馬走人，找個清靜地方睡上一覺。

沙成山對老太婆道：「老太太，妳的媳婦呢？」

老太太指着屋內，道：「聽說客官你回來，她那有臉走出來，早躲起來了！」

冷然一笑，沙成山道：「好好待她，只要她改過，否則，下次叫

我遇上絕不輕饒！」

老太婆見沙成山拉馬，急問道：「你要走？」

笑笑，沙成山道：「而且馬上走！」

虎子堵住大門，道：「不成，你一定得等我把關老爺的大刀送回廟裡你再走！」

沙成山怔怔的道：「爲甚麼？」

虎子急道：「恩公要去閻王坡，這話我全聽見了，我虎子雖然沒有你那一身本事，但也可以對付幾個三流角色，你等我，我陪你一齊去！」

乾乾的一聲笑，沙成山道：「眞是好漢，爲朋友兩肋插刀，我很欣賞，不過，你仍然不能去，因爲你連那三個喇嘛都敵不過，去了豈不成我的累贅？」

沙成山拉馬走出大門，身後面，老太婆關切的道：「壯士，無論如何，你可要多加小心了！」

沙成山躍上馬背，月光下他笑笑，道：「會的，我倒希望你兒子快好好起來！」

沙成山拍馬疾馳，荒野的大漠，夜裡寒意甚濃，就在一陣疾馳中，他到了一座宛似高原的斜坡邊，就在這裡，沙成山停下馬！

是的，他需要休息，因爲他也是人而不是神！

遠處傳來駝鈴聲，灰暗的月色裡，只見數十匹駱駝往南移動，轉眼之間便消失在遠方的夜暗裡！

陽光拖曳着灰慘慘的黃沙往空中升起，此刻，沙成山抖一抖身上的灰沙，拉馬便往北馳去！

五十里馬程他已馳了一半，現在，他並不急於趕到閻王坡，反而悠閒似的緩緩往北馳去！

果然，前面出現一座土坡，坡前大片矮樹林子，灰蒼蒼的一座小屯子便從這荒林中隱隱可見！

一條丈寬的黃土小道，彎曲着自矮林中延向小屯子裡去，沙成山騎馬到了矮林邊，迎面有個黃衣中年大漢正高聲往屯子裡叫起來：「來了！你們說的人果然找來了，媽的，他的膽子忒也大！」

沙成山臉無表情的拍馬往小屯子前面的一片黃土場子上馳去，他已看到場子上面停了十幾匹駱駝，口外的壯馬也有七匹併拴在一起！

便在那中年壯漢的吼聲甫落，有個紅衣大喇嘛已躍出屯子大門外，只一看到馬上的沙成山，便立刻破口大罵：「你媽媽的，今天叫你來得去不得！」

沙成山古井不波的躍下馬，他把馬拴在場邊，回頭冷冷的笑道：「雖然這兒叫閻王坡，一定住着一羣牛鬼蛇神，但我却是個捉妖降魔之人，所以我是『聞妖心喜』的找上門來降妖了！」

那紅衣大喇嘛的脖子已敷了藥，而且纏着白布，紅白十分鮮明，聞言戟指沙成山吼道：「看吧，馬上叫你知道，一個愛管閒事的下場！」

沙成山冷哼一聲，道：「大喇嘛，你怎麼如此健忘？我記得曾對你三人說過，我是個不聽人唬的人，你最好快把你們的靠山老爺請出來！」

紅影閃掠，另外兩個紅衣喇嘛也從小屯子裡躍出來，三個喇嘛併排站，三把砍刀皆斜指地面。

就在這時候，又從小屯子裡衝出七個大漢。

這些人皆都長了一副繞腮大鬍子，有兩人馬上握的蟒皮鞭，另外五人分握着不同形式的利刃。

其中一人沉聲道：「甚麼東西，不就是一副乾不拉嘰的瘦小子嗎？你有甚麼能耐敢找上閻王坡來撒野？」

沙成山淡淡的道：「不，我是來赴約的，這撒野二字是不符合實際了！」

另一虬髯大漢猛的一掄手中雙翅鋼叉，吼道：「別管你是赴約還是來撒野，你今天休想走出閻王坡！」

沙成山面現冷酷的道：「一丘之貉！盡會說大話！」

那人橫眉端叉直逼上來，果然不再開口，雙翅鋼叉飛豎橫扎，橫裡一把疾抓，沙成山順勢疾送，這位仁兄已身不由己的便往斜刺裡撞去！

「颯」的一聲，雙翅鋼叉扎進一棵矮樹幹上，這人奮力拔出鋼叉，猛回身，口中罵道：「媽的！」

便在這時候，小屯子門樓內走出一個身穿紅大衫瘦高漢子，跟在這大漢身邊的是個俏麗明艷的女子！

沙成山的雙臂微現下垂，他的臉上一片冷漠與殘酷，光景是要下殺招了！

突然傳來一聲尖笑，只見從屯子裡走出來的俏女子一聲歡叫，道：「沙成山，你這個寃家！」

便在這一聲尖叫聲，一團彩影便飛一般的往場中衝過來，宛似有人抛來一朶大彩球！

沙成山的雙目一亮，立刻笑道：「是妳……」

不錯，來的正是「毒蜘蛛」柳仙兒與「大漠紅鷹」戈二成二人！

此刻，柳仙兒毫無顧忌的便一頭撞進沙成山的懷裡，衆目睽睽之下，她竟伸手摸着沙成山的面頰，道：「寃家，你好像更瘦了！」

「大漠紅鷹」戈二成木然的走過來，澀澀的一聲笑，道：「沙成山，我就知道是你來了！」

沙成山一怔，道：「你怎麼知

道？戈兄！」

指着三個驚楞一邊的紅衣大喇嘛，戈二成冷然道：「只有你的殺人手法，才盡往人的脖子上抹，乾淨俐落不足，殘酷無情有餘，不過……不過……我奇怪……」

「奇怪甚麼？」

「奇怪你怎會手下留情而沒有要了他三人的命！」

沙成山道：「他們罪不該死，如此而已！」

有個大漢走近戈二成，道：「戈爺，原來你們是老朋友呀！」

戈二成回手一個大嘴巴子，叱道：「誰說我們是朋友？你媽的！」

另外三名大漢見柳仙兒仍然蹭在沙成山懷裡，便怒視着沙成山對戈二成，道：「這王八蛋既然不是戈爺朋友，你就把他賞給我們『沙漠七虎』，如何？」

反手又是一個嘴巴，戈二成怒叱道：「他雖不是我的朋友，可也是小娘子的朋友，誰敢殺他？」

虬髯一抖，挨了一巴掌的大漢忿怒的瞪着沙成山不再開口，也是不敢再開口！

三個大喇嘛相互苦兮兮的對望着！

「沙漠七虎」老大叫拜峯高，他重重的對柳仙兒道：「小娘子，妳不能不給戈爺一點面子吧？這太……太……」

柳仙兒猛回頭，怒容滿面的道：「要你多口，你算甚麼東西？掌嘴！」

拜峯高抖着大毛臉楞然一怔，一邊，戈二成已沉聲道：「你是聾子？自己掌嘴呀！豬！」

拜峯高只得伸手往自己臉上打，「叭叭」之聲十分清脆，沙成山雙手推開柳仙兒，道：「妳看來夠威風嘛，快叫他別再打了！」

柳仙兒咭的一笑，道：「好嘛，看在你這寃家的面上，我叫他不用再打了！」她猛回頭，叱道：「好了，別打了，還不過來謝謝沙大俠！」

拜峯高心裡罵柳仙兒與沙成山祖宗十八代，就是未往前移動半步！

戈二成已叱道：「老拜，你還不過去道歉？」

沙成山已攔住，道：「免了，免了，戈兄，你不請沙某進去坐坐？」

柳仙兒冷沉的回頭，道：「如此待客之道，不如我們一馬雙跨回老家去！」

戈二成全身一哆嗦，忙笑臉相向的對沙成山道：「沙成山，我完全是看在小娘子的面子才請你進去坐的。至於你曾對我伸出援手之事，戈二成也未忘，但想起武林也只有你沙成山放過戈某身上的血，我便恨得牙癢癢的！」

柳仙兒對戈二成吃吃笑道：「戈二成，你，你要怎麼個招待沙成山？」

戈二成像個聽話的孩子似的，道：「妳說怎樣就怎樣，反正我全聽妳的！」

柳仙兒冷笑道：「我眞的希望你不聽我的！」

戈二成忙走近前去，道：「我不聽妳的行嗎？妳若是走了我怎麼辦？小乖乖呀！」

沙成山也覺得柳仙兒有些過份，便走向戈二成，道：「戈兄，多日不見，我們正該痛飲一杯！」

戈二成這時方指着沙成山對三個紅衣喇嘛與「沙漠七虎」七人道：「你們快過來見見，這位就是我曾經對你們提過的關內第一大鏢客『二閻王』沙成山，他沒有出手搏殺你們，也算你們走狗運了！」

十個大漢臉上立刻現出驚恐之色，立刻對沙成山抱拳，齊聲道：「難怪，原來你沙大俠到了，難怪……」

沙成山淡淡的道：「算了，算了，各位有興趣，便一齊進去喝一杯！」

柳仙兒道：「沙成山，我正要拉戈二成進關去的！」

沙成山道：「回關內？妳有甚麼事？」他一頓又道：「需知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古訓，妳們女人……」

重重的哼了一聲，柳仙兒道：「誰說我嫁給他了？再說我實在不喜歡住在這又冷又髒的大漠，不好玩！」

一邊，戈二成道：「雖不是夫妻，却有夫妻之實，柳姑娘，我的小婦人，妳總不能不承認這些吧？」

戈二成對於沙成山在這方面的幫忙，心下裡十分感激，比沙成山救他的命還令他高興！

於是，戈二成回頭吼道：「你們給我聽着，快叨拾最好的酒菜送到我屋子裡，今天我要同沙成山喝個痛快！」

他面向喇嘛們又道：「你們十個人也一齊來！」

沙成山與柳仙兒跟着戈二成走入小屯子裡面，這一回沙成山可更開了眼界看了新鮮！

只見這座「閻王坡」下的小屯子內，四週青草如茵，春天應景的花成叢，左面一條清澈小溪，溪中還有不少白淨淨的小魚。

小溪岸邊有一棵大樹，粗枝上面盤着一條巨蟒，這巨蟒會在大漠出現，沙成山也未想過！

那條巨蟒足有五七丈長，脖子就有海碗粗，若非牠發出「嘶嘶」聲，沙成山還注意不到頭上面會有

條巨蟒在盤着！

小屯子裡面全是低矮土磚房子，並未有篷帳。

倒是每間房子的設備極盡富麗堂皇，外面的人若不走進去，絕對想不到裡面會那麼豪華！

沙成山坐在厚厚的毛毯上面，戈二成他對面坐下來，三位喇嘛與沙漠七虎則分別坐在四週。

低矮的玉面桌子放置着銀器壺杯，四週的牆上，掛着繡滿各種稀奇古怪圖案的毛織掛圖。

看不到牆壁，看不到屋樑，倒是有幾把古趣盎然的刀劍斜掛在牆上。

柳仙兒不坐在戈二成身邊，反倒靠着沙成山一邊坐下來，她笑意盈盈，該說的話與不該說的話，她是一齊出口，光景不把戈二成看在眼裡！

沙成山反倒有些過意不去的直向戈二成對飲碰杯！

重重的放下酒杯，戈二成道：「沙成山，你不在關內侍候你老婆，跑到塞外吃風沙，你賤哪……還是另有別的甚麼大事？」

一聲低沉的嘆息，沙成山道：「戈兄，唉……」

柳仙兒一邊怔了一下，道：「沙成山，甚麼大不了的事情也令你如此悲嘆？」

戈二成接着道：「你的丘蘭兒是不是同你鬧翻了？江湖女子難捉摸，她們愛……愛得死脫，恨……娘的，她們會立刻拔刀相向，如果眞是丘蘭兒變了心……」

沙成山沉吼一聲，道：「別侮蔑我蘭妹！」

戈二成一楞，柳仙兒問道：「戈二成又在胡說八道，我柳仙兒也是江湖女子，還不是勉强在這兒湊和？」

沙成山木然的面向柳仙兒，道：「妳幸福，因爲這世界上有個眞實地愛妳的人，看樣子，妳便眞的要天上的月亮，戈兄也會想辦法爲妳去摘來了！」

戈二成重重的在點頭，雙目赤紅的直視着沙成山身邊的柳仙兒……

柳仙兒却淡淡的道：「我不稀罕！」

戈二成突然指着柳仙兒對四週坐的喇嘛與沙漠七虎等人呵呵笑道：「你們聽聽，我是喜歡她這種調調兒，娘的，便摟上三年我也不會膩，操！」

柳仙兒嘴角一牽，道：「摟火了我有你受的罪！」

戈二成哈哈一聲怪笑，道：「我甘願，呵……」

柳仙兒道：「你是賤！」

沙成山忙向戈二成抱拳，道：「戈兄，老實話一句，我是來找你助拳的！」

尖尖的下巴一仰，戈二成的紅髮向後一甩，道：「你找我助拳？哈……」

柳仙兒道：「你一定遇上大麻煩了，沒話說，戈二成非幫你這個忙不可，他不答應我答應，你說，對方是甚麼令你頭痛的人物？」

戈二成突然一拍桌子，吼道：「沙成山，我戈二成也說句實話，直到今日我還是希望你死，你約我助拳？哼，門都沒有！」

沙成山一楞，他知道一定是爲了柳仙兒，如果說要柳仙兒死心塌地的跟着他戈二成，自己就少在他二人面前出現，柳仙兒對自己不忘情，那才是戈二成恨自己的主要原因，絕非是自己會傷過他！

柳仙兒怒叱道：「你凶甚麼？你這是鴻門宴？」

戈二成身子一震，他低下頭道：「沙成山，今日只喝酒，喝完了你走路，我不留你！」

柳仙兒又要罵人，沙成山一攔，道：「好，算我白來，我們喝酒！」說完舉杯一飲而盡！

柳仙兒却沉聲道：「沙成山，他不聽我聽，必要的話我跟你回關內！」

戈二成戟指沙成山，道：「你不准說！」

柳仙兒怒道：「好哇，你在攆我走了？」

戈二成忙陪笑道：「你聽了一定跟他走，我怎麼辦？再說……再說沙成山很愛丘蘭兒，他並不愛妳！」

柳仙兒尖聲吼道：「我也並不愛你！」

沙成山緩緩站起身來，抱拳，道：「我看錯人了，在下這就告辭！」

柳仙兒拉住沙成山，道：「怎麼說走就走？」

戈二成古井不波的坐着，那是一副「不歡迎」甚至「請便」的樣子，便四週坐的喇嘛與沙漠七虎，個個也毫無挽留沙成山的樣子！

柳仙兒道：「好吧，我們走！」

戈二成猛的站起身，道：「妳怎也走？」

柳仙兒道：「你不聽我的，我當然要走！」

戈二成怒視沙成山，道：「好吧，你長話短說，我不希望再同你打架！」

沙成山道：「算了，我會勸柳姑娘留下來的！」

戈二成重重的道：「只有這句話合我心意！」

柳仙兒急問沙成山，道：「快說，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你會遠道前來找戈二成助拳！」

沙成山黯然的道：「蘭妹母子

二人被人擄去了……」

沙成山話未說完，柳仙兒咭的一笑，道：「好啊！丘蘭兒被人擄了有甚麼關係？她不在你身邊還有我柳仙兒，這正合我意！」

戈二成楞然睜着紅目！

沙成山已嘆道：「剛出生不過四五天的孩子……」

柳仙兒又是一聲笑，道：「你喜歡孩子？我也會生，而且給你生夠一打，怎麼樣？」

戈二成猛的站起身，吼道：「走，我幫你去找那個擄走丘蘭兒母子的惡徒去！」

沙成山一怔，道：「戈兄，你不是不助我嗎？」

戈二成怪聲道：「媽的，我若不幫你找老婆，她就要跟你走了，這個忙我是給我自己幫的，走！」

「沙漠十虎」老大拜峯高也站起來，道：「戈爺，這次我七兄弟便跟着你一同入關，也好侍候你！」

戈二成道：「好，你們去準備馬匹，我們即刻上路！」

沙成山心中雖然明白戈二成爲了怕失去柳仙兒才答應助拳，但還是十分感謝戈二成的拔刀相助！

柳仙兒有意叫沙成山留下來，又怕引起戈二成的恨意，只恨剛才逼着沙成山說出相約的原因，否則……

此刻，三個人各有不同心思，但旋即都走出小屯子！

沙成山走向三個大喇嘛，抱拳道：「三位，真對不住了，沙某替那個飯舖的向三位求個情了！」

三個喇嘛忙齊回道：「我們再也不去關帝廟了！」

沙成山再也想不到自己千里迢迢的來搬請戈二成助拳，竟會是搬了一批敵人，否則打死他也不會來！

一行十人，皆是快馬奔馳！

大漠中只見紅影照地，宛如巨龍遊蕩在金陽浮雲之中，遠遠看去，十分壯觀！

柳仙兒在馬上想起第一次同沙成山騎在一匹馬上的滋味，便不由得直拿雙眸望着沙成山。

心頭那股子說不出來的味道，敢情這時候只要沙成山招招手，她就會毫不猶疑的躍入沙成山的懷抱裡！

戈二成與沙成山併馬，他沉聲對沙成山道：「沙成山，你說是誰擄去你老婆孩子？」

沙成山搖搖頭，道：「沒有證據，無法肯定，我以爲鳳凰嶺上的龍騰山莊最有嫌疑！」

戈二成沉聲道：「好小子，天下這麼大，你領着我們到處跑不成？」

沙成山道：「我心中甚急，但總得找到幫手再策劃找人，戈兄且暫住方家集……」

戈二成搖頭，道：「又是方家集，那個兔子不拉屎的鬼地方……」

沙成山道：「蘭妹母子是在那兒失踪的，當然以方家集爲中心，四下裡搜找了！」

戈二成冷冷的道：「乾脆，我們找上龍騰山莊要人去，你看怎麼樣？」

沙成山道：「龍騰山莊是要去的，但卻不是明目張膽的去！」

戈二成笑笑，道：「你要暗中下手，別忘了，龍騰山莊才真正是龍潭虎穴……」

冷冷一笑，沙成山道：「江厚生惹上我沙成山，他就休想過太平日子，戈兄，且看沙成山的手段吧！」

戈二成突然低聲道：「沙成山，有件事情我想問問你，你可要實言相告！」

沙成山一笑，道：「請問！」

戈二成看了前面柳仙兒一眼，低聲問：「如果……嗯……我是說她要找上你……給我弄上一頂綠帽子，你該不會……那個吧？」

沙成山猛搖頭，道：「戈兄這是甚麼話？要知朋友妻不可欺，我沙成山不是那號人物！」

嚥着口水，戈二成又道：「她並未嫁給我，我又沒本事駕馭，娘的，就算她鑽進你被窩裡，我戈二成也只有乾瞪眼的份了！」

沙成山呵呵笑道：「真是一副兒女情長英雄氣短的可憐相，戈兄，此事之後，我勸她嫁給你，爲你生上一堆孩子，便推她也不會離開你了！」

戈二成拍着胸脯，道：「媽的，我總算沒有白來……便是你這句話，戈二成爲你兩肋插刀，赴湯蹈火也心甘情願了！」

一行十人飛馬進了玉門關往東南方奔馳！

就在這天晚上，沙成山對戈二成道：「戈兄，明日我們分道揚鑣，你們且走方家集，就在平安客棧等我的音訊！」

柳仙兒笑笑，道：「我陪你去！」

戈二成楞然道：「不可以！」

柳仙兒媚眼一瞪，道：「爲甚麼不可以？」

沙成山立刻搖手，道：「這事我需要單獨前往，二位就別爭執了！」

柳仙兒臉色一緊，道：「沙成山，你想甩掉我？」

沙成山笑笑道：「別說得恁般難聽，柳姑娘，妳也有一段日子未曾回轉『飛雁堡』了吧，百毒門主一定很叨念妳，妳還是回一趟百毒門！」

戈二成立刻點頭，道：「對對對，是應該回去一趟，我陪妳一起回去！」

不等柳仙兒開口，沙成山笑道：「你這位百毒門未來的女婿，是應該陪柳姑娘走一趟飛雁堡，我贊成！」

柳仙兒聽了，戟指沙成山道：「我們不去方家集了？這是你安排的呀！」

沙成山道：「你們先回飛雁堡，我去辦件事，十天之後，我們方家集碰面！」

戈二成立刻問沙成山，道：「沙成山，你看我應該帶些甚麼樣的見面禮前去？」

柳仙兒尖聲道：「你還當真事來辦哪？」

沙成山道：「柳姑娘，妳已變成戈兄心目中的觀世音菩薩了，別再逗他了！」

戈二成立刻接道：「何止是觀世音菩薩，簡直就是觀世音菩薩他媽呀，我的小乖乖！」

柳仙兒冷言一句：「真沒出息！」

＊　＊　＊

沙成山果然天不亮就走了！

他走得甚爲秘密，敢情眞怕柳仙兒又來纏他似的，一聲招呼也沒打便走了！

戈二成發現沙成山已離去，心中石頭落下來，他自覺沙成山真夠意思，這次非幫他找到他的老婆孩子不可！

柳仙兒却持着相反的看法，沙成山悄悄的走了，這個冤家失去老婆孩子，不正是造化弄人上天的安排？

這是機會，誰還管他甚麼老婆孩子，最好找不到，甚至最好是早被人宰掉！

女人心就是這般樣，柳仙兒就是典型的女人心！

此刻，柳仙兒領着戈二成與「沙漠七虎」，九人已過了江。

遠處一道插天高山嶺，一條條深溝巨壑從山嶺上延垣而下，一層層霧狀白雲游移其間，光景還真的有些兒雲深不知處！

柳仙兒指着遠方一道大山凹對戈二成道：「我們苗疆的規矩，我全告訴你們了，稍時見到門主，你可得懂禮貌，別替我丟臉就好了！」

戈二成哈哈笑，道：「妳是苗疆毒蜘蛛，我是大漠一頭鷹，我二人能湊一起，也算八輩子有緣份，沒話好講，妳怎麼說，我就一律照辦，怎麼樣？」

柳仙兒道：「咱們這是回來幫沙成山那個冤家的，飛雁堡見了老門主，我也求他派出幾位護法，大家一起幫着沙成山！」

戈二成哈哈一聲笑，道：「這可是妳心裏話？不滲半點虛假？」

柳仙兒冷叱道：「老實說，我希望有人殺了沙成山的老婆，不過……」

「不過甚麼？我的小乖乖！」

「不過我也擔心沙成山會發瘋，他這個人我最清楚，他如果真發瘋，我還有甚麼希望？」

戈二成道：「所以我勸妳還是死了心，一心跟着我過好日子，別看我那座小屯子，舒坦極了！」

柳仙兒沉聲道：「是很舒坦，不過你們大漠的人也太骯髒了，半年不洗澡，身上一股子羊奶味，臭人！」

哈哈一聲笑，戈二成道：「這個容易，爲了妳，我他娘的一天洗一個澡，不喝羊奶吃牛肉，怎麼樣？」

一聲浩嘆，柳仙兒道：「這樣子我祇有當你老婆了！」

戈二成大笑，道：「看樣子妳是吃定我這頭紅鷹了！」

柳仙兒一行快馬奔行一處山彎，從山谷中延伸出一條十幾丈寬的山溪，有一條巨木板搭建的長橋，橋的對岸已見不少黑衣大漢在遙望向這面！

柳仙兒當先躍馬木橋，她重重的對戈二成與「沙漠七虎」道：「快到了，禮貌些！」（未完・廿七）

古桃源傳奇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南振岳與龍學文去拜見成宮主，但祇聞其聲不見其面，成宮主對二人身份來歷瞭如指掌，南振岳祇好謊說仇人已死……二人被封爲副護法，又令二人去見總護法，果然是南振岳的師父，南振岳機巧地詢問盜錦盒之事，方知盒中盛載的是千年人參王……南振岳聽到打鬥聲，循聲找到屍體，竟發現來人死於「天毒針」，龍學文也看到了，要求他即離去……

桃源歷險有斬獲　天山一魔扮師傅

龍學文瞧着他，驚奇的點點頭。

南振岳道：「但今晚已經有了眉目！」

龍學文睜大眼睛，急急問道：「是誰？」

南振岳道：「天毒針！」

「天毒針？」龍學文抬目道：「大哥，那你更應該走了！」

南振岳堅決的道：「不，我既然發現了端倪，豈能輕易就走？何況目前也沒有到需要離去的時候。」

龍學文臉現惶急，幽幽說道：「大哥，君子報仇，三年不晚，據我所知，目前你還有離去的機會，再遲就來不及了，你還是聽我相勸，趕忙離去的好，我實在怕得很……」

他身軀起了一陣輕微的顫抖，接道：「我也不想再瞞你了……大哥，我……我……是一個苦命的女孩子……」

他聲音越說越低，一顆頭幾乎直垂到胸口！

南振岳微微笑道：「龍兄弟，這個我早就知道了。」

龍學文忽然直起頭來，搖搖頭，道：「不，你不知道，我……我不是你龍兄弟。」

南振岳依然含笑道：「是了，妳是左夫人的千金。」

龍學文道：「不是，我不是龍學文，也不是左夫人的女兒……」

南振岳心頭一震，雙目寒光凝注，愕然道：「那麼妳是誰？」

「大哥……」龍學文低聲叫了一聲，才緩緩抬起頭來道：「你允許我再叫你大哥麼？」

他神情凄苦，泫然欲涕的望着南振岳，續道：「其實我心中早就把你當作大哥，永遠是的。」

南振岳心頭大疑，急着問道：「妳到底是誰？」

龍學文伸手從懷中掏出一個錦盒，打開盒蓋，取起一顆蜜色的藥丸，雙掌搓了幾下，朝臉上擦去！

這一擦，龍兄弟熟悉的臉型，眨眼之間就變了另一張美麗臉孔，圓圓甜甜的臉上，稚氣未除，淚痕未乾，但嘴角間却有了笑容！

只見她輕輕摘下頭巾，披下一頭如雲秀髮，望着南振岳，幽幽說道：「我叫艾如瑗……」

這變化來得太突然了！「艾如瑗……」

南振岳心頭狂跳，右掌一立，瞬息間，業已提聚了十成功力！

但當他接觸到她一雙含着淚水的眼神，那是求恕和期待的目光，右手不期而然的緩緩垂了下去，鎮定的道：「你是宮主門下了？」

艾如瑗赧然低下頭去，輕聲道：「我是她們五妹……」

南振岳道：「姑娘的易容術，當眞高明之至，你假扮龍兄弟，企圖何在？」

艾如瑗抬目急道：「大哥，我可以發誓，我沒有對你不利的企圖，我勸你走，完全是好意。」

南振岳道：「龍兄弟？妳們把他如何了？」

艾如瑗道：「她沒在這裡，從崇陽起，那都是我。」

南振岳嘆了口氣道：「我早就該發覺了，妳除了面貌化裝得和龍兄弟一樣，性格可說完全不同。哦！那麼說來，那黑風婆也是有人假扮的了？」

艾如瑗搖頭道：「不是假的，我從小就知道她叫黑風婆，是本山的副總護法。」

南振岳心頭稍覺寬慰，龍兄弟並不是落在敵人手裡。一面問道：「那麼我師傅呢？可是假的？」

艾如瑗道：「總護法剛來不久，聽師傅說，他是江湖上大大有名的托塔天王王公直，他自己却稱洪山道士。」

南振岳瞧她神色，稚氣猶存，是個毫無機心的人，說的話不像有假，心中暗想：「師傅果然也不是假冒的了。」

一面拱手道：「承蒙姑娘坦率見告，在下極感盛情，只是在下還想請教，『天毒針』可是令師的獨門武功？」

艾如瑗緩緩抬頭道：「大哥，你不要和我說感激的話，無論你怎樣對我，我都是把你當大哥的。

「哦！你方才一再提到『天毒針』，我從沒聽過這樣的武功。」

南振岳道：「方才妳不是也瞧到了，那兩個人只有眉心一小點紫黑影子，難道不是死在『天毒針』之下的嗎？」

艾如瑗「哦」道：「那是『白眉針』咯！我們每人都有一筒，這針細如牛毛，專取敵人眉心雙目等穴。」

她右手掌心一攤，果然食中兩指之間，夾着一枝比筆管略粗的鐵管，一面說道：「大哥，我現在都告訴你了，你該相信我了，你還是趁早離去的好。」

南振岳點頭道：「姑娘好意，在下記住了。」

艾如瑗瞥了他一眼，幽幽的道：「我知道你是不肯聽的，你一定要留在這裡，我也不敢強勸，只望你多留心……」

南振岳笑道：「我不怕，姑娘不必爲我擔心。」

＊　＊　＊

第二天早晨，南振岳一覺醒來，已是日高三丈，忽然聽到樓前響起一陣劈劈啪啪的鞭炮之聲，心中方覺奇怪。

只見紫衣使女小菁匆匆上樓，說道：「南相公，二姑娘，三姑娘來了，現在樓下等候，相公請洗臉。」

南振岳點點頭，小菁回身退出，只見青影一閃，艾如瑗很快走了進來，她瞧到南振岳，忽然臉上一紅，露出嬌羞之色，壓低聲音道：「二姐，三姐來了，你千萬不可在她們面前露出口風。」

南振岳道：「姑娘但請放心，在下理會得。」

一面大聲道：「兄弟，易姑娘、任姑娘來了，你先下去，我馬上就來。」

艾如瑗低頭一笑，道：「我和大哥一起下去咯！」

南振岳匆匆洗了臉，和艾如瑗一同下樓，步出客廳，只見易如冰、任如川兩人，已經坐在廳上。兩人身後，各有一名宮裝使女，雙手捧着一個小小錦盒站在那裡。

任如川瞧到兩人，立即嬌笑道：「春眠不覺曉，兩位南兄，昨夜睡得很甜吧？」

南振岳、艾如瑗同時臉上一熱，易如冰朝任如川橫了一眼，才道：「恭喜兩位南兄榮任本山副護法，家師尤表歡迎，特命廚下敬備薄酌，替兩位接風，因她老人家長齋禮佛，不菇葷腥，要愚姊妹代表送來，聊盡地主之誼。」

南振岳心中暗想：「妳們宮主少殺幾個人就是了，何用長齋禮佛？」

一面連忙拱手道：「宮主盛情，在下兄弟如何敢當？」

易如冰微微一笑，回身從使女手上接過錦盒，打開盒蓋，一面又道：「這是本山桃符信物，總護法昨晚要兩位前去逍遙宮報到，但今天一早，逍遙宮兩位副總護法和四位護法有事出去了。

「南兄不是外人，愚姊妹不妨坦率相告，本山許多年來，一直平靜無事，不料近來時有江湖上人潛入滋事，因此本山多處桃林之中，不得不派人把守。

「位南兄初來，如無信物，難免會引起誤會，家師爲此特命愚姊妹代領玉符，替兩位送來。」

說到這裡，從盒中取出一塊玉珮，雙手遞過。

南振岳接到手上，仔細一瞧，只見玉珮正面刻着一朵桃花，反面刻着有六個隸書，是「太陰宮副護法」。

玉珮上端，穿有一條古銅絲帶，可供佩戴之用。這時任如川也把另一塊玉珮，雙手遞給了艾如瑗，兩人就把它佩戴到身上。

易如冰回頭吩咐道：「時間差不多了，可以開席了！」

兩個使女答應一聲，立即退了出去。

小菁趕緊在廳上擺好桌椅，兩個使女也就端上酒菜。

易如冰道：「兩位南兄請入席。」

南振岳略作謙讓，便自坐了下去，艾如瑗傍着南振岳一側坐下，易如冰、任如川也各坐一方相陪。

席間佳餚美味，陸續而上，無一不是珍品，易如冰、任如川除了殷勤勸酒，還不時的替兩人挾着菜餚。

艾如瑗却暗暗扯了一下南振岳衣角，意思自然要他留神，易、任兩人沒動過筷的菜餚，不可任意吃喝。

南振岳微微一笑，毫不在意的只顧吃喝。

艾如瑗看得心頭大急，暗道：「大哥啊！大哥，我師傅雖是用人之際，不會對你下手，但必然會在酒菜之中暗做手脚，以便控制於你，你怎好如此大意？」

心中想着，忍不住抬頭道：「大哥，你方才不是說午後有事要去見師尊嗎？當心酒喝多了！」

南振岳見她出言暗示，要自己「當心」，心中不禁極感不安。

黑風婆既和宮主一黨，他們要艾如瑗假扮龍兄弟，分明是有意派她監視自己來的，那知她竟然對自己動了情意，處處廻護着自己。

但妳怎會知道自己不怕人家下毒，這般大吃大喝，實是表示自己對她們並無半點戒心，好讓她們減少對自己的防範而已！

此時既經艾如瑗說了出來，只好停杯點點頭，道：「兄弟說得不錯，我午後確實還有點小事，想去謁見師傅，喝多了酒，當眞大非所宜。」

易如冰只是微微一笑，並沒有作聲。

任如川目光注視着南振岳，笑吟吟的道：「對了，南大兄是總護法高足，我們久聞總護法威名，可惜從沒見過他老人家的絕技，南大兄可否露上一手，給我們開開眼界？」

南振岳正待謙辭！

易如冰接口笑道：「南大兄如果肯賞愚姊妹一個薄面，愚姊妹不怕見笑，自當獻醜一二。」

艾如瑗睜大眼睛，偏着頭，瞧着南振岳，也流露出希冀之色。

南振岳目光朝四下打量了一下，搖搖頭，道：「在下實在拿不出東西來！」

易如冰笑道：「南大兄不用客氣，需要甚麼，只管請說，我好叫她們準備。」

南振岳皺皺眉，朝兩個使女道：「就請兩位姑娘，到院中搬一個石凳來吧！」

兩個使女答應一聲，立即飛步出去，把院中石凳搬了進來。

南振岳站起身子，脫下青綢長衫，隨手搓成一團，放在石凳邊上，然後笑向兩個使女道：「兩位姑娘，可否再去取兩件兵刃來？」

易如冰道：「不用了，我們帶有長劍。」

說話之間，和任如川同時從身邊抽出長劍，遞了過來。

南振岳把兩柄長劍分給兩個使女，要她們分左右站定。

自己却緩緩蹲下身去，左手掌心撫在石凳側面，右手掌心握住一點衣角，抬頭說道：「好，現在就請兩位姑娘動手，只管用力斫上一劍試試！」

那兩個使女望了易如冰一眼，果然舉起長劍，用力斫下！

這一斫，頓時有了分曉！

左邊使女一劍斫在石上，但覺好像斫在棉絮上一般，軟綿綿的，竟然無處着力，正因她這劍用足全力，石凳一軟，身子不期朝前俯衝，嚇得驚「啊」一聲。

右邊那個使女，恰巧相反，她一劍斫在南振岳團成的青衫上面，只聽「噹」的一聲，宛如斫在一塊鋼鐵之上，震得手腕發麻，也同時發出驚「啊」之聲。

這一下南振岳使的正是洪山道士獨門絕學「兩儀眞氣」，以無上內力，化堅爲柔，化柔爲剛！

任如川眼看使女被震後退，心頭有些不信，一把從右邊使女手上搶過長劍，笑道：「南大兄，讓小妹也試試！」

話聲未落，一劍已朝衣團上斫落。

「噹……」

廳上響起一聲金鐵大震。

南振岳哈哈一笑，站起身子一抖長衫，披到身上，拱拱手道：「在下獻醜了。」

任如川長劍幾乎被震得脫手飛出，心頭一驚，急忙低頭瞧去，自己一柄百煉成鋼的長劍，劍鋒已經捲口，不禁粉臉失色，脫口道：「南大兄，這是甚麼神功？」

易如冰也臉含驚奇，笑道：「總護法門下高足，果然不同凡響！愚姊妹當眞開眼界了。」

艾如瑗臉上綻開了如花笑容，盯着南振岳流露出欽佩之色。

南振岳道：「在下不過拋磚引玉，現在要瞧兩位姑娘的了。」

任如川擺頭笑道：「不成，珠玉在前，我們那能再出乖露醜？」

易如冰笑道：「三妹，我們方才既然說出來了，不能不算，就是出醜，兩位南兄，也不是外人。」

說到這裡，朝身後兩個使女吩咐道：「你們去取三粒菉豆，三枚

繡針來。」

那使女答應一聲，轉身退出，一會工夫，那使女取來了三顆菉豆，和三枚繡針。

易如冰把三顆菉豆仍要那使女拿在手上，一面說道：「待會聽我口令，以連珠手法，朝前庭打去。」

說完，取起三枚繡針，交給任如川道：「三妹，這三枚針由妳發射，但必須把針都釘在豆眼上。」

任如川含笑接過，易如冰道：「好！現在開始吧！」

話聲一落，立即擧手朝身邊使女一揮，那使女奉到命令，屈指輕彈，把三顆菉豆連珠打出。

任如川那敢怠慢，目光緊盯着菉豆，素手連揚，三枚繡針同時打了出去。

就在那使女彈出菉豆，任如川射出繡花針的同時，易如冰臉含微笑，右手中食兩指，輕輕朝空中點了三下，然後吩咐道：「妳們去把菉豆找來。」

那個使女領命飛奔出去，把三顆菉豆檢回。

易如冰目光一轉，含笑說道：「妳們呈與兩位南相公過目，愚姊妹獻醜了！」

南振岳凝目瞧去，只見任如川打出的三枚繡花針，果然全都釘在豆眼當中，但在三枚繡針針眼中，却都橫穿了一枝細如牛毛，通體發藍的細針。

這下不由瞧得南振岳暗暗一驚！

這三枚淬毒細針，敢情就是昨晚艾如瑗說的「白眉針」了，自己幾乎沒瞧到易如冰出手。

心中想着，一面大笑道：「任姑娘三枚繡針，全都打在菉豆豆眼之中，若非目力準頭，全都拿捏到十分精確，絕難辦到，在武林中已屬罕見，易姑娘的飛針穿眼，更是神乎其技！」

易如冰微笑道：「南大兄過獎，雕虫小技，不值一哂，愚姊妹不過因這『白眉針』，乃是家師獨門武功，和江湖上一般飛針不同，才敢把它使出來，向兩位求教。」

南振岳道：「在下兄弟從沒練過暗器，還要兩位姑娘指教才好。」

任如川嬌笑道：「南大兄何須客氣？」

南振岳心中一動，立即正容道：「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在下對暗器一道，十足是門外漢，不知這『白眉針』和一般飛針有何不同之處，易姑娘能否見告？」

易如冰道：「一般飛針，大半皆是用指上力道發射，也有用針筒的，那是全仗針筒的機簧發射了，但愚姊妹的『白眉針』都和他們不同，既不是指力，也不是機簧發射，此針全以本身眞氣爲主，內功越高，射程越遠，像愚姊妹內功較淺，最多也只能在一二丈之內，命中目標。」

南振岳道：「原來如此！」

易如冰嫣然一笑道：「我說的只是『白眉針』和一般暗器不同之處罷了，其實師門此針，並不是暗器。」

南振岳奇道：「這不是暗器，是甚麼？」

易如冰笑笑道：「白眉針原是家師給愚姊妹練習指法的初步功夫罷了，但愚姊妹却把它拿來當暗器使用。」

南振岳聽到這裡，只覺心頭一陣激動，連忙試探着問道：「宮主這種指法，想來定係獨步武林的曠世絕學無疑？」

易如冰有意無意的望了任如川一眼，淡淡的說道：「家師這種指法，叫做『天毒針』！」

南振岳聽得心頭猛然一震！「天毒針！」

艾如瑗同樣身子一震，驚奇的道：「我怎會沒聽師傅說過呢？」

易如冰冷峻地望了他一眼，道：「『天毒針』是家師獨門武學，家師從沒在江湖上露過面，南二兄的尊師，怎會和你說起？」

艾如瑗自知一時不愼，說漏了嘴，不禁臉上一紅，低下頭去。

易如冰目光一轉，朝南振岳笑着說道：「指法而叫做針，就已說出這種指法，必須練氣成絲，出指如針，才能傷人於無形。

家師因愚姊妹功力微薄，無法在十年之內，練成『天毒針』，才授以『白眉針』，作爲愚姊妹日常練習準頭內力之用。」

南振岳道：「練氣成絲，出指如針，這正是天下武林任何指法的不二法門，能夠練到這一境界，已可說無堅不摧。但不知『天毒』兩字，又作何解？是不是在練習指法之時，再加上練毒？」

易如冰瞟了他一眼，「格」的笑道：「南兄眞是有心人！」

「有心人」這三個字鑽進南振岳耳朵，不由悚然一驚，暗想：「莫非她對自己已啓了疑竇？」

但易如冰好像並不在意，依然含笑說道：「『天毒』兩字含意何在？愚姊妹也不得而知，想來也許是集天下至毒之意。」

「據家師說，要練到眞氣成絲，出指如針並不太難，難在練毒，氣與毒合，收發由心。但練毒也還不難，最難的還是天下之大，劇毒難求。」

「被『天毒針』擊中之人，毒聚眉心，除了隱隱現出一點細如針尖似的紫影之外，全身並無絲毫傷

痕……」

她在說話之際，目光不時朝南振岳臉上溜來溜去的直轉！

艾如瑗坐在南振岳身邊，自然瞧得清楚，只覺得心頭發顫！照這情形看來，方才二師姐顯露了一手「白眉針」，再從「白眉針」說到「天毒針」，似是有意安排的了。

她對南振岳情意眞切，頓感危機隱伏，但礙於兩位師姐在座，而且也注意到自己，一時只好暗暗焦急，連他的衣角都不敢再拉，爲的是怕給二位師姐發現。

南振岳臉上雖然力持鎮定，心頭却不住的激盪！

踏破鐵鞋無覓處的「天毒針」的來歷，今天却在無意中得來。

易如冰平日爲人城府極深，何以此刻會跟自己大談「天毒針」呢？

向自己炫耀？應該不是。

南振岳不是笨人，他心中不期而然的起了一絲警惕，但一絲警惕，抵不過他洶湧的心情！

他藝高膽大，那會把一絲警惕放在心上？

「天毒針」是成宮主獨門武學，除了她，普天之下，自然沒有第二個人，由此可以證明她就是自己殺父仇人，已無疑問。

自己既然有此發現，如今又擔任了她們副護法，今後該如何才能再作進一步的查證才好？

易如冰冷厲的目光輕輕轉動，嬌聲道：「南大兄，你在想甚麼心事？」

南振岳吃了一驚，還沒答話。

瞥見一名宮裝使女走了進來，朝四人略一躬身，抬頭朗朗說道：「宮主有命……」

易如冰、任如川慌忙恭敬的站起身來。

艾如瑗暗暗拉了南振岳一下衣袖，也相繼起立。

宮裝使女目光一瞥，才繼續說道：「近日一再有江湖上人，潛入本山滋事，目前本山人手多數外出未歸，宮主已商請總護法，暫調新任本山副護法南學文擔任太陰宮值日護法，南副護法着即向太陰宮報到。」

南振岳瞧她好像宣讀皇帝詔書一般，心中不覺暗暗好笑。

艾如瑗肅身道：「謹領宮主法旨。」

宮裝使女話聲一落，再朝在座四人躬身一禮，便自飄然退出。

易如冰起身朝南振岳、艾如瑗兩人含笑說道：「家師請南二兄擔任宮主值日護法，足見對兩位南兄甚是倚重，今後連愚姊妹都要聽候南二兄指揮呢！」

南振岳因艾如瑗原是成宮主門下，却也並不在意，但口中却不得不說：「舍弟年輕識淺，還要兩位姑娘多加指點才好！」

易如冰嬌笑道：「南大兄這般說法，豈不見外了。」

接着朝艾如瑗說道：「南二兄，家師既然請你立即前去報到，事不宜遲，愚姊妹也要告辭了，我們一起走吧！」

南振岳道：「兄弟，易姑娘說得不錯，宮主吩咐，遲延不得。」

艾如瑗口雖不言，只覺事出突兀，心頭突然起了一陣顫抖，點點頭，站起身來，抬目望着南振岳，伸過手去，一把拉着他手掌，說道：「大哥，小弟走了。」

南振岳瞧她神色有異，心中方覺奇怪！

但在這一瞬之間，忽然發覺她握着自己的手，好像有些微的顫抖。

不，她纖纖手指迅速在自己掌心寫了三個字，那是：「小心了」。

南振岳心中十分感動，只此一點，可見她對自己是如何關心！

易如冰斜睨着兩人輕笑道：「賢昆仲當眞是寸步也離不開的一般，同在本山，瞧你們還這般依依不捨？」

任如川接口道：「是啊，南二兄只是擔任本宮值日護法，晚上還不是要回到這裡來睡的！」

艾如瑗早已縮回手去，南振岳只覺臉上一熱，忙道：「兄弟，你快去吧！時光不早，我也要瞧瞧師傅去。」

艾如瑗又望了他一眼，才舉步和易、任兩人相偕走出院去。

南振岳要去師傅那裡，這句話，原是方才艾如瑗怕他被人在酒菜中做了手脚，臨時編出來的。但南振岳確也急於找師傅去。

尤其今天聽到了「天毒針」的消息之後。

昨晚聽艾如瑗說過，自己師傅剛來不久，這話她是聽她師傅的，當然不會有錯。

想來甚至連成宮主就是自己殺父仇人，師傅都還不知道，否則也不會叫自己擔任甚麼副護法了。

他滿腹心事急於向師傅傾訴，目送三人走後，也立即跨出院落，沿着小徑，朝西走去。

他現在已經知道，小溪南首，一片桃林中，那許多精舍，就是逍遙宮，所謂逍遙宮，就是護法們居住的地方總稱。

稱之爲宮，表示和太陰宮相並，以示崇敬之意。

逍遙宮中除了師傅，還有三位副總護法，和八位護法，自己知道的副總護法只有一位，那就是黑風婆。

不過由此可見，其他兩位副總護法，也定是非常厲害的人物，就是八位護法，也絕非尋常之人。

因爲從易、任兩人口中聽來，九大門派的掌門人，也不過只有當一名護法的資格而已。

光憑這份聲勢，古桃源太陰宮，實在不可輕視！

南振岳一路上思潮起伏，脚下却是十分迅速，轉眼間已奔到小山脚下。

洪山！原是自己從小長大的地方，如今這座小山，也山因人傳，成宮主爲了籠絡師傅，居然把他命名「洪山」。

南振岳轉過山脚，一步步朝石級上走去，心中却是覺得奇怪！

昨晚任如川陪着自己來的時候，剛一走到小溪，師傅就在山上喝問下來，如今自己一路上山，師傅何以沒有出聲？

思忖之間，人已到了石級盡頭。

舉步跨進石窟，轉過屏風，依然沒有一點聲息，生似這石窟之中沒有住人一般，尤其沒點上燈，雖在大白天裡，也黑暗如漆，使人有陰森之感！

莫非師傅有事出去了？

他走上大廳，向右邊石壁走去，行近師傅靜室前面，他不由怔住了！

昨晚明明看到師傅推門而入，壁間有着門戶，但此刻門戶不見了，一堵光滑的石壁，那有門戶痕跡？

南振岳站定脚步，舉目四顧，這座佈置成敞廳的寬大石窟，與昨晚看到的，並無不同。

就是門戶有了改變！

昨晚，左右兩邊石壁上，各有兩扇門戶，今天已是不見，但敞廳上首，昨晚明明是一堵平整石壁，今天却在石壁正中間，多了一個圓洞門。

南振岳心中覺得奇怪，脚下不自禁的朝圓洞門走去。

距離漸近，他仗着過人目力，已可瞧清那黑黝黝的洞窟裡面，是一道朝下通去的石級。

南振岳藝高膽大，舉步拾級而下，走了約莫百來級之多，石級盡頭分成左右兩道，繼續朝下通去。

但就在他目光瞥處，陡然發現左右兩邊，黑暗之中，正有四點閃閃發光寒星，朝自己射來！

那是兩個黑衣人，他們目光烱烱，凝注着南振岳，一動不動，一聲不作。

石道中本已死寂陰森，再站着這兩個人，宛如兩殭具屍一般，更增加了不少恐怖氣氛！

南振岳不禁暗暗吃了一驚，心想：「這兩人敢情是守護石窟之人，光瞧他們眼神，已可知道武功造詣極深！」

「奇怪，他們瞧到自己，怎會不言不動，視如不見？」

「是了，他們一定已經瞧到自己掛在身上的桃符玉珮了！」

他不再猶豫，泰然舉步，轉身朝下走去。

這段石梯，約莫也有百級之多，南振岳估計自己行程，已深入到了山腹之下，同時也開始動了懷疑。

莫非這石窟下面，隱藏着甚麼秘密不成？

石級盡頭，正是從左右兩邊石級下來的會合之處，地方並不太寬，左右兩側，各有一條岔道，迎面又是一個圓洞門。

依稀似有火光，從門中透出！

南振岳舉步走去，跨入圓洞門，裡面是一堵石屏風擋住去路，他剛一轉過屏風，陡覺一陣陰風迎面吹了出來！

他不自禁的打了一個寒噤，脚下同時微微一停！

也幸虧這一停，才沒闖了進去。

綠陰陰的燈光之下，隱隱可以瞧清那是一間和上面敞廳差不多大小的石室，石室中間，是一座丈餘見方的圓形水池，池上水光瀲灩，陣陣陰寒之氣，似是由池中泛升而起，瀰漫全室！

池心點着一盞綠陰陰的油燈，燈光就是從那裡射來，但在寒霧籠罩之下，越顯得黯淡慘綠！

環池四週，却有二十多個人面對水池，盤膝趺坐，好像正在運功調息。

石室中寂靜如水，沒有半點聲音。

不，在靜寂之中，不時傳出「剝落」叩指之聲！

南振岳目光轉動，發現了另一個寬袍大袖的人繞着衆人身後，緩步徐行，但每到一人身後之時，必然在他們後腦頭骨上，叩指輕彈，發出「剝落」之聲！

那是師傅！他老人家這在做甚麼？

他目光銳利，一眼之下，已看到師傅叩的是他們腦後玉枕骨——「腦戶穴」！

這是督脈陽氣上升入泥丸的門戶，通十二經路，爲七十二「死穴」之一，以師傅的內功，就是輕輕彈上一下，也不死必傷，何況他老人家叩得「剝落」有聲？

這些圍坐之人，每經師傅叩指一彈，閉着的眼睛，倏然乍睜，雙目登時射出熒熒綠焰，甚是可怖，但這不過是彈指間事，雙目一睜之後，又依然緊閉如故！

「啊！」南振岳這一細瞧，口中幾乎驚叫出聲！

這些環池而坐的人中，那身材高大，滿臉長着連鬢鬍的灰袍僧

人，正是少林高僧闖尊者！

身穿半襲黃衫的瘦小老頭，是衡山神猿劍客紀嘯天。

風標如蒼松古月的是武當玉眞子，紅臉蛾冠的是崆峒佟飛虹，貌相奇古的是枯竹老人……

他們都是九大門派失踪的人，其餘諸人，自己雖然不識，但從這五人推測，想來也定是江湖上素負盛譽高手無疑的！

這……

「小子！還不快走？」

南振岳忽然聽到耳邊響起一個細如蚊子的聲音！

他瞧到眼前的情形，已知不妙，聞聲心頭猛然一動，毫不猶豫迅速轉身退出！

那知才一轉過身去，只見自己身後，不知何時已站着一個寬袍大袖的灰衣人，臉露獰笑，擋住了去路！

暗影之中，看到一雙陰森目光，似笑非笑的盯着自己！

南振岳只覺心頭一緊，驚怖欲絕，不由自主的張口叫道：「師傅……」

但他叫聲出口，立時警覺的忖道：「不，他不是自己師傅，一定不是！」

灰衣人正是道士裝束洪山道士，他臉色似乎稍霽，神色也變得和緩起來。

但在這一瞬間，南振岳也鎮定下來，同時他已知對方只是一個假冒師傅名義的人，面對灰衣人，不覺膽氣驟壯，凜然道：「我正想有話問你……」

洪山道士瞧他神色已經瞭然，乾咳一聲，微微笑道：「孩子，不用你開口，爲師也知道你想問的是甚麼了，他們這些人全都中了『秘魔大法』，心神受制，爲師叩他們玉枕，正是幫助他們恢復神志的不二法門。此地不是談話之處，爲師也有許多話要問你，你隨爲師上去再說。」

這下，可眞把南振岳弄糊塗了！

對面這位師傅，到底是眞的，還是假的呢？是假倒也罷了，如果是眞的，自己對師傅這般懷疑，豈不成了忘恩負義之徒？

這些人全都中了「秘魔大法」，心神受制，聽師傅的口氣，好像正在替他們施救，這使「秘魔大法」的人，想來定是太陰宮主無疑，那麼師傅也已經知道成宮主所作所爲？

方才那個在耳邊說話的人，又不知是誰？

洪山道士話聲一落，飄然朝石級上走去。

南振岳心頭確是疑信參半，眞僞莫辨，但人却不期而然的跟在他身後，默默往上走去。

回到石窟上層，只見洪山道士大袖一拂，光滑的石壁上，頓時現出一道門戶，緩緩朝裡開啓。

南振岳這回暗暗留神，依然絲毫看不出開啓石門的樞鈕所在。

洪山道士從容舉步，跨入石室，仍然在那把虎皮椅上坐了下來，臉色和藹，抬頭道：「孩子，你也坐下來，爲師有話問你。」

南振岳心頭不住的跳動，他實在無法斷定師傅眞假，暗暗行功戒備，垂着的雙掌已經提聚了十成功力，一面勉强說道：「弟子站着就好。」

洪山道士有意無意的望了他一眼，藹然笑道：「我知你心中尚存疑懼，這也難怪，你深入虎穴，危機四伏，自然應該提高警覺，但爲師這裡，成宮主門下未奉召喚，不准擅入，不虞有人偸聽……」

說到這裡，口中低「唔」一聲，道：「孩子，如果爲師判斷得不錯，你大概已經發現『天毒針』的秘密了？」

南振岳猛然一震，正待開口！

只見門外忽然探進一個頭來，嗤的笑道：「你裝得挺像，我當眞是王公直，原來是天山一魔……」

那是滿頭白髮的一張孩兒臉，但只探頭張望了一下，便縮了回去。

洪山道士厲笑一聲：「老匹夫，那裡走？」

南振岳一瞥之間，業已看清那孩兒臉正是三眼金童，室內微風颯然，已失洪山道士所在。

心中突然一動：「天山一魔，此人當眞不是自己師傅！」

正當這時，一絲極細的聲音遠遠傳來：「小子，你再不走，可沒機會了，出口大石後，有人等着你，務必把她帶走！」

南振岳知道時機緊迫，現在，疑團已經解開了，假扮師傅的是武功高不可測的天山一魔！

自己的殺父仇人，是只聞其聲的神秘宮主。

失踪的九大門派中人也全在這裡，而且已經被甚麼「秘魔大法」制住心神。

夠了，此行總算不虛，自己確實應該走了。

他迅速閃出石窟，迅快飛掠過石樑，以最快速度穿林而行，直向出口處飛奔而去。

他仗着身上佩有「太陰宮副護法」的玉符，不怕有人攔阻，其實他此刻已施展出十二成功力，幾乎快得像一縷輕煙，貼地浮掠，即使桃林中有人守護，也不過只是一陣拂面輕風，那想看得清影子。

何消片刻，便掠近出口石窟，南振岳知道這出口山腹，水勢極深，如無渡船，自己不識水性，也

休想逃得出去。

閃身入洞，立即發現岸旁攏着一條獨木小舟，舟上躺着一個穿水靠的漢子，他目光何等銳利，這一瞧之下，不覺心中大喜！

原來那漢子「璇璣穴」上，不偏不斜，嵌着一顆蜜餞楊梅核，這是三眼金童做的手脚！「出口大石後，有人等着自己？」

南振岳迅速四顧，這座石洞入口雖小，裡面却是相當寬闊，除了當前一片水道，左首暗角上，突出着一塊巨石。

他無暇多想，立即一個箭步，掠到石後，一眼就瞧到果然有一個人倚石坐在那裡！

她，是艾如瑗，秀髮披散，好像生了一場大病一般！

南振岳瞧得心頭一怔，自己和她分手了不過一會兒，怎會弄得如此憔悴？急忙走近她身邊，輕聲喚道：「艾姑娘，你怎麼了？」

艾如瑗聽到南振岳的聲音，口中一聲「啊」，忽地一躍而起，叫道：「大哥……」

但她叫聲未落，身軀搖了搖，忽又朝後坐去，心頭一酸，珠淚奪眶而出！

南振岳早已一把把她扶住，吃驚的道：「艾姑娘，你負了傷？」

艾如瑗雙手抓住他肩頭，突然撲入南振岳懷裡，哭道：「大哥，我武功被師傅追回去了，師傅要把我處死，關在石牢裡，後來一個老伯伯問我想不想逃走，我說我只想見你一面，只要一面就夠了，他就帶我到這裡來，說你就會來的，大哥，你果然來了。」

南振岳從小到大，幾曾和女孩子擁抱過？

艾如瑗一下撲入他懷裡，不由把他鬧得個手足無措，心頭狂跳，再聽她嗚嗚咽咽說着，眞情流露，一時忍不住扶着她身子，俯臉低聲道：「艾姑娘，快別傷心，我們得趕快離開這裡才好。」

艾如瑗流淚道：「不，大哥，你快走吧！那天晚上我們說的話，師傅都聽到了，我只想在臨死之前，再和你見上一面，如今已經見到了，你不用管我了，我武功已失，不想逃走，也逃不出去，你快走吧！」

南振岳急道：「姑娘爲了在下，才被令師追回武功，我怎能棄妳而去？」

艾如瑗凄然一笑道：「大哥，你叫我一聲妹子好麼？」

她蒼白的臉上，忽地漾起一絲羞澀的紅暈，睜着一雙晶瑩淚眼，流露出希冀之色。

南振岳眼看她凄苦欲絕，不忍拂逆，點點頭，道：「好，妹子，妳讓我扶着吧！」

艾如瑗滿足地笑了，她微微掙了一下，推開南振岳，依然朝石上坐去，低頭垂淚道：「夠了，大哥，你快走吧，我不能增加你的麻煩，生離死別，原是人生最痛苦的，但我已經滿足了，你……快走……」

南振岳心頭大急，忙道：「妹子，時間緊迫，妳留在這裡，不是白白送死？」

艾如瑗悽惋的道：「我已經失去武功，生不如死。」

南振岳道：「不，天下不會武功的人，不是都活得好好的麼？這並沒有甚麼麻煩可言，再說，我總不能一個人走，讓你留在這裡。」

艾如瑗只是垂淚搖頭。

南振岳瞧着她一無辦法，忽然想起三眼金童曾有「務必把她帶走」之言，心中一動，只好出手點了她穴道，抱起艾如瑗嬌軀，縱身躍落小舟。

然後再替艾如瑗拍開穴道，俯耳低聲說道：「妹子，恕我魯莽，現在快別聲張，等出了山洞再說吧！」

艾如瑗理理秀髮，幽幽嘆道：「大哥，你救我出去，徒自增加你的累贅罷了。」

南振岳沒再說話，一掌拍開那漢子穴道，喝道：「快開船！」

那漢子翻身坐起，瞧着兩人，還待問話！

艾如瑗已接口道：「南副護法吩咐你開船，你還等待甚麼？敵人已經打水路逃走，再遲就追不上了。」

那漢子驚「啊」道：「原來是……五姑……小的……」

艾如瑗叱道：「還不快追！」

那漢子那敢多說，立即推舟前行，飛一般朝外駛去。

片刻工夫，已駛出洞口，在牌坊底下停了下來。

南振岳仰天吁了口氣，反手點出一指，那漢子連哼都沒哼一聲，翻身落水，隨着急流而去！

南振岳看也不看，一手挽住艾如瑗身子，輕輕一縱，躍上溪岸，一面問道：「妹子，你還能不能走，要是不能，就讓我背負着出去可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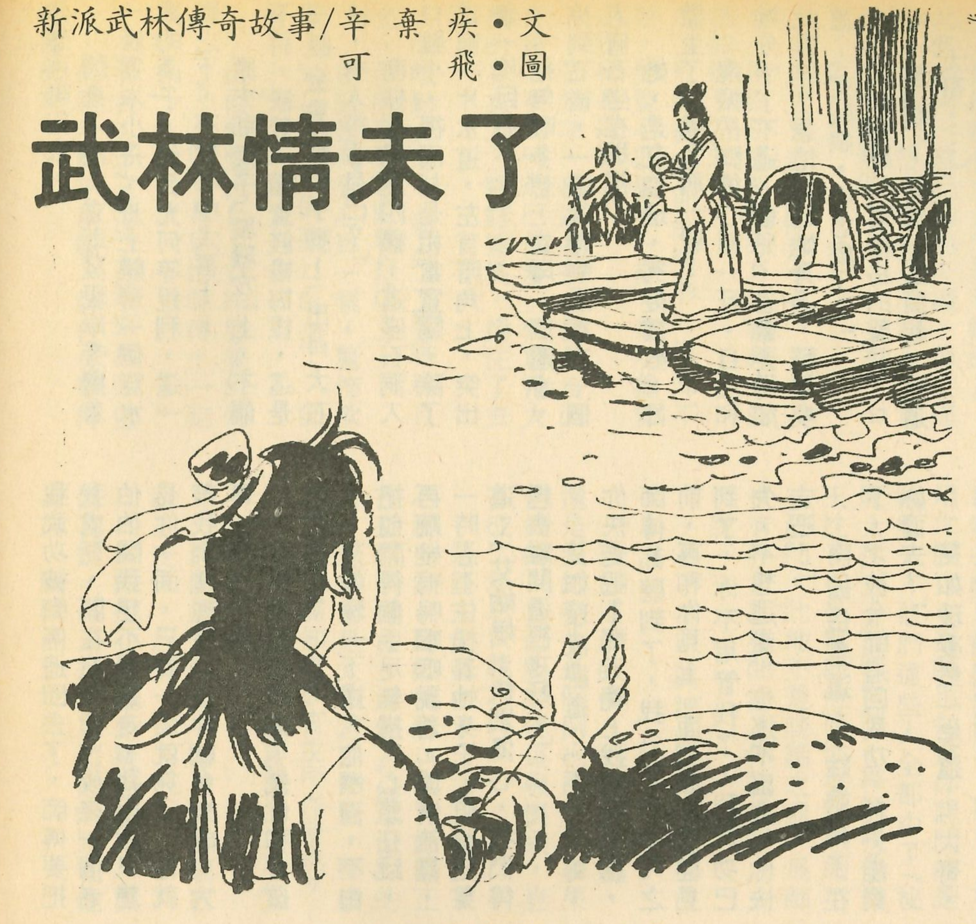
艾如瑗心頭一甜，但她臉上却飛起一陣紅暈，搖搖頭，道：「我能……你……你只要扶着我走就好。」

南振岳點點頭，挽住她手臂，兩人沿着林中小徑，向山前急急行去。

路上艾如瑗低聲說道：「奇怪，師傅這時候雖在靜室運功，但二姐、三姐怎麼都沒有發覺呢？」

（未完‧十九）

上文提要： 丘文山帶人截殺宰父長風等，祇剩下宰父長風一人，若他也死了，便可嫁禍給獨孤一家，剛好風月宮二嬌帶着人來到……風月宮二宮主命五花瓣佈陣，獨孤兄弟二人聯手破陣，冷咪紅、冷咪白也加入戰陣……二宮主看到獨孤無名果然活着，但已變痴呆，又討不到便宜，便撤走了……苗大公的現場教育果然有效，獨孤無名醒了……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武林情未了

多年綢繆葬洪湖　齊大妹子告休妻

老太太道：「行，你如果能打過我老太太，七虎山莊你們搶，如果你敗了，嘿……」

丁三道：「敗了也要搶銀兩！」

老太太一怔，叱道：「不要臉呀！」

「要臉不當强盜了，老太太，天下的銀子天下人來花用，不合由你們獨享，製造出許多窮人來，天下怎麼能太平，要比武，還不需我出招，我找個人同你對兩招！」

他突然一聲叫：「焦風流何在！」

隊中有人應：「頭兒，你吩咐！」

「去，找個人來，同老太太過幾招，也叫老太太心甘情願的把銀子獻出來。」

「行，我去叫個人來！」

丁三笑對老太太，又道：「老太太，咱們的目的是銀子，咱們不想多殺人，只不過，如果有人不識相，想動刀子呀，那就休怪咱們血洗七虎山莊，殺你們一個雞犬不留血流到莊門外……」正說着，丘文山與六大金剛過來了。

丁三見丘文山到來：「老太太同你過幾招，去，拿出你的眞功夫，贏了咱們搬銀子！」

丘文山走到老太太面前，道：「老太太，你出招吧，是生死一搏呢，還是點到爲止？」

老太太道：「老婆子贏了，你們回頭撤走，這是我的唯一條件！」

丘文山道：「合理！」

老太太一聽之下，自台階上騰空而起，半空中拐杖盤打十一次，口中大叫：「打！」

丘文山側身疾閃，他衝上了台階猛回手，一縷指風反射向剛落實地的老太太右肩井！

老太太全身一哆嗦，拐杖舉不起來了！

但老太太猛回身：「七斗陰風指！」

丘文山聽得一怔：「老太太見識廣呀！」

老太太道：「祇有七斗步，能閃過我的盤龍打，而你又反手出指，唔，便是吾兒也非你的對手了！」

丁三哈哈一笑，道：「老太太，你輸了！」

「我老婆子也領教了！」

丁三大聲吼：「把他們圍緊了！」

老太太大怒：「休傷我莊上的人！」

丁三道：「老太太，我早說過，祇要沒人對咱們不禮貌，咱們拿了銀子就出莊，不會血洗你的莊！」

他忽然再吼：「照計劃，行動

快，完了咱們往北方！」

他叫往北方，實際是往南方，先給七虎山莊人一個大大的錯覺！

八十多人出動了，一半圍住七虎山莊的人，另一半進入房中找金庫！

這些人有經驗，找到了藏寶之地，看吧，他們不用抬不用拉，每人身上備了兩隻不大不小的布袋，一個個盡着裝，裝得袋子鼓脹脹，才嘻嘻哈哈的走出七虎山莊！

丘文山笑啦，如果不是他的兩隻耳朵大，擋在臉的兩邊，肯定他會笑得嘴巴咧到脖子後！

丘文山撤人馬了，但他走到了莊門口忽又走到老太太面前，道：「我是出賣消息的人，老太太，你的那位自以爲倜儻不羣的兒子，率領着七虎山莊的幾位大殺手去找武林第一大美人了，可是，他們很不幸，除了……你兒子以外，其餘的全完了！」

他說完回身就走，身後傳來一片哭聲，西門開幾人是有家眷的，當然會哭起來！

七虎山莊損失大，死了人又失了銀，這是出乎宰父長風意料之外的！

七虎山莊的老太太頓着拐杖在咒罵：「娘的皮，他們這是乘火打劫呀！我的兒子呀，你糊塗呀！」

七虎山莊悲慘了，但丘文山這批人就快樂了！

江湖上祇要有人哈哈笑，看吧，肯定有人會悲哀，會十分的不自在！

江湖上很少看到「衆樂樂」的事情，就好像下賭場一樣，不是輸就是贏，贏的人笑哈哈，輸的人就慘了，祇有一種人笑口常開，那是開賭坊的人！

丘文山也笑哈哈，因爲他祇會叫別人把銀子送上門，而此刻更是直接，直接搬七虎山莊的金庫，所以他一路笑到了河岸邊！

河邊停了三條快船，中間的一條船上冒出個俏麗的女人，這女人的手上抱着個胖嘟嘟，白淨淨，笑口惹人愛的四歲左右的娃兒！

「寶，你爹回來了！」

丘文山就是這娃兒的爹，女人不是別人，三江俠女芸娘是也！

丘文山摟着芸娘，重重的一個吻，道：「發啦，發啦，咱們南京開大店，各地分號開起來，永遠忘了這一段，改頭換面變紳士啦，哈哈哈！」

大漢們把搶來的銀子送上船，堆得像小山一樣，這中間還有十幾袋是珠寶呀！

三條快船上早已備好了各種補給，一路下南京，那還得在船上住上十幾二十天吶！

河岸上在整備，所有的人已上了船，丘文山開口了。

「丁三，焦風流！」

正自高興的丁三與焦風流應聲而至。

丁三道：「老闆，你吩咐！」

「快回去，回去叫大妹子來上船，酒舖子不要了，送給小朱他們倆！」

丁三與焦風流也高興，跳上了岸，丘文山又開口了。

「不可由城中去，要由荒坡走，由地道去喊叫！」

焦風流回應：「放心吧，老闆！」

這二人跑得快，刹時不見了！

三條大船不開走，等着齊大妹子上船了！

人們船上笑哈哈，這一輩子都快活！

＊　＊　＊

果然，丁三與焦風流走到了荒坡野林中，他們找到了那個石板洞口，丁三用脚踢，踢了三次有回應：「誰？」

「丁三，焦風流。」

「嘩啦」一聲石板推開了，推開石板的不是別人，守洞的李七是也！

李七身子一側：「快進來！」

丁三與焦風流雙雙擠進洞中。

丁三直叫：「點火把呀，燈也不燃上！」

焦風流道：「燈放在那兒，我來點上！」

就在這時候，洞中忽然兩聲厲嘷：「哎呀！」

聽起來似野狼聲，叫人吃一驚，不旋踵間，自洞中跳出兩個人，李七與趙五出來了！

這二人的手上是尖刀，刀身上有鮮血，這二人把血擦去，彼此點點頭，立刻間往河邊奔去！

中途聽得李七道：「這兩個王八蛋，甚麼人的女人不勾搭，勾搭上咱們老闆娘！」

趙五道：「這就是不忠不義的人，我最恨這種人，所以得到老闆的吩咐，我幹了！」

這二人奔到河邊，跳上了船，找到丘文山的船艙中，丘文山笑笑：「乾淨嗎？」

李七道：「神不知，鬼不覺！」

趙五接道：「進了洞中就是一刀捅！」

丘文山嘿嘿笑了：「殺了人要去去霉，去，喝酒吧！」

李七與趙五退出中艙來，二人高興的看着三條大船往下游駛，心中祇有三個字：「發財了！」

弄了這麼多金銀珠寶，當然是發財了！

祇不過發財要有發財命，勉强發財惹禍殃！

丘文山這批人就沒有發財命，

天黑有大霧，大船迷失方向了，大霧中傳來梆子聲，梆子聲就是信號呀，那是指導船應循梆子聲往前駛！

丘文山的這三條船就是循聲往前駛，祇因爲他們要盡快的過洞庭湖！

弄了那麼多的銀子，當然先逃出三江地界才安心！

時近午夜，一輪明月穿過了濃霧，照得水面灰濛濛地好像是迷宮！

便在這時候，忽然之間四下裏傳來梆子亂敲，隨即一陣喊殺聲，仔細看，四面八方圍了幾十條大小快船！

這些船上是水寇，丘文山的三條船上當了，被洪湖的水寇引入洪湖中來了！

洪湖水賊唐雲龍唐剛兩兄弟，經常用這種手段，趁霧濃把船引入洪湖中打劫！

丘文山這是百密一疏，他怎麼會知道這一段！

雙方水面幹起來，唐雲龍的人馬二百多，紛紛跳上丘文山的三條船上！

人多難以施展功夫，那丘文山急了，他出手就殺人，被他殺死二十多個水賊，祇不過人太多了，亂了，丘文山氣得哇哇怪叫，雙足運力，就聽卡察連響，快船被他踩了個大窟窿，剎時湖水往船上灌，快船入水一尺高！

丘文山心頭一緊，完了，船沉了，銀子也應了那句俏皮話：泡湯了！

丘文山不甘心，他對芸娘大叫：「抱着兒子快跟我走！」

這時候，六大金剛已死了四個，他們本事大，但水賊上船是一擁而上，人多，便是被他們的鍊子梭扎死三幾個，但還是閃不開亂刀砍！

咚的一聲響，另一條船撞來了，丘文山與芸娘二人抱着他們的兒子跳過去！

二人剛站定，糟了，船上全是水賊，他的人都不見了，迎面有個惡漢，他忽然一刀砍，芸娘猛一閃，就聽「哇」的一聲叫，芸娘懷中的娃兒頭上冒血了……死了！

芸娘發了瘋，抱緊兒子厲聲吼：「文山，痛宰！」

這二人發了火，也發了狂，看吧，他們甚麼也不管了，那丘文山出手就是陰風指，盤腿一路殺進人多處，水賊們竟然不及出刀就死了！

三江俠女芸娘拔刀疾殺，誰遇上誰挨刀！

芸娘還哇哇哭叫：「我爲小寶報仇呀，殺光你們這批可惡的水寇！」

有個獨臂漢子頭上挨一刀，他大叫：「水中幹，快跳下水去！」

這獨臂漢子頭上冒血也下水了！

就在這時候，有人放起一把火，燒起來了！

船上的水賊們紛紛水中跳，跳入水中圍緊了船！

附近的另一條快船上，已有人大聲喊：「阿剛，阿剛！」

這是唐雲龍的呼叫，但却無人回應！

唐雲龍又叫：「阿蛟，阿蛟！」

不料水中仍然無回聲，唐雲龍驚怒交加，他狂吼：「殺光他們！」

那條快船撞過來了！

其實這還眞叫巧，說是狹路相逢也可以，祇因爲前不久，丘文山與齊大妹子夫妻二人雙雙去洞庭君山弄銀子，中途就遇上洪湖水寇唐雲龍的六條大船，那時候雙方看得清楚，唐雲龍發覺丘文山的船上人個個會武功，逼得他祇好扯呼走人！

可是這一回就不同了。

這一回是濃霧黑天，祇有雙方面對面才看得見。

現在，丘文山很希望那船快過來，因爲這條船上火已燒起來，火光中，河面上的水賊等他與芸娘下水了。

船在水面划得快，也滑得快，通聲響中，丘文山與芸娘二人便奔殺過去了！

唐雲龍也不是好惹的，他身邊四個殺手迎殺，另有四人殺女的！

丘文山出手就要命，四個殺手他殺了三個，其中一人也火了，他抛刀抱住了丘文山，大叫：「快，快下刀子殺了他！」

唐雲龍狂叫一聲：「殺！」

他旋刀如旋風般殺過去了，丘文山的身子同那殺手雙雙幾乎一起被腰斬，可是丘文山死前那一指也要命，併指隔空點過去，點在唐雲龍的咽喉正中央，就聽「咚」的一聲響，唐雲龍也倒下了！

那芸娘見來了四個惡漢要抓她，拔身而飛起三丈高下，她越過了四人的頭頂殺向船尾，不料黑暗中迎面飛來一片銀光，好大的網把她罩住了！

芸娘見這光景，回手一刀捅在自己的肚皮裏翻滾抓住丘文山。

於是，洪湖戰役完結了，若問誰是贏家？

沒有人是贏家，套句誰說的那句話：「殺人一萬自損三千！」

唐雲龍父子完了，唐剛也完了！

當然，丘文山這批人也用不到去南京當大老闆開大店面了！

他們就是沒有當老闆的命！

* * *

齊大妹子又躺在床上。

她在急急的呼叫着：「當家的，當家的！」

齊大妹子已叫了幾十聲了，那個洞口就是沒有回應，齊大妹子發了火：「死到那兒去了！」

其實丘文山已死到洪湖水中了！

齊大妹子不知道這一段，她以爲當家的應該回來了，回來爲甚麼沒消息？

齊大妹子正焦急，屋子外面忽然奔來了伙計小朱！

「老闆娘，老闆娘呀，不得了啦呀！」

齊大妹子火了，她在屋中吼叱：「你媽快死了，叫魂呀！」

小朱道：「老闆娘呀，官兵百姓帶殺手，大隊人馬往咱們這兒過來了！」

齊大妹子一聽，立刻跳出來：「小朱，他們幹甚麼？」

「我在南門縣衙聽說了，當家的帶人洗劫七虎山莊，那個宰父長風也來了！」

「我的媽呀！」齊大妹子拔身上了屋，越過了牆，匆匆的逃出雲夢不見了。

齊大妹子這個行動快，她匆匆趕去河岸邊！

河岸邊上空蕩蕩，連個人味也聞不到！

齊大妹子又轉去荒坡石洞中，她一路進了洞口，燃上燈，她嚇一跳，地上死了兩個人，肚子中央被捅一刀！

齊大妹子低頭看，不由吃一驚：「丁三、焦風流！」

齊大妹子也不害怕，一路舉燈進洞中，她找到了小院中進了正廳上！

齊大妹子發覺這兒的人全走了，祇在屋中桌上找了一張紙條，紙條是用一個布包壓着的。

齊大妹子看那紙條，祇見上面寫的是：

「不戴綠頭巾，殺了丁三、焦風流！

夫妻二十載，二百銀子斷情緣。」

齊大妹子火更大了，她咒罵：「斷你媽的情緣，咱們沒完沒了！」

忽的，地動之聲傳來，齊大妹子吃一驚。

齊大妹子是不死心的，她改裝巧扮成一個鄉下老太婆，撿了一根竹枝走進了雲夢城，她到了齊家酒館那條道上，人眞多呀！

齊大妹子頭也不敢抬，頭巾包了大半個頭臉，她偷偷的看，官兵用繩子捆了她的兩個伙計，有個大人還用拳頭打在小朱的頭上咚咚響！

再往內院看，天爺，官兵們舉着鋤頭在房中開挖了，這是徹底的搜人了！

齊大妹子有些悲哀，她提了那二百兩銀子走了！

她能去甚麼地方？

齊大妹子去的地方誰也不知道，她竟然去了太白山下的孫二娘母女野店去了！

齊大妹子不打算與孫二娘母女在一起，那是她暫時的唯一可棲身之地罷了！

* * *

宰父長風幾乎發瘋，在他身邊，三江大義門門主鐵掌寶刀震三江與劉家寨寨主劉一仁均陪在他身邊！

另外還有不少三江地面有名的人物也咒罵，這其中就有那「三刀定江山」高岳高捕頭，正憤怒的指揮多名官府的人在抄齊家酒館！

本來官家是不會發覺有地道的，可是小朱驚叫官兵大隊找上門的時候，齊大妹子自床上跳下地，她忘了再把大床機關恢復原狀，官兵們找到大床前，發覺這床爲甚麼會下沉一尺，才發現床頭的地方貼牆有個風口。

官兵們不是二百五，找來鐵器挖起來。

官兵們就是不放鬆洞口往內挖，挖到了更大的地洞，於是官兵們興奮得叫起來。

那位三江惡虎左宗仁也來了。

這位內府總管有主見，令官兵往深處找，二百官兵帶捕快，一條長蛇陣的走入地洞中，有十多人燃上了火把，照得地洞亮極了。

等到大隊官兵找到了牆邊出口，楞住了，怎麼前面有個小小的封閉了的小院房。

那個地方余大美人住過，這兒也住過三江俠女芸娘。

這兒也是丘文山金屋藏嬌之地，修練那「七斗陰風指」的秘密之所。

官兵們擠在這小院中，立刻又到各屋找，但甚麼也沒有找到。

大伙有些洩氣，因爲宰父長風報了案，說明七虎山莊死了人，全死在丘文山這批人手中，丘文山也洗劫了他的七虎山莊，金銀珠寶價值百萬兩銀子。

百萬兩銀子呀，誰聽了會不動心吶？

於是官家也轟動了，派出大隊人馬找來了。

就在大伙失望中，忽又有人發覺又有個地洞找到了。

於是，重新燃起人們的希望。

人們的希望是在銀子上，至於抓人，那已不重要了。

既然又找到地道，大伙當然找下去。

那座小院本在一片樹林中，樹林連到城牆邊，如今地道更長了，一共走了快一里那麼長，等到發覺洞口死了兩個人，大伙才出了洞，那已是城外的荒坡樹林中，附近有巨塚一座。

官兵們一個一個走出來，那股子失望勁兒，就好像自己丟了一把銀子沒找到似的。

等到官兵們排隊進了北城門，又來到了齊家酒館外，坐在酒舖子的宰父長風十多人也吃一驚，怎麼會由城外又進了城。

宰父長風急問：「人呢？」

高岳搖搖頭，道：「除了兩個死人之外，都逃了。」

宰父長風急了：「不可能，他們搶去那麼多銀子，他們逃不遠的。」

大義門門主貝長庚道：「賢弟，你也別急躁，祇要仍在三江地面，娘的，孫悟空永遠翻不出如來佛掌。」

他這話才剛剛說完，忽有個漢子騎着快馬奔來了。

馬上的漢子就是三義門的兄弟。

這人拍馬來到齊家酒館外，跳下馬就進去了，他找到了貝老爺子。

貝長庚先問：「貨平安的過去了？」

「老爺子，好消息。」

「那是說咱們運往南邊的一船貨過了洪湖？」

那漢子笑笑，道：「老爺子，不但過了洪湖入了江，而且以後的日子也太平了。」

貝長庚與十幾個大人物齊注視着那漢子。

貝長庚急問：「怎麼說？」

「洪湖水賊們完了，唐雲龍兄弟父子全死了，而且死了許多人。」

貝長庚高興得拍巴掌，高岳也哼哈哈，除了心腹大患，十幾個人物都樂歪了。

那漢子又道：「打聽之下，聽說是前夜有三條大船往南駛，中途大霧誤闖入洪湖，被强盜們圍上了，雙方殺得厲害，結果兩敗俱傷。」

宰父長風道：「必是丘文山往南逃，遇上了洪湖的水賊們了。」

貝長庚道：「走，咱們率人找上洪湖。」

捕頭高岳道：「多少大案還沒有破，今天也是機會來了，我調三班衙役一齊前往。」

於是，七虎山莊莊主宰父長風又把尋回寶物的希望寄託在洪湖。

這批人說走便走，紛紛奔往洪湖而去。

其實，去了也是白去，船已燒完了，大批銀子寶物已沉入水底，找呀，洪湖水深三十丈，誰有本事到水底？

洪湖的人有幾千人住在湖岸邊，官兵找去，他們在下網捕魚，誰是水賊呀，亂說呀，準挨罵。

宰父長風這批人失望而歸，那宰父長風心中那股子窩囊，他至少減壽二十年，因爲沒幾天，人們發覺他忽然灰了頭，蒼老許多。

七虎山莊不但禍不單行，而且禍事連連。

宰父長風痛苦無奈的奔回到雞公山以東十五里，遠處火光大起，說他是火光冲天也不爲過。

「那是我的七虎山莊，娘的皮，這是何人下的毒手！」

宰父長風拔身而起，哇哇叫着奔回家。

人快到了莊門前，不由驚怒交加，有七八個大漢在莊前的土場上圍着一個老太太狠幹起來。

近百匹騎馬的大漢，他們騎着大馬往莊的四週追殺七虎山莊的人。

那是一場毀滅性的拚鬥。

老太太披頭散髮，大聲尖叱不休。

有個大漢舉着刀，一手用布吊着一條臂掛在脖子上，他正在指揮着攻殺呐。

宰父長風咬牙切齒說不出一句罵人話，直到他……

直到他奔到這人的身後面，直到他騰空而起，他大吼一聲：「申屠十方，我要你死！」

正在指揮的申屠十方，他忽聽身後一聲吼，不及回頭，就像個突然自馬首落下的樣子，往地上滑落。

他滑落不及宰父長風的直落快，等到他貼地欲起，突覺左上背一陣刺痛，大叫一聲：「啊！」

宰父長風的長劍拔了又刺，鮮血標濺中，申屠十方的金刀疾阻，人已痛苦的挺起來。

申屠十方痛苦中大叫：「攔住他！」

立刻過來七八個騎馬的殺過來了。

申屠十方走了三五步便往地上倒去，顯然他挨的一劍十分重，五個漢子抱起他，送上馬背就往大道上奔馳而去，宰父長風邊殺邊吼：「申屠小兒，你活不久的！」

申屠十方好像眞的活不久了，血自馬背上往下流。

血，一共才祇有三斗六升八合呀，流不了多久就會流盡的。

申屠十方早已陷入昏迷中了。

此刻，又有誰能阻住宰父長風的狂殺了。

來的這批飛馬幫人物，盡是馬賊出身，當年在道上伙的是人多，

狠勁，他們如果一個人，肯定是老實人。

但宰父長風不怕人多，他那滿腔的忿怒，幾乎要把他的人也爆炸了。

七八個在馬上圍殺宰父長風的大漢，初時不知宰父長風的厲害，拍馬揮刀衝上來。

宰父長風一聲吼，人已掠到左邊那人的頭頂上，他半空之中揮刀殺，殺得那人的頭不見了。

一個「惡犬回咬」身法，一劍扎死緊追上來的大漢，祇這麼兩下子，餘下的人猛然醒過來了。

是的，他們的大掌旗武功第一呀，人家一劍就得手，他們這些人算老幾呀！

忽的，又有十多人殺過來，宰父長風狂吼：「今天叫你們死絕！」

宰父長風果然大開殺戒了。

那些在燒莊的飛馬幫漢子們，忽見來了這麼個殺人王，一路殺死他們二十多兄弟，既驚且怒的發一聲喊：「殺！」

宰父長風不爲這股子悍勁嚇退，他更狂吼：「殺！」

雙方相撲在一起，祇見刀光霍霍，劍氣流閃，鮮血便又成片的標上了半空中。

宰父長風這是痛下殺手，絕不留情。

他想到了七虎山莊就快毀在他的手上，大叫着直往大場子上殺過去。

正自拚上老命的宰父老夫人，見兒子浴血殺到，大叫着：「兒子，狠宰啊！」

「殺！」宰父長風回應，便又把近身的三個大漢掃死在地上。

忽的，有了胡哨聲，有人大叫：「扯呼！撤呀！」

飛馬幫的人逃了，逃了五六十人之多。

再看地上，死的人馬中七虎山莊也死了二十多。

宰父長風不甘心，拉了一匹馬騎上，他欲追殺這批飛馬幫的人。

老太太拄杖大吼一聲：「回來！」

宰父長風道：「娘，我要殺光他們。」

老太太道：「趕快把人集中起來，把火熄了救人呀，再多殺幾個有何用呀！」

宰父長風拋去手中長劍，下馬奔到了老娘面前，他跪地叩頭，大叫：「是兒子不孝呀，娘，你殺了兒子吧！」

老太太看得開，她拉起兒子，道：「我的兒呀，七虎山莊並未完呀，祇不過受了小小的損失罷了。」

老太太看着大火燒中樓，冷冷一笑，又道：「早幾年我就想把這中樓拆了的，方向不對，樓的正門面對桃花坡，主子命犯桃花，燒了也罷！」

宰父長風心中一沉，他的心中却仍然抹不去那武林第一大美人余凝霜的影子。

這祇是想呀，也算命犯桃花嗎？

* * *

齊大妹子眞的是個了得的女子。

天下再也找不到像齊大妹子這麼精明透頂的女人了，她若是個男子漢，那還了得呀！

齊大妹子離開了太白山，孫二娘還叫她多加考慮考慮，因爲這是會要命的。

但齊大妹子還是走了。

走回雲夢城，她頭頂狀子跪在縣衙門口大聲叫起冤枉來了。

齊大妹子的出現，衙門有很多人認得她。

有人就奇怪，怎麼這個女人沒有死在洪湖呀！

衙門的捕頭不是高岳，高岳是三江府衙的捕頭，此地是縣衙，捕頭叫林風。

「是你呀，開酒館的齊大妹子，咱們正在抓你們呐，你却跑來叫冤枉。」

齊大妹子道：「請大老爺升堂吧，齊大妹子冤死了。」

「咚咚咚」三聲鼓，縣大老爺升堂了，祇見這齊大妹子低頭手上舉着一張紙，她跪下就大哭。

林捕頭一邊吼叫：「哭甚麼，有冤快說呀！」

縣太爺低頭看，也叱道：「你這女人，要哭回家哭，這兒是講理地方。」

林捕頭忙回應：「老爺，這女子就是大盜丘文山的婆娘，北街開酒館的齊大妹子。」

縣大爺聽得猛一震：「快用繩子拴起來！」

兩邊衙役要動手，齊大妹子才開口：「縣太爺，我被我男人騙了，騙得我好慘呀！」

縣太爺道：「你有証據？」

「有！」

齊大妹子把那張紙呈上堂，縣太爺不看，他叫身邊的師爺看。

師爺唸道：「不戴綠頭巾，殺了丁三、焦風流，夫妻二十載，二百兩銀子斷情緣。」

縣太爺一聽，「這是甚麼狀子？」

齊大妹子道：「大老爺呀，我天天辛苦開酒舖，我丈夫暗中養女人，他裝做是個瘸子，衙房鄰居都清楚，怎知他暗中結了一批殺手，先把我支使走，他去當强盜，回來以後才發覺他寫的這條子，大老爺，請作主，民婦未犯七出之罪，

為甚麼被拋棄，請為民婦作主。」

大堂上，大伙一聽怔住了，齊大妹子也美，中年女人更風韻，怎麼會被男人拋棄呀。

縣太爺與師爺二人一陣嘀咕之後，縣太爺開口了。

「齊婦，妳能找到保人嗎？」

齊大妹子哭道：「我沒犯王法，找的甚麼保，叫我丈夫別休我呀，大老爺！」

縣太爺道：「妳丈夫丘文山死在洪湖了，妳是個標準的寡婦了。」

「哈……」齊大妹子笑了：「眞是天網恢恢呀，我平常以為他殘廢了，應該安份守己做良民了，偏不聽，死了吧，死了死了死得好。」

她忽然又道：「大老爺，你還要不要民婦去找保呀，我在北街開酒館，不會走遠的。」

縣太爺又與那位師爺耳語起來。

於是，驚堂木一拍，大老爺又開口了。

這位老爺是書生，說的話很平淡。

「齊婦，你回去吧，但要隨傳隨到。」

齊大妹子一聽，哇的一聲又哭了。

「我的文山呀，你死了就算了，留下我可憐唷！」

齊大妹子哭到了衙門口，忽又奔回公堂上。

林捕頭叱道：「回來幹甚麼？」

齊大妹子道：「我的兩名伙計呀，他們同我一樣，根本不知道我丈夫會搶劫殺人呀！」

大堂上，大老爺已開口，道：「放了，放了，統統放了，少在牢中糟蹋糧食。」

林捕頭忙應是，他帶着齊大妹子走到了牢房，很快的放出小朱兩個伙計。

這兩個伙計很慘，牢中挨了皮鞭子，還哎呀叫。

小朱二人見是齊大妹子來了，幾乎二人嚇一跳。

齊大妹子對二人道：「快回去，咱們受了騙，日子還是要過的，休息三天再開張。」

小朱與另一伙計奔回北街去了。

齊家酒館就開在北大街。

齊大妹子這就要走了，林捕頭一把拉住她。

「你這女人好大的膽子呀！」

齊大妹子道：「我是來喊寃的呀，大人。」

林捕頭道：「娘的，大老爺糊塗蛋，我却清楚，你們夫妻狼狽為奸多年了。」

「寃枉呀，大人！」

林捕頭道：「七虎山莊才眞寃枉，我問妳，妳睡的大床為甚麼有機關？機關通到地下面，妳難道也不知道？娘的，一頓皮鞭妳招不招？」

齊大妹子道：「我已是寡婦了，大人，你以後喝酒去我那兒，我不要你的錢。」

她還對林捕頭拋媚眼，林捕頭幾乎噎氣。

「中州一劍」獨孤無名帶着他的一家人奔向洞庭君山，祇因為他心中明白，他與冷風香姐妹之間的轇轕非徹底解決不可，更因為冷風香與冷月嬌兩人見不得他這一家人快快樂樂過日子，便是奔回劍廬不出江湖，有一天風月宮的人也會找上門。

既然如此，那就雙方殺出個結果吧！

獨孤無名如今人已清醒，一場大雷閃剝了一層毒皮，他全身毒既除，人已完全好過來了！

令他驚喜的乃是他的妻兒都守在他身邊，想着當初失去妻兒的那段歲月，彷彿昨日的事情！

獨孤無名除了一家四口之外，東方美也來了，老婆子就是不服輸，想當年，她眞的沒有那何雙雙美嗎？

也是為了爭口氣，更是為了替她熱愛的男人司馬龍出口氣，東方美非走一趟君山不可！

獨孤無名經過太白山下的時候，祇與齊大妹子差兩天，齊大妹子早兩天回雲夢去了。

孫二娘見了獨孤兄弟，母女二人最高興，又聽他們的老子獨孤無名也來到，孫二娘叫她的女兒快把二門後拴的一頭羊當場砍殺滷起來。

余凝霜就很過意不去！

孫二娘知道東方美愛喝酒，她用大壺裝，祇可惜東方美祇用鼻子聞了一陣子，她還是忍住不喝了。

「老姐呀，你怎麼不喝了，這是上好的二鍋頭呀！」

東方美道：「我不想身上養酒蟲，那東西躲在汗毛孔，又癢又麻眞難受！」

孫二娘一聽，驚道：「眞的有酒蟲呀！」

「老婆子身上成千上萬條，一像伙全部清除掉了！」

孫二娘哈哈笑：「你老姐解脫了，恭喜呀！」

別管怎麼的，這一頓受到孫二娘母女二人的熱情招待，倒是令余大美人十分的感激！

孫水秀看着獨孤兄弟二人，心中有些酸酸的幾乎要哭了，想着這兩個少年人，小時候眞吃了不少苦頭，頭上那一顆顆肉包就叫人看得不忍！

這兄弟二人好像天生的不怕

苦，他們全忍耐過來了，他兄弟的表現，就是令孫水秀想哭的主要原因！

上蒼似乎總是給予吃苦的人太多的折磨，今天獨孤一家人就快走完他們痛苦的歷程了，怎不令人感動！

就在第二天剛近午，獨孤無名一行五人，突然出現在雲夢的齊家酒館門外！

這時候齊家酒館又開張了，也依然的齊大妹子站在二門看向外，怪了，客人反而更多了！

丘文山死在洪湖，丘文山拋棄了齊大妹子，這是雲夢一件轟動地方的大事。

現在，獨孤無名五人的出現，看得齊大妹子一聲喊叫：「我的天呀，你們都來了呀！」

獨孤無名一笑，這一次他不再把他的長劍挾在腋下了，他很端正的拿在左手！

那是一把眞正的寶劍，黑龍廟老和尚相贈的！

屋子裏人多，齊大妹子招待這五名貴客到她的後屋中，那兒已無秘密可言，齊大妹子也不再為人打聽消息了，她安心祇賣酒！

一張桌子圍着坐，齊大妹子熱情的招待着！

余大美人道：「老闆娘，你的丈夫丘老闆他……」

「他死了！」

大伙吃一驚，余大美人道：「怎麼好端端的會死了？」

「死得好，嘿……」

大伙又一怔，齊大妹子反常了！

余大美人道：「丘老闆是好人吶！」

齊大妹子道：「他好人裏面挑出來的！」

「怎麼說？」

齊大妹子有些想哭，道：「沒良心的傢伙呀，他害苦了我呀！」

余大美人道：「老闆娘，你把事情說一說，我們大家聽了為你解釋！」

「不用解釋了，多年的當，我算至今明白了！」於是，齊大妹子把丘文山的行動全部抖了出來，聽得余大美人也搖頭！

獨孤無名冷沉的道：「丘文山以為修練了絕世武功『七斗陰風指』以後，他就是江湖第一了，其實他太膚淺了，因為任何一個武功高強的人，其修為不在功而是德，所謂的才德兼備，才也就是武功，丘文山缺少德性的輔佐，再高的武功，祇有令其早死！」

東方美點頭道：「不錯，武林中這種事屢見不鮮，眞正英名常存者有幾個？」

齊大妹子反問，道：「各位，我為獨孤大俠一家團圓賀，祇不過今日見各位匆匆而過，意欲何往？」

獨孤二郎道：「找上君山風月宮，討個公道！」

齊大妹子一怔，道：「你們去風月宮呀！」

獨孤無名道：「了却這一段恩怨，非去不可！」

齊大妹子道：「獨孤大俠呀，你們把風月宮當成祇有那麼幾個女人呀，錯了！」

獨孤二郎道：「千軍萬馬咱們也不怕！」

齊大妹子嘆道：「我與丘文山一同去過君山風月宮，就我齊大妹子的觀察，單祇風月宮的那一大片花牆，就埋伏不少殺手，憑幾個人吶，太危險了！」

她頓了一下，又道：「君山風月宮外圍也有人馬，近岸大船小船幾十條，祇一集中就是一股子不可忽視的力量，你們五人一旦到了她們的地面上，處處危機伺伏，祇一個不小心就遺憾了！」

獨孤無名在咬牙，余大美人也發呆，齊大妹子又開口了：「至少要帶有上百人馬，才能攻上風月宮！」

東方美道：「到那去找上百人，咱們就是專找冷氏姐妹殺！」

忽的，獨孤二郎道：「我去找人馬，三天之內我們在江邊見！」

獨孤無名道：「二郎，你去甚麼地方找人馬？」

獨孤二郎道：「爹，我曾當過山大王，猴兒坡我為王，他們兄弟講義氣，我祇一吼，他們就會跟我殺上那君山的風月宮！」

獨孤無名道：「小小年紀，落草為寇呀！」

獨孤二郎道：「本已辭職不幹了，可是咱們目前需要人馬，爹，三天之後江邊見，你們江邊去僱船！」

齊大妹子拍巴掌：「我僱船，我也打算跟你們一齊上君山！」

要知這齊大妹子有功夫，如果沒功夫，她也不敢大着膽子進縣衙！

縣衙如果眞要辦她，甚至拿繩子拴人，她有信心衝出衙門，姓林的捕頭那點功夫呀，不入流！

一聽齊大妹子也要去，余大美人一邊拉住齊大妹子，道：「我一直以為你很照顧我們，尤其是他兄弟六七歲來到你這裏！」

齊大妹子熱呼呼的笑了。

獨孤二郎早已走得不見了！

* * *

獨孤二郎又回去猴兒坡了，就在他剛繞過水簾洞才半里遠，祇見迎面來了兩個漢子，祇一看就知道是杜一虎與馬老八二人！

這二人身前身後肩上懷裏盡是大小猴子十幾隻，好像他二人成了猴兒一家人了！

杜一虎與馬老八二人見是當家的又回來，這二人大笑着迎上來了。

杜一虎道：「我的猴子沒了，沒關係，再來此地弄一頭，可是咱們聽當家的走江湖，平日還是回來山上走走，當家的，你怎麼又回來了？」

馬老八也接道：「當家的如果再回山上來，我二人就不下山了！」

獨孤二郎道：「你二人走吧，我這次來找霍頭目，希望大伙幫我個忙！」

馬老八道：「頭兒呀，你這是說的甚麼話，你祇要一聲吩咐，水裏火裏，兄弟們爭先恐後的幹！」

杜一虎道：「頭兒，我們不走了，一起先去猴兒坡！」

獨孤二郎道：「你們敢不敢去風月宮？」

馬老八道：「洞庭風月宮呀！」

「不錯！」

「敢呀，頭兒去了咱們就去。」

獨孤二郎道：「好，你二人跟着我！」

杜一虎道：「十幾隻猴子怎麼辦？」

獨孤二郎道：「我問你二位，猴子怕女人呢，還是女人怕猴子？」

馬老八一笑，道：「常言道得好，猴子騷，騷猴子，猴子見了姑娘會亂抓亂摸的！」

「哈……」獨孤二郎大笑：「那好，帶着這批猴子吧，風月宮叫牠們去騷一騷！」

獨孤二郎想着風月宮的女人們，如果有了這批猴子去侍候，有得熱鬧的了！

三人匆匆走，走到了猴兒坡前斷崖下，暗處有人大叫：「甚麼人？」

馬老八火大了：「娘的皮，瞎子不是？咱們當家的回來了，還吼個鳥！」

「當家的呀！」

叫着，祇見林中石洞，一古腦跳出七八個提刀漢子來，這是佈的暗樁，也是猴兒坡第一道防線！

有個大漢幾乎落下了淚：「當家的，山上兄弟們可想你呀，想得要命！」

另一人接道：「總算把當家的想回來了！」

獨孤二郎道：「各位，別叫我當家的了，改改稱呼吧！」

馬老八道：「當家的，改甚麼稱呼呀！」

獨孤二郎道：「你們叫我二郎，或是小子都可以，我叫你們叔叔伯伯呀！」

馬老八幾人一呆，杜一虎道：「當家的，我是一般人，在咱們這兒，誰有本事誰當頭，羣龍無首難升空，你頭兒年紀小，本事大得不得了，當然是咱們頭兒了！」

這些人擁着獨孤二郎到了二道防線，那是一片荒山林，有人大聲叫：「甚麼人亂闖！」

忽見毛六帶着四個大漢奔過來了。

毛六乃桐柏六匹狠之一，他見是獨孤二郎又回來，喜得跳起來了。

「當家的，咱們天天在盼你呀，你可回來了！」

獨孤二郎道：「霍頭目幾人可好吧！」

「好，祇是一旦想到頭兒不在，大伙就難過了！」

獨孤二郎就快走入寨裏了，忽聽寨中梆子響，有人衝着寨中叫：「兄弟們，當家的回來了呀！」

這一聲大叫眞靈，所有的人都奔出來了！

大伙擁到寨門下，祇見毛六笑哈哈的對大伙道：「歡呼呀，你們這批王八蛋，就會笑！」

「當家的萬歲！」

大伙一齊開口叫，獨孤二郎嚇一跳，怎麼三呼萬歲了，那可是要造反的人呼叫的。

霍長山幾人奔上前，大聲仰天哈哈笑。

獨孤二郎跳到一塊大石頭上，他看看在場的人，先是笑笑，然後忽然跳下石頭，道：「算了，我不找你們幫忙了，我何忍……」

他要走了，大伙一齊堵住他的去路！

霍長山道：「頭兒，看你愁眉不展，咱們兄弟更難過，你遇上甚麼難以化解的問題，你說說，我聽聽！」

獨孤二郎道：「算了，叫我走吧！」

有人大叫：「頭兒把話個清楚，也叫咱們聽一聽！」

獨孤二郎道：「原是想叫大伙發個財，然後各自有了本錢，外地做生意，求個善終，可是……唉，不對勁！」

李度山道：「說呀，急死人了！」

獨孤二郎道：「好，我便說個清楚，聽了以後我不强求，願意去的跟我走，不願意去的不强求！」

他頓了一下看看場中九十九個兄弟們，至今山上仍然是九十九個人！

「各位，我的家被人坑散十多年，如今一家也團圓，祇不過咱們不想去報仇，可是那仇人一定不會放過我一家，所以今天決定去找仇

家拚一拚！」

霍長山道：「仇家是甚麼人呀！」

「君山風月宮！」

霍長山吃一驚：「風月宮呀！」

徐大壯道：「那兒的女人個個殺人不眨眼！」

獨孤二郎道：「我們的力量也不差，我爹乃中州一劍客，我娘的功夫也不錯，東方前輩有神功，我哥的功力比我棒，祇不過差幾個搖旗吶喊助威的，所以我想到各位了！」

他在大伙議論紛紛中，又道：「風月宮有的是銀子，她們的銀子比她們的花還要多，如果各位想發財，銀子是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的！」

獨孤二郎話說完，他跳下了石頭，衝着大伙一抱拳，大聲道：「再見了，各位叔叔伯伯們！」

他大步往寨門走去，就有人大聲吼：「去，不去是他娘的王八蛋！」

七八個人走向寨門，獨孤二郎回頭笑。

他這麼天眞的一笑，又聽有人大叫：「我也去，娘的，馬光吃野草沒有肥，這一回去啃仙草！」

立刻，又有四五十人跟上來了。

霍長山一聲狂吼：「站住！」

他這麼一叫，獨孤二郎也站住了！

霍長山大叫：「都去，誰也不會當孬種，去！」

「對，都去！」王天笑也吼起來了！

霍長山道：「去是去定了，可是咱們也得合計合計，要帶上裝備，如何前往吧！」

獨孤二郎又回過身來，道：「各位，需要動刀拚命呀，大伙多想想！」

尹七道：「當家的，自從跑上山，命就交給天，怕死不拿刀，拿刀不怕死，不就是一顆腦袋肩上晃呀！」

霍長山大叫：「兄弟們，咱們把吃的先帶上，刀子磨磨光，然後把銀子也帶身上，跟着當家的下山崗！」

「嘩啦」一聲散開了，猴兒坡的人們動員起來了！

霍長山向獨孤二郎道：「當家的，老爺子老太太他們會在何處呀？」

「江岸邊等着我回去！」

「這表示要坐船下洞庭了！」

「不錯，齊家酒鋪的女老闆也一起去，大船等在岸邊上！」他看看六人在看他，又道：「你們叫我感動了！」

獨孤二郎眼眶中滾動淚水未流出來，霍長山呵呵笑，道：「當家的，咱們弟兄有九十九，這些天聽你當家的，大伙不賭了，天天在操練，放心，一旦動上傢伙，非殺他個落花流水不可！」

獨孤二郎點頭道：「其實，我只希望大伙一邊吶喊就夠了，眞正動手由我們兄弟二人，便是我爹娘，我也不打算叫他們出招！」

霍長山道：「當家的，你不但講義氣，也是個大大的孝子呀！」

徐大壯道：「所以頭兒才了不起！」

猴兒坡上人馬出動了，這中間有個特殊現象，那杜一虎與馬老八二人各自用籮筐挑了個擔子，籮筐中不是甚麼好東西，一共十五隻猴子在裡面！

這二人會耍猴子，玩猴戲，那也等於他二人會馭猴！

獨孤二郎帶着這批人馬，先分散，後上路，可不能大隊人馬一齊走。

如果大隊人馬一齊開步走，人們以爲他們造反了。

人馬不但要分散，而且還需夜間行，一共走了一天半，第二天二更天，這批人才趕到了江岸邊。

獨孤二郎當先遇上齊大妹子。

「大嬸呀，我帶來一百零五人，這船……」

齊大妹子道：「船呀，我很快把船再叫兩條靠過來，二郎呀，你叫他們岸邊等！」

原來附近只靠了一條船，三桅大船上已是獨孤無名幾人住在船上了。

獨孤二郎不上船，他在岸邊等人馬，這一等等到了快三更天，人馬到齊了。

齊大妹子叫這一百零五人分別上了大船上，他也交代船家，三條大船開君山。

三條船中，其中一條曾去過君山，那一回齊大妹子吃了苦頭，還是獨孤二郎救了她。

人馬上了船，獨孤二郎才去船上見他的爹娘。

獨孤無名見兒子回來，他拍拍二郎，道：「我要把風月宮兩個女煞星的武功向你兄弟二人做個說明！」

獨孤兄弟併坐在爹娘對面，東方美對獨孤無名道：「獨孤大俠，你以爲老婆子的功夫如何？」

一怔，獨孤無名道：「前輩武功已至頂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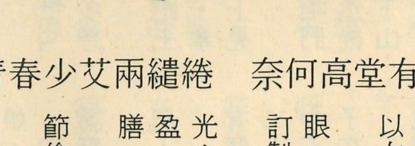
「哈！」東方美道：「不是在捧我老婆子吧？」

獨孤無名道：「獨孤無名從不虛言！」

（未完・廿九）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夢中劍



青春少艾兩繾綣　奈何高堂有意見

這是一家木器店。

門面不大，招牌陳舊而剝落，黑底金字——太平壽材店。

由門外望進去，四周羅列着一些棺材。大頭瞧上，底部瞧下。不論質料好壞，價格高低，都油漆得甄光瓦亮。

尤其是晚上，看來森森奪目。這可能是世上最不受歡迎的東西了吧？

賣棺材的利潤相當不錯，競爭的却不多。

要生意好，就必須多死人，所以有很多人討厭開棺材店的人。

好像被棺材店的老闆多看你一眼，就像是在利用目測在爲你量身訂製棺材似的。

此刻，夕陽西下，最後一抹陽光自屋頂上消失。蕭乾和女兒盈盈，在棺材店大門內小桌上用晚膳。

一盆老米飯，兩菜一湯，相當節儉。

三天不發市，發市吃三年。一口棺木大約有對成以上的利潤。

這工夫一個磨刀匠挑着擔子，搖着他那一串鐵片，「唏裏嘩啦」地自門前走過，還向棺材鋪內瞄了一眼。

盈盈是個小家碧玉，這是自衣著上看的。

她的容貌和身材以及風韻，都不亞於大家閨秀，一套布衣掩不住她那窈窕動人的身段，她很動人。

「聽說妳和前街上于寡婦的獨子于靖挺不錯的？」

「爹，是誰說的？」盈盈有點忸怩。

蕭乾道：「知道的人不算少，你們交往了多久？」

這似乎很難回答，道：「認識而已！」

蕭乾根本沒看女兒一眼，道：「聽說那小子的身體不好，練武之人身子骨不結實，會有甚麼出息？」

關於這一點，盈盈必須辯正。

她以爲于靖的身體好得很，道：「誰說他的身體不好？他熱情忠厚，有正義感，身體很好，太好了！」

她幾乎想具體說明于靖的身體好到甚麼程度。

尤其是他們相聚時，他所表現的是生龍活虎。

「有些毛病，自外表上看不出來。」

「爹，你別多餘操心！」

「爹是爲妳好，就憑妳，一些武林名宿的門下……」

「爹，武林名宿門下也有不肖之徒是不是？」

「爹祇有妳這一個女兒！」

「女兒還不是祇有你這一個爹？」

「這……這是甚麼話！太不像話了！」

「女兒交遊很愼重，爹放心好了！」

「祇要妳以爲幸福就好，就怕妳將來後悔！」

後悔？盈盈根本不想反駁。她站起來收拾碗盤。

這工夫門外一搖三擺走進一人，此人看來頗爲斯文，細皮白肉，衣著入時，祇是有點悲感之色，人品不錯。

「先生，你要棺材？」蕭乾甜着臉迎上。

文士不悅地道：「不是我要棺材，是我要買棺材！」

「是……是的，先生要上貨還是便宜些的？」

「上貨！」

「尺碼大小……」

文士道：「身高六尺，一定要裝得下去才成。」

「這是當然。」蕭乾道：「和先生你的身材差不多？」

「嗯！」文士道：「能打個折扣嗎？」

蕭乾陪笑道：「小號一向是薄利多銷，不以折扣爲號召，但是，若買兩口以上……」

文士一指，道：「就是這一口。」

蕭乾微微一怔，怎麼這麼巧？心頭也涼涼地。

昨夜這口棺木響了兩聲，深夜之中，「卡察」聲入耳驚心，令人汗毛直豎，蕭乾不怕，盈盈却以被蒙頭發抖。

開棺材鋪子的，多多少少都會遇上一些怪事。

那些怪事說給別人聽大多不信。或者斥爲無稽之談。

前年，蕭乾深夜入厠，看到一個人站在一口棺木之前，還用手去撫摸那口棺木。第二天那口棺木就賣了出去。

還有一次，大約是去年夏天。

盈盈半夜下床去喝水，看到一對男女手牽手繞棺舞蹈，而且伸出長舌，能觸及眉毛及雙耳。

盈盈當時尖叫昏倒，蕭乾聽了她的陳述，說她是作夢。

事實上蕭乾也相信。

今年春天，某夜，他在夢中被怪異耳語聲驚醒。祇聽到耳邊道：「就是那口紅松木的，便宜點……便宜點……」

天未亮就有人來叫門，買走了那口紅松木的棺材。

「這一口？」蕭乾道：「好極了！上料南杉，棺首縷花，漆了三遍，先生，你眞有眼光，不二價，四百五十兩！」

盈盈聳聳肩，這口棺材進價底價是一百八十兩。

一下子就賺了近三百兩。

他們沒有工廠，也不會木工，祇是批來零賣而已。當然，他們甚至根本不是生意人，更不是對棺材內行的人。

似乎賣棺材很能隱蔽他們的身份？

蕭乾吸食「福壽膏」(即鴉片)，這東西在明朝的宮廷中就盛行了，那時民間還沒有資格吸食呢。

正因爲皇上及后妃吸食，就起了個好聽的名字——「福壽膏」。事實上它既不福也不壽，吸的人一定會早死。

所以蕭乾的身子像蝦皮，說話時嗓中老是有痰。

文士付了銀票，蕭乾道：「不知是哪一位作古了？」

文士道：「『無影神刀』高旭老爺子！」

盈盈端着碗盤往後走，聞言悚然止步回頭。

她很驚奇，三天前她爹才對她說過，「無影神刀」高旭是個大壞蛋，死有餘辜，今天就發生了這麼回事。

蕭乾搓着手道：「這……這眞是好人不長命……」

盈盈心想，爹眞虛僞，眞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

收了銀票，蕭乾彎着腰道：「抱歉！忘了請教大名！」

「在下湯皇！」

蕭乾故作驚奇狀，扯着痰嗓子道：「先生不就是鼎鼎大名的『量天尺』湯大俠嗎？我眞是有眼不識泰山哪！」

「過獎，正是區區！」

「這太失敬了！珠玉在前，却懵然不知，大俠莫怪。」

「不客氣。」

蕭乾陪笑道：「小號祇我父女二人，祇怕不能送上。」

「掌櫃的可眞會打算盤，無怪你選擇了棺材舖這一行！」

蕭乾道：「先生自己回去弄好些，免得不小心碰掉油漆。」

「掌櫃的眞有生意頭腦，那會不發財，下輩子一定也是開棺材舖的。」

蕭乾道：「先生眞會開玩笑，其實賣棺材和賣房地產的差不多，都是爲了將本求利，並不因爲希望你發財要你買房地置產，就是有善心，要你買棺材就是有惡意。」

「至少你希望棺材的生意好就希望多死人對不？」

「裝死人要棺材，埋死人是不是也要土地？」

湯皇聳聳肩，道：「也有點道理，好，在下立刻派人來抬回去。」又一搖三擺地晃出了棺材舖子。

盈盈道：「爹，原來他就是有名的『量天尺』湯皇，他和高旭是甚麼關係？」

蕭乾道：「武林中有四大梟雄，剛成氣候，背後人家却叫他們爲『中原四獠』，他們的品行就可想而知。」

盈盈道：「莫非死去的『無影神刀』高旭是其中之一？」

「對！他是老大。」

「湯皇也是？」

「對，湯皇是老二，老大是高旭，老三是『冷面壽星』商辰，『血手佛』元空是老四，合起他們綽號中的一個字，正好是『無量壽佛』。」

「是啊！這四字對他們不是諷嘲？」

「正是。」

「這麼拼湊起來，也眞有意思！」

「這四人要是在一起，簡直無人敢惹，所以武林盟主被譏爲『阿斗』了！但放單就未必成了……」

＊ ＊ ＊

一更左右，棺材舖已上了門板。

夜風搖着「太平大壽店」的招牌，「格吱」作響。

蕭乾在前面算賬。

盈盈爲父親舖床，在他枕下發現一個十分陳舊的小冊子。上面雜七雜八地記載一些往事，都是片斷的。

有一段這樣寫着：武林浪子蕭某與雪娘子成婚前夕，她發現他有惡癖而出走，從此不知下落。哈……

盈盈不知雪娘子是誰，却隱隱猜到蕭某就是老爹。

所謂惡癖，大概是吸鴉片吧？

原來老爹還有這麼一段歷史。

開棺材舖子，不過是掩護身份，或者是自暴自棄？

放回簿子，就到後院去練功。

直到老爹算完了賬，到後院探頭看了一下便去睡了，盈盈才自後牆外躍出，和于靖幽會去了。

鎮北郊有一株巨大的槐樹，他們每次幽會都在這樹上。

樹叉間有個不小的平坦空間，可以作任何事。

他們以爲這樣很有野趣。

郊外很靜，祇有輕微的山風聲，伴着他們的心跳。

他們擁在一起。

他們的唇貼在一起，身子也摟在一起。

他的手密密地捂在她的雙峯上，他們喜歡這樣諦聽對方的急劇心跳聲，度過一段屬於他們的時光。

他喜歡嗅嗅她身上的肉香，還有一些女人身上的味道。

她喜歡他那種粗獷，甚至那種可怕的勃發。

祇要碰他一下，她全身都會痙攣。

「小于，你有甚麼病？」

「我有甚麼病？」

「你騙鬼！」

「不要說話！」

「剛剛武林名醫胡不愈在你家門外說過：這病並不難治，但要多加注意，尤其是深夜……」

于靖道：「胡不愈和亡父及家母都有交情，是不是我娘有病？」

「你近來有沒有吃藥？」

「有，我娘說，我的身子虛，我吃的是補藥！」

「你娘有沒有吃藥？」

「我沒有看到。」

「這就怪了！」

「甚麼怪了？」

「妳娘有病不吃藥，你沒有病却吃藥。」

「這……」

「難道吃到你肚中的藥能治你娘的病？」

「妳胡說甚麼？我信我娘的話！」

「有些病也許表面上看不出來……」這是她老爹說的。

她以爲也許錯怪了她老爹。

祇不過于靖就是有病她也不在乎。

「阿靖，你娘反不反對我們來往？」

「我娘還不知道，妳爹反不反對？」

「我爹也許有點反對，阿靖，一切都可以克服，祇有你的心我沒有把握。」

「放心吧！爲了妳，我一直有一種罪惡感。」

「甚麼罪惡感？」

「我一直把妳和我娘視同一樣的重要！」

她貼得更緊了。她幽幽地道：「必要時可以告訴你娘，我已經有了！」

「這辦法也許有用，但乖孩子的形象就破壞了。」

「阿靖，高旭被殺的事你知不知道？」

「高旭？」

「是啊！你不知道？」

「知道……」于靖似在盡力思索。但仍是茫然的，對高旭的死，有點印象，但那印象又很模糊。

他有時也想不通，爲甚麼有些事他記不清。

「妳怎麼知道高旭死了？」

「因爲『量天尺』湯皇今天到店裏來買棺材。」

「幾口？」

「就死了一個人，當然祇有一口了！」

「噢！祇有一口！」于靖的表情很怪異。

祇不過盈盈却想不通他爲何如此懵懵懂懂地。

如果知道，她一定會大吃一驚，或爲他耽心。

＊ ＊ ＊

夜已深。

天上雲層厚而低。

高旭的靈堂佈置得很莊嚴。

幾個女眷在哭泣。也許由於不是明媒正娶，哭聲有虛應故事的感覺。有的是自較遠地區搶來的。

這工夫，湯皇負手走了進來。

他燃了一炷香拜罷，向高旭的四個女人瞄了一眼。

其中一個白衣內露出了大紅褻衣。

這個女人才十九歲，而高旭已經四十七八了吧？

湯皇暗暗吁了口氣，他很不喜歡看到棺材，尤其是裏面裝了大哥高旭屍體的棺材。

誰能殺死他的大哥，武林中當然有這種高手。

祇不過他却想不出這個人來。

絕的是，人死了，那話兒也被人切去，這兇手眞絕。

殺人者切下那東西幹甚麼？這事是高旭的女人爲他淨身穿孝衣時發現的，湯皇每想到此事，就很不舒服。

他走出靈堂，想到後花園中透透氣。

他以爲，由大哥與人打鬥的現場看來，雙方的技藝有一段差距。這是很可怕的事，誰有這等身手？誰敢得罪他們「無量壽佛」？

武林盟主到任之初，曾發下重誓，三年內他要整好武林。

也就是三年內武林會有一番新氣象。

現在已經兩年多了，武林新氣象還沒有影子。

是武林盟主實踐諾言先拿他們開刀？

湯皇笑了，這是不可能的。

爲甚麼不可能？有心人才知道原因。

根據高旭身上的爪痕，可以推想是由前胸透過來的。

爪痕在背後，却是擊中前胸留下來的。

這不是太玄了？但在「雪飄爪」來說，却一點也不玄。

高旭雖也有名，却和這等傳奇人物扯不上恩怨。

「雪飄爪」是長白山雪娘子的絕學。

才不過十月初，深夜就這麼料峭，湯皇忽然打了個冷顫。

不知爲甚麼，他後悔不該來此的。

所以他決定，大哥的後事一畢，立刻走人。

此念剛在腦中閃過，眼前似有似無的人影一閃而至。

五步外站定一人。

瞬間的懼怕立刻消失，因爲至少這人不是雪娘子。

雪娘子至少該是個女人吧？而此人……

雲層厚而低，能見度很差，却仍可看清來人。

他幾乎有點不信，可能嗎？怎麼可能？

湯皇道：「你是甚麼人？高旭是你殺的？」

對方似乎不像是故作不答的樣子。

是不是個聾子？

湯皇道：「一個聾啞之人，也能殺死高旭？」

來人木然站着，表情上沒有任何反應。

此刻沒有風，四周的景物像完全靜止了。

祇有湯皇的心在劇烈跳動着。

他來不及再問，因對方的身子已平旋而起。

這年紀的人能有此輕功，湯皇這才知道高大哥果然是死在此人手中，看來死得並不冤枉委屈。

一般人平旋，大多是以腿攻擊的先兆。

此人不然，平旋祇是在找有利的方位和角度。

瞬間，湯皇已相信，他面對的幾乎就是死神。

拔出量天尺的同時，他已被攻擊了七腿。

飛旋的影子時隱時現，時有時無。

無的時候，就是他存亡絕續的一剎那，因爲那必是在他身後。

這大概就是高旭出事現場上雖有打鬥跡象而不太明顯的原因了吧，湯皇用了最好的招式，十成十的內力。

一切都是徒然的。

虛幻的一爪已到了他的胸前。

快得就像爆竹炸裂的剎那一樣。

相距太近了，他仍然看不清這人的表情。

一種沒有表情的表情，像睡著或昏迷的人一樣。

在這電光之一閃，石火之一敲之後，就是永恆的空白了。

湯皇噙着自嘲的笑意捱了一爪。

前身中爪却無傷痕，背後浮顯出一個爪印。

他臨去前是應該笑的，至少他知道，用這傳奇中的絕學來殺他們，眞正是大材小用，殺鷄用了牛刀。

＊ ＊ ＊

「爹，有人來買棺材！」盈盈撩起蕭乾的臥室門簾。

屋中有淡淡的白烟。

白烟有一股怪味，盈盈聞慣了，並不太難聞。

吸鴉片的人却以爲這是一股子香味。

「我對妳說過，不要這麼說，要稱棺材爲壽貨、壽材或者大壽。」蕭乾道：「妳老是記不住！」

他放下烟槍下了床，精神十足。他每月要一百多兩銀子的「福壽膏」錢，過足了癮渾身都是勁。

有個老人在打量棺材。

「老先生，你要哪一口？」

「嘿嘿，老漢還用不着，你掌櫃的可眞會說話。」

「在下是說老先生你中意哪一口？」

「就是這一口，多少銀子？」

「四百八十兩，不二價！」

老人道：「貨到付銀，老地方！」

「老地方？那個老地方？」蕭乾漫不經心地問，盈盈是不是以爲老爹能猜到「老地方」是甚麼地方？

「五里外磨石鎭高老爺子府上……」說完就走了。

盈盈呆了一下，道：「高家又死了一個？」

「嗯，八成……」

「是怎麼回事？」

「人總是要死的，誰也不敢說哪一家的人該死？哪一家的人不該死對不對？過兩天又要進貨了吧？」

盈盈道：「近來似乎是棺材買賣的旺季。」

賣棺材和賣草藥的差不多，利潤可觀。

據說購入一斤的藥材（未整理磨研的藥材）的價格，往往是賣出一兩的價格，眞叫人咋舌。

盈盈對老爹甚是好奇。

她以前雖知父親是武林中人，却不以爲是高手。

現在他以爲非但是高手，還可能是一流高手。

她以爲老爹很深沉，也有不少的秘密。

她希望挖掘老爹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　＊　＊

此刻，于家宅內無燈，但于靖却未睡。

他靜靜地站在漆黑的屋中床前。

很久之後，于夫人才在窗外道：「靖兒，你怎麼還不睡？」

于靖居然沒出聲，立刻倒臥床上，也沒蓋上被子。

于夫人推門進入，爲他蓋上被子，而把他弄醒。

「娘，妳還沒有睡？」

「沒有。」夫人道：「你要是不想睡，咱們母子就聊聊！」

「娘，這兩天你似乎有甚麼心事。」

「沒有甚麼。」但她的表情却不是沒有甚麼。

于靖坐起來道：「娘，我到底有甚麼病？」

「你有甚麼病？我不是說過你的身子虛……」

「身子虛？我不以爲我的身子虛呀！」

「我也不過是請胡不愈爲你弄點藥補補身子罷了。」

「既然沒有大毛病，我就不想再吃藥了。」

「靖兒，和你常在一起的姑娘挺不錯。」

于靖微微一窒道：「娘，妳見過她？」

「祇不過是有一天在路上看到你們同行往郊外走走。」

「她……她還不錯。」

「爲甚麼不帶給娘看看？娘不反對你及早成家。」

「娘，我才十七歲多一點。」

「很多人十六歲就娶媳婦了。」

「娘，她不敢見妳。」

「不敢？怎麼？娘就這麼沒有人緣？」

「娘，你別介意，也許和她父親的職業有關。」

「噢！她爹是幹哪一行的？」

「開了一家棺材舖子。」

夫人笑笑道：「職業無貴賤，祇要正派，自食其力就成。」

「娘，我也是這麼想。」

夫人道：「那棺材舖子遷來不久是不是？」

「大約半年多一點。」

「姓甚麼？家裏還有甚麼人？」

「姓蕭，她祇有一個老爹。」

夫人皺皺眉頭，道：「你見過她老爹？去過她的舖子？」

于靖道：「我沒有進去過，祇是從他們的門前走過，却見過她父親蕭乾，中等身材，很瘦，臉色也不大好……」

夫人突然不出聲了。

于靖道：「娘，有一次我打他們門前經過，正好看到她爹抱着一口巨棺移到另一邊，一個皮包骨頭的人有那麼大的力氣，所以我相信他必是會武之人。」

夫人一直沒出聲，又坐了一會回屋而去。

于靖以爲，母親可能不大喜歡賣棺材的人。

儘管她說過「職業無貴賤」的話。

有些人對某些行業有很多忌諱，如醫生不可對病人說「再見」或「再來坐」，開棺材舖的也不便這麼說。

于靖却相信，他的母親很愛他，有事好商量。

第二天早餐桌上，夫人忽然提出了一個使于靖吃驚的決定。

于靖楞住了。

那就是遷離此鎭，而且要搬到很遠的地方去。

于靖道：「娘，好好地爲甚麼要搬家？」

「仇人已經踩上了我們的脚印。」

「仇人？娘以前從沒說過有關仇人之事。」

「以前不談此事祇因爲你還小，況且娘也以爲這兒很隱蔽。」

「娘，一時之間，我們這幢四合院也脫不了手。」

「不要緊，託胡不愈照料一下，有合適的就賣掉。」

于靖道：「娘不說出仇人是誰，我不想走。」

「娘也不想走，但却非走不可。」

「娘，我不以爲武林中有誰値得我們怕成這樣子。」

夫人道：「就是那個磨剪刀的人。」

「娘，咱們和一個磨剪刀的人會有甚麼仇？」

「他磨剪刀祇是掩人耳目，是你爹昔年惹下的仇恨。」

「娘，多久要搬？」

「兩天以內。」

于靖雖孝順，這件事却不願跟從。

他以爲，憑他們母子，沒有理由示弱，除非是自己這邊理屈，夫人則表示，雖非理屈，却不願重開殺戒。

於是他去找盈盈。

他在棺材舖子門前來回走了五六趟，却未見到盈盈。

倒是那個磨剪刀的在棺材舖子門前猛搖着吃飯的傢伙，「唏哩嘩啦」地響個不停。

「如果這傢伙是爲我們母子來的，爲甚麼他不注意我？」

于靖是個很聰明，反應奇快的年輕人。

他發現這磨剪刀的人目光銳利，烱烱迫人。

就像他磨過的刀刃一樣鋒利，盈盈的老爹，似也沒有這等眼神。

直到于靖離開，磨剪刀的還是沒有注意他。

這使他不能不懷疑母親的話。

可是母親爲甚麼說這個謊呢？一定有原因的。

夜，兩小又在樹叉上見了面。

他的動作是令她吃驚的。但是，在盈盈來說，不論他如何粗獷她都不在乎，甚至越粗獷越好。

此刻，他的手忽然侵入了她以前劃定的禁區之內了。

「你……幹甚麼？」

于靖不發一言，祇是手很不老實，他也不知原因。

盈盈身上好像起了火，她祇能緊緊抱住他。

他從沒有此動作，她也從沒受過如此驚嚇。

祇有一次，他的手伸入衣內抓住了她的雙峯。

這已經是對她最最驚人的動作了。

可是現在，他們都陷入了狂熱慌亂之中。

「你不尊重我……」她還是大力推開他的手。

于靖也有點羞慚，道：「盈盈，我們要搬家了。」

「搬家？搬到哪裡？」

「很遠的地方，至少有五百里。」

「爲甚麼要搬家？」

「娘說，仇人已經踩上了我們的線。」

「你們有仇人？是誰？」

「就是那個磨刀匠。」

盈盈差點笑出聲來，道：「他？」

「怎麼？妳不信？」

盈盈道：「那個磨刀匠是有點怪異，但我發現他挺注意我們的棺材舖子，怎麼會是你們母子的仇人呢？」

于靖道：「家母應該不會騙我吧？」

盈盈道：「會不會是你娘知道了我們來往的事了？」

「是的，她剛知道的。」

「會不會令堂不想要個開棺材舖子的女兒？」

「應該不會，她說『職業無貴賤』，妳爹談過我嗎？我是說，妳和令尊談過我嗎？」

「我爹似乎反對我們，他還知道你的身體不大好。」

「我以爲妳爹有點陰陽怪氣的。」

「你娘才有點陰陽怪氣哩，要不怎麼會忽然要搬走？」

「妳以後最好別罵我娘！」

「噢！我爹可以罵，你娘就天生高貴。」

「我娘當然高貴。」

「我爹也不差。」

「妳爹是個鴉片鬼！」

「你敢罵人？」盈盈一拳搗來，她的身手也不差，這一拳含怒而發，速度驚人，但于靖已飄下樹去。

「于靖，咱們吹了！」

「吹了就吹了，妳又不是天底下唯一的女人。」

「于靖，你是個壞胚子！」

「和壞胚子常在一起的女人也好不到那裡去。」

盈盈狂追，還是把他追丟了，她以爲于靖逃回家中。

盈盈上了于家的屋頂，四下打量。

她雖沒來過于家，却聽小于說過，他住在三間東廂之中。

現在東廂中漆黑一片，心道：「你想矇我，門兒也沒有。」

她輕飄飄落下來，往窗上一貼，弄破窗紙望進去。

漆黑的屋中，床邊上坐着一個人。

她以爲以身高來衡量，這人不大像是于靖。

「姑娘既然來了，就請進來吧！」

盈盈大吃一驚，由此看來，于母也是武林中人。

她的膽子不小，立刻進入房中。

屋中仍然沒有點燈，婦人道：「妳是盈盈姑娘？」

「正是，你是于伯母？」

「對，姑娘剛才在幹甚麼？」

「看看他有沒有回來。」

「你們不是在一起的？」

「本來是的，後來搞翻了。」

「追到此處，以爲他回了家，找他算帳來了？」

「不錯。」

「爲了甚麼事？」

「他侮辱家父。」

「如何侮辱？」

「這……」盈盈不能說，他父親是個「鴉片鬼」。

「如果靖兒祇是實話實說，他就沒有錯。」

「伯母這話是甚麼意思？」

「祇問姑娘，于靖到底說了甚麼對令尊不敬的話？」

「反正是不敬！」

「是不是說令尊是鴉片鬼，如果祇是這句話，那不算罵人，因爲令尊本來就是個……」

盈盈大聲道：「妳認識家父？」

「我不想回答這問題。」

盈盈立刻衝出屋去。

此刻于靖站在這鎮東頭的三間小民宅窗外，也在向內窺伺，原來屋中正是那個磨刀匠。

磨刀匠好像已在床上睡着，一動也不動。

于靖忽然感覺背後有輕微的聲音，閃電旋身。

一股掌風自他的身旁呼嘯而過。

這人居然就是磨刀匠。

顯然床上做了個假人在睡眠。

要是老江湖，這一手是瞞不了人的，可見于靖還很嫩。

心頭駭然，剛才稍慢，就可能重傷倒地。

可見此人非友是敵，于靖道：「你是甚麼人？」

「磨刀匠。」

「祇怕不是你的眞正身份。」

「這又與別人何干？」

「如果居心叵測，就不能說沒有關係。」

「你不以爲這一帶地方上不太平？」

「有甚麼不太平？」

「武林高手連死二人，你能說這一帶很太平？」

「哪裡不死人？哪裡的黃土不埋人？」

磨刀匠以一雙電目望着小于，道：「對於高旭和湯皇二人的死，你小子有甚麼看法和想法？」

于靖道：「浪得虛名是我的看法，死有餘辜是我的想法。」

磨刀匠道：「你今夜來此作甚？」

「追人打此經過，順便看看。」

「說謊！」

「彼此彼此，你說自己是磨刀匠，不也是說謊？」

「看你小子挺跋扈，可能身懷絕技，我想掂掂你的斤兩……」正要撲上，忽然不遠處屋脊後傳來一聲冷笑。

磨刀匠立刻打住，他撲向那屋脊，發現無人，再折回來，于靖也不見了。他居然並沒有追。

＊　＊　＊

十二里外有個「壽莊」。

這莊子是以武林名人「冷面壽星」的綽號命名的。

「冷面壽星」商辰，也就是「無量壽佛」四獠中的一個，最後一個是「血手佛」，這四人是一條線上的。

前二人高、湯兩人作惡還掩掩藏藏，後二者大開大放。

頗有「老子就是這份德性，誰能把老子怎麼樣」的架勢。

有所謂：惡忌陰，善忌陽，故惡之顯者禍淺，而隱者禍深，善顯者功小，隱者功大。

這兩種惡人那一種更壞些？就不難想像了。

商辰才四十左右，他的女人比高旭的還多。

他有個毛病，任何女人事不過三。

那就是不管是怎麼美的女人，睡三次就要弄走。

弄走的，不是賣人爲妾，那就是賣入風月場中了。

此人八成會甚麼「採戰之術」或者「老幹接新枝」，紅光滿臉，龍馬精神。不像是一般玩女人的空殼子。

此刻，三更稍過。

他剛剛臨幸了一個剛弄來的雛兒。

他還有個毛病，不論任何女人，弄過之後絕不同床，一定回到

他自己屋中去睡，不知是不是爲了安全的理由？

他玩的女人不計其數，作的孽罄竹難書。

他也不能不防有人整他。

當他經過中院小徑之中時，有人擋住了去路。

他的綽號「冷面壽星」，却發現對方比他還冷。

高、湯二人之死，他自然會警惕，但他絕對不信這種年紀的人能殺死他們二人。他道：「你是甚麼人？」

對方並未回答，但可以自他的眼神中看出殺機。

那是不妥協，也不畏懼的眼神。

於是商辰出了手。

在「無量壽佛」四人之中，他的身手是最高的一個。

他雖然不大相信這種年紀的人能作得到，畢竟是老江湖，知道輕敵會帶來嚴重的危機和後果。

甚至他以爲，高、湯二人之死可能與輕敵有關。

當對方的身子開始漂浮飛旋時，他知道以年齡來判斷武功之高低有多麼危險。那身子像片葉子或一片紙。

一股寒氣自他的脊樑上昇起。

偏偏他知道，這就是冠絕武林的「一葉知秋」身法。

有好幾次使用絕招奇式，甚至以曾經殺過不少高手的絕活來對付這個人，都未能得手，他忽然想到了這個「壽」字。

他甚至以爲這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鬼。

人類似乎沒有這種速度。

一道爪浪，在重重烏光中擊向他的前胸。

好像這一爪也是烏光的一部份。

在這一刹那，他知道自己的命運，也想到了老四「血手佛」元空和尚的命運和必然的遭遇了。

此一刹那，他幾乎想笑，爲甚麼他們會自以爲是武林中的四道「名菜」，如果能四人聯手，或者二人聯手的話……

當然，這些問題都不會再有答案了。

＊　＊　＊

一大清早，天才濛濛亮，就有人敲門。

有毒癮的人通常都有晚睡遲起的習慣。

蕭乾半閉着眼，呵欠連連地開了大門，嘟囔着道：「死了人怕買不到棺材是不是……」

「是死了人！他娘的！」門外的漢子打量着蕭乾。

蕭乾也以一雙深陷的眸子打量對方。

漢子道：「看你這份德性，半死不活的！八成也糟蹋不了多少糧食哩！趁早也爲你自己準備一口棺材吧！」

陽光有些刺眼，蕭乾手打晾篷望去。

此人一臉橫肉，像是吃生米長大的。

蕭乾道：「裡面請！」

漢子進內看了一會，道：「幾折？」

蕭乾指指「言不二價」的牌子道：「小店一向是言不二價，但客人要是光顧兩口以上，可以破例打個八五折，還可以包送到府……」

漢子道：「這東西還有大批採購的嗎？」

「也不能說沒有，反正誰都要用，要是不用這個就不妙了！不是死無葬身之地，就是屍骨無存……」

漢子瞪眼，蕭乾把下文收了回去。

蕭乾又道：「要是買三口以上，非但包送到府上，如果出殯行列經過附近的話，小號還送個『路祭』！」

「路祭？甚麼路祭？」

「是啊！大客戶當然要特別例外，路祭有幾種，小號不送則已，要送必是猪頭三牲……」

「買棺材送『路祭』，倒是新鮮！」

蕭乾又在打呵欠，還流清涕，犯了毒癮的人就是這樣子。

昔年毒癮使他作錯了事，由雲端掉落泥淖中，從那時起，他就不想振作，更不想戒掉了。

每天一大早總要過癮。

今天這傢伙一大早來敲門，誤了他過癮的時間，道：「先生，不知是哪一位老爺子過世昇遐了？」

「十二里外『壽莊』的商老爺子……」

「嗨……嗨……這麼好的人就不長壽，上天到底有沒有長眼？」

漢子走後，盈盈道：「爹，您可眞會演戲！」

「作生意嘛！總要說些好聽的。」

「可是商辰是『四獠』中的人物。」

「壞人也希望別人說他們是好人，而且越壞越是如此。」

盈盈心道：「不知爹算不算壞人？」

由那本小册子上片斷的記載看來，就算偏袒她的父親，也未必能使她父親變成不折不扣的好人……

＊　＊　＊

「娘，靖兒不想搬家。」

「爲甚麼？」

「靖兒不敢說出理由。」

「事到如今，說不說出理由都

是一樣，反正是非搬不可。」

「娘，我們搬了，盈盈怎麼辦?」

「孩子，憑你的人品和身手，還愁娶不到媳婦?」

「娘……盈盈她……她已經有了……」

「甚麼?」這句話在一位過來人來說，是不必重複第二遍的。

夫人的臉色由驚而怒，很久之後才稍稍緩和下來。

甚至夫人的神色上還有那麼點笑意。

好像又嗅到了嬰兒身上的奶味及尿味。

耳際也聽到「哇哇」的啼聲，道:「幾個月了?」

「大約四個月左右……」

「也就是說，我們搬來兩月左右你們就認識了?」

「是的，娘……靖兒無狀!」

「豈但是無狀，簡直是大膽!」夫人嘆了口氣，道:「好吧!你把盈盈找來，我和她談談……」

看樣子母親有解凍的現象。

于靖不能不佩服盈盈，這果然是一記殺手鐗。

其實年輕人有幾個能瞭解老人抱孫子的心情?

「磨剪刀、菜刀、斧頭、鐮刀哪……」門外吆呼着，還傳來了「嘩啦啦」之聲。于靖偷看母親。夫人好像根本沒有聽到似的，他眞想不通。

他不以為母親的警覺性那麼低。

于靖相信，八成是母親反對這門親事，才編造了這個仇人追踪而至的故事，所以盈盈這一手很管用。

* * *

「血手佛」元空是個不吃素也不戒色的和尚。

有人問他，又何必穿僧衣?

他說他只想上西天，但不想受戒委屈自己。

他弄了大量的血腥錢，在中原建了幾座廟。

他建廟自然不是為了宣揚佛法，造福蒼生，而是作為他的行館，作他隨時落腳或尋樂的地方。

現在，掌燈時分，奇特的大餐已經開始。

他和老三一樣，為所欲為，盡情享受。

這大廳很氣派，他建此廟時就有個構思，假想這兒就是西天净土，金碧輝煌，極盡豪華。

他高踞紫檀木餐桌上，巨燭高燒。

那些兒臂粗的巨燭，經過巧匠雕型上男女好合的各種姿態，有的是站立，有的坐擁，有的倒臥。

這眞是獨出心裁，天下無敵的噱頭。

絲竹之聲由幕後傳來，然後，屏風後出現一裸女。

不，應該說不是全裸的。

她身上有一層薄紗，紗是白色，肉是粉紅色，隱隱約約，可見那無骨胴體上的一些令人心跳之處。

這女人頭頂上有個布圈，布圈上有一道菜。

她以妙曼的舞姿舞到元空身邊，單膝跪地，正好是元空可以下筷的高度，立刻品嚐這道大菜。

元空每挾一筷，她就站起舞踊一匝。

直到元空揮揮手，這裸女才退回屏風之後。

然後另一裸女頂着另一道大菜舞出……

他說過，皇上雖尊貴，却有些事不能作也不便作。

他可以挖空心思，享受別人所未有過的聲色之娛。

這紫檀木桌面上也雕有姹女春宮。

在燭光搖曳下，那些栩栩如生的裸男裸女，就像活人在交媾一樣，元空以為這樣可以增加食慾。

事實上這是不對的。

當一個人食慾好時，就不會有性慾。

因為食慾好是肚子餓，有所謂：飽暖思淫慾，飢寒起盜心。餓肚子的，不大可能有性慾。

相反的，性慾旺盛的人，大概也不會有食慾。

上了七道菜之後，絲竹聲變了調。

屏風後舞出十二個美好，年輕而又善舞的女郎，不知是自何處吹來陣陣清風，把女郎身上的白紗吹起。

於是那些妙曼的胴體時隱時現。

在扭擺旋轉之下，能動的部位都動彈起來。

更妙的是，在元空的位子處，正好可嗅着送來的活色生香的香風。那包括胭脂和人體的體香。

就在這時，屏風後出現了一個人。

元空一腔熱血立刻冷却下來。

本來他也像前三人一樣，不信這份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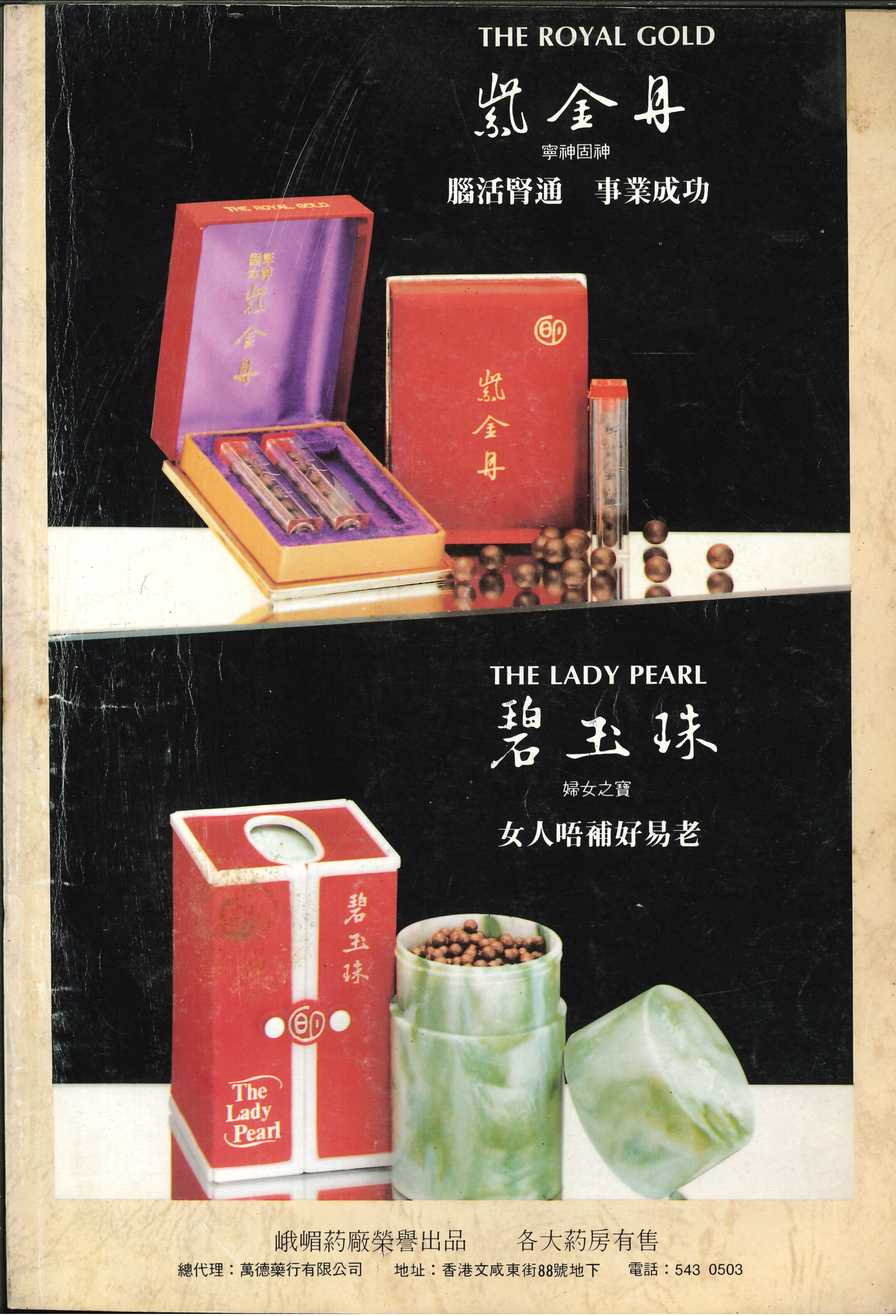
武林盟主的無能，加上白道武林的縱容，他們以為自己眞正是天才無敵，敢動他們的人太少了吧?

現在，只是看了這人幾眼，他忽然有了點涼意。

他手一揮，那些女人立刻自側門退了出去。

元空還坐在那些紫檀木大桌邊，他的戒刀就在手邊。

他的兵刃從不離手。(未完•一)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紫金丹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碧玉珠
The Lady Pearl
峨嵋葯廠榮譽出品　　各大葯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 0503